武俠世界

白幽靈（雙鷹神捕故事集之廿一）　西門丁・著

雙鷹神捕又一次聯手查案了！這一次，管一見及沈鷹是在別人的陰謀利用下踏上征途的，但結果却大出意料。

本故事全部發生在神劍山莊內，但故事一開始便充滿恐怖妖異，緊張懸疑的氣氛。全文十萬字一氣呵成，令你一看便不能釋卷。



第24年
12
革新號

編者話

雙鷹神捕故事〔白幽靈〕是今期刋出的特巨小說，全文超逾十萬言，一氣呵成，故事一開始就充滿詭異恐怖氣氛，懸疑偵探技擊鬥智兼而有之。本故事全部事件發生在一個山莊內，陰森可怖，令人髮指！南北兩地神捕管一見及沈鷹在別人的陰謀利用下竟然差點着了道兒，是他們聯手查案罕見的第一次奇遇，不過，到頭來終於揭發眞相，案情大白，欲知詳情，請閱本文。

** ** **

烽火游龍故事集是一部充滿鄉土風俗氣息的巨著，描述民初時代我國北方所發生的事蹟，當時北地馬賊刀客遍佈，烽烟四起，割地稱霸，魚肉鄉民，目無法紀。幸而驀地裡崛起一股熱血之士，羣起頡頏，誓死抵抗！〔雙龍會三虎〕故事題材可歌可頌，保証令你閱後蕩氣廻腸，拍掌稱快，請勿錯過

** ** **

龍乘風在下期裡貢獻一部巨型技擊鬥智故事給各位。〔獅斧〕是描述一個黑道上的風雲人物生平事蹟，他南下豹隱十年後崔護重來，江湖上已經形勢大變，楚歌四面，且看他怎樣去收拾殘局吧。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12期
（總號119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白幽靈

雙鷹神捕故事／

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山莊鬧鬼　千里求助

嚴寒的十一月，江北已是風利如刀。午後，又下起一場大雪。

雪花似棉絮般在空中飄盪，北風吹來，雪花不斷飛捲，大地一片白皚皚。

院子裏也是一片白皚皚，只有那株老梅樹不畏風雪地挺立着。

沈鷹坐在小廳上，悠閑地抽着旱烟，他似乎對漫天風雪十分欣賞般，臉上竟泛上歡愉之色。

躺椅之旁有一座火爐，一個瘦削的青年正往爐中添炭，炭火不斷「畢畢剝剝」地爆着火星子。

沈鷹忽然敲掉烟鍋上的烟灰，問道：「烟兒，你跟小顧的感情似乎沒甚麼進展，是否你認為他的人不好？」

旁邊那青年正是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手下的四大悍將之一——女扮男裝的「雲上飛」雲飛烟。

她仍低着頭，炭火把她一張粉臉映得通紅。「不是，他雖有點死心眼，不過待姪女還算不錯。」

她聲音雖低，但沈鷹仍隻字不漏地聽得一清二楚，他忽然朗聲大笑起來：「既然如此，你為何還對他若即若離？」

雲飛烟粉臉更紅。沈鷹看了她一眼，又道：「這次老夫可要帮小顧了！」

雲飛烟嬌羞地道：「叔叔，人家不想嫁嘛！」

「咊，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此乃千古不易之理，豈有不嫁的？當初你爹爹把你交給老夫時，便曾經提及此事……」

雲飛烟含羞地截口問道：「爹爹如何說？」

「他要老夫代他物色一位乘龍快婿！」沈鷹說罷又是一陣大笑。

雲飛烟連忙笑着說道：「姪女想多陪叔叔幾年，以報答您這幾年的養育及教導之恩！」

沈鷹心頭一陣溫暖，更是樂得大笑，雲飛烟忙替他裝了一鍋烟，又替他敲動刀石。沈鷹深深地吸了一口，緩緩地把濃烟吐出。「你這般精乖，老夫可就更加焦急了！」

雲飛烟撒嬌地挨着他，沈鷹喜得笑嗆着喉，不斷地咳嗽起來，雲飛烟捏拳替他擂背。沈鷹雖年近五十，但畢生不曾娶妻，自亦無兒女，大半生都在凶險緊張的生活中渡過，感情幾已麻木，只有雲飛烟跟他在一起時，才得到一絲溫暖。

這一刹那，他忽然想起管一見來，心中不由忖道：「管老笑與老夫爭强鬥勝數十年，可是這一點他却是不如老夫的幸運了！」

正在暗暗得意，外面却响起一陣沉重的拍門聲，沈鷹眉頭不由一皺，他一聽便知道來的絕不是他的手下，忙喝道：「彭七，快去看看是否有生意上門！」

一個二十餘歲的青年自內堂出來，快步走去開門。過了一陣，只見他帶着一個身穿白裘的中年漢子走了過來。

這漢子年紀雖已不少，但面目看來仍十分俊朗，身材適中不肥不瘦，一雙手掌又尖又長，看來生活優悠，平素十分注重保養，眼角連條魚尾紋也不見，舉止優雅，渾身上下散發着一股强大的男性魅力，連雲飛烟也忍不住多看了他幾眼。

沈鷹覺得來人十分陌生，也不禁多看了他一眼，那漢子不徐不疾地跟着彭七穿過院子，踏上石階，一邊揮手輕輕彈掉肩上的雪花，一邊道：「這位大旣便是名震朝野武林的江北總捕頭，沈鷹沈神捕？」

沈鷹略欠一欠身，道：「不敢，老夫正是沈鷹！」

「在下廖鐵山，不辭山高水遠特來拜見神捕！」

沈鷹「哦」了一聲，忍不住站了起來，驚呼道：「閣下可是江南神劍山莊的莊主？」

「不敢，神劍兩字得江南道上的朋友厚愛胡亂加上去的！」廖鐵山微微一笑，「在下這神劍兩字，萬萬比不上神捕這兩

個金漆牌匾！」

沈鷹連忙說道：「廖莊主之言可使沈某汗顏！神捕兩字又何嘗不是朋友們錯愛胡亂叫的！請坐，烟兒，你快去溫一壺酒來！」

廖鐵山望了雲飛烟一眼，輕輕咦了一聲，却顧左右而言他。「神捕好生風雅，品烟賞雪，吾等俗人可萬萬比不上。」

沈鷹眉頭微微一皺，問道：「廖莊主到蝸居是路過還是專誠而來？」

廖鐵山輕嘆一聲。「廖某雖是忝為武林的一份子，但相信神捕對廖某的為人也曾有過耳聞。廖某一向愛靜，若非有事甚少下山，這次……咳咳，實不相瞞，在下是專誠而來的！」

沈鷹忍不住裝了一鍋烟，漫不經心地問道：「莫非廖莊主近來碰到什麼不如意的事，要沈某代勞？」

廖鐵山長嘆道：「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廖某正是有件事要請神捕為在下解決的！」

沈鷹徐徐噴了一口烟，問道：「不知廖莊主要沈某效勞的是什麼事？」

「在下是想請神捕跟在下前去寒舍捉鬼！」

沈鷹一聽，幾乎被烟嗆着，失聲叫道：「你要沈某替你捉鬼？」臉上滿是難信之色。

不料廖鐵山正容地道：「不錯，因為寒舍最近不斷鬧鬼！」

沈鷹見他一本正經不似說笑，不由也正容地道：「可惜沈某此生雖捉過不少兇手，却未曾捉過鬼，莊主找錯人了！」

廖鐵山道：「但廖某最近却聽人說過，神捕在天心堡內曾經捉過一隻吸血吃人的活骷髏！言者鑿鑿，料非謠傳，神捕爲何厚此薄彼？」

沈鷹苦笑一聲：「所謂活骷髏者，其實乃生人所扮，沈某僥倖識破內情，把眞相揭開而已！沈某若是有捉鬼之能，早已改行當道士了！」

廖鐵山一怔，不由低頭沉吟起來，半晌又抬頭問道：「不知神捕是否有興趣去試試看？」

「莊主說的仍是捉鬼的事，咳咳，莊主何不到茅山請能手？」

「唉，一者，廖某以爲神捕眞的有捉鬼之能，二者，以廖某如今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豈能去茅山？須知茅山道士雖有奇能，但世人却視之如三敎九流！」

沈鷹不由點頭，須知神劍山莊在江南與霍家齊名，其人數雖不及霍家，但論武功及聲望却絕不比之稍遜。

廖鐵山見沈鷹不語，又道：「不知神捕有興趣聽一聽寒舍鬧鬼的事否？」

就在此時，雲飛烟已捧着一壺酒及三碟送酒的小菜出來，廖鐵山讚道：「姑娘的手脚眞快，料必手藝也不會差！」

雲飛烟心頭一跳，忖道：「這人一對眼睛好生厲害！姑娘的易容術在江湖上也算是一等一的了，料不到仍然瞞不過他！」當下心頭頗爲沒趣，把酒菜放在几上，便緩緩退下。

沈鷹斟了兩杯酒，舉盞道：「莊主請先喝一盞，有話慢慢再說！」

「好，恭敬不如從命！」廖鐵山爽快地跟沈鷹敬了一杯，挾着一塊鷄丁放入口中細嚼，讚道：「令嬡果然好手藝！」

「沈某畢生未娶，何來女兒？她只是沈某一個好友的女兒而已！」

「原來如此，恕廖某剛才失言！」

沈鷹又敬了他一杯，隨即道：「莊主的府上是如何鬧鬼的？」

廖鐵山一仰頭，把杯中餘酒盡皆喝掉，拋杯道：「此事說來話長……大既是三個月前吧，那時雖只是秋天，但寒舍因在山腰，是故晚上却頗有點冷意……」廖鐵山的臉色逐漸凝重起來，眉宇間露出幾分驚恐之色。

×　×　×

八月十二日，月本已該將圓，可是今夜雲朶又厚又濃，把星月緊緊裹了起來。

九華山上，樹木在夜風中婆娑，風吹葉動聲如波似濤，沙沙的聲音，加上天地一片漆黑，有點陰森的感覺。

廖鐵山武功絕高，又飽讀聖賢書，他自然不會驚怕，夜雖已深，他仍在書房內秉燭夜讀。

一陣清勁的夜風吹來，桌上的蠟燭，倏地熄滅，廖鐵山噓了一口氣，摸出刀石敲打起來，重新把蠟燭點亮。

就在這刹那，廖鐵山無意中抬頭一望，只見院子內一道白影一幌即沒，他心頭一跳，脫口喝問：「誰？」

天地寂寂，沒人應聲，廖鐵山有點奇怪，在神劍山莊，他的話便是聖旨，沒人敢不聽，更沒人敢聽而不應。

驀地他心頭一動，忖道：「莫非來了什麼夜行人？」心念未了，已抽下牆上的寶劍，推開前面的窗子躍了出去。

廖鐵山藉着燭光透出窗子的微弱光綫，舉目四處一望，那裏有什麼人影？他心頭不由猶疑起來：「莫非是我眼花看錯？」可是自忖武功蓋世，眼利如電，雖只是匆匆一瞥，也斷不會眼花。

想到此，他一提眞氣，身子竄上屋頂，踏瓦在莊上走了一遍。

神劍山莊本來人手便不多，加上歷來絕少有外人來挑衅，所以值夜的武士並不多。廖鐵山越過幾重樓閣才看到一個巡視的漢子，便問道：「老劉，你可曾發現一個白衣人自外潛了入來？」

那漢子答道：「啓禀莊主，小的剛在附近巡了一匝，不曾見過！」

「哦？」廖鐵山一怔，隨口道：「沒事了，也許是我看錯！」說罷重新返回書房，目光一落，只見桌上白紙寫着幾個字，竟然都是個鬼字！

廖鐵山心頭一跳，隨即啞然失笑：「是誰跟廖某開玩笑？」把紙拋掉，仍舊看起書來。

看了一忽，蠟燭爆花，廖鐵山抬頭一望，只見窗外赫然立着一個披頭散髮的影子，他一驚非同小可，對方也不知站在外面已有多久，自己竟然毫無所覺，一愕之下，立即重新抄起劍來，推開窗子，躍將出去！

奇怪，那影子忽然不見，廖鐵山躍出院子，只見一道白影快逾閃電在離地六丈之處，向後一閃即沒！

這刹那，廖鐵山只覺一股寒氣自脚踵直升至背脊。須知輕功最高者，能躍者三丈五六已是個極限，雖說武當派有「天梯縱」之輕功，能躍上六丈雖不無可能，可是要橫空一掠十餘丈却絕無可能！

若說有可能的，只有一種東西：鬼！

一陣夜風吹來，廖鐵山打了個寒噤，他怕驚動衆人，不敢把所見告訴別人，可是那東西却有意給神劍山莊的人知道，次夜又現身了，這次看到的，却是丫頭們以及一個巡夜的武士，那武士剛叫了一聲，便倒地氣絕，全身青紫，說不出的恐怖。

那白色的幽靈一連數夜現身，便把神劍山莊，攪得人心惶惶，見者繪聲繪影把白幽靈描述了一番，使得未見到的人也如背負芒，坐立不安。

只十天的功夫，神劍山莊的人竟偷偷走掉了一大半，於是廖鐵山不得不來找沈鷹。

×　×　×

沈鷹放下旱烟，沉吟了一下，問道：「莊主剛才說一個莊丁大叫一聲便倒地身亡，不知是否中了毒針？」

廖鐵山搖頭道：「廖某已仔細看過，身上沒有傷口，也沒有中毒的跡象。」

「這倒奇了！」

廖鐵山苦笑道：「若非如此，在下又怎會不遠千里而來？」

「那白影縱然是鬼，也有男女之分，莊主可曾……」

「是女鬼！」廖鐵山截口道：「在下雖然不曾見過她的正面，但莊內見過的却不下二三十個，他們異口同聲說那是個女鬼！」

「女鬼？」沈鷹又問道：「可看出其

樣貌及年齡否！」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傳說中的鬼怪都是青面獠牙的，但這個女鬼不但十分年輕，而且異常美麗！」

沈鷹又一陣沉默，半晌才問道：「莊主是否曾與某個年輕女子結下仇怨？」

「在下又怎會跟一個年輕的女子結怨？」廖鐵山反問一句。

「好，沈某暫且當她眞的是隻來自幽冥的鬼吧，但她除了能淩空橫掠之外，尚有什麼凡俗人難以辦到的舉動否？」

「他手指一指，被其點中者便倒地氣絕！」廖鐵山想了一下，續道：「還有，她會突然消失，就像是烟霧一般！再有一點，她又會突然變成一張猙獰恐怖的臉孔！不過，絕大部分都是以那張美麗的臉龐出現！」

「這可能是人扮的！」

廖鐵山詫異地道：「神捕據何下此斷論？」

沈鷹笑着道：「這只是沈某的直覺而已！」

「若是人變的，則廖某又何必巴巴趕來求神捕助在下一臂之力？」

沈鷹忽然道：「莊主何不就近去找管一見？」

「這有何分別？」

「沈某管的是江北，江南一帶歸他管轄！」

「但廖某曾經聽人說過，神捕曾經渡江南下緝兇，何況管神捕却未曾聽說他會捉鬼！」

「沈某南下緝兇是有不得已的原因，或者是管一見邀沈某南下的，總之，沈某不能無端端到江南查案，相反，管一見也如此，他若要到江北，也必須先徵得沈某的同意才行！」

廖鐵山臉有不悅之色，道：「江北江南之分，只是朝庭對兩位的分配，咱武林中人卻甚少理會朝庭！神捕不能爲廖某破例一次？」

「這不是朝庭的問題，也非沈某看不起莊主您，而是沈某跟管神捕有一定的默契，數十年來，莫不如是！」

廖鐵山沉吟了一下，抬頭問道：「假如廖某既請您，又再去請管神捕一起調查緝捉又如何？」

沈鷹考慮了一下，道：「假如如此的話，沈某便不好意思推卻了！」

廖鐵山大喜，忙道：「如此便一言爲定了！」忽然自身上抽出一張一萬兩銀子的銀票來，雙手奉上，道：「這是訂金，事成之後，再計酬勞！」

「不！沈某一向是在事後才收取酬金的！」

「這次一定要神捕先收下來，否則廖某不能放心！」

「假如沈某查不出結果那又如何？」

廖鐵山大笑，反問：「神捕可曾失過手？廖某尚且相信您，神捕爲何反而沒有信心？」

沈鷹聽了他的笑聲，心頭不知爲何倏地一沉，呆呆地陪他笑了一陣，只好把訂金接了過來。

廖鐵山忽地長身而起。「神捕，咱們一言爲定！今日就此別過，廖某尚要趕回江南去找管神捕！異日廖某在寒舍恭迎大駕！」

沈鷹說道：「莊主何不在此過一夜再走？」

「所謂救兵如救火，如今廖某心急如焚，那裏還有心情歇停？這一件事若不弄個水落石出，只怕神劍山莊之名將被解除了！」

「如此沈某也不敢强留，待沈某把江北的事處理一下，便下江南到貴莊！」沈鷹親自送廖鐵山出門，又目送他上馬揮鞭，只一忽，廖鐵山的人與馬便消失在風雪瀰漫中。

再一陣北風吹來，地上的雪花被捲起半空，不停地打着漩渦，又似是一團團白暟暟的謎團！

沈鷹望着風雪，心頭說不出的異樣，他低頭看一看那張銀票，的確是一萬兩白銀，銀票雖輕，但他却覺得手上所抓的似是一塊燙熱了的石頭。

良久，他才回身入門，喝道：「小蕭！小蕭！」

渡江捉鬼

沈鷹走回小廳，雲飛烟自內堂走了出來，道：「叔叔，蕭大哥去衙門還未回來！叔叔找他有事？」

「是的，老夫已接受廖鐵山的聘請，不日便將下江南，老夫要他先替我查一查有關神劍山莊的情況！」

「叔叔，姪女跟你去吧！」

「不！」沈鷹道：「小顧去魯西尚未回來，你仍留守大本營，今次老夫要帶小蕭去！」

雲飛烟嘟着小咀，一臉不高興。半晌才道：「那麼姪女去找蕭大哥吧！」

「三妹找我有何要事？」門外忽然傳來蕭穆的聲音。大門一推即開，走進一個青年漢子，唇上蓄着短髭，神情沉着肅穆，走動間，雙肩不動，來勢却極快。

雲飛烟叫道：「大哥，叔叔叫我去找你！」

「哦？」蕭穆目注沈鷹，「頭兒找我有事？」

「小蕭，老夫限你三日之內，盡量弄一份有關神劍山莊的資料給我！」沈鷹隨即簡略地把廖鐵山來訪的事說了一下。

蕭穆問道：「頭兒對他有疑心？」

「不是，廖鐵山的妻兒失踪多年，而且他多年來仍未再娶，老夫想了解一下內情而已！」

蕭穆想了一下，道：「屬下明早便去問『小神仙』！」

沈鷹眉頭一掀。「他去那裏？」

「昨天剛回來洛陽！」

沈鷹道：「如此甚佳！不過，叫他口密一點，不要把咱們調查廖鐵山的話洩露出去！」

「這個屬下自然知道！『小神仙』吃的又是這口飯，料他也不敢得罪咱們！」

「難說！這種人有錢給他，他有什麼不能說的？」

小神仙是什麼人？他只是個靠出賣消息爲生的人。當然，他在武林中的名頭絕對比不上「包知天」以及「包知天」的兒

子「通天神」的响亮。

不過這幾年，「小神仙」崛起極快，據說，他養了一批綫人收集武林中的成名人物的消息，也不時出錢向人收買消息及內情，是以他收取的費用比「包知天」更高。只是沈鷹這個人他絕對不能得罪，是故，沈鷹若有事求他，他倒不敢獅子開大口，狠咬他一口。

天色漸暗了，雲飛烟擺上飯菜，裔衞、彭七等人也都出來吃飯，沈鷹在席間交代了他們一些事務，便不再吭一聲，他手下都知道他的脾性，心知他此時必在思索，也不敢打擾他。

沈鷹吃了飯便把自己關在房內了，蕭穆等人也各自回房。

風越來越大，雪也下得更大了，院子內的積雪高逾尺半。

三更的梆子聲，自街口遠遠傳來，沈鷹書房的燈火仍然未熄。

× × ×

次日黃昏，蕭穆便回來了，沈鷹問道：「已有消息？」

蕭穆道：「小神仙在這件事上所知亦不多，他只簡略地告訴了屬下一些。」

「你且說來聽聽。」

「廖鐵山的妻女是在七年前失踪的，聽說死在某處山崖下，至於內情如何，小神仙也不知道。不過他却告訴了屬下另外兩件事，第一件是廖鐵山頗好漁色；第二件是廖鐵山本來還有個兒子的，但他兒子在十年前便已不見！」

「哦？廖鐵山有個兒子？武林中怎地沒人知道？」

「據說廖鐵山對其兒子十分厭惡，整天把他關在家內不讓他在人前出現！」

沈鷹又是一怔，脫口道：「他可有說這是什麼原因否？」

蕭穆道：「這個他也不知道！不過他還告訴屬下一件事，廖鐵山今年四十六歲，他是在十七歲那年娶妻的，次年便產下一個兒子，過三年，再產下一個女兒，她女兒芳名玉仙，他夫人芳名智珠！」

沈鷹眉頭一皺道：「除此之外，尚有其他否？」

蕭穆搖頭，沈鷹負手走了幾匝，喃喃地道：「廖鐵山為何會厭惡他的兒子？」一吸氣，又道：「你去準備一下，明日你跟老夫去江南九華山走一趟！」

× × ×

風雪交加，兩匹長程健馬逆風而馳，朔風怒號，捲起千堆雪，馬上人衣衫單薄，全然不畏嚴寒，這兩人便是沈鷹以及蕭穆。

對於沈鷹來說，時間就是金錢，時間就是勝利，他的經驗表明離開案發時間越長，破案的困難便越多，是以每次趕赴現場，無論時間是否充裕，他都是催馬兼程趕路。

神劍山莊在九華山山腰，九華山座落在皖南，屬江南地段。

九華山又名九子山，只因全山有九峯之故，主峯天台峯，有名刹古寺，與峨嵋、五台、普陀等山合稱佛家四大名山。

神劍山莊設於天台峯峯側，此處形勢十分險峻，平日上山進香的善男信女，都不走此路，是以十分幽靜。

沈鷹及蕭穆趕至山下，抬頭一望，見神劍山莊建於山岩之上，十分雄偉，不由暗讚一番。

山莊之下有一座草棚，看樣子那是神劍山莊飼馬及停馬之處，兩人把馬繫在柱上，便拾步而登。走了一陣，便已到了莊前。

莊前松柏密佈，其中有幾株竟高逾七八丈，枝葉茂盛，把神劍山莊籠住，使雄偉的山莊，帶着幾分神秘的色彩。

山風清勁，松柏枝葉在風中婆娑，發出一陣陣如波似濤的葉動聲，使人頓覺渺小，又有一點荒蕪的感覺。

山莊大門緊閉，也聽不到莊內有什麼聲音，沈鷹示意蕭穆上前敲門。

蕭穆擂了一陣門，仍不見有人來應門。沈鷹氣納丹田，運上「千里傳音」之技，發聲道：「江北沈鷹及蕭穆應聘而來，請廖莊主開門！」

聲音綿實响亮，衝破風聲葉聲，遠遠傳將出去，隱隱聽到陣陣的回音，沈鷹連呼三遍，仍不見有人來開門，不禁忖道：「莫非廖鐵山還未回莊？」

蕭穆却道：「頭兒，神劍山莊怎會連一個人也沒有？莫非廖鐵山一離開，他們便都乘機逃掉了？」

沈鷹沉吟了一下，道：「這可難說，家丁丫頭都是些沒知識的人，聽說有鬼在作祟，誰人不怕？」一頓又道：「咱們踰牆進去吧！」

話音未落，大門忽地「呀」的一聲打開，走出一個佝僂的老蒼頭來，沈鷹忙道：「老夫乃江北總捕頭沈鷹，是次登門乃應貴上之聘，前來調查鬼怪作祟之事，請問廖莊主在內否？」

那老蒼頭搖搖頭，彎腰肅手擺出一副請進的模樣，沈鷹跟蕭穆互望一眼，便拾步走了入去。

那老蒼頭默默把門關起，在前引路，沈鷹見他蹣跚而行，心頭疑雲頓起，忖道：「剛才老夫聽不到他來開門的脚步聲，那是因為他輕功絕高，還是因為松柏葉動聲影响了老夫的聽覺？」

想到此，他再抬頭一望，那老蒼頭走得極慢，身子也似不大好，看不出有身懷武功的跡象，於是走前幾步問道：「這位管家，請問貴上回來了否？」

那老蒼又搖搖頭不語，仍然慢吞吞地走着。沈鷹心頭不由有氣，沉聲道：「你到底是聽不懂老夫的話，還是廖莊主尚未回家？」

那老蒼頭呀呀地叫着，張開咀巴，用手指指口腔，又用手指指耳朵，蕭穆問道：「你是個聾啞人？」

老蒼頭又呀呀地叫了起來，拚命搖頭，沈鷹怒道：「東又不是，西又不是，到底是什麼事？」

老蒼頭停了下來，一張臉漲得通紅，又打了一番手勢，蕭穆總算明白。「你耳朵不曾失聰，只是不能說話？」

這次老蒼頭歡呼一聲，頻頻點頭。

一忽，便穿過偌大的院子，走上大廳的石階，只見大廳上靜幽幽的，光綫暗淡，有點恐怖，廳上門口一塊漆金牌匾，上面刻着幾個字：江南第一莊。

廳上的几椅全都蒙上一層厚厚的灰塵

，蕭穆問道：「莊內已沒別人？」

老蒼頭打了個手勢，表示只剩下他一個，他胡亂地拿了塊布把椅子揩拭一下，請沈鷹及蕭穆坐下，隨即走入內堂。

沈鷹坐在高背椅上，裝了一鍋烟，慢慢地吸抽起來，一對鷹眼四處張望。

這座大廳建得十分有氣派，但可惜如今沒人打理，顯得有點破舊，院子中滿地落葉，北風不時把葉子捲起。

過了好一陣，老蒼頭才拿着茶水過來，又打了一陣手勢，沈鷹及蕭穆連忙把他叫住。

「老丈，你為何還留下來？難道你不怕？」

老蒼頭不斷地打着手勢，蕭穆問道：「你沒有家？」

老蒼頭點點頭便走了出去，這一次去了極久，還未回來，沈鷹道：「小蕭，咱們到四處走一下！」

兩人先沿着院子旁的甬道走向內堂，大廳之後，那裏有一個中院，中院兩旁都是些廂房，灶房亦設在此處。

過了內院便是內宅，內宅有四座獨立小院，看來廖鐵山的居所也在裏面，小院之後是一座花園，此際花草因乏人打理，都已凋謝，花園之後又有一排廂房，沈鷹看了一個，估計是莊內的武士居住之所。

圍牆之外，隔四五丈便是一排陡直的石崖，崖上一片光禿禿，寸草不生，放眼望去，整座神劍山莊房舍櫛比鱗次，庭院重重，若非莊內之人，極易走錯路。

回程時，沈鷹決定穿宅過戶，當走至中院時，忽見一座房子的烟囱冒出濃烟，蕭穆走過去一看，原來是那個老蒼頭在做晚飯。

老蒼頭跟他點點頭，便又專心燒起火來，蕭穆跟沈鷹又到各處走動，只見廂房內傢具物品十分凌亂，大概是那些家丁及丫環離開時，無暇細心收拾，看到這種狼藉的情景，沈鷹不由地想起天心堡的往事來。

神劍山莊似乎比天心堡更加慌亂，難道那白色幽靈比活骷髏還兇猛還恐怖？

只走了一半，天色便逐漸晚了，北風却更大了，沈鷹正想再到其他地方視察一下，那老蒼頭已來叫吃飯了。

吃飯的地方便在中院的一座小廳中，這座小廳收拾得比較乾淨，料是老蒼頭平日起居之地。

吃過晚飯，天上忽然稀稀落落地下起雨來，山上風大，氣溫又冷，利刀般的北風自窗縫天井吹進來，刮得人皮膚欲裂。

老蒼頭收拾好碗筷，便提着一盞油燈，帶他們到客房內休息，房子不大不小，床鋪却不大，是以他們一人睡一間。

老蒼頭放下油燈便離開了，這之後，也不見再出現。

沈鷹推開一縫窗子，只見外面雪越下越大，天地一片漆黑，若非有盞油燈，恐怕伸手也不能見到五指。

沈鷹出房走到蕭穆門外伏耳一聽，房內只有蕭穆輕微的鼾聲，原來蕭穆連日趕路疲勞，已睡着了。

沈鷹緊一緊衣襟，抬頭望了望漆黑的夜空，重新返回房內，躺在床上却沒有睡意。

這件鬼案，他到此只知道極少的經過，至於那白影到底是人還是鬼既沒見過，也不敢遽下決論，如今正是最煩惱苦悶的時刻。

沈鷹也不知過了多久，只知已抽了好幾鍋烟，四處仍然靜悄悄，只有那風吹葉動聲不斷傳入來。

他心中自問一句：「不知今夜那白幽靈來是不來？」這念頭一起，他不由啞然失笑，「她若是鬼，老夫跟他沒寃沒仇，她來何為？她若非鬼，大概是因為與廖鐵山有仇，如今他不在莊內，她也不可能會來！唔，船到橋頭自然直，老夫何必守株待兎？」

想到此，他伸了一下懶腰，走下床要去吹熄桌上的油燈。

不料，他一口氣尚未吹出，那盞油燈忽然自動熄滅，寢室立即陷於一片黑暗之中。

白色幽靈

沈鷹心頭一跳，一掌拍開窗子，窗外雖然漆黑，但他仍似見到一個白影一幌即沒。剎那間，他不及細想，立即躍出外面，追了出去。馳了一陣，便到了大廳外的那個大院子，猛一抬頭，便看見半空一團白影一掠而過，只見衣袂飄飄，似仙非仙，似人非人，一眨眼便不見了。

這情景跟廖鐵山所說一模一樣，可是聽人說跟親眼所見，感覺自然大不相同。這剎那，沈鷹只覺得背脊一陣冷氣直竄上來，可是他仍沒有退却，跟着白影的去向追了下去。

沈鷹一掠三丈，再掠又是三丈，幾個起落已至圍牆邊，他索性越牆而出，外面是那座佔地雖小，但却異常茂密的松林。

沈鷹雙耳聽到的盡是松濤之聲，他藝高胆大，抽出旱烟，提了一口眞氣，緩步走入松林。

他走得異常之慢，過了好一忽，那座小小的松林仍未能走過一半。

忽然，樹叢中飛起一蓬奇異的綠光，綠光一起，沈鷹便見到一個白衣人，他看到的只是白衣人的後身，只見那白衣人秀髮披肩，全身沐浴在綠光之中，說不出的詭秘及恐怖。

綠光之中似乎有幾縷淡淡的白烟，使白衣人看來更加神秘，更加飄渺。

沈鷹再吸一口氣，喝問道：「你到底是人還是鬼？」

白衣人忽然响起一串銀鈴似的笑聲，接着便轉過身來，沈鷹抬頭一望，只見那白衣女子，臉如芙蓉，柳眉星目，櫻桃小口，竟然出奇的美麗，可是臉上的肌膚却白得令人難以置信，就像是數十年來未曾見過陽光似的。

沈鷹冷笑一聲。「裝神扮鬼嚇得旁人，怎騙得過老夫雙眼？」

「格格格……」那白衣女子又是一陣大笑，可是她一張櫻桃小口却不曾開動過，沈鷹不由一怔，喝道：「有何好笑！」

白衣女子忽然向一棵大樹之後飄飛過去，沈鷹喝道：「站住！」

那女子似耳聾般，依然飄飛不停，沈鷹雙脚一頓，身子竄起，向她射去！

白衣女子身子半轉，右手衣袖向後一拂，一股冰寒陰涼的冷風向沈鷹吹去！

沈鷹閃開一步，冷冷地道：「憑這兩下也敢扮鬼！」話音未落，目光瞥及她的臉上，不由一怔，原來那白衣女子一張臉已變得難看異常，肌膚又青又藍，一根舌頭長長地吐了出來。

沈鷹暗呼一聲：「假如她是易容，手脚怎會這般快？」

白衣女子輕嘆一聲，轉身逸去，沈鷹追前一步，喝道：「別跑，老夫有話要問你！」

白衣女子脚步微微一住，轉頭道：「我與你無寃無仇，你追我做什麼？」

沈鷹忽又發覺她臉上已恢復了先前的美麗，只是臉上的皮肉如死了十多天的魚肉般。

「你到底是人還是鬼？」

白衣女子道：「人與鬼有何分別，有的人蛇蝎心腸，豈非比鬼還猛厲？你放心，你跟我沒仇，我不會爲難你！」

「如此說來，你竟自認是鬼？」

「你不信麼？可惜你陽壽未盡，我又不能殺死你，讓你到陰間去看看！」

沈鷹眉頭一皺，道：「你不必跟老夫說此顛三倒四的話，老夫不信這些！快說，你剛才到神劍山莊所爲何事？」

白衣女子長嘆一聲。「去看看廖鐵山回來了沒有！唉，我看你雖然在人間爭名愛財，但心腸還不壞，便好心勸你一句吧，你還是趕快離開神劍山莊，否則便有大禍了！」

沈鷹朗聲笑道：「神劍山莊又不是什麼龍潭虎穴，老夫有何畏懼？有的也只是你們這些扮神裝鬼的東西！」

白衣女子又是一嘆，說道：「看來你眞的是頑靈不化的人，好吧，我帶你回家作客。」

沈鷹忙道：「且慢，你跟廖鐵山到底有什麼仇恨？」

白衣女子仍然是嘴唇不動地道：「刻骨深仇，恨比天高！」

「這也該有個道理吧！」

白衣女子忽然不再打話，轉身向前掠去，這次去勢極快，沈鷹只見一團白影向岩石飛過去！

白衣女子身上的那團異光，忽然消失不見，松林中一片漆黑，沈鷹脚步一停，急忙自身上摸出火摺子來，敲動火石，欲把它燃亮，可是夜風極大，費了好一陣才終於把火點燃。

火光在風中不斷搖幌，但沈鷹一雙眼睛銳利無比，只須有微弱的火光便可看清周圍一切。

松林中寂靜如死，空沒一人，那個白衣女子更似空氣般消失了。

沈鷹冷笑一聲，道：「算你逃得快，下次再撞在老夫手中，可沒這般容易！」他料對方早已去遠，是以轉身往來路走回去。

就在他剛抬步之時，那串銀鈴似的笑聲又再響起，沈鷹一個後翻倒飛過去，他聽得出聲音發自岩石中，是以兩三個起落已奔至岩石前，擧目細望。

天台峯大都是岩石，側峯尤其多，沈鷹看了一會，便看出在一片石壁中有一塊曾被人移動過，他把火摺子插在石縫中，運勁於臂，開聲綻氣，把岩石拉了出來。

那塊石頭離開石壁之後，便露出一個洞穴來，沈鷹重新取起火摺子往內一照，心頭一跳，原來石洞之中竟然藏了一副棺材。

他心中忖道：「這棺材睡的是何人？又是誰把它藏在石洞中？」心念一轉，不由想起廖鐵山來，「莫非藏的正是廖家的人？」

沈鷹猶疑了一下，決定不論如何也要把棺材拉出來看個究竟，他再把火摺子插在石縫中，猛吸一口眞氣，把內力佈滿全身，然後把雙臂伸入石穴中，十隻手指如同鋼鈎般搭住棺材的兩側，猛喝一聲，把棺材拖出三尺，火光下，沈鷹一眼便看出這副棺材已頗殘舊，相信藏在石穴中的日子已不淺。

他再用力一拉，那副棺材便整副離開石穴，石壁洞穴離地四尺，棺材離開石穴之後，便跌落地上，只聽「砰」的一聲，棺蓋倏地彈開一尺，棺內一股綠烟隨着地上濺起的雪花，飄舞在空中。

沈鷹猛地吃了一驚，下意識地退了一步，待那綠烟消失，他才提着火摺子走前觀望，只見棺內睡着一具死屍，那具死屍皮膚及頭髮尙未完全化掉，腐肉中不時見到蛆虫在爬動，忽而在齒縫中爬出，忽又由眼眶內爬了入去。那情景說不出的恐怖，饒得沈鷹終年見過不少死屍，此際也忍不住乾嘔起來。

半晌他才定下心神，仔細辨認起來，憑屍體未曾完全化掉的布屑上以及臉骨鑑定，死者極可能是個女的！

沈鷹忽然想起剛才那個白衣女子，心中不禁想道：「莫非剛才那個女人眞的是幽靈？只不知她跟廖鐵山到底有何關係？又如何會葬在石穴中？」

發了一會呆，沈鷹重新把棺蓋蓋好，又再把它搬入石穴中，接着又抬起那塊石頭封住石壁，最後才彎腰抓起一團雪洗掉手上的汚穢！

夜風越來越大了，林中不時傳來幾聲尖銳的夜梟叫聲，沈鷹忽地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一抬頭，只見三丈之外，又立着那個白衣女子，他雙脚沉重，一時之間，竟然難以移動。

「唉，你現在相信了吧？」

沈鷹仍是半信半疑，霍地標前，向白衣女子射過去！

人在半空，腰際的旱烟桿經已握在手中，呼地一聲，凌空向其掃過去！

白衣女子身上的奇光一黯，身子自一棵樹後飄去。

沈鷹喝道：「你若是鬼，爲何會怕一根區區的旱烟桿？」脚尖在地上一點，身子又再竄前。

那白衣女子走得更快，沈鷹在附近繞了一周，終於發現她倚在一棵樹後，似笑非笑地望着他，那笑容說不出的妖異，令人看了全身毛孔直豎。

沈鷹又再吸了一口氣，緩緩走前，那白衣女子仍然不動，沈鷹大喝一聲，手中的旱烟桿猛地掃將過去！

「呼！」旱烟桿一掃八尺，那白衣女子仍立在原地！

沈鷹一怔，以爲掃不到對方，迴臂反手倒掃一記，這一次，他雙眼圓睜，一眨不眨地瞪着對方。

只見白衣女子的上身跟下身倏地分開，上身向上升高四寸，旱烟桿剛好在其上下身之間的空隙掠過！

這刹那，沈鷹只覺一股寒氣由脚底向上直冒，連抓烟桿的手也顫動起來。

與此同時，那白衣女子又再隱去不見。也不知過了多久，沈鷹才在一聲夜梟叫聲中驚醒，醒來之後，才猛地發覺後背已被冷汗濕透。良久，他才拖着發顫的雙腿往神劍山莊走去。此刻，他一顆心幾已麻木，心中一直叨念着同樣的話：「奇怪，眞是奇怪！」

再一道夜梟聲傳來，沈鷹才瞿然一醒，這又發現了一件怪事，他走了好一陣，竟然仍未走出這座小小的松林。

一驚之下，他急提一口氣，向前掠去，可是這松林似乎無窮無盡走不完般，累得他滿頭大汗，仍然不能踏出松林半步！

這刹那，又一個念頭自他心中泛起：「莫非這便是傳說中的『鬼打牆』？否則怎會如此！」

他心頭越急，走勢越快，但前面依然是一片濃密的松樹，忽地一股陰風迎面吹來，沈鷹打了個冷顫，定睛一望，只見樹旁仍然站着那個白衣女子，臉上依然掛着那個妖異的笑容。

沈鷹猛一聲大喝，飛撲過去！白衣女子身子忽然凌空飄起，向一旁飛去。

夜風中只見她衣袂飄飄，直似是凌波仙子般，可是看在沈鷹的眼中，不但毫沒美感，而且說不出的恐怖！

「格格格……」白衣女子不斷地笑着，身子忽然緩緩地隱入岩石內，那地方正是藏放棺材之處，沈鷹看得魂飛天外，這刹那，他對白衣女子的話再也深信不疑了——她是來自陰間的幽靈。

呼呼的夜風吹得樹上的葉子不斷飄下，落在沈鷹的頭上肩上，他都毫無所覺，直至手上的火摺子燒盡，四周陷入一片黑暗，才神魂附體。

忽地，他又聽到那白色幽靈幽幽地道：「我與你無寃無仇，捉弄了你一下，主要是因爲你不相信我是幽靈，如今你快走吧，走得越遠越好，希望不要再讓我看到你！」

聲音似乎發自石穴中，隨風送到沈鷹的耳中。沈鷹大叫一聲，拔脚而逃！這是他十數年來的第一遭，可是沈鷹現在却顧不得什麼聲名地位了，只望早點離開這座鬼氣森嚴的松林。

幸而白幽靈沒有騙他，三個起落他已出了松林，抬頭望見那座似伏在山林中的怪獸一般的神劍山莊，一顆心才稍爲安定來。

走至圍牆外，白幽靈的話聲在他心中響起：「走得越遠越好，不要讓我再見到你！」他脚步不由一頓，心頭震驚，實在委決不下，該進該退。

臨陣堅定，這是沈鷹常對手下說的話，可是今日他自己也做不到了。

正在猶疑之間，莊內忽然傳來一道尖銳而又不似人聲的叫呼，沈鷹一怔，忖道：「誰在鬼叫？」回心一想，莊內如今只剩下一兩個人，一個是啞巴的老蒼頭，另一個是自己的手下蕭穆！

啞巴的叫聲絕對不會這麼响亮尖銳，那麼……沈鷹不敢再想下去，這刹那，白幽靈的話似已失效，他霍地提氣飛身躍入圍牆。

莊內在那道叫聲之後，又歸於寂靜，沈鷹叫道：「小蕭，發生了什麼事？」他叫聲不絕，走勢不止，只一忽，便已奔到中院。再一個起落，跳至蕭穆寢室外，一脚踢開房門，房內地上橫放着一柄金劍，却不見蕭穆的踪影。

沈鷹一驚，倏地回頭，只見背後站着一人，手上提着一盞油燈，那人臉色又青又黑，雙眼反白，五官幾乎扭合在一起。

沈鷹再一望，不由也發出一道尖銳的叫聲，原來此人赫然正是他的手下第一條猛將：蕭穆！

「小蕭，小蕭你，你怎樣啦？」

叫聲未止，蕭穆忽然「砰」的一聲，跌倒地上！

黑夜漫漫

沈鷹剛離開寢室時，蕭穆也醒了，他正想出房查看，忽然覺得房內氣氛有異，心頭一震，右手在枕頭下一抽，只聽「嗆啷」一聲，那柄金劍經已脫匣而出！

「格格格」房內倏地响起一陣極其難聽的聲音，那聲音雖然不大，却使蕭穆渾身上下的毛孔全部豎起。

「誰！」

「格格格」答覆他的仍然是那個難聽的聲音。

蕭穆心頭又是一震，倏地自床上竄起，揮劍橫掃過去！

房內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但這一劍的威力極大，把方圓一丈之內全部籠住，可是這一劍仍然劈了個空！

那陣怪聲忽然在他身後响起，蕭穆快如閃電的向後一揮！

這一劍他反應不可謂不快，但出乎意料地仍然劈在空處！

這刹那，蕭穆只覺後背冒起一陣寒氣，連握劍的手指也微覺發麻。

「閣下到底是誰？再不開聲，在下可不再客氣了！」

黑暗中沒人答他，蕭穆心頭發毛，問道：「你到底是人還是鬼？」聲音發顫，連他自己也聽得出來。

半晌仍沒有聲响，房內死一般寂靜，蕭穆心頭的驚恐越來越甚，他忽地一個風車大轉身衝向房門，就在此刻門後突然暴起一團綠光，蕭穆猛吃一驚，脚尖在地上一點，飛身後退！

綠光一亮即逝，但蕭穆却已看出綠光赫然是發自一個「怪物」的身上，這刹那，他連手脚也冰凉了！

怪物頭顱尖細，五官都扭成一團，披頭散髮，但其身軀却有兩個人之寬。

綠光消逝，房內重新籠在一片黑暗中，蕭穆深深吸了口氣，橫劍胸前，良久才在齒縫中迸出幾個字來：「你不是人？」

話音未落，身子再度標前，金劍「嗤」的一聲刺出，這一劍他運上八成眞力，當眞又急又勁，而且他自忖認位絲毫不差

，再者，對方仍似不曾移動過！

可是這雷霆一擊的一劍，仍然刺了個空！

蕭穆一怔之下，右脚在地上一點，藉勢衝向房門，左掌蓄勢待發，準備擊碎門板離開這鬼氣陰森的地方。

身子剛蹲前四尺，迎面忽地吹來一股冰寒的冷風，蕭穆大喝一聲，左掌急忙挾風拍出！那股陰風又倏地消失，蕭穆斷聲叫道：「有種的便與在下正面見個眞章，鬼鬼祟祟算得什麼英雄！」

話音剛落，黑暗中又有一股冷風襲到，蕭穆身子一偏，那股冷風隨着他的身子而改變方位，仍然襲向蕭穆的脅下。

蕭穆猛退兩步，長劍一沉隨之一彈，反刺而出！

冷風突然消失，房內死一般寂寞，蕭穆猛吸一口氣，心神略定，這才猛地醒起，連忙伸手入懷摸出火摺子來，天神保祐只敲了一下火石，便把火摺子點燃了。

火光一亮，蕭穆目光一掠，忽見牆上現出一團影子，那影子似人非人，似鬼非鬼，頭上戴着一頂高高的帽子，一根舌頭伸出嘴外，足有一尺二三。

再一望，那影子突然在牆上消失。蕭穆吃了一驚，心念一轉，暗呼道：「莫非眞的是鬼？」想到那團影子跟傳說中的拘魂惡鬼，一見發財相似，不由打了一個冷顫。

正想退出房外，手上的火摺子忽然熄滅，房中重新陷入黑暗中，他猛喝一聲：「誰？」

聲音乾澀尖銳，連蕭穆自己也不敢相信那是發自自己的喉管。

話音剛落，背後忽然响起一陣極其難聽的笑聲，蕭穆金劍急忙反手劈出！

「噹」地一聲金鐵交响，黑暗中飛出一蓬火星子來。光綫雖然微弱，蕭穆一回頭仍能看出背後那人正是剛才自牆壁上消失的那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東西，此刻他手上抓着一根銅製的哭喪棒！

蕭穆胆子總算不比尋常，急切間，輕吸一口氣，身子標前半丈，然後再一個風車大轉身，金劍一挽，在身前虛刺幾劍。

這幾劍並沒有再碰到任何東西，蕭穆心念一轉，忖道：「前門既沒有去路，何不自窗口逃逸？無論如何先離開這房間再說！怎地頭兒還未回來？」

心念未已，身子倒飛而起，後背直向窗戶撞過去！

眼看後背即將撞上窗子，後頸忽地傳來一陣冷風，這風比塞外的寒風更冷，蕭穆的身子在這刹那似乎凍僵了般，力量驟然消失，脚尖在炕上一點，斜飛兩步，躍回地上。

「閣下纏着蕭穆，到底所爲何事？」

黑暗中有個飄渺的聲音答覆他：「這已是鬼蜮之地，生人勿進！」

蕭穆心頭一寒，急又問道：「閣下眞的是鬼？」

那東西忽然笑了起來：「來自幽冥地府，你說是什麼？」

蕭穆不由自主地後退了兩步。「閣下如今意欲何爲？」

「請你立即離開此地！」

蕭穆見他答話，胆氣略壯，接問：「離開此房？」

「離開神劍山莊！」

「但在下是應廖莊主之邀而來的！」

黑暗中傳來一聲冷哼：「他已自顧不暇，却找你多來作替死鬼！」

蕭穆深深吸了一口氣，沉聲問道：「假如在下不離開，又會如何？」

「哈哈哈……」黑暗中突然爆出一陣狂笑。

蕭穆又驚又怒，大喝道：「你在笑什麼？」

笑聲倏然而止，蕭穆又覺得頸後又被人噴了一口冷風，他金劍颼的一聲向後反刺！

劍至半途，脅下一寒，又有一股冷風襲至，蕭穆急忙回劍一擋！那東西能在黑暗中視物，哭喪棒倏地回收！

蕭穆急忙後退一步，那怪物忽然叫道：「你再看看！」

話音剛落，房內突然亮起一團綠光，蕭穆急忙回頭一望，這次總算把那團東西看得比較清楚，那鬼怪打扮雖然跟傳說中的拘魂鬼相似，但身裁却極臃腫，面目瘦削，皮膚青青慘慘，只有那根舌頭是鮮紅色的！

龐大的身體，配着一顆細小的頭顱，那模樣本來十分滑稽好笑，但此刻看在蕭穆的眼中，那裏還有好笑的感覺？

這一瞥，給他的印象極深。綠光似乎又逐漸暗淡了，說時遲，那時快，蕭穆金劍一揮，「颼」的一聲挾勁斬出！

「噗！」這一劍急如閃電，快如捲風，那鬼怪竟然閃避不開，蕭穆的金劍自他頸側直劈下去！

蕭穆這一劍雖然用上九成眞力，可是也沒必勝之心，見狀不由一怔，只見那怪物體內湧出大量綠色的液體，綠光大盛！

這刹那，蕭穆竟不敢再加上一劍！

鬼物又「格格格」地笑了起來，只見他軀體突然分成兩爿，每一爿只有一脚一手，一個有頭，一個沒有頭顱，可是那沒有頭顱的半爿軀體，竟然向側跳開一步！

蕭穆驚呼一聲，那半爿手持哭喪棒的怪物，跳前一步，哭喪棒兜頭向他砸將下去！

蕭穆邊退邊擋架，再退一步，忽覺背後伸出一隻手掌來，在他臉上摸了一把，冰凉透骨，蕭穆一回頭便看見那半爿沒頭的軀體了，只見那東西滿身都是綠幽幽的液體，如雨水般，滴滴答答地滴在地上。

這刹那，蕭穆嚇得魂飛天外，脫口發出一道撕心裂肺的大叫！那聲音有說不出的恐懼及尖銳！

有頭顱的軀體哈哈大笑，倏地抛起哭喪棒，用單臂撕開衣衫，蕭穆眼光一掠，似乎看到他軀體上有一夥幽綠色的心臟在跳動！

他再度發出一聲驚叫，抛下金劍轉身衝出寢室！

他一動，那爿沒頭的軀體單足一跳，攔在他面前，一個虛渺的聲音在他體內响起。「你若是不信，再看看這個！」

話音剛落，身上的綠光全部黯然無光，蕭穆又一聲驚呼，閃身欲避，只聽「啪」的一聲，臉上一凉，似乎讓什麼東西擊了一下！此刻他魂魄已散，那還顧得這許

多，跌跌撞撞跑了出去。

「頭兒，頭兒！」蕭穆在黑暗中亂跑，却沒有人應他。

他脚步一拐，走向老蒼頭的寢室，也不拍門，右脚蹬起，把門板踢開。

只見房內有一點綠光，在黑暗中於空中載升載沉，却看不到老蒼頭。

蕭穆驚叫一聲，回身便跑。他跑得急，幾乎一個踉蹌跌倒。

四周只有沙沙的風聲以及蕭穆粗重的呼吸聲，神劍山莊黑得伸手不見五指。蕭穆跌跌撞撞走入沈鷹歇息的客房。「頭兒，頭兒您去那裏？」

房內一片靜寂，只有蕭穆叫聲的回音，蕭穆走至書桌前，黑暗中伸手一摸，摸着燭台及刀石，心頭一動，忙敲動刀石把蠟燭點亮。

光亮一起，使人增添了不少勇氣，蕭穆心神略定，雙手扶桌不斷地喘息。半响，蕭穆緩緩抬起頭來，目光微微一掠，見壁上銅鏡中映出一個怪人來，不由心頭一揪，失聲尖呼，猛地一個後轉望去。

房內空寂，除了他自己之外，尚有何人？蕭穆一怔，沉吟了一陣才再度轉身，此刻仔細一望，才看出鏡中所映現的那個怪人，竟是自己，幾乎又要失聲而呼！

這刹那，蕭穆才知道自己披頭散髮，臉色蒼白，完全失去往日鎭定自若的神態！更令他吃驚的却是左頰上赫然有一團青記。

他舉起燭台就鏡一照，臉上那團青記登時清楚了不少，依稀辨出那是一個掌印，一個嶙峋的掌印！

蕭穆心頭一跳，登時已記起剛才曾經被那半爿沒頭顱的鬼怪摑過一掌，後背立時又冒起一陣寒風，不由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

正在沉思間，只聽「噗」地一聲輕响，手上的蠟燭倏地熄滅了！

蕭穆清楚地記得那截蠟燭尚有三四寸長，只燃了一刻，絕無可能如此快便燒盡。心中不由暗呼：「莫非又是那東西作的祟？」

想到此，蕭穆心中發毛，剛才那種種妖異恐怖的情景，如圖片般在腦海中掠過，他尖叫一聲，抛下燭台奪門而出。

總算他神智並未全泯，尚依稀記得灶房的方向，幾個起落射入灶房，找了一盞油燈，把它點亮。

剛舒了一口氣，只見眼前飄下一連串腥紅惡臭的液體，再一望，却原來是血！

蕭穆大叫一聲，提燈而奔，這次他決定離開神劍山莊去找沈鷹。

不料走至小廳猛地見到一團高大的影子在剛才自己歇息的客房外，不由吃了一驚，那黑影忽地叫着自己的名字，蕭穆更驚，正想後退，那黑影猛地轉過身來，蕭穆借着微弱的燈光望去，只見那「怪物」臉上一片幽綠，似來自九幽地獄，他心絃倏地綳緊，他連番受驚，終於再也支持不住，癱倒地上，昏死過去。

× × ×

當蕭穆悠悠醒來，發覺自己躺在床上，那個怪人依然站在自己面前，他瞿然一驚，翻身坐了起來，正想發掌，猛聽那「怪人」溫聲道：「小蕭，你躺下吧，有話慢慢說。」

蕭穆一怔，這才知道眼前這個怪人原來是沈鷹，他驚問道：「頭兒，您……您的臉……」

「哦，」沈鷹也是一怔，道：「老夫的臉怎樣啦？」

「您，您……」蕭穆仍然心有餘悸地說不出話來。

沈鷹提起油燈走至壁上的銅鏡前仔細端詳，只見自己臉上竟然像塗了一層幽綠色的磷光，心頭一跳，伸手在臉上拭抹，却拭之不掉。

蕭穆趁這空隙打量了一下環境，發覺自己乃躺在沈鷹那個寢室內。「頭兒，您……您碰到什麼？」

沈鷹見抹不掉臉上的磷光，索性任由它，轉身反問：「你又碰到什麼怪事，被嚇成這個樣子？」

桌上的油燈忽又熄滅，黑暗中只見沈鷹那張幽綠色的臉孔發出一層濛濛的慘青色，好不嚇人，蕭穆心頭又是一寒，剛才的情景倏又翻上心頭。

沈鷹輕嘆一聲：「不必怕，火光是因油盡才熄滅的！」

蕭穆深深吸了一口氣，這才把剛才的遭遇說了一遍，沈鷹聽得眉頭猛皺，一顆心怦怦亂跳。

「頭兒，您……」

「老夫也遇到一件荒謬不堪的事……」沈鷹嘆了一口氣，「但却又像是眞實的，令人思疑不得！」他整理了一下思緒才把經過一一說了出來。

蕭穆只見黑暗中一張幽綠色的臉孔不斷張着嘴，那情景說不出的妖異，不由毛孔悚然，加上沈鷹的遭遇比之自己更加怪異，只覺得脚趾陣陣發凉。

「頭兒，您，您也相信這世間眞的有鬼？」

沈鷹抬頭望着屋頂，半响才道：「你剛才到老蒼頭房內可曾看到他？」

「當時屬下一人入房只看到兩點綠光在半空飄飛，便……」蕭穆赧然地道：「便趕緊離開了！」

沈鷹道：「咱再去看看！」說着拉開房門，蕭穆急忙跟着出去，兩人摸黑而行，到了老蒼頭房內，沈鷹叫道：「老丈，老丈……」

房內沒人應他，蕭穆輕聲道：「莫非他離開了？」

沈鷹快步走到灶房，點了一根枯柴，火光下，他看見地上有一團血跡，心頭一沉，正想離開，樑上又滴下一點血來，他脚尖一點，飛身上樑，原來樑上躺着一隻死貓，血由其腹部流下。

沈鷹躍下樑來，走至老蒼頭的寢室，但見床上被褥一片凌亂，却不見那個老蒼頭。

「唔，他去了那裏？」

「不會發生了什麼事吧？」

「難說！」沈鷹凝神一聽，忽覺外頭傳來一陣難聽已極的聲音，那聲音隨風飄送，時續時斷。過了一忽，蕭穆也聽見了。「頭兒，這是什麼聲音？」

「別管它，待天亮後再說！」沈鷹話音剛落，遠處便傳來一陣鷄啼聲。

蕭穆噓了一口氣，道：「這漫長的一

夜，終於過去了！」

午夜魔音

沈鷹緩緩推開窗戶，抬頭一望，東方天際已微微發白。

冬晨，山風依然十分強勁，吹入襟內頗有割膚之感。沈鷹緊一緊衣襟，正想把窗子關回，耳畔又聽到那陣極之難聽的聲音。他心頭一動，忙道：「小蕭，咱們出去看看！」

蕭穆道：「好，待屬下去把那柄金劍撿來！」說着衝出房門，沈鷹抽出烟桿裝了一鍋烟，就火把烟絲點燃，深深地吸了一口。

忽然傳來蕭穆的驚叫聲，沈鷹脚尖一頓，立時射出寢房，不料蕭穆亦自對面廂房衝過來，兩人幾乎碰了個滿懷。「小蕭，又發生了什麼事？」

「屬下的那柄金劍不見了，頭兒您昨夜是否已代屬下收起？」

沈鷹皺眉道：「你今日怎地六神無主？假如劍是老夫收起的，豈有讓你去找之理？」

話音一落，蕭穆又再發出一聲驚呼：「頭兒，您的臉……」

沈鷹一怔，隨即走回寢室，在銅鏡前一站，鏡中清楚地映出沈鷹的臉目來，此刻臉上那層綠光經已不見，恢復原來的膚色。

沈鷹心頭嘀咕，沉吟了一下才道：「你的劍慢慢再找，先到外面看看再說。」

兩人聯袂走出外廊，一眼望過去，只見滿地落葉，一片荒蕪的情景，偶爾一陣北風吹來，枯葉齊皆飛落，在半空中飛舞盤旋。

走出外院，到了入門處的廣場，那個難聽的聲音已清晳能辨，蕭穆一抬頭，便見到一棵梧桐樹上吊着一個人，再一望，那人赫然是神劍山莊的啞巴家丁——老蒼頭！

「頭兒……」

蕭穆話音未落，沈鷹已如一頭大鷹般飛掠出去，只兩個起落已躍上那梧桐樹。目光一落，便看見蕭穆那柄金劍橫放在樹椏上，老蒼頭的雙臂被人用麻繩縛住，吊在一條橫枝上。

「接住！」沈鷹抄起金劍砍斷麻繩，老蒼頭便「咿啊」地驚呼一聲，直跌了下去。

蕭穆猿臂一展把其接住，隨即把麻繩解掉。「老丈，你怎會被人縛在樹上？」

老蒼頭臉色大變，雙手不斷做着手勢，一張臉已凍得發紫，加上驚恐過度，蕭穆完全不能了解他所表達的是什麼意思。

「老丈，你是不是遇到一個怪人？」

老蒼頭點了兩下頭，隨即又搖頭，蕭穆一愣，驚詫地問道：「如此你到底是遇到什麼？」

老蒼頭咿咿哦哦了一陣，蕭穆問道：「是不是遇到鬼？」

老蒼頭目光泛起一片驚恐之色，一個勁地點頭，沈鷹伸手在其額上摸了一下，說道：「小蕭，先讓他進屋喝碗熱薑湯再說！」

說罷與蕭穆一人一邊把老蒼頭扶入內院，蕭穆放下他忙走入灶房燒火煮薑湯。

不一刻，便已弄好一碗薑湯，捧了出來送至老蒼頭面前。老蒼頭向他投過一瞥感激的目光，隨即把那碗薑湯喝盡。

沈鷹趁這功夫找了文房四寶來，示意老蒼頭用筆把經過寫出來，那老蒼頭羞窘地搖頭。

蕭穆問道：「老丈不認得字？」

老蒼頭尷尬地點頭，接着又打起手勢來，三遍之後，沈鷹及蕭穆畧猜出一點意思來，老蒼頭是夢中讓人縛住的，當他醒來時已被掛在樹上，可是他睜開眼睛却仍看到一個白衣幽靈自半空逸去。

沈鷹及蕭穆互視一眼，却是滿腹狐疑作聲不得。良久蕭穆才輕嘆一聲，問道：「頭兒，你說他見到的是否便是你所遇上的那個……」

沈鷹不答，說道：「老丈，你是否知道神劍山莊之內，有什麼密室地道之類的設備？」

老蒼頭搖頭表示不知道，沈鷹接問：「你在神劍山莊爲奴已有多久？」

老蒼頭用手表示已有二十多年。沈鷹沉吟了一陣，道：「小蕭，咱們到四處看看！」

兩人再由內院開始搜索，查了一陣，蕭穆忍不住道：「頭兒，此莊房舍如此多，咱們這樣查法，也不知要查到何時？眞正要搜索檢查，只怕非三五個月不可！何不待廖莊主回來再說，料他一兩日內亦將回來。」

沈鷹頷首道：「此話不錯，不過咱們如今正閑着沒事，即使粗心一點也得把它看一遍。」

直至日已中天，兩人才粗略把內院查了一遍，却毫無所獲。午飯仍由老蒼頭負責烹飪，飯後他表示要下山購買糧食，沈鷹拋了一錠銀子與他，又跟蕭穆在中院廂房內搜索起來。

過了一陣，蕭穆突然想起一件事來，忍不住道：「頭兒，你有否發現一件奇怪的事？咱們已找遍內宅，爲何不曾看到廖鐵山的寢室？」

沈鷹雙脚頓住，緩緩地道：「也許他的寢室在中院也未定！咱快找一找！」

日頭逐漸偏西，中宅六十八間房子全部已查過，不但查不到有什麼密室地道之設，而且仍沒發現廖鐵山的寢室，沈鷹心頭更加狐疑。

蕭穆喃喃地道：「他不可能住在外院吧？」

「難說！」沈鷹說道：「到外院去看看！」

外院佔地雖不小，但只有一座大廳，以及廳後的四個廂房，其中一間看樣子是廖鐵山的書房，沈鷹道：「到裏面仔細看看！」

冬季晝短夜長，此刻天色已漸暗，沈鷹叫蕭穆把桌上的蜡燭點亮，自己却又裝了一鍋烟抽吸起來。

書房有一張巨大的楠木書桌，桌上文房四寶齊全，還放着幾册書籍。書桌是靠窗而放，推開窗子，外面便是圍牆內的外廊，斜視可望及廣場的一角。

書桌的背後牆上掛着一幅中堂畫，畫中有一美女抱着一個小孩，背景是花園假

山，筆法纖細，墨色濃淡有緻，氣韻神動，料是出自高人之手。

沈鷹及蕭穆不約而同走近觀望，兩人看了一陣，又同時互瞪一眼。「頭兒，這背景好像在那裏見過。」

沈鷹道：「正是此莊的後花園。」

「如此說來，畫中的女人莫非是廖鐵山的夫人？」

「有理，那女人手上所抱的小孩却是個女的，料是他女兒，看來廖鐵山對他妻女的感情頗爲不錯！」沈鷹說罷伸手拉開書桌的抽屜，裏面只放了一叠白紙，幾枝毛筆。

兩人又在書架上翻動起來，尚未查到什麼，天色却已暗了。

蕭穆叫道：「頭兒，那個老蒼頭怎地尚未回來！」

沈鷹也是覺得奇怪，口上却道：「也許趕不回來。」他忽然覺得興趣索然，接道：「咱們找點東西吃吧？」

兩人走至灶房，只找到一些冷飯，胡亂吃了一些，沈鷹便道：「小蕭，今夜咱們睡在一起，不可分開。」

蕭穆心頭一凜，忙回答道：「屬下知道。」

兩人走至回中院的小廳，沈鷹忽道：「到你昨夜歇息的房間看看。」提着燈率先走了入去，蕭穆緊跟在後，心頭怦怦亂跳，忍不住問道：「頭兒，這裏面有什麼好看的？」

「今早老夫聽你說那個怪物第一次出現後，接着便在牆壁上消失，你還記得是在那堵牆上消失的麼？」沈鷹道：「也許密室的入口便在那裏？」

蕭穆精神一振，快步走前，指着一堵牆，說道：「頭兒，那東西是在這堵牆消失的！」

沈鷹提燈走前觀看，那壁灰灰暗暗，毫沒異狀，沈鷹伸手在牆上一抹，牆上忽然現出一團黃光！沈鷹及蕭穆齊吃一驚，都是向後猛退，沈鷹再仔細一望，這才發現原來牆上嵌着一面銅鏡，鏡中的黃光却是他手上燈光的反映。

沈鷹想了一下，不由哈哈笑道：「原來那團怪物並非在牆上消失，只是離開有鏡子的位置而已。」

蕭穆赧然一笑。「但，那怪物吃了屬下一劍，分成兩爿仍能行動，這又如何解釋？」

沈鷹一怔，笑容立斂，這個現象的確難以依常理解釋。

正在沉思間，倏地「砰」地一聲响起，一扇窗門猛地打了開來，緊接着一陣陰風吹了入來，沈鷹及蕭穆心頭狂跳一下，抬頭望去，只見窗外一道白影由近而遠，翩翩逝去，得一忽便已不見。

沈鷹一頓，喝道：「快追！」脚尖在地上一點，身子已穿窗而出，蕭穆也不慢，幾與沈鷹同時躍出窗外。

外廊上寒風呼呼，燈光忽明忽暗，左右搖幌不定，沈鷹及蕭穆的投影在地上暴長暴縮，氣氛異常詭異。

沈鷹雙脚一落地，心頭一動，暗呼道：「那白影已不知去向，如何追尋？」

蕭穆在寒風中更加心悸，雙脚如木樁般站立不動。

再一陣北風吹來，沈鷹手上的油燈突然熄滅，遠處突然傳來一陣尖銳的叫聲，如同兒啼鬼嚎。

沈鷹輕吸一口氣，放下油燈，提氣掠前，向叫聲之處奔去，蕭穆緊跟在後。

聲音傳自內宅，兩人幾個起落已射入內院，可是這刹那，那尖銳的嘯聲又自身後傳來。

沈鷹猛喝一聲，一個風車大轉身向後馳回，到了中院小廳，那聲音却已隱去。

沈鷹冷哼一聲，運起「千里傳音」之術，喝道：「是誰在鬼嚎？有胆如何不出來與老夫當面見個眞章？」

黑暗中忽然傳來一陣銀鈴似的笑聲，笑聲飄忽，令人難測其方位。

蕭穆驚呼道：「你是誰？」

「沈鷹，你們兩個還未離開這裏？」黑暗忽然傳來一聲輕嘆：「我實在不想見你，你還不給我滾開！」

沈鷹吸了一口氣。「你想見誰？」

那聲音忽然變得淒厲起來，如訴如泣地叫道：「廖鐵山啊你在何方？你怎還不回來？」

沈鷹冷笑道：「他不回來，難道你不會去找他麼？」

「可惜閻王不准我離開九華山。」

蕭穆倒抽了一口冷氣，顫聲問道：「你，你……你是鬼？」

那東西沒有應他，依然淒呼起來：「廖鐵山啊，你好毒的心腸。」

沈鷹喝道：「廖鐵山跟你有何深仇大恨？」

「有殺身之仇。」

「你到底是誰？」沈鷹怕她不答，忙又道：「你生前是誰？」

那東西不再答他，仍不停地淒呼着，却逐漸去遠。

沈鷹心頭忽地一動，急再傳音呼道：「且慢，你若眞是鬼魂的話，請再現身一次！」

那東西倏地笑了起來，笑聲一止，只見院子中倏地多了一個白衣女子，身上發出一種怪異的綠光，綠光把其臉孔染青，雖然臉龐姣好，可是任何人只看了一眼，便不想再多看一眼。

「我不是現身了麼？」白衣幽靈嫵媚地笑了起來，露出兩排雪白的貝齒，「沈神捕有包龍圖包大人之能，可日斷陽間，夜審陰間冤案麼？」

沈鷹心頭一動，笑道：「也許老夫有這個本領，可惜你不把內情相告，教老夫如何斷定？」

白衣幽靈笑道：「你不必勸我，我也不必對你說。奴家若不是有充份的理由，閻君又豈會批准我回陽間報仇？」

「如此老夫也無能力了！」

「你本就無能爲力。」

「但廖鐵山却聘請老夫來調查此案，老夫既然已答應了他，又豈能食言。」

「如此說來，若凡有人請沈大人你查案，你都會答應？」白衣幽靈幽怨地道：「却不知道沈大人以何作準來衡量委托者的忠奸？若無標準那豈不是金錢萬能？」

沈鷹微微一窘，道：「老夫吃這行飯已有數十年，難道連忠奸也分辨不出麼？假如委托者本身枉法，老夫亦不會放過他

的！」

白衣幽靈美目一睜，目光神采連閃，詫聲問道：「此語當眞？」

「老夫豈有戲言。」

「如此我便安心不少了，不知沈大人還有什麼要問？若無的話，奴家便要告辭了！」白幽靈抬頭一望天色，道：「時候巳不早了，鷄快啼了。」

沈鷹心頭一急，標前兩步，喝道：「且慢，老夫還有話要問你！」話未說畢，右手五指如鈎抓向白幽靈的肩頭。

白幽靈一擺腰，也不見雙脚移動，便把沈鷹那一爪讓開。

沈鷹一爪落空，雙脚微錯，立時化爪爲掌，橫掃對方腰腹。

白幽靈身上綠光一暗，衣袂飄飄向後一退，幽幽地嘆息道：「奴家實在不想與你爲敵，你別迫人太甚！」

沈鷹踏前一步，喝道：「老夫便是要迫你現出原形來。」

白幽靈再退，身上的綠影更暗。「你不是巳看到了奴家的原形麼？」

沈鷹心頭一怔，手足不由一慢，脫口問道：「老夫何時看過你的原身？」

白幽靈又是一嘆。「石壁白棺那副骨骸你昨夜不是看過了麼？」

「那便是你的麼？」沈鷹冷哼一聲，「可惜老夫不信！」一言未畢，沈鷹左爪又倏地抓出！

這次白幽靈未能避過，讓沈鷹抓及衣袖，只聽一聲裂帛，手上巳多了一幅衣角，白幽靈忽然隱去，與黑暗融爲一體。

「往那裏逃！」沈鷹右掌挾風拍出。

只聽「隆」的一聲，却不知掌風掃着了何物，但可以肯定的那絕非血肉之軀。

沈鷹正想再變招追進一步，不料迎面吹來一陣腥臭的冷風，那股冷風中人欲嘔，而又忍不住要打冷戰，沈鷹急忙退後兩步。

這刹那白幽靈在黑暗中道：「奴家實在不想傷你，無奈你冥頑不靈，不知進退，唯有略事懲罰一下了！」

沈鷹大怒，猛提一口氣，正欲再度發掌，忽覺胸口煩悶，五內一陣翻攪，哇地一聲，張口吐出幾口冷飯來。

白幽靈又是一聲幽嘆，嘆聲極長，半晌才隨風散去。

蕭穆此刻才心神略定，驚呼道：「頭兒你沒事吧？」

叫聲未落，沈鷹左手中的衣角忽然自動焚燒，蕭穆尖叫一聲，沈鷹忙不迭把衣塊抛開。

說也奇怪，那衣塊一落地，火光便自動熄滅，沈鷹心頭一陣狂跳，忖道：「她到底是人還是鬼，若是人怎會有這許多鬼門道，若是鬼……咳咳，朗朗乾坤難道眞的有鬼？老夫歷過不少風浪，這次可別陰溝裏翻船，讓管老笑知道，只怕要笑掉他的大牙。」

心念未巳，轉過身來，蕭穆目光一及，忽又發出一道尖叫，沈鷹怒道：「你鬼嚎什麼？」

「頭兒，頭兒……您，您的臉又……」蕭穆上下牙齒碰得格格亂响。

沈鷹心頭一凜，忍聲問道：「老夫的臉怎樣啦？」

「您的臉會……會發光……」

沈鷹快步衝入客房，找了刀石敲打起來，火星子四濺發出微弱的光綫，沈鷹巳在銅鏡中看到自己的臉孔，那張臉又青又綠，就像墳塲內的鬼火般。

他心頭一懍，「噹」的一聲，火石脫手摔落地上，心臟也似痲木起來，怔怔地站着，發不出聲來。

良久，一道鷄啼聲遠遠傳來，房外的蕭穆歡呼道：「天亮了。」

沈鷹忽覺一道極濃的睏意襲上心頭，比連番血戰還睏，恨不得立即躺在床上倒頭大睡，可是他却又不敢睡。

蕭穆亦在此時感到疲累不堪，雖說巳有兩日兩夜沒睡，但這對一個內功有深厚基礎的人來說，實在是不應有的現象。

「頭兒，天快亮了，睡一下吧？」

一言剛畢，外頭又傳來一陣怪聲，沈鷹及蕭穆心頭一跳，均是睡意全消。

蕭穆顫聲道：「莫非她去而復返！」

沈鷹凝神細聽了一下，搖頭道：「不像，那是拍門聲，假如是鬼來，何需拍門，也許是老蒼頭回來了！」

他本想叫蕭穆去開門看看的，見他滿臉驚慌不由嘆道：「咱一齊去看看吧！」

深疑不信

鷄啼頭遍，天色仍暗，冷風更烈。

沈鷹及蕭穆走至莊門後，沉聲問道：「誰？」

莊外人道：「老夫乃江南總捕頭管一見，應貴莊主之聘來此查案，請開門。」

沈鷹一怔，忖道：「怎地管老頭沒跟廖鐵山一齊回來？」

蕭穆聽見管一見的聲音，心頭大喜，拉開門閂，把門板推開，外面依稀立着兩個人。

那兩人正是管一見及其手下愛將夏雷，管一見見莊內一個人影臉上發出青慘慘的綠光，不由吃了一驚，喝道：「閣下是誰？」

沈鷹嘆息道：「連你也認不得老夫了麼？」

「老鷹是你？」管一見失聲呼道：「你的臉色怎地變得如此難看？」

「一言難盡，兩位先進來再說吧！」

管一見屹立不動，黑暗中看不到他的行動，只聽「得得」兩聲，一枚火摺子隨即點燃，却原來是夏雷敲動刀石，點起火摺子。

火光下雙方都看了個清楚，的確是老朋友，一顆心才放鬆下來。

沈鷹乾咳兩聲。「你對老夫也不相信了？」

「那裏，老夫只是凡事小心一點吧了，任誰會相信，木訥的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也會裝鬼嚇人！」

沈鷹苦笑一聲，道：「如今你相信了吧！」

管一見回頭把夏雷手上的火摺子吹熄，走入門裏，蕭穆重新把門閂好。

當火摺子亮起時，沈鷹臉上的綠光便隱去，火摺子一滅，綠光又盛。管一見詫異地問道：「老鷹，你到底是在鬧什麼玄虛？」

沈鷹長嘆一聲。「老夫的事且慢說，你可是廖鐵山請來的？」

「這個當然，否則老夫巴巴來此喝山風？」

「那麼廖鐵山爲何沒跟你同來？」

「他叫老夫先來……」

沈鷹猛地站住，失聲叫道：「他請咱們前來調查，自己却不回來，這是什麼意思？」

管一見略一沉吟，道：「他說他要請幾個朋友來捉鬼！」

「他有懂得捉鬼的朋友，又何必再請咱們來調查？老笑，枉你查了數十年案，難道對此竟沒有一絲疑心麼？」

管一見一怔，反問：「你對此又有何懷疑？你認爲這是廖鐵山佈下的圈套，目的是爲了坑害我們兩人？但這對他有何好處？」

沈鷹又一聲長嘆。「現在老夫還不能說出個所以然來，不過始終覺得這座神劍山莊以及這個案子處處透着疑惑，廖鐵山必是還有什麼事瞞着咱們！」

「哦？」管一見眉頭輕輕一皺，問道：「你認爲他瞞了咱們什麼事？」

「他說此莊出現了鬼魅，害死莊內的婢女家僕，但據老夫所知那鬼却是來找廖鐵山復仇的！是故老夫懷疑廖鐵山是請咱們來爲他禦敵的！否則他爲何不跟你上山呢？」

夏雷插腔道：「廖莊主跟咱來至此五十里才分手，他說要去找幾個朋友上山，囑咱們先上來！」

沈鷹怒道：「他既然對咱們沒有信心，又何必花錢請咱們來？他的朋友若能够捉鬼，這件事又怎會鬧了好幾個月而未解決呢？」

夏雷不由默然。管一見忽然問道：「老鷹，老夫再問清楚一點，你剛才說有一隻鬼要找廖鐵山復仇？」

「不錯，是一隻女鬼！」

管一見失聲叫道：「你不是跟老夫開玩笑吧？連你也相信有鬼？」

沈鷹正容地道：「你幾時見老夫跟人開過玩笑？」

管一見忽然放聲大笑起來，良久才道：「那你眞的是在說鬼話了！你看，此莊何處有絲毫鬼氣？」

此刻天色經巳大亮，陽光自樹梢瀉了下來，滿地金黃，乾坤清朗，的確毫沒一絲鬼氣。

沈鷹心頭不悅，擰身向內走去，管一見等只好跟在他背後。

到了中院的小廳，沈鷹叫他們坐下，然後道：「小蕭，你把這兩日兩夜的情景對他們說一遍！」

「是！」蕭穆也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他略爲整理一下思路，然後才一五一十把前兩夜的情景詳述了一遍。

管一見及夏雷仍是深疑不信。蕭穆見他倆都是臉泛冷笑，忙道：「管頭兒，晚輩所說可沒半句虛言！」

管一見不答，轉頭望向沈鷹。「老鷹，前夜你又見到什麼奇怪的事？」

沈鷹便把在莊外樹林遇見女鬼的事說了一遍，管一見聽後眉頭深鎖，半晌問道：「也許你長途跋涉，精神不足，加上環境氣氛的影响而生的幻覺！無論如何，老夫都不信這世上有鬼這回事！」

沈鷹嘆道：「老夫何嘗相信世間有鬼？但人可以在空中飛行麼？人被劈作兩爿之後仍能不死麼？人的上身跟下肢又會分開麼？」

「也許這只是一種障眼法而巳！」

「不錯！老夫也曾如此想過，但問題是即使是障眼法可也得有個近乎常理的解釋才行！」沈鷹臉色凝重地道：「身上發出綠光，衣角焚燒，掌發冷風，這些都可以作出解釋，但空中飛舞，劍劈兩爿仍能行動，在樹林中轉不出來，行動如風，神出鬼沒，這又如何解釋？老夫的過往你又非不知，老夫像是個輕易會被人嚇怕嚇病的人麼？」

管一見不由默然，半晌才道：「假如世間上眞的有鬼，而鬼又能重返陽間復仇，那麼又何必有捕快？咱們又何必如此辛苦？再說假如眞有此事，也不會有人敢胡亂殺人了！」

這次輪到沈鷹默然了，良久才道：「不論如何，這種事總是老夫第一次遇見的，連老夫一向自詡的信心也動搖了！」

「聽說你曾經爲天心堡捉了一個『骷髏鬼』，這種事應該是第二次遇到的！」

「那一次不同，因爲老夫一早便對那隻『鬼』有所懷疑，因爲其所表現出來的所謂妖法，有跡可尋，這次却沒有！」

管一見笑道：「幸而老夫的信心尚未動搖，否則這次又如何向廖鐵山交代？」

「只怕他不會來了！」

管一見笑道：「老夫就是不信邪！」

沈鷹心頭不悅，一頓問道：「你打算住下來？」

管一見一愕，反問道：「難道你想離開？」

沈鷹微微一窘，道：「老夫像是臨陣退縮的人麼？不過莊內巳粒米不剩了，若要在此停下來，必須先備糧草！」

蕭穆忍不住問道：「頭兒，你說那個老蒼頭去了那裏？」

沈鷹揮手道：「料是藉機離開了！」

「他不是說舉目無親麼？」

「但現在情況又有不同，而且有了那錠銀子，巳可維持一段時日的生活！」

管一見道：「夏雷，你立即下山去買些糧米回來！」

「是。」夏雷應了一聲，轉身出去。

沈鷹忙說道：「蕭穆，你陪他去一趟，速去速回，無論如何，日落之前便得回莊！」

蕭穆應聲而去。

管一見笑道：「老鷹，老夫跟你相交也有一段日子了，却不曾見過你如此小心的！」

沈鷹沒好氣地道：「老夫兩日兩夜不曾闔過眼，你自個到四處走走吧，老夫要去睡一會了！」說着走入客房。

管一見只得一個人在莊內走動起來。他由內及外，隨意在各處看了一下，便巳花了大半天了，心中不由忖道：「神劍山莊的房舍竟然如此衆多，實在令人猜想不到！論規模竟然不下于霍家之下，但江湖上傳言神劍山莊人丁不多，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莫非傳言有誤？」

抬頭一望，日頭經已偏西，便提步走回中院，一抬頭便見到沈鷹坐在廳上抽着旱烟，一對濃眉深深鎖起。

管一見一偏身，走入灶房煮了小半鍋水，找了個乾淨的茶壺，沖了一壺茶，然後提壺出廳。

沈鷹精神一振，道：「老夫已很久未喝過你親手烹的茶了！」

管一見道：「可惜此地器皿不足，水又是井水，難免要令人失望。」

「總比老夫自己烹的好吧！」沈鷹老實不客氣地斟了一杯，一仰脖子，把茶喝乾，只覺由喉管直至腹中有一道清泉流過，舒暢無比，精神也為之一振。

管一見也喝了一杯，再抬頭，西天已泛起一層灰紅色的彩霞，心中立時浮上幾分憂慮。「那兩個小子爲何去了這麼久還未回來？」

沈鷹心頭一凜。「但願不會遇到什麼意外！」

只一忽，天色經已暗了，兩人的心頭俱是一沉。

「鬼打牆」

天色越暗，北風越勁，沙沙的葉動聲，如草原上萬蛇鑽動的聲音，令人不寒而慄。

沈鷹及管一見雖然內功深厚，但整日點飯不進，此際亦覺有點飢寒交迫之感。

管一見憂慮更深，喃喃道：「山下那座小鎮離此不過十餘里，快步來回，兩個時辰便能到達，因何到此時仍未回來？」

北風更大了，一陣緊似一陣，呼呼的怪響懾人心魄。

忽然一陣尖銳的笑聲挾風送至，沈鷹霍地自椅子上躍了起來，失聲道：「這笑聲正是那女鬼所發的，莫非他倆讓她撞上了！」

管一見急道：「快去看看！」

「老笑，你身上可有火摺子？」

「夜行用具一應俱全！」

沈鷹敲掉烟灰，道：「走！」雙脚一頓，冲天飛起，躍上屋頂，踏瓦而去。

管一見的輕功猶在沈鷹之上，雖然起步較慢，但幾個起落已與沈鷹並肩而越。

兩人心念手下的安危，去勢越來越快，只一忽已越過圍牆，立足莊外。

沈鷹抬頭一望，只見前頭松林樹木雖然茂密仍透出一蓬綠光，他心頭一動，脫口道：「九成又是那東西出來作祟！」

管一見未待他說畢，身子便已射出。

「小心！」沈鷹急喝一聲，緊跟他之後射入樹林內。

一入樹林，綠光倏地隱去，松枝濃密，四周漆黑，抬頭望不到天，伸手看不到五指。管一見叫道：「小雷小雷！」

「頭兒，你在那裏？」黑暗中傳來夏雷的聲音。

管一見心頭一喜，又問道：「蕭穆可有在你身旁？老夫就在你們前面，快走過來！」

只聽蕭穆道：「管頭兒，晚輩也在此地，只是跟夏老弟隔開！」

「隔開？」沈鷹一怔，忙問：「被什麼隔開？」

蕭穆哭喪似的說道：「咱們只能聽聲却看不到對方了，循聲尋去，却又越離越遠！」

「哦？竟有這種事？」管一見立即敲動刀石把火摺子點亮。

火光一起，便見到蕭穆在他們臉前尋丈之處，夏雷與他只隔一棵松樹。

火摺子光綫雖不强，但四人都有一對銳利的夜眼，都同時發覺對方，夏雷跟蕭穆齊聲歡呼，提步奔了過來。

可是，奇怪的事也就在此刻展開，蕭穆以及夏雷明明已走對了方向，但只走了一半便一個向左，一個向右橫走開去。

管一見怒道：「小雷，你眼睛生在那裏？」

夏雷雙眼一眨，詫異地問道：「頭兒你因何罵屬下？」

「老夫在這邊你不見麼？」

「看到，現在不是已走過去麼？」

管一見更怒：「放肆！老夫在你左後方，你却走去那裏？」

夏雷停了下來，臉上帶着驚愕之色，一忽才轉過身來，對着管一見走過來。可是走了一半又向右轉過去了。

蕭穆走了幾步，却圍着一棵樹團團轉動起來。

沈鷹知道這裏面必是有什麼玄虛，但又看不出個究竟。所以沉聲喝道：「小蕭，你站着不要再動，這樹林有點奇怪！」

管一見却沒有這個耐性，他見夏雷又再向側走去，便一個「鷹擊」撲前，左手五指向夏雷的後衣抓去！

這一擊去勢極勁，距離又近，管一見以爲必定手到擒來，但出乎意料，那一爪竟然抓了個空！就像夏雷沒有血肉之軀，而只有個影子般。

沈鷹在旁望見，心頭也是一怔，忖道：「管老笑的鷹爪功已有數十年的火候，爲何這一爪與目的物竟有尺多偏差？」

夏雷似乎完全不知管一見的行動，依然向前走去，口中不斷地道：「頭兒你別動！」

管一見怒道：「見你娘的鬼，老夫就在你背後！」話音未落，又再向前一爪，可是依然抓了個空！

這一爪距離夏雷更遠了，沈鷹大吃一驚，心道：「當眞邪門，管老笑到底在攪什麼鬼？」

心念未已，只見管一見倏地躍起半空，凌空一個翻身，這次却撲向蕭穆！

蕭穆屹立不動，似乎對這一切熟視無睹，沈鷹脫口呼道：「小心！」

可是管一見那一爪明明只差半尺便能抓及蕭穆的胸衣，却無端端向側一偏，叫道：「你還跑去那裏！」

「噗」的一聲，只見管一見的五指已穿入旁邊的一棵樹上！

這刹那，夏雷又向這邊走了過去，口中不斷地叫道：「頭兒，頭兒，您去了那裏？」

蕭穆忽然嘆息一聲，道：「夏老弟，你不用叫了，咱們的頭兒可能沒來！」

「胡說，剛才咱們不是明明看見他們麼？」

「那可能只是一種幻覺！」

「幻覺？」夏雷難以置信地道：「難

道咱們兩人會同時出現同樣的幻覺？」

蕭穆又是一聲嘆息：「夏老弟，你可曾聽過『鬼打牆』這傳說麼？」

「你說咱們是……是遇上了鬼？這個，這個……小弟可不相信！」

「你不相信，愚兄也沒辦法！現在唯一能做的便是站着不動，希望天亮之後能有所改變！」

「鬼打牆」這三個字一入沈鷹之耳，他心頭又是一沉，前夜的情景，立時泛上心頭，忙道：「小蕭說得有理，你倆千萬別再走動，天亮之後自然便能沒事！」目光一及，只見管一見繞着一棵松樹急速地轉動着。

他吃了一驚，急忙氣納丹田沉聲喝道：「管老笑，你繞着樹轉什麼？快停下來，好好想個辦法離開！」

管一見一怔，雙脚微微一慢，詫聲道：「誰說老夫圍着一棵樹而跑？」

沈鷹喟然道：「老夫親眼所見，難道還會騙你不成？」

「老夫明明已奔了七、八里路，怎會呢……」

沈鷹截口道：「但老夫却一直站着不動，爲何却仍站在你附近？」

「此話當眞？」管一見身子一震，雙脚登時停住。「如此說來，咱們是進入了一座迷宮了！你可有什麼法子？」

「你站着別動，千萬別讓火摺子熄滅，待老夫想個辦法！」沈鷹目光一及，見附近有一棵小樹，心中登時有了計較。

他不敢妄移兩脚，伸腰俯前，雙手緊緊握住小樹，運起內力，把眞力佈於手臂上，猛地大喝一聲：「起！」雙臂向上一拔，那棵小樹果然離地而起。

可是小樹一離地，他重心驟失，脚跟一鬆，向前俯衝一步。所幸景物未變。他把小樹當作竹竿伸前，叫道：「老笑，快抓住樹梢，待老夫拉你過來！」

不料，小樹與管一見的五指幾番都不能接觸。沈鷹知道剛才自己俯前一步，可能也已陷入「幻覺」中，是故他急道：「老笑，你別理眼前所見的景物，雙手胡亂抓動吧！」

這一着果然有效，管一見胡亂抓了一陣，終於抓及了樹梢，然後摸索着樹幹前進，最後才能與沈鷹會合。

「好厲害，這是什麼迷宮？」

「這很可能便是蕭穆所說的『鬼打牆』了！」

這一次，管一見不敢反駁，只道：「如今咱們下一步該如何走？」

「咱們先再把蕭穆及夏雷拉過來再說！」沈鷹說罷，認淸方向向夏雷的位置大步踏走一步。管一見拉着他的衣角走在後面。

他身子一動，眼前景物大變，夏雷好似已在他眼前，四周的樹木亦安然失踪。沈鷹總算經歷豐富，知道此乃幻覺，是以立時站着閉眼調息起來。

一忽，眼睛再度睜開，景物已恢復先前的樣子，他由此而得知其中玄虛，心中忖道：「這法子雖然笨拙，但只要多花點時間，也不怕找不到夏雷！」

想到此，他又向前跨出一步，然後依法閉目養神，待心神靜止後，如此這般，過了三四盞茶便把夏雷拉了過來。

然後，沈鷹囑夏雷學管一見拉着他的衣角，跟着他行動。最後又依此法找着了蕭穆。

管一見道：「人找着了，咱們再試試走出這樹林吧！」

「好。」沈鷹說道：「不過，咱們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動，千萬不能快！」他默查了一下神劍山莊的方位，然後向左跨出一步，蕭穆等三人立時跟着他向側跨前一步。

那一動，眼前景物立變。四人同時閉眼歇了一會，然後再向前走。如此無驚無險地走了七大步，眼看出林有望，四人都是心頭大喜。

再過一陣又走前三步，照計再走五六步便能出困，可是連走十餘步，出口依然可望而不可即。沈鷹心頭一沉，叫道：「不對，這樣再走下去，始終還不能走離這樹林！」

夏雷道：「沈頭兒，咱們怎辦？」

沈鷹長嘆道：「不如靜立於此，待天亮再說吧，否則只怕被活活累死！」

正所謂一言驚醒夢中人，衆人此刻才驀地醒起已數餐不曾進食，登時覺得又飢又餓，又寒又渴。

管一見也頜首道：「正是，若是咱們累到不能動彈之時，强敵才猝然出現，那時恐怕只能任人宰割了！」

於是四人只好就地坐下，正想盤膝運功調息，前頭一棵大樹忽然「蓬」的一聲，亮起一團綠光，綠光一現，蕭穆便呼道：「她又來了！」

話音一落，樹後果然轉出那個白衣幽靈來。「不錯，奴家又來了！」聲音似乎來自九天之外。

管一見立時自地上躍了起來。「你是誰？」

「奴家是誰，你問一問沈大俠便知道了！」

「老夫要知道的是你的眞實姓名！」

白幽靈長嘆一聲：「那個名字已不用近十年，奴家早已忘掉！」

管一見怪笑一聲：「那麼現在可有名字？」

「閻君賜奴家爲白靈，意思是奴家肉身雖已腐，但靈魂仍如冰雪般潔白。」

「老夫不與你胡說，你若再不說眞話，老夫可要無禮了！」

「你擅闖奴家府邸的花園，已經是無禮了！」

管一見怒極反笑。「當眞是鬼話連篇！你道老夫會被你幾句話而嚇倒麼？」

「你若不信，奴家也沒辦法！」白靈眉頭一皺，道：「既然你們不信，便等到天亮才離開吧，恕奴家失陪了！」

管一見舌綻春雷，大喝聲道：「妖婦慢走！」

白靈一回身，臉上泛上一層慍色。「看管大人的樣子似乎要把奴家吃掉！當眞反了，這年頭竟然有人欺鬼的事！」

「老夫豈肯吃你？只不過想把你的外皮剝下罷了！」

「那好呀，管大人爲何還不動手？」

白靈眉頭一揚，忽然格格格地笑了起來，「原來你是怕了這座林子，好吧，今日便

讓你開開眼界！」說罷雙手伸直，猛地打了幾個旋，喝道：「收！」

管一見臉上露出一絲詫異之色，心道：「看你這妖婦還有什麼花樣！」

「好啦，你現在不用怕啦！」白靈笑盈盈地道：「管大人你不是要剝奴家的皮？怎地現在還不敢來？」

管一見老臉一紅，伸手抽出夏雷的鋼刀，輕吸一口氣，走前兩步，一回頭。「老鷹，你也來吧！」

沈鷹無可奈何只得長身而起，抽出烟桿走在管一見背後。

白靈拍手道：「天下兩大神捕合力欺侮一個孤零零的女鬼，這件事傳將出去，只怕上至天宮，中至陽間，下至地府都有一番熱鬧！」

管一見老臉再一紅，回頭向沈鷹打了個眼色，沈鷹會意，立時停步為他掠陣。

管一見冷冷地道：「不知老夫的刀利，還是你的嘴利！」標前兩步，鋼刀一挽，斜劈過去！

白靈身子忽地冉冉升起，管一見一刀落空，猛喝一聲，雙腳一頓，如怪鳥般竄起，白光一閃，刀鋒斬向白靈的大腿！

這一刀快如驚鴻一瞥，可是依然慢了一步！

白靈再飄昇半丈，忽地一折腰，打了個跟斗自管一見頭上飛過！

好個管一見，不愧有眞材實料，這電光火石之一刹那，立時變招換式，手臂一廻，鋼刀反手劈出！

「呼！」鋼刀只差半寸才斬及白靈的衣袂，白靈如仙女般飄落地上，喃喃地道：「人又如何能跟鬼鬥快！」

管一見眼光大盛，冷冷地道：「可惜你身上只有人氣而沒鬼氣！」雙腳落地，腳尖一點又再斜掠過去，這一次他鋼刀直斬過去！

白靈依然滿臉笑容，待得鋼刀將至，才驀地一個偏身，堪堪避過。

不料，管一見這次學了乖，那一刀只是個虛招，白靈身子一動，他刀法立變，化直斬為橫劈！

只見白光一閃，刀鋒已至白靈腰腹！

這刹那，白靈身上的綠光倏地黯然，管一見那一刀並沒如預期般斬及她的腰腹，相反鋼刀直飛過去，連帶身子也因失却重心向前一俯！

「啪」的一聲，管一見忽覺臉上一冷一痛，竟然吃了一記耳光，白靈的手上又硬又冷，那似是血肉之軀？管一見心頭一懍，連忙吸氣後退一步！

白靈格格一笑，笑聲中，她身上的綠光大盛。「管大人，你陽壽未盡，奴家不敢為地府增添一名枉死鬼，略施懲戒讓你知道進退便好了！胆敢再無禮，奴家拚着回去讓閻君責罵，也要……」

一言未畢，遠處忽然傳來鷄啼聲，白靈臉色一變，目光現出驚恐焦急之色。

管一見向沈鷹打了個眼色，身子倏地撲前，手臂一掄，挽了個刀花，向白靈捲去！

白靈身子又再向上昇起，管一見早把這一些算好，刀至中途，已改劈為撩，向上剃去！

白靈正想橫飛，忽見側面的退路已為沈鷹的一掌一桿封住！

急切之間，只好再向上升高三尺！

管一見反應也快，猛吸一口氣，身子如紙鳶般飄起，鋼刀一閃，斬向白靈的小腿！這一刀他運上九成眞力，蓄勢而發，當眞是疾如白駒過隙，只聽「喀嘶」一聲，鋼刀已斬到一件物件，發出「錚」的一聲。

幾與此同時，白靈身上的綠光又再隱去，口中發出一聲淒厲之極的叫聲，那聲音令人聽得渾身上下的毛孔全部豎起。

綠光一隱即現，管一見一抬頭，便見到白靈一張俏臉在刹那間已變得異常猙獰，兩隻門牙長長露出唇外，他不由一怔。

就在這一瞬間，白靈的衣袖已然掃至，管一見在心寒胆顫間，竟然避之不開，「啪」的一聲，被衣袖擊中臉頰，翻身跌落地上。

白靈就在這刹那挾着尖叫自近而遠逸去，沈鷹起步略慢，阻之不及，只見白靈再一躍，忽然縱上一棵枝葉茂密的大樹，隨即不見！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却在極短的一瞬間完成。

白靈已逝，但管一見等四人却如被人封住痲穴般，似石像般佇立地上。

一陣北風吹來，那火光本已微弱的火摺子立時熄滅。

火光一失，蕭穆及夏雷同時發出一道驚呼，只見前面有兩張閃着綠光的臉龐，說不出的妖異可怖。

夏雷顫聲說道：「這……這是什麼原因……」

半晌，只聽沈鷹的聲音傳來：「老笑，你如今的臉色跟老夫一樣了！」

管一見喃喃地道：「邪門！老夫從未遇上過！」

沈鷹問道：「最後她那一臉，你們可曾看到？」

樹林寂靜沒人應他，沈鷹嘆道：「你們當然都看到了，是以才沒人作聲！假如這張臉孔是人皮臉具造成的，也不可能在這麼短的一瞬間戴上去！」

管一見默然，想了一陣，廢然地道：「老鷹，如今老夫倒不敢再笑你了！事實上，人類是不可能在空中飛舞的，也不可能躍得這麼高！」

夏雷顫聲問道：「頭兒，咱們如今怎辦？」

沈鷹道：「天亮後才離開，大家站近一點！」

黎明前的黑暗本只有極短的一瞬，但四人似歷過三天三夜般長久，才聽到第三遍的鷄鳴聲。

真假莊主

天色終於越來越明，沈鷹及管一見臉上的綠光在日光下隱去，衆人一顆心才逐漸安定下來。

夏雷道：「現在可以出來了吧？」

「且慢！」管一見站了起來，道：「昨夜老夫記得鋼刀曾經砍下她身上一件東西，趁現在自己能視物，咱們在周圍找一找！」

「好，不過不要分散，免生意外。」

沈鷹十分謹愼。

四人在松林中找了一下，蕭穆便發現地上多了一件東西，叫道：「看，那是甚麼？」

衆人目光隨他的手指一落，只見地上多了一截白色的裙子，管一見目光一亮，道：「莫非老夫砍下了她的脚！」

說罷蹲下身子把那截裙子拾起，只聽「篤篤」兩聲，衣裙中跌下兩截白皚皚的脚骨來！

衆人心頭狂跳，齊聲驚呼起來，四人面面相覷，都是作聲不得。

良久，夏雷才道：「頭兒，看來她眞的……眞的是隻鬼！」

管一見白了他一眼，道：「你少廢話！」拾起脚骨，又道：「先回莊吃點東西再說！」

蕭穆這才醒起買來的食物已散落在松林內，連忙跟夏雷找尋起來，幸而松林不大，兩人找了一陣，便找到了那幾包食物，其中有米、有臘肉以及醃魚。

四人返回神劍山莊，沈鷹吩咐蕭穆及夏雷去煮飯，便與管一見商量起來。可是兩人心中有的只是重重的迷惑，以及一個個難解的謎團，說來說去，都只是一個怪字！

幸而飯很快便煮熟了，蕭穆及夏雷把飯菜捧出小廳，四人早已飢腸轆轆，一陣狠吞虎嚥，把飯菜吃個精光。

夏雷正想把碗筷收拾起來，四人同時聽到一陣雜亂的脚步聲，自遠而來，聽聲音，來人怕有三四個之多。

管一見向沈鷹打了個眼色，直想找個地方匿藏起來，可是經已來不及了，只見迴廊處走來四個中年漢子，當先一人生得瀟洒俊秀無比，瀟洒中又帶有幾分威嚴，令人一望便知來人的身份絕非尋常。

那人看到管一見，臉色一怔，隨即泛上兩分薄怒，加速走了過來。

管一見抱拳問道：「閣下何人，因何擅闖進來？」

那人臉色一變，問道：「你又是何人，又因何敢擅闖入來？」

管一見也是臉色一變，澀聲道：「老夫先來便是主，你後來是客，豈有客迫主人之理？」

「好一句先來是主，後來是客！」那人雙眼一睜，目中射出兩道異光，「此莫非是閣下做人處世之道？」

管一見怒道：「是又如何？」

那人回首看了他的朋友一眼，四人忽然齊聲笑了起來。一個道：「他們四個人，咱們也是四個人，正好配成雙，展兄，你們有意舒展一下筋骨乎？」

那人道：「諸位賢弟是客，不敢驚動你們，待愚兄教訓教訓這幾個有眼無珠的小子！」

管一見等人聽了都是大怒，怒聲喝道：「聽閣下的口氣，好像是個不出世的高人！」

「高人兩字不敢當，但教訓一下你，料還可以勝任！」那人抽出一把寶劍，曲指在劍上一彈，只聽「錚」的一聲龍吟，他朋友齊讚一聲：「好劍。」

「寶劍呀寶劍，今日要你替我顯顯威風了！」那人眼光一睜道：「你還不拿出兵器來！」

管一見怒極反笑。「老夫若需要的話，自然會取出武器，哼！只怕你沒這個能耐！」

說罷，身子倏地向前射去，在對方面前五尺之處停住。那人屹立如山，不為所動。

管一見心頭一動，暗道：「想不到此厮還是個人物，只這份鎮定如常，泰山崩于前而不變色的功夫，江湖上很多高手便都有所不如了。」

那漢子目光一凝，冷冷地道：「閣下的口氣這麼大，却不知武功如何？希望不要令人失望！」

「老夫武功如何，一試便知！」

「好，如此在下也不客氣了！」中年漢子揑了一個劍訣，劍尖斜向管一見的肩膊削去。

管一見沉腰卸肩，讓過長劍，欺前一步，五指如鈎，反向對方手臂的關節抓過去！

中年漢子道：「原來閣下是鷹爪門的高足！」雙脚一錯，長劍一沉，截向對方腰際。

管一見讚了聲好，手腕一沉，食指一曲一彈，向對方的劍脊彈去！這一招，管一見十拿九穩，屢試不爽，不料，那漢子手腕再一沉，劍尖下垂，改刺管一見的大腿！

管一見冷不防吃了一驚，心知遇上勁敵。只得後退一步。他退，對方立進，劍勢大盛，把管一見左右籠住。

管一見歷過無數險風惡浪，雖退不亂，再退兩步，兩眼覷得眞切，一指彈開對方的長劍，緊接着迫進一步，右掌如猛虎下山，望對方胸膛印去！

那漢子亦料不到管一見來勢如此快速，長劍盪開，一時之間回護不及，只得伸出左掌抵禦！

不料管一見這一掌亦是虛招，掌到中途，忽然一沉，同時再側身迫進一步，右手已化掌為指，急戳對方的脅下要穴！

那漢子只得倒退一步，長劍一收，在身前佈下一道嚴密的劍網。

管一見止住攻勢，雙手蓄勢以待，對方亦知遇上勁敵，不敢貿貿然進攻，只拿眼瞪着管一見。

對方的朋友也都知道管一見不是易與之輩，都是緊張地注視着，恐防己方落敗，可以出手救人，小廳內，一時之間寂靜如死，幾乎落針可聞。

漢子冷冷地道：「閣下果然有幾下子，難怪口氣如此之大！」

「不敢，老夫做人的原則本來是以牙還牙！」

漢子不再打話，輕吸了一口氣，長劍再度刺出。

這一劍出乎尋常的緩慢，那柄劍似有千鈞重般，幾乎是逐寸逐寸地伸前，管一見目光望着對方的面龐，却不看那長劍一眼。

長劍只刺出三分之一，去勢又再一慢。不久，衆人耳畔都聽到一陣細微的嗡嗡聲。

再一忽，這才發覺嗡嗡聲乃是因為長劍振動的原因，嗡嗡之聲越來越响亮，振

動的範圍亦越來越大，但中年漢子的手腕卻不曾移動過。

衆人都知道中年漢子已把全身的眞力全部注於劍上。這一劍只怕是雷霆一擊，也極有可能一劍便已能分出勝負，是以都緊張起來，夏雷關心上司的安危，更是呼吸沉重。

再看管一見，只見他臉色亦越來越凝重。

「嗡嗡嗡！」長劍的振動聲突然加劇，劍尖泛起五朶碗口般大小的劍花，劍花吞吐不定，令人難測其將刺往何方向。

這刹那，管一見眼皮忽然一眨，左腳亦略爲移動一下。說時遲，那時快，中年漢子的長劍「呼」地一聲，如毒蛇出洞般急速地向管一見的右胸刺去！

這一劍去勢之急勁，實實在在無以形喻，衆人都「啊」的一聲驚呼出口。

一尺距離眨眼即至，管一見左脚倏地踏實，把重心移向左脚，右身向後一側，在間不容髮之間堪堪避過這雷霆的一擊！

他變招雖快，對方也快，手腕一抖，長劍在一瞬間已化刺爲削，呼的一聲橫捲過去。

管一見上身忽然向後一俯，左脚倏地橫蹴而起，直奔對方臂彎關節。

這一着十分怪異，大出常規，可是又神妙無比，迫得中年漢子要移形閃避！

電光石火之間，管一見的蛇腰如彈簧般一彈而起，左爪跟着抓出，五指未至，其所挾帶的勁風已使中年漢子感到呼吸困難！他知道這一招的厲害，連忙再移開一步，長劍一沉，反切對方手臂！

管一見一發招即收，左脚跟爲軸，一擰腰轉了半個身，左脚再度踹出，這次踢的却是對方的小腹！

那漢子暴喝一聲，來得好，左掌一封，截向管一見左腿，右手手腕再一抖，劍光寒芒又起，急點管一見胸膛上的「紫府」，「膻中」及「乳突穴」！

劍長威力大，管一見只得收招後退一步，中年漢子立即狂攻不歇，一口氣刺了六六三十六劍。

管一見在劍網中仰俯移動，加上利用「神指彈道」才堪堪避過。

三十六劍一過，中年漢子猛吸一口氣，手臂一翻，第三十七招又發。可是這變招的一瞬間，管一見已緩過氣來，立時發動攻勢！

只見他標前一步，「嘟嗆」一聲，一條細鐵鷹鍊已脫手飛出，鍊子末端嵌着一個白鐵鷹頭，尖尖的鷹咀啄向對方的「天宗穴」。

中年漢子左掌在鐵鍊上一拍，管一見立時失去準頭，但管一見反應極快，手腕一抖，鐵鍊却向對方的手腕纏去。

此際中年漢子的長劍經已自外而至，劍尖一顫，把細鐵鷹鍊挑開，一顫之後，手臂暴長，劍尖直取管一見胸膛！

這一劍極具功夫，他朋友都忍不住喝起采來：「廖兄眞不愧有神劍之稱！」

另一個道：「這個還用說麼？神劍山莊威震江南，廖某若沒有超凡入聖的功夫又怎能臻至！」

沈鷹眉頭一揚，倏地標前幾步，烟桿如毒蛇出洞般，準確地把長劍及鐵鍊挑開，喝道：「且慢！」

中年漢子的一個朋友躍了出來，叫道：「糟老頭，你若手癢，待戴某陪你玩幾招！」

沈鷹那一桿不但目光奇準，而且其隱藏的暗勁及變化綿綿不絕，中年漢子及管一見同時向後跳開。

沈鷹再回頭道：「老夫絕不是有意以二敵一，只不過有幾句話要先問問你！」

那個姓戴的漢子道：「這時候還有什麼話好問？」

「剛才閣下叫他什麼？」沈鷹指一指中年漢子。

姓戴的哈哈笑道：「難道你連神劍山莊莊主『神劍無敵』廖鐵山廖兄之名也不曾聽過麼？當眞是孤陋寡聞！」

此言一出，沈鷹及管一見等人齊聲驚呼起來：「什麼，他也是廖鐵山？」

沈鷹目注中年漢子，問道：「閣下眞的是廖鐵山廖莊主？」

中年漢子道：「廖鐵山雖薄有名氣，但還不致於需要假借他的名字來唬人！」言下之意無疑直言承認。

沈鷹神態一張，急道：「閣下並無戲言？」

「如假包換！」廖鐵山道：「諸位到底是何方神聖，因何擅自闖入本莊？」

沈鷹及管一見互相交換一下眼色，臉上都泛上一片驚詫之色，管一見問道：「閣下是否還有一個兄弟？」

廖鐵山失聲笑道：「江湖中誰不知道廖家三代都是單傳的？」

管一見道：「如此便奇怪了，前幾天有一個自稱是神劍山莊莊主廖鐵山的人，找在下跟沈鷹來此查案，這……」

廖鐵山臉上也露出驚詫之色，失聲道：「竟有此事？這位既然是沈鷹，閣下莫非便是江南總捕頭管一見？」

「正是老夫。」

廖鐵山沉吟了一下，道：「那人不知爲何要假冒廖某之名，咳咳，不知道他請兩位來此調查什麼案件？」

沈鷹嘆了一口氣，不答反問道：「請問廖莊主一聲，閣下上次離開寶莊是在何時？」

廖鐵山回身向那個姓戴的漢子道：「展賢弟，愚兄到府上作客是在何時？」

那姓戴的名叫鴻展，有個稱號「鐵掌無情」，在江南一帶頗有點名氣。當下他想了一下，答道：「正確日子小弟也忘記了，但廖兄却是在小弟家過中秋的！」

「廖莊主在中秋節之前便離開了？」沈鷹問道：「這幾個月來一直都在戴大俠家？」

「非也，廖某在九月初便與戴賢弟相偕去杜老弟處。」廖鐵山指一指另一個蓄着短髭的漢子道：「接着又去找鄭兄。咱們四人這幾年已成知己，經常結伴到處遊玩。」

沈鷹又問道：「最後廖莊主等人又去那裏？」

「到黃山遊了幾天，然後才回來，」廖鐵山答罷即反問：「那個自稱是廖某的人，其樣貌與廖某是否頗爲相似？」

管一見道：「一眼望去，身材樣貌是有點相像，但再望一眼，便有很大的分別，也可以說廖莊主跟他不相像！問題是咱們除對廖莊主的大名時有所聞外，却從未見過面，是以才會相信了他。」

廖鐵山哈哈一笑，道：「能够令兩位相信的人，一定有眞本領，廖某也渴望能與他一會。」一頓又道：「有關他請兩位來此的目的，現在大概已可以說了吧！」

沈鷹立即把經過說了一遍，管一見也把自己應聘來此的情況詳述了一遍，然後問道：「不知貴莊是否眞的鬧鬼？」

廖鐵山嘆了一口氣，道：「這倒是眞的，不過廖某却不曾見過，只是把莊內的家丁丫頭都嚇得辭職不幹，廖某對角逐名利、擴展勢力之事，根本看得十分淡，也樂得清靜，心想他們自動離去正好，以後找幾個勤快合意的家丁便可以了，唉，人多有時候實在十分麻煩。」

「既然如此，以前貴莊又因何要請這麼多人？」沈鷹忍不住問了一句。

「他們大部份是家父執掌敝莊時僱來的，他們下一代也繼續留了下來，事實上自從廖某掌管敝莊至今，從未請過一個下人。」

「那麼貴莊是否有個啞巴的家丁？」

廖鐵山皺眉地道：「敝莊家丁的名字廖某雖記不全，但並沒有一個是啞巴的，咦，莫非你們又遇到一個自稱是敝莊家丁的啞巴僕人！」

「正是！」沈鷹長嘆一聲：「而且老夫還跟他相處了一天一夜。」

「就在敝莊？」

「正是此地，他自稱在貴莊已有二十多年了，後來老夫叫他下山去購買粮食，他却一去不回。」

廖鐵山臉色微微一變。「如此看來，必是有人要跟廖某過不去了！」一頓問道：「兩位在此，除了此人之外，是否尚有碰到什麼人？」

「人就沒有碰到，鬼却碰到兩隻。」

「鬼？」廖鐵山跟戴鴻展等人齊聲驚呼起來，臉上都有難信之色。

疑雲陣陣

天上一朶烏雲飄來，把微弱的陽光遮擋起來，小廳光綫立時一暗，北風一陣緊似一陣，今日的天氣比昨日冷多了。

廖鐵山忽然乾笑一陣。「莫非兩位也相信世間上竟然有鬼！」

沈鷹道：「信與不信隨你，不過莊主可以聽老夫把經過說罷才下結論。」

廖鐵山招呼他的朋友坐下來，沈鷹便把來此的第一夜說起，一直說到今早自松林回來爲止。

廖鐵山等人聽得目瞪口呆，良久，戴鴻展才道：「不知那對腿骨尚在否？」

管一見立即把檢自松林的腿骨攤在桌上，廖鐵山檢起一隻仔細觀看，眉頭一皺，道：「看切口果然是爲刀劍所折！」

他的朋友鄭東州接問道：「那個怪物當眞被劍劈成兩爿仍能活動？」

蕭穆斬釘截鐵地道：「絕無虛言，也非幻覺，諸位可看看在下的左頰，至今尚留了一個掌印，這便是那夜吃了它一記耳光！」

鄭東州都是一臉不信的神色，半晌，廖鐵山才道：「敝莊外面松林中有一副白棺這事廖某從不知道……哼，待廖某如今親自去看看！」

沈鷹心頭一動，道：「如此甚好，老夫也正有意帶莊主去看看！」

於是一行八人出了神劍山莊，走入那座神秘恐怖的松林，沈鷹、管一見、蕭穆及夏雷等四人吃過苦頭，都是小心翼翼地走着，廖鐵山等四人却昂首直行。

也不知是否因爲在白天的關係，松林不再生出什麼「怪事」來，沈鷹一直帶他們走至那堵石壁前，然後抱下塞住石洞的石塊，道：「白棺便在裏面，諸位若是不相信的話，大可把其拉出來看看！」

廖鐵山湊前一望，果見裏面放着一副白木棺材，他臉色微微一變，向戴鴻展打了眼色，戴鴻展會意與廖鐵山同時伸手入內把棺材拉了出來。

那白棺落地之後，一陣猛烈的北風挾着落葉撲面吹來，衆人都不禁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

廖鐵山身子微微一蹲，手掌落在蓋緣，喝聲起，登時把棺蓋揭開，衆人目光隨即一落，果見棺內端端正正地躺着一具屍體。

廖鐵山等人都是一怔，戴鴻展脫口道：「廖大哥，這件事可有點奇怪……」

夏雷突然驚呼起來。「你們看，這具屍體雙脚短了一截。」

衆人仔細一看，果如他所言，臉色都是一變，廖鐵山臉色更是難看，澀聲道：「戴賢弟，你回莊去把那對脚骨拿來。」

戴鴻展二話不說，展開輕功向神劍山莊馳去。

沈鷹問道：「莊主可知道這具屍體是誰的麼？」

廖鐵山苦笑道：「廖某根本不知道此處藏了一副棺材，裏面又躺放着一具屍體，又焉知是誰？」

沈鷹見他臉上的神情不似是假裝出來的，便側頭續問：「那隻女鬼自稱與廖莊主有深仇大恨，莊主可否依此綫索推想出其身份麼？」

廖鐵山臉色再一變，可是一瞬之間便已恢復常態。「廖某根本無心名利權力，只愛風花雪月，豈有與人結下深仇大怨之理？也許，也許那人另有所圖，却故意以此誆騙神捕！」

沈鷹默然，一忽，天上忽然下起雪來，戴鴻展却仍未回來，廖鐵山眉頭一皺，道：「杜老弟，你去看看！」

杜峯應了一聲，正想舉步離開，沈鷹忽道：「且慢，老夫陪你一齊去，小蕭你也去！」

衆人聽他語氣嚴重，心頭都是一寒，隱隱泛起幾絲不祥之感。

管一見怕廖鐵山反對，忙道：「小心一點總無害處。」廖鐵山不好反對，只得頷首。過了好一陣，終於見到沈鷹，蕭穆及杜峯回來，却不見戴鴻展回來。

蕭穆把脚骨交與廖鐵山，廖鐵山謝了一聲，問道：「戴老弟怎不同來？」

杜峯道：「咱們見不到他，只呼了幾遍，因怕你們掛慮，是故取了脚骨便回來了！」

廖鐵山臉色鐵青，喃喃地道：「希望

戴鴻展不會發生意外才好，否則愚兄內心可終生難安。」

管一見急道：「莊主先試試脚骨，然後大家一齊回莊找他！」

廖鐵山立即俯身把脚骨放在棺內人骨的脚骨折處，一湊之下，竟然天衣無縫，衆人臉色又再一變。

廖鐵山恨恨地道：「廖某便是不信邪，鄭兄，咱們在地上挖個坑把它埋掉，看看它今夜還能作怪否！」

沈鷹等人也有心一試，於是有兵器的都取了出來，用兵器在地上掘挖起來，不久便掘了一個大坑，廖鐵山把白骨拋落土坑中，然後蓋上土，最後又把白棺重新塞入石壁洞穴中。

「走吧！」廖鐵山拍拍手，拂去衣角上的泥土，展開輕功馳向神劍山莊，衆人亦步亦趨跟在後面。入了莊門，廖鐵山立即把莊門關起，同時說道：「鄭兄，你跟沈神捕一道，杜老弟你陪管神捕，兩位小哥一組，廖某地形熟悉，自個行動，現在咱們由外向內找尋！」

管一見忙補充道：「若遇危險，或有不尋常之事發生，大家發嘯爲號。」

言畢衆人立即分成四隊向內前進，此刻雖只過了午時不久，但天色一片灰濛濛，雪越下越大，天冷如水，衆人在如此天氣，如此環境之下都有點心寒，小心翼翼，全神戒備而進。

外宅佔地雖不少，但因爲房舍較少，很快便已搜查完畢進入中院。

廖鐵山邊走邊呼叫戴鴻展的名字，可是不但沒人回答，連房內亦空無一人。

最後是內宅，仍然找不到人，就好像戴鴻展在風雪中消失了般。

四組人又在中院小廳會合，管一見問道：「戴大俠會否沒有進莊，而悄悄溜下山？」衆人都聽得出管一見是懷疑戴鴻展胆氣弱，不敢在莊內停留。

鄭東州道：「不會的，鄭某跟戴老弟相識已有十載，他胆子一向很大，而且極爲好奇，遇上這種事他只有留下來，盡量查個水落石出，而絕不會溜掉！」

杜峯接道：「鄭兄說得有理，戴賢弟正是這種性格，何況他有何可怕，只不過看到一具白骨而已。」

管一見想了一下，也覺得戴鴻展偸溜下山的可能性並不大，正在沉思間，廖鐵山忽然道：「四位現在沒事了吧？」

沈鷹道：「廖莊主想趕我們走？」

「不敢，不過聘請兩位來此的人並非廖某，」廖鐵山道：「而且本人亦不會花一筆錢請兩位來捉鬼。」

管一見淡淡地道：「不過老夫現在對這件事却甚感興趣。」

「廖某只是把話說清楚而已，諸位都是官府中人，此處更屬管大人管轄之範圍，在下那敢趕你們離開，你們若要留下來，廖某氣量雖淺，也不致趕走你們，反正本莊房舍多的是，不過日常起居飲食却無人侍候了。」

「這個不敢，」沈鷹道：「咱們留下來，亦不敢打擾莊主。」

「如此最好。」

沈鷹又道：「有一件事要想問問莊主的，不知莊主方便否？」

「是什麼事，請先說來聽聽。」

「請問莊主的寢室在何處？」

廖鐵山臉色一變，道：「神捕此言是什麼意思？莫非廖某有何可疑之處？」

「不敢，老夫隨便問問而已！」沈鷹乾咳一聲，轉頭道：「你們兩個快再去弄點吃的！」

蕭穆及夏雷應聲而去，鄭東州問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管一見道：「大概是申末酉初吧！」

鄭東州道：「戴賢弟若是有了意外，現在欲救也無從了！」

管一見抬頭道：「莊內沒有打鬥過的痕跡，地上又蓋了雪，現在要找他困難極了。」

衆人東拉西扯說了一陣，直至蕭穆及夏雷把飯菜捧上來才默默地吃着。

晚飯之後，雪更大，風更厲，廖鐵山跟鄭東州、杜峯首先告辭入內院，管一見跟沈鷹等人則仍在中院歇息。

爲恐今夜再有意外，沈鷹找了一間大房，然後把蕭穆及夏雷把隣室的床褥搬過來，四人同歇一室。

夏雷深知管一見的脾性，弄好床鋪之後，急忙入灶房捧了座小紅爐，一個鍋子以及一隻茶壺四隻茶杯，然後在房內烹起茶來。喝了夏雷的茶，衆人都略有暖意，管一見嘆了一口氣。「老鷹，這眞假莊主之事，你看到底有什麼秘密？」

沈鷹苦笑一聲道：「老夫又何嘗猜得出？」

夏雷忍不住插咀問道：「那個姓戴的又不知去了那裏？若說此屋有鬼在作祟，但光天化日，那種東西可不會出現！」

管一見目光一盛，低頭沉思起來。

蕭穆道：「還有，那具屍體，它的脚骨眞的是讓管頭兒砍下來的麼？」

沈鷹嘆息道：「白骨斷脚之事且不說他，廖鐵山自小長於此，却不知松林中被人藏了一副棺材，這才叫人奇怪，即使他不知道，他家的僕人也會發覺，何況那石洞並不是異常難以發現，除非這棺材是最近才放進去的！」

他一頓之後，忽然又道：「其實神劍山莊的莊主咱們四個都沒見過，到底誰是眞誰是假，如何分辨，又有何證明？」

管一見目光大盛，脫口道：「老鷹此話有理！說不定這個才是假的，更也許兩個都是假的！」

蕭穆忍不住道：「假如這個是假的，那麼先前那個的下落呢？他眞的是去找會捉鬼的朋友麼？」

夏雷接道：「那可能只是他的一句鬼話！」

沈鷹道：「假如第一個是眞的，第二個才是假的，說不定如今眞的已讓假的殺掉了！」

衆人心頭又是一跳，一忽，蕭穆又道：「可惜那個啞巴蒼頭一去不回了！」

夏雷顫聲道：「也許他也被殺了！」

管一見道：「假設老鷹的推想符合事實，現在却有一個問題老夫想不通，便是這個假的他殺了眞的，可能有其目的，但爲什麼他還要在咱們面前出現？而他來此又有何用意？」

沈鷹沉吟了一下才道：「可能他不知

道咱們在莊內！」

「但剛才他明明已想趕咱們離開，却忽然轉腔挽留咱們，這總不該是個假冒者有胆作的決定！」

沈鷹嘆息道：「假如第一個是假的，他何嘗不是有胆在咱們面前出現？」衆人都是默然，心頭却泛起陣陣的疑雲。

惡鬼索命

良久，管一見才幽然一嘆，道：「這一次咱們竟然被鬼所迷，連廖鐵山是眞是假也看不出來，又不曾作過調查便貿貿然答允替他查案！」

沈鷹苦笑一聲：「這也許是一個寶貴的經驗！」

蕭穆突然若有所思，脫口道：「頭兒，這也許是個圈套，有人利用廖鐵山的名號作餌，欲對咱們不利，說不定眞的廖鐵山已死，而這二個自稱是廖鐵山的人都是假的！」

管一見心頭一跳，叫道：「有理！」

沈鷹道：「這只是一種推測而已，是否如咱們的設想全沒根據！」

管一見笑道：「要證實他是眞是假，倒不是沒有辦法，只要咱們到內院看看便可窺知一二！」

夏雷驚訝地問：「頭兒，咱們到內院看什麼便能知道？」

「看看廖鐵山是否住在他的寢室！」

管一見轉頭道：「老鷹，你跟蕭穆不是說找不到廖鐵山的寢室麼？那只是因爲廖鐵山的寢室必在一個極爲秘密的地方，你們不知道，但廖鐵山本人必會知道，假如咱們找不到廖鐵山，那便證明他必是歇在其秘密寢室中！」

沈鷹道：「好吧，咱們一齊行動！」

「不，分兩組行動！」管一見低頭把油燈吹熄，輕輕把窗子推開，四人立即魚貫跳出窗外。

深夜，寒風刺骨，天上仍不斷飄着雪花，地上滿是積雪。

沈鷹及管一見各帶一人，分頭向內院馳去。

四處一片死寂，只有陣陣的風聲。北風一至，雪花立即冲天飛起，風刮在皮膚上，如刀割般刺痛。

中院跟內院之間隔着一座庭院，庭院有幾棵大樹，天上雖無星月，但沈鷹及蕭穆已走過幾次仍能毫無困難地穿過庭院。

這剎那，沈鷹忽然聽到裏面傳來一道



神劍山莊莊主力貫雙臂把棺木蓋掀起。

奇怪的聲音，緊接着一個人喝道：「你是誰？」

那聲音帶着幾分驚恐之意，蕭穆輕聲道：「頭兒，這不是廖鐵山的聲音！」

「快！」沈鷹低喝一聲，立時吸氣向前射去。蕭穆「錚」的一聲，抽出金劍，緊跟其後。

內院入口是一座小廳，廳後有兩道暗廊，暗廊之後是座天井，兩旁都是廂房。

這剎那，一道怪笑隨風飄至，沈鷹心頭一動，暗叫道：「原來又是她來了！」去勢更急。

內院還分前後兩進，過了前進，沈鷹便看見半空中飄舞着一團白影，他心頭一動，立即拉着蕭穆匿在暗處。

沈鷹運起夜眼仔細一瞧，這才發現有一扇窗門斜斜打開，白幽靈身子一沉，忽又發出一陣怪笑。

窗子內突然跳出一個人來，沈鷹一看身形便知那必是鄭東州，只聽他喝道：「你裝神裝鬼，却嚇得了誰！」一語未畢，鋼刀已倏地砍出！

白幽靈身子向後飛退，格格怪笑道：「你們毀我的屍骨，移我的府邸，使我寒夜難眠，自然要來找你了！」

她聲音雖然嬌俏，但却透着一股又冷又邪的味道，鄭東州心頭一寒，不由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胡說，咱們那有毀你的屍骨？咱們把你葬了，不是更好麼？」

「泥土骯髒，石穴乾燥，否則奴家爲何要人把奴家藏在石洞之中？」

鄭東州上下兩排牙齒碰得格格亂响，顫聲道：「在下，在下明日便把你的骨頭

挖出來，重新放入石穴中吧！」

「還得替奴家洗乾淨！哼，念你今生尚無大惡，奴家也不與你爲難，你快叫廖鐵山出來領死吧！」

「廖……廖莊主不在房內，他……」

「他在那裏？」白幽靈忽又自答道：「哼！一定是藏在他的寢室中！他瞞得了陽人，却瞞不了鬼！」

話音剛落，只聽屋瓦上一個冰冷的聲音道：「一切決定皆在廖某，你有本領的便來找廖某！」

白靈臉色一變，忽地變得猙獰無比，緩緩把頭抬了起來，廖鐵山目光一落，驚呼一聲：「你到底是誰？」

白靈雙袖一抽，身子突然冉冉飄起，廖鐵山雙眼一睜，喝道：「你到底是誰？廖某可不認識你！」

白靈笑着說道：「你當然忘記了奴家，奴家那年才十餘歲，可是你該認得媚兒吧？」

「媚兒？」廖鐵山臉上現出一片驚愕，道：「廖某不知你說什麼，也不知誰是媚兒！」

白靈手袖一捲，拍向廖鐵山，口中怨毒地道：「那大概是你殺的人太多才會忘記吧！」

廖鐵山身子一蹲，閃過長袖一擊，霍地抽出寶劍來，這刹那，沈鷹突然發現廖鐵山的臉孔跟自己及管一見一樣，泛出一層綠光來，乍眼望去，就像來自九幽地獄的勾魂小鬼般！

白靈長笑一聲，左袖再度捲出，廖鐵山胆氣頗壯，長劍迫着對方的衣袖絞去！

白靈衣袖一拂，廖鐵山如中了魔般向後急退！腳跟一軟，身子斜飛向外掠去！

白靈尖叫一聲：「索命惡鬼找上門來，你還能逃去那裏！」身子一閃，忽然不見。沈鷹拉着蕭穆躍上屋頂，抬眼望去，只見廖鐵山亡命飛逃，不時回頭後望，但背後空空，白靈却不知去向。

一忽，忽見廖鐵山住脚向後連刺幾劍就好像是白靈惡鬼已纏上了他般。沈鷹及蕭穆看得心頭大悸，蕭穆顫聲道：「頭兒，咱們怎辦？」

「下去看看！」沈鷹一個急衝，掠前三丈，再一點，又是三丈，隨即躍下屋瓦，投落庭院中。

蕭穆仗劍急追，黑暗中，突然傳來一兩道凄厲恐怖的夜梟叫聲，令人聽得毛孔直豎。

內宅後進只剩一個鄭東州，猶自立在寒風中，似中了邪般佇立不動。

一陣北風刮來，地上的積雪如狂魔亂飛，雪花迅即把鄭東州的身子包裹起來。

黑暗中突有一團龐大的黑影如鬼魅般撲了出來，往鄭東州後背射去！

× × ×

廖鐵山再刺幾劍，又回身向外奔去。

沈鷹大聲叫道：「廖莊主，咱們合力捉鬼！」

廖鐵山雙脚一慢，又回身刺了幾劍，說時遲，那時快，沈鷹又迫近五丈。

刹那，只聽「蓬」的一聲，黑暗中迸出一個影子來，可不是白靈？只見她身上仍散發出那團妖異幽綠的光芒，長袖飄飛，似仙似鬼，把廖鐵山籠住！

「死丫頭，老子難道會怕你不成？」廖鐵山倏地回身刺了一劍，這一劍，他蓄勢而發，既準且疾，只聽「嗤」的一聲裂帛，白靈右袖裏的一角衣袖應聲而斷。

綠芒中，赫然發現白靈的衣管中竟是一截白皚皚的掌骨！廖鐵山心胆俱落，劍勢不由一窒。

與此同時，沈鷹已迫近二丈之內，白靈尖叫道：「沈大人，陰人回陽索命之事你莫管！否則奴家可要到閻君那裏參你一本！」

沈鷹心頭發顫，口上却不能放軟。「老夫經已勢如騎虎，那還能管得那麼多！」烟桿一橫，急掃她後腰！

白靈身子猛地一扭，堪堪避過烟桿，右袖反手掃出，直拍沈鷹的臉面！

沈鷹身子忽地自地上竄前，他外號既有個「鷹」字，輕功自有過人之處，只見他左脚尖在右脚面上一點，迅速換了一口氣，凌空橫飛半丈，勢如猛鷹搏兔般向白靈撲去！

白靈捨下廖鐵山，身子也冉冉上升，其勢極速！

沈鷹雙臂凌空一劃，橫飛過去！

刹那，只聽一道尖銳之極的喝聲，由遠而近，勢如萬馬奔騰，令人幾疑是天崩地裂！

白靈身子凌空一盪，橫飛三丈，身上的綠芒隨之隱去，眨眼之間便失去踪跡，似與黑暗融爲一體。

沈鷹身子亦同時跌落地上。

只聽她幽怨的聲音隨風飄來：「沈大人，你身上的陽氣極盛，如今我近你不得，但待奴家哀求閻君賜奴家一道符咒，便不怕你了！希望你好自爲之！」

聲音有點空洞，沈鷹身子機伶伶打了個冷顫，一頓，只聽他猛喝一聲，身子猛地竄起，半空一個擰腰，投入一棵大樹中，烟桿亂舞，擊碎不少橫枝。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則極快，這刹那，嘯聲才倏地止住，只見雪地上多了個管一見。

忽聽得廖鐵山驚呼道：「快點火，快點火！」

夏雷立即點亮了火摺子，可是一陣北風吹來，火光迅即熄滅。

管一見喝道：「上！」身子一起，也躍上樹梢。「老鷹，你在做什麼？」

「剛才那聲音來自這樹上！」沈鷹仍然揮桿不停！

管一見道：「這時刻，她大概已逃掉了！」

沈鷹忽地張口問道：「廖莊主，這樹是否是通心的？」

廖鐵山一怔，隨即道：「這幾個月來是否有了變化，廖某也不知道！」

沈鷹道：「老笑，你帶夏雷及蕭穆去灶房內搬些乾柴來，老夫有用！」

管一見去後，沈鷹躍下樹，跟廖鐵山一人站在一邊。「廖莊主，剛才你在那裏呢？」

廖鐵山不悅地道：「廖某並沒請你們來查案！」一頓，聲音更冷，「難道廖某在自己的家內行動亦沒有自由麼？」

「不敢，老夫順口問問而已！」沈鷹口上說得輕鬆，心頭對其身份更是懷疑。

「尊夫人聽說已仙逝多時，未知眞假？」

「眞的，她是跟小女一齊失踪的！」

「老夫不知有幸能得知尊夫人及令嫒的芳名？」

「拙荊姓齊，草名智珠，小女名叫玉仙！」

「她們失踪已有多久？」

「七年。」

這些事沈鷹都已自「小神仙」處得知，其所以要問，只是爲了刺探一下而已。

「不知尊夫人及令嫒因何失踪？」

「在下也不知道，料是遭了歹人的毒手！」

「莊主可曾調查過？」

「是廖某的妻女，廖某怎會不調查？只是查不到什麼罷了！」廖鐵山淡淡地說道：「神捕對拙荊失踪之事，爲何這般熱心？」

「老夫有點奇怪罷了，莊主不必多心。嗯，剛才那隻女鬼所提的媚兒不知是誰？」沈鷹說罷目光立即投向廖鐵山。

黑暗中看不到廖鐵山的臉色，過了半晌才聽他長長嘆息一聲。「這件事廖某也十分奇怪，廖某雖跟不少女人來往，可是却從未認識一個叫媚兒的女人！」

「你認識很多女人？」

廖鐵山笑道：「廖某是大丈夫，大丈夫三妻四妾本是平常事，何況拙荊又不在身邊！」

說着，管一見等人已搬了一堆乾柴回來，沈鷹立即把乾柴點燃，北風雖大却吹之不熄，庭院內景物立即明亮清晰起來。

沈鷹借了蕭穆的金劍，往樹身剁砍起來，廖鐵山及管一見都明其用意，也用兵器砍斬樹幹。

三人的內力都十分雄渾，不一陣，大樹樹幹已多了一道深深的裂痕，再砍一陣，沈鷹道：「差不多了！」運起內功，標前兩步，猛喝一聲，兩掌擊在樹身上！

只聽「卡嗤」一聲，那棵大樹應聲而倒，把地上的積雪激揚半天。

衆人目光一落，只見樹幹密實，那裏是空心的？

沈鷹臉色一黯，幽幽地道：「如此，老夫便不知她是如何不見的了！」

「也許她趁黑逸去？」管一見道：「她一向都是出沒無常的。」

「但當時老夫運起『天通耳』却聽不到一絲衣袂飄飛聲！」

衆人相顧駭然，心頭更信白靈眞的是具幽靈。

寂靜中，夏雷突然驚呼一聲，道：「你們看，雪地上的脚印全是男人的！」

火光把雪地映亮，地上的脚印痕跡殷然，的確沒有女人的脚印！

管一見道：「且慢，咱們一個一個脚印來辨別，多出來的便是白靈的脚印。」

廖鐵山苦笑一聲：「可惜地上的脚印經已凌亂重複，如何能够辨認？」

管一見也廢然一嘆，沈鷹却道：「不過無論如何，此地沒有一個是女人的脚印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夏雷顫聲道：「除非她有踏雪無痕之技……」

廖鐵山截口斥道：「胡說，能够踏雪無痕的已是鳳毛麟角，而在打鬥中又能踏雪無痕的，我看只怕天下間也找不到一個人來！」

「但，但她是，她是……」

夏雷雖然沒有說出一個「鬼」字來，但衆人都知道他下面的話是什麼意思，刹那之間，只覺得一股寒氣自背脊一直冒上髮際。

蕭穆却犯諱地續夏雷的話題說下去：「人說鬼是沒有影子的，而且走路也脚不沾地……」

管一見喝道：「別再胡說！」一抬頭，忽然見到另一棵樹上有一點金光閃動，他吸了一口氣，身子如怪鳥般竄起，落在樹上。

不一陣，只見他手中拿着一截銅管跳了下來，廖鐵山連忙問道：「這是什麼東西？」

管一見不答，他低頭看了一陣，雙手在管上一陣搓動，隨即一拉，那銅管忽然長大的不少，再一拉，那銅管又增長了八尺。

衆人都十分驚異，紛紛走前圍觀，原來那截銅管共有三節，可以縮成一節，全部拉長時，長及兩丈餘，而其中間却是空心的。

夏雷連忙問道：「頭兒，這是什麼東西？」

管一見抬眼向四周一望，道：「回去吧。」

沈鷹問道：「老笑，剛才你去了那裏？爲何這麼久才趕來！」

管一見道：「老夫倒忘了一件事，剛才老夫發現黑暗中有一團怪物突然竄出，老夫跟夏雷急忙追了下去，可是那怪物行動極快，待老夫追至天井時，却見鄭東州倒臥地上，竟然已沒了呼吸。」

廖鐵山忙道：「快去看看！」彎腰抄起一根着火的乾柴。

衆人立即再次返回內宅，火光下，只見地上倒臥着一個人，臉部向地，身上已蓋了不少雪花。

廖鐵山手掌一落，抓着鄭東州的後衣領向上一拉，目光一落，立時發出一道驚呼：「鄭兄！」

只見鄭東州臉上泛青，雙眼圓睜，一派驚恐欲絕的神色，頸上有五個血洞，血水仍然不斷地滲出。

廖鐵山雙眼忽然落在管一見的臉上，冷冷地道：「請神捕解釋一下，你既然發現那怪物，爲何不阻止他，却讓他殺死在下的朋友！」

管一見臉色一變，澀聲道：「莊主懷疑老夫之言？」

「哼，廖某只想聽聽如何解釋。」

「老夫發現那團怪物是在後面，後來却讓它溜脫，只得一路追查下來，最後才聽到一個短促的叫聲，追到此處，令友經已倒地，那怪物却已不知去了何處。」

廖鐵山臉色稍霽，揮手道：「好吧，諸位也可以去了。」

管一見向沈鷹打了一個眼色，走向中院。

廖鐵山忽然道：「諸位天亮之後可以下山了，恕廖某不送了。」

管一見回身道：「閣下想趕咱們離開，可惜你沒這個資格。」

廖鐵山眉頭一揚。「閣下想用官府之壓力來恫嚇廖某，可惜廖某却是個吃軟不吃硬的漢子。」

「不是，」管一見雙眼直勾勾地瞪着廖鐵山：「老夫的意思是閣下既非神劍山莊的莊主，又有何資格趕走咱們！」

廖鐵山臉色微微一變，隨即哈哈地笑了起來。「廖某不是神劍山莊的莊主？這是誰說的？」

「沒有人說不是，但可也沒有人能證明你的身份！」

廖鐵山神色一呆，隨即怒道：「廖某是否神劍莊主，難道要你兩個證實？」

「不是，假如你有這個資格，老夫又何須吃你的閉門羹？」

廖鐵山哈哈大笑。「你要證明還不容易，幸而廖某還有一個摯友在此。」

「杜峯？哼，他是你帶來的，不能作準！」

廖鐵山大怒。「看來閣下似乎有心要鵲巢鳩佔了！」

「且慢！」沈鷹忽然叫道：「這裏鬧得天翻地覆，照理杜峯無論如何也會趕來看看，爲何不見他來，莫非他已……」

衆人心頭皆一沉，把頭望向廖鐵山。

死神籠罩

黑夜仍然未過，叩窗的風聲却更響。

廖鐵山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拿眼向四周望了一眼，生似死神經已把神劍山莊緊緊籠罩着。

他故意避開管一見等人的目光，澀聲道：「廖某也不知道他在何處……」

沈鷹沉聲道：「莊主此言豈非有點兒戲，你是主，他是客，他睡在那個房間，你竟會不知道？」

「杜老弟睡在那個房間，廖某豈有不知之理？只是管捕頭說得好，他若沒有意外，外面鬧得這般兇，他豈有不出來查看之理！」

管一見也沉聲道：「無論如何，你先帶咱們到他歇息的房間看看。」

「好吧，請你們跟廖某來。」廖鐵山仍然拿着那根着火的乾柴，沿着走廊走去，沈鷹等互打了個眼色，跟在他後面。

杜峯的睡房跟鄭東州的睡房中間還隔着一間，距離不遠，按說當鄭東州拍開窗子跟白靈說話時，他亦應會被驚醒。可是當廖鐵山推開房門時，房內却空無一人。

「咦，杜老弟去了那裏？」

沈鷹及管一見立即在他身旁鑽入房內，兩人仔細地在房內看了一陣，不但不見有絲毫蛛絲馬跡，甚至連打鬥的跡象也沒有，心中都同時泛起一個念頭：「杜峯那裏去了？」

沈鷹回頭問道：「廖莊主，杜大俠會否已悄悄離開貴莊？」

廖鐵山苦笑道：「你問廖某，廖某又該問誰？」一頓又道：「照說這個可能性並不大，他不是個胆小的人，而且胆小的人也未必敢在夜裏離莊下山！」

管一見嘆息道：「如此看來，杜大俠豈非已凶多吉少？」

「希望不是這樣才好，諸位不如再跟廖某到其他房間看看。」

沈鷹欣然同意，五人一路沿着廂房找下去，可是整座中院的每一個房間都已查遍，依然不見有杜峯的影子。

天色却已逐漸亮了，風也稍止，雪也霽了。灰濛濛的天空，竟然少有的出現一角蔚藍色，看來今日的天氣會較晴朗。

廖鐵山吹熄了火，廢然把乾柴拋於地上。

管一見却不放過他。「廖莊主，老夫有一句話，不吐不快，希望莊主能了解老夫的心情。」

廖鐵山轉頭望他，管一見道：「昨夜莊主到底是歇在那裏？」

「在內宅。」

「可否帶咱們去看看。」

廖莊主臉色微微一變，半晌才嘆息道：「廖某若不答應，只怕你們不能釋懷，好吧，諸位請跟廖某進來。」說罷，轉身向內進走去，沈鷹等人也跟在他後面。

內宅共有四座獨立小院，廖鐵山走往右邊那座白色的小院，這座小院毫不起眼，小院內的陳設佈置也甚爲簡單，倒不像是莊主的起居之所。

廖鐵山回頭望了他們一眼，推開一扇房門，道：「諸位想不到這是廖某的起居之所吧。」衆人隨他進入寢室，廖鐵山忙把桌上的蠟燭點亮。

燭影搖紅，房內的傢具陳設無一是精緻的，管一見及沈鷹互相換過一瞥疑惑的眼光。

廖鐵山忽然提起蠟燭，把那一具衣櫥的門子拉開，隨即揭起底板，下面立即現出一個黝黑的洞口。

沈鷹冷冷地道：「原來莊主是住在洞內。」

「諸位若有興趣的話，請跟廖某下去看看！」廖鐵山沿着木梯走了下去，管一見立即跟在他後面，其他的人也都陸續走下去。

地窖只丈半見方，佈置却頗爲豪華，對面壁上掛着一幅中堂美女畫，畫工甚精，沈鷹忍不住走前觀看，覺得畫中美女的臉龐與書房那幅十分相像，便刺探地問道：「這畫是莊主作的！」

「廖某那有這份功力，這是拙荊失踪後，廖某請個畫工回來畫的。」

沈鷹一怔，道：「哦？那畫工見過尊夫人？」

廖鐵山臉上換上一副悲戚的神色，緩緩地搖搖頭。「書房那幅畫是小女出生後不久畫的，後來廖某便叫人依那幅畫再作一幅。」

「既然如此，書房那幅畫料比這幅神似了。」

「這個自然。」

「那麼莊主爲何不把那幅畫掛在寢室內？」

「諸位有所不知了，」廖鐵山長嘆一聲：「自從拙荊跟小女失踪後，廖某大部份時間都在書房內，甚少下來，因爲廖某不想再牽動心事。」

「以前尊夫人跟莊主都住在地窖內？」管一見十分詫異。

廖鐵山微微一笑。「不，此處只是咱的洞房，作夜回來，廖某便來此打掃一下，後來上了地面欲去找杜老弟他倆，便遇

到那隻東西了。」

「莊主離開杜峯大俠他倆，便一直在此？」

「正是，」廖鐵山苦笑一聲：「可惜沒有人證，諸位若還不相信，在下也沒辦法。」

沈鷹忽然問道：「老夫聽說莊主尚有一個兒子，不知令郎如今何在？」

廖鐵山臉上變色，冷冷地道：「那不肖子的事，廖某經已忘記了。」

管一見問道：「令郎叫什麼名字？」

「他單名一個庭字。」

「哦，令郎不肖？咳咳，他做了什麼事令你如此生氣？」沈鷹又問了一句。

廖鐵山身子忽然顫抖起來，嘎聲道：「廖某若不透露一點，只怕諸位又要疑神疑鬼了，」他又嘆了一聲才道：「犬子也不知什麼妖孽降世，自小便不甚正常，十年前，廖某無意中撞破他與書童在房內幹着醜事，登時廖某大怒，摑了他一耳光，便把他趕掉。」

管一見忍不住問道：「令郎跟着書童在房內幹什麼醜事？」

廖鐵山輕吸一口氣，聲音空洞地道：「當時那兩個畜生赤身露體倒在床上，犬子在下，書童在上，正在鷄姦……廖某豈能容忍這孽子……」

管一見及沈鷹登時默然，這時候，大家都覺得有點餓了，廖鐵山道：「請諸位上去吧，再請蕭捕頭到灶房內弄點吃喝的東西！」

吃過飯，日已過午，天色出奇的晴朗，廖鐵山道：「諸位可以離開了吧？」

管一見及沈鷹互望了一眼，沈鷹道：「貴莊最近死了不少人，難道莊主不想把眞相查明？」

廖鐵山微微一怔，道：「閣下是說鄭東州的事？」

「還有失踪的杜峯及戴鴻展！」

「四位有能力捉鬼？」

這次輪到沈鷹怔住了，半晌才道：「如今莊主也相信世上有鬼？」

廖鐵山苦笑一聲：「親眼所見能不相信麼？」

「但，杜峯、戴鴻展的失踪以及鄭東州之死却與白靈無關，因爲當時白靈正與鄭東州交談，而鄭東州却是被另一個怪物害死的。」

廖鐵山哈哈一笑。「鄭兄爲怪物所害，可是管神捕目擊到的？杜老弟失踪誰能肯定與白靈無關？也許她把杜老弟攝走後再來找鄭兄！而戴老弟失踪也可能是她作的祟！她幹好事才到松林在咱們的面前出現！」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又問：「如今莊主打算如何處理貴友的事？」

廖鐵山微微一愣，喃喃地道：「廖某要把鄭兄的屍體運送下山，唉……這件事如此離奇，若非親見經歷，單憑口述叫人如何相信？倒不如向鄭大嫂解釋……杜老弟跟戴兄弟那裏也難解釋……」他倏地抬起頭來，「幸好有四位可作證明！」

管一見冷冷地道：「老夫又沒親眼看見，怎能作證人？」

這句話正是廖鐵山剛才說的，管一見原話奉回，廖鐵山一怔之後，乾笑一聲道：「總之他們之失踪跟死亡絕非人爲的，這點該可肯定吧？諸位若不作證人，廖某也不勉强，反正下手的又非廖某，做人但求無愧於心便可，何必多求？」

沈鷹道：「這話倒有理，不知莊主今後打算如何？」

廖鐵山頭一低，輕聲道：「如今敝莊已成羣魔亂舞之地，此處自不宜多留！」

「莊主打算拋棄神劍山莊？」

「暫時而已，待廖某請些高僧來超祭亡魂之後再作打算！」廖鐵山道：「諸位現在可以請便了吧！可惜四位不會捉鬼，否則廖某自不會趕你們離開！」

管一見尚想說話，却爲沈鷹的眼色所止住，只得起身告辭。

出了神劍山莊，天仍未晚，可是神劍山莊却似一頭垂死的野獸般靜伏在山石中，發出一片灰褐色，就像已被死神所籠罩般。

衆人走出神劍山莊，心頭却似倏地一鬆，如黑暗中見到光明般。

沈鷹向管一見等人打了個眼色，四人立即大搖大擺走下九華山。

到了山脚，四人取了馬匹急馳而去，半晌，便已消失在視綫之內。

這刹那，神劍山莊之外的一塊大石後，忽然露出一顆人頭來，正是廖鐵山，只見他臉上露出一絲得意之色，轉身緩緩走向莊內，可是剛走了一半，突然一個轉身，望對松林。

日色又逐漸暗了，廖鐵山終於忍不住走入松林，這刹那，他一臉凝重緊張，連佩劍也抽握手上。

神秘的家丁

天未黑，沈鷹等人已趕至最近的一座小鎮，管一見跟沈鷹商量了一陣，便吩咐蕭穆去採購一些應用的物品，又把夏雷支了出去。

最後買了些乾糧，換上夜行衣，又用破布稻草紮住馬蹄往來路馳去。

到了九華山山脚，三人棄騎奔馳，匿在下山的通道附近。

夜空嵌着一兩團疏落的星星，偶爾冷月也會自薄雲中露出臉來，把九華山的岩石林木照亮，也把通道照亮，却不見山上有人下來。

管一見低聲道：「不知廖鐵山會在咱們離開時便立即下山否？」

「應該不會！」沈鷹道：「老夫懷疑莊內那一切鬼神皆是他弄出來的！」

「目的何在？」

「目的老夫尚未推想出來，但很可能是爲了殺死鄭東州他們！」

管一見想了一下，仍有疑問地道：「他若要害死他們三個，又何必在咱們在莊內時下手？」

沈鷹默然，管一見又道：「那個假的莊主把咱們請來神劍山莊目的又何在？」

沈鷹輕嘆道：「這件事看來簡單，但實際上可能極之複雜，咱們只有一個一個來解決！」

「至於那個白靈是人是鬼，現在也還未能確定！」

「她那些神奇的『法術』的確令人難

以不信她不是來自九幽地府！」沈鷹沉聲道：「但自從你發現了那個銅管之後，老夫對她產生了懷疑！」

「蕭穆發現的那個怪物不知跟白靈有何關係？」

蕭穆打了個冷戰，輕聲答道：「自然與白靈一道。」

管一見及沈鷹不再作聲，夜深了，風又逐漸猛烈了，四周都是沙沙的風吹葉動聲，直似是萬蛇鑽動，使人毛骨悚然。

過了好一陣，仍不見有人下山，管一見忽道：「咱們不如上去探一探！」

「也好！」沈鷹長身而起，三人一路蛇行鼠伏向神劍山莊進發，到了莊外那座松林邊，忽聽見松林內有個尖銳的叫聲，三人出其不意被嚇了一跳，急忙閃身藏在暗處。

林內的叫聲沙啞尖銳，不斷地傳了過來。過了一陣，管一見才聽出那是廖鐵山的聲音，不由十分詫異地對沈鷹道：「老鷹，莫非陷在林中？」

這松林，沈鷹實在提起便覺頭痛，輕聲道：「咱們在外面觀看，不可進去！」

又過了一陣，只見林內一團黃光逐漸移近，終於看到一個人手提着一根着火的乾柴慢慢走來，那人滿身污泥，披頭散髮，雙眼通紅，不斷揮着長劍。再一望，三人都暗暗吃了一驚，原來這人竟然是廖鐵山，只分開半天，他容貌似已變了，竟有陌生之感。

一忽，只聽他不斷地叫道：「你有胆的便出來跟我見個眞章吧！人我不怕，鬼我也不怕，你就是鬼，我也要把你截成三段！」

明明見到只差兩丈便可出困，可是他忽又一個轉身向內走去了，手上長劍仍然不停地虛劈着，看樣子竟像已瘋了！

沈鷹立即「傳音」與管一見。「老管，這是怎樣一回事？」

「大概是又遇上『鬼打牆』吧！」管一見也是眉頭深鎖，「看這情景，這些東西又不像是他故意佈下的！」

沈鷹心頭犯愁，道：「今日下午咱們的推測現在豈不是又要推翻了？」

說罷，廖鐵山又一陣風似的奔了過來，雙眼滿是驚恐之色，只在臉前幌一幌便又往內走去。

可是當廖鐵山持火走近時，周圍的光綫不由稍爲一亮，而管一見在這刹那，已發現林外一棵樹後也伏着一個人！

他不動聲息地向前竄去，不料那人十分警覺，管一見剛動，他也立即移動身子，凌空躍起，射向神劍山莊。

此刻沈鷹及蕭穆也都發覺，立即躍起向那人影追去。

那黑影走勢極速，幾個起落已在圍牆外，再一躍已翻入圍牆。

沈鷹輕嘯一聲，去勢加速，亦躍上圍牆。

刹那，月亮倏地自雲層中露了出來，大地爲之一亮，而那人也適時回頭望向圍牆。

沈鷹跟他打了個照臉，脫口呼道：「是你！」

那人雙肩一幌，竄入黑暗中，蕭穆及管一見在此時才立足牆上，聞言不由問道：「那人是誰？」

「就是那個啞巴的老蒼頭！」

蕭穆失聲道：「他沒有死？」

管一見精神一振。「快追，此人可能便是這疑案的關鍵人物！」一言未畢，身子已射出四丈。

沈鷹及管一見亦不敢怠慢，向老蒼頭去處急馳過去。

三人此刻都是鬥志鼎盛，恨不得拿住老蒼頭問個清楚，是以全都是提足眞氣而奔，但直追到內院，仍不見對方的踪影。

此刻月亮又再躲在雲層之內，大地重行陷於黑暗之中，沈鷹道：「快點火！再搜！」

蕭穆竄入灶房拿了幾根乾柴出來，用火摺子把它引燃，三人各持一根，分成品字形前進，走在前面的是管一見，他往常素以自己胆大鎭定自詡，此刻也不敢托大，抽出細鐵鷹鍊握在手中！

每間廂房都已查過，但都毫無踪影，沈鷹道：「再到內宅看看！」這次他走在前頭。

內宅的四個小院也都搜過，結果仍然令人失望，管一見喃喃地道：「莫非藏在廖鐵山的地下寢室內？」

沈鷹精神一振，道：「姑不論有沒有，都得去看一看！」三人立時走向那座白色小院。

蕭穆突然道：「頭兒，看樣子廖鐵山必然未曾下山，但咱們爲何不見鄭東州的屍體？」

管一見眉頭一皺，失聲道：「是有點奇怪，莫非廖鐵山已把他葬掉？」話剛出口，他又自個否認了：「不對不對，廖鐵山親口說要運送鄭東州的屍體去鄭家的，而且他也沒有理由把他埋葬！」

說着已走到那口大衣橱前，沈鷹把烟桿插在腰帶上，空出一隻手把橱門拉開，隨又揭開底板，奇怪下面立即射上一道燈光來。

沈鷹等暗吃一驚，三人吹熄了火，把乾柴輕輕放在地上，然後打了個手勢，由沈鷹先下去，蕭穆及管一見在上面接應。

沈鷹一伏身，便躍落地窖，目及一掠，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只見廖鐵山的床上錦被凸起，似有人睡在裏面，床前踏几還放着些衣服。

桌上那根蠟燭只剩下短短的一截，燭台旁還放着一柄鋒利的小刀。

沈鷹輕輕吸了一口氣，重新把烟桿抽握手上，左掌護胸緩緩走前，床上那人仍沒所覺，沈鷹把烟桿伸前，倏地用勁一挑，把錦被挑起，目光一落，不由一愣。

只見床上縮着一個玉體半露的女人，身上只着一件紅肚兜，雙臂環住胸膛，發出一道尖叫：「你，你是誰？」

沈鷹目光一移，不敢正視她，却反問道：「你又是誰？」

那女人見沈鷹身材高大威猛，大概十分吃驚，顫聲道：「奴家是廖大爺找來的女人，你，你……奴家身上可，可沒什麼值錢的東西……」

沈鷹沉聲喝道：「你可是廖鐵山的姘頭？」

「是的……你到底是誰……」

「老夫問你，你是什麼時候來的？」

沈鷹厲聲喝道：「昨日老夫爲何不曾見到你？」

「奴家是隨廖大爺一齊進來的，入了莊他便叫奴家先來此處……奴家以前已經來過幾次了……」

「老夫是說昨日老夫爲什麼沒在這裏見到你？」

「前夜廖大爺離開時，便叫奴家藏在床底，不可張聲……」

「那你不用吃麼？」

「奴家自個帶了乾糧來！」

沈鷹心念一轉，疑雲大盛，心想除非廖鐵山知道咱們在莊內，否則豈有叫他姘頭先來地窖等他的道理？

他是鐵錚錚的漢子，連忙別過身去，說道：「你快穿好衣服，老夫有話要再問你！」

「是……是……奴家的衣服在踏几上，奴家……現在伸手去拿，你……你不要回頭……」

「快！」沈鷹不耐煩地道：「老夫是那種人麼？」

話音剛落，忽然聽到「伊」的一聲輕響，他心頭一動，急問道：「這是什麼聲音？」

那女人沒有應他，沈鷹再問一句，仍不見有回音，他連忙轉身望去。奇怪，床上在這一瞬間，竟然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不但那女人失了踪，連錦被床褥也一併不見，就像是烟霧般在空中消失。

沈鷹心念再一轉，暗暗冷笑。「好狡猾的婊子，可惜你碰到的是老夫！」他立即踢開床前的踏几，目光一落，這才發覺這床有點古怪，床脚竟是密封的，就像是江北的炕那樣，但炕却是用磚土砌的，這床的床脚四周都是用木板圍住。

他心頭焦急，來不及找尋機關，伸手又揭床板，不料竟揭之不動，他一怒之下，立即運勁手掌，挾風拍下去！

只聽「喀嗤」一聲，那床板登時裂開，沈鷹大喝道：「你還不乖乖給老夫滾出來！」

下面沒有應聲，沈鷹更怒，再一掌擊下，這一掌他運上九成眞力，當眞是力逾千鈞，「隆」的一聲，碎板四處橫飛，露出一個洞來。

沈鷹借着燭光向內一望，忽然發出一道詫異萬分的叫聲。

那叫聲使得上面的管一見心頭一跳，忍不住走至洞口問道：「老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廖鐵山的姘頭死了？」

「不是，你們快下來看看！」沈鷹在下面應道。

管一見及蕭穆立即躍落地窖，只見沈鷹不斷把床上的碎床板拋掉，兩人走前一步，只見床底裏躺着兩具屍體，赫然正是鄭東州及杜峯！

蕭穆高叫道：「杜峯果然也被人殺死了！」

管一見提起燭台仔細照看，看了一陣道：「鄭東州死前十分驚恐，杜峯却十分安詳，兩人的死態不一樣，證明被殺的情況也不一樣！」

沈鷹俯身把杜峯的屍體拉了上來，仔細看了一下，道：「杜峯是被人點中死穴而亡的！不知爲何會被人放在這裏！」

蕭穆道：「莫非是廖鐵山殺的？」

管一見喃喃地道：「那天看他們的情景，倒像是多年的老朋友，廖鐵山爲何要殺他？而鄭東州到底是被人殺死的還是被鬼勾去魂魄的？」一頓，他忽然醒起一件事，「老鷹，那女人？」

沈鷹俯身向裏一望，又再發出一聲驚叫。

謎園如霧

蕭穆立即衝前提起燭台，向床底一照。火光下只見床底空空如也，那裏有什麼女人的影子？

「頭兒，那女人呢？」

沈鷹裝了一鍋烟，湊到蠟燭上把烟絲點燃，隨即深深地吸了一口。

管一見道：「那女人又不是什麼妖精，她怎會倏忽便不見，這床底必定尚有什麼機關！」

「是，老夫也是如此推測！」沈鷹再猛吸一口烟，然後伸手用烟鍋到床底內敲打起來。

蕭穆把燭台湊前，忽地叫道：「頭兒，那裏有一個鐵環！」

沈鷹喝道：「你們準備接應！」把內力佈滿全身，上身俯下伸手抓住鐵環，用力一旋，只聽「格」地一聲輕響，地上忽然露出一個活板來，那活板只有三尺長二尺寬的面積，是以床底裏尚有不少實地，沈鷹接過蕭穆手上的燭台，躍落地上，舉燈向下一照，只見下面深深沉沉的不知通往何方。

「老笑，下面果然還有甬道。」

管一見急道：「且慢，待老夫把上面入口封住再說！」他飛身而起把衣橱的底板蓋好。

三人自床底一躍而下，下面那條甬道狹而長，兩旁都是嶙峋的石塊，顯然建造時因工程浩大未能精心細琢。

甬道彎彎曲曲，走了好一陣才到達盡頭，沈鷹看了一會，雙脚雙手伸直，在兩堵石壁之間爬了上去，直至頭頂到達洞頂，然後空出一隻手來，伸手向上一頂，「嗤」的一聲，一塊大石移開三寸，冷風立即自空隙中灌了入來。

沈鷹再把大石移開尺餘，探頭到外面觀看。外面一片黝黑，料是已是黎明前的黑暗，但沈鷹仍能覺查出此乃神劍山莊外面的石山。他匍匐地爬了出去，凝神靜聽了一陣，肯定附近沒有人獸，然後才招手通知蕭穆及管一見上來。

出了洞，冷風陣陣，四周都是刺耳的葉動濤聲，三人沿着山路走下去。走了一半，忽然聽到一個脚步聲，三人立即住步不前。

脚步時斷時續，不一陣，天際便露出一絲曙光，視綫亦逐漸清晰，終於發現前頭松林外，倒臥着一個人，那人不停爬起又跌下，呼吸沉濁，神態狼狽，身上衣服破裂，血漬斑斑點點。再仔細一望，才看出那是神劍山莊的莊主廖鐵山！

只被那座迷宮似的「松林」折磨了一夜，便已形銷骨立，不似人形。

沈鷹等人相顧駭然，想起前兩次假如自己是單獨一個被困于松林內，情況可能

跟廖鐵山一樣，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廖鐵山喘息了一陣，便跌跌撞撞爬了起來，走入神劍山莊。

由于廖鐵山被困松林使得沈鷹及管一見把先前的推測全部推翻，現在不能解決的問題一個接着一個，當眞是謎團如霧，令人摸不清紋路。

細數一下，需要解開的謎團極多，歸納起來共有九點。

第一，白靈的身份，她是人還是鬼？她跟廖鐵山有什麼仇恨？

第二，先後出現的兩個廖鐵山，誰眞誰假，或是兩個都是假的？第一個出現的廖鐵山爲何要千里迢迢去把沈鷹及管一見請來？還有，這兩者有何關係？

第三，鄭東州及杜峯之死跟第二個出現的廖鐵山是否有關係？假如有的話，他倆跟此廖鐵山又有什麼利害關係？

第四，戴鴻展的生死。他失踪是否跟上述一點有關？

第五，那個啞巴的老蒼頭爲何會突然失踪，他跟這件案子又有何關連？

第六，殺死鄭東州的「怪物」（即被蕭穆一劍劈成兩爿的怪物）跟白靈是否有關係？除此之外，神劍山莊之內是否尚有些未知的「鬼怪」？

第七，睡在廖鐵山床上的女人去了那裏？她眞實的身份又是什麼？她又是如何潛入地窖的？

第八，這到底是一件什麼性質的案子？所有人的所作所爲目的何在？

第九，假如白靈跟「怪物」是人扮的，他們所顯現出來的一些超人之技是如何設計的？

這些問題使得沈鷹以及管一見都頭痛起來，三人怔怔地想了一陣，沈鷹吩咐蕭穆留在原處監視神劍山莊，自己却拉着管一見走上山，兩人找了一塊大石坐了下來，沈鷹拾起一塊小紅磚，在白石上畫將起來。

不久，白石上便多了一幅神劍山莊的形勢圖，兩人交換了意見，確定了上述的九個問題之後，管一見首先道：「白靈跟廖鐵山有仇，這點經已可肯定，而白靈絕非廖鐵山的人也可肯定，否則廖鐵山便不會被松林困了一夜。至於她的身份，老夫有個預感，認爲那個啞巴的老蒼頭必定知道。而他在這件事件中也必定是個重要的人物。」

沈鷹頷首道：「老蒼頭在神劍山莊消失，證實山莊內必尚有別的暗道通到莊外，只是咱們未曾發現罷了，由此事推測他跟白靈可能是一道，也可能是白靈派之潛伏在神劍山莊內的心腹，目的乃在于刺探廖鐵山的動靜！」

「有理，現在咱們可以把這些衆多的綫索及疑點歸納起來，將之簡單化，大胆設想一下，事情可能是這樣的：白靈要來復仇，她可能自忖明鬥不過對方，所以裝神扮鬼以求先滅廖鐵山的銳氣，剛巧廖鐵山設計把鄭東州他們引來神劍山莊，欲把之殺死。兩件事湊在一起，所以事情便顯得複雜錯綜起來了。」

沈鷹想了一下，深覺有理。半响，問道：「如今咱們該如何着手調查，使之水落石出？」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道：「老夫立即下山，到附近的聯絡站發放信鴿，首先調查鄭東州、杜峯及戴鴻展的底細 先弄清楚他們跟廖鐵山的關係便好辦了！」

沈鷹道：「好，事不宜遲，你先下山吧！」

「你呢？這段時間你準備做什麼？」管一見反問一句。

「老夫想出其不意地在廖鐵山面前出現，問他一個問題！」

× × ×

日還未移至中天，沈鷹却滿身汗水的立在神劍山莊門外，用力擂起門來。

過了好一陣，沈鷹忍不住運起「千里傳音」之功，發言呼道：「廖莊主，老夫沈鷹有件要緊的事要問莊主，請廖莊主開門！」

叫了三遍，才聽到莊內傳來一陣步履聲，接着大門「呀」的一聲打開，開門的正是廖鐵山。沈鷹見他已換過一套乾淨的衣衫，身子亦顯然洗滌過，但神情依然十分萎頓，眉目間的神色異常冷峻。

只聽他冷冷地道：「沈神捕何事去而重回？」

「老夫昨日下山在九子集歇宿，今早醒來出街早膳，却無意中遇到那個自稱是貴莊的啞巴家丁，老夫立即追前，不料他見老夫追他，便拚命奔逃。

「後來待老夫找到他時，他却已被人用飛刀射穿胸膛，死在樹旁！」

廖鐵山神色不變，淡淡地道：「他跟廖某有什麼關係？既然他非在敝莊，大人又何必巴巴跑來報訊？」

沈鷹碰了個軟釘子，仍然臉露笑容地道：「老夫已着令裔門內的捕頭調查這件事，不過他是否是貴莊的僕人，這點却需要莊主的證實。」

廖鐵山道：「廖某無空去處理這件閑事，神捕請到別處調查吧！廖某經已說過，敝莊沒有一個是啞巴的家丁！」說着身子後退一步，準備關門。

沈鷹連忙走前一步，用手抵住門板，道：「廖莊主，老夫並非叫你下山認屍，只是要把那人的樣貌說與你知，假如你知道的，便請告訴老夫一聲，難道這麼簡單的事你也不肯跟官府合作？」

廖鐵山略一沉吟，說道：「好吧，你要說，便請快說！」却無意讓沈鷹入莊之意。

沈鷹只得道：「那人年紀大約六十多歲，身體矮小，臉上滿是皺紋，後腦上的頭髮大都已變白，前頭的白髮却顯得比較少！」

廖鐵山臉色微微一變，沈鷹目光如炬，立即問道：「他果然沒有騙老夫，果眞是貴莊的家丁！」

廖鐵山臉色迅即恢復常態，淡淡地道：「敝莊以前的確有一個這種特徵的家丁，不過他不是啞巴的，而且，他在今年初便已辭職退休！」

沈鷹目光暴張，問道：「莊主之言，句句屬實？」

「廖某豈有打誑之理？」

「他退休往何去？」沈鷹又問道：「他老家在那裏？」

「聽說他有個遠堂侄子住在襄州！」

廖鐵山道：「大人若無其他話要問，便請回去吧！」說着便把大門閉起。

沈鷹微微發了一下怔，轉身走了開去。忽地莊門又是「呀」的一聲打開。

「神捕，請問殺死敝莊家丁的人是誰呢？」

沈鷹心頭一跳，一回身便看見廖鐵山了，他心中暗暗冷笑，却笑着問道：「莊主怎地突然對他的死亡感到興趣？」

廖鐵山大窘，幸而沈鷹忙又道：「你那個家丁叫什麼名字？」

「他姓余，名長順，因爲他在敝莊已住了二十多年，所以廖某多問一句。」

「現在老夫還未查到兇手，否則又何須來問你？」沈鷹一頓：「莊主是否知道他往日跟誰有仇？」

廖莊主搖搖頭，沈鷹又再問道：「你知否他身懷絕技？」

廖鐵山臉上現出驚異欲絕的神色：「他身懷絕技？這個廖某却一直不知道！」

「若不是身懷絕技，又如何能在老夫眼皮底下逃脫？」

廖鐵山眼珠子一轉。「不知射殺他的那柄匕首，是否有什麼暗記特徵？」

沈鷹心頭又是一動，道：「刀柄上刻着一個媚字，大概是女人的！」

廖鐵山臉色大變，倏地把門關上。

沈鷹忙說道：「莊主何故突然把門關上。」

廖鐵山的聲音自內傳了出來：「神捕故意在廖某面前胡謅，廖某又何必當作傻子聽你講故事！」

「老夫所說句句屬實，莊主若是不信，老夫也不勉强！嗯，多謝莊主合作，老夫提供了不少綫索！」沈鷹說罷轉身下山。

沈鷹身子剛一動，莊內的廖鐵山立即斜掠一步，躍上一棵大樹，臉上佈滿了殺機。

樹高逾圍牆，莊外的情景一覽無遺，他見沈鷹身形消逝在下山的石後，嘴角立即浮上一抹冷笑。不久，已見沈鷹到了山下，躍上一匹駿馬，揮鞭催騎馳往九子集，臉上立時換上一副迷惘的神色。

鬼怪大戰

天色又黑了，沈鷹在山下兜了一圈，重新返回九華山神劍山莊莊外。

初更時分，突見一條人影竄入神劍山莊，那人輕功極高，只一幌便消失在圍牆內，是以連沈鷹及蕭穆也看不清其面貌身材，只能肯定那人是身穿一套緊身的皂色夜行衣。

蕭穆問道：「頭兒，咱們要不要進去看看？」

「且等一陣，如今廖鐵山對咱已有敵意，此人城府深沉，說不定在暗中監視咱們！」

過了一忽，沈鷹才道：「好吧，現在進去，你跟在老夫後面不要離得太遠！」

兩人蛇行鼠伏到得莊前，沈鷹十分仔細，又伏在門外聽了一回，才翻身入莊。

雙脚剛落地，內宅突然傳來一道短促的呼聲，聲音雖不大，但在黑暗中仍能遠遠傳出去。沈鷹心頭一跳，忙道：「快來！」提氣飄身，向內猛射。

一至內室，氣氛有異，沈鷹身形略爲一慢，蕭穆知機地把金劍抽握手上，一雙夜眼四處張望。兩人再度緩緩前進。忽地一道尖銳的叫聲自屋後傳來，那聲音說不出的妖異可怖，就像傳自十八層地獄般。

沈鷹及蕭穆心房都是一陣收縮，一頓之後才雙雙躍上屋頂。

放眼望去，只見空地上飄着兩團綠光，那兩團綠光不時交纏翻騰，煞是好看。仔細一望，才看出綠光是發自兩個影子，其一是白靈，另一個是一團龐大的怪物，頭小但軀幹極大，手脚却又短小。

蕭穆輕呼一聲，道：「頭兒，屬下上次碰見的就是這個怪物！」

那怪物身子雖然龐大，但行動極快，右手一枝招魂幡，左手執着一枝哭喪棒，揮舞起來，帶着一片寒風。

白靈仍如以前，衣袂飄飄，不斷在棒影中進退，看樣子似乎不敵那怪物，且戰且退。

怪物口中「荷荷」亂叫，鬬志越來越盛，招魂幡及哭喪棒出手更急。

白靈忽地尖嘯一聲，自袖管中滑出一把軟劍，軟劍「呼」地一聲，急刺對方胸膛！

怪物招魂幡一展，捲向軟劍，哭喪棒却筆直砸向白靈的腦袋！

白靈蛇腰一擺，斜閃一步，左袖也同時揚起，捲向哭喪棒！

怪物的哭喪棒似長了眼睛般，倏地一棒一圈，接着再一沉，棒頭戳向白靈的小腹！

沈鷹及蕭穆看得心頭狂跳，忖道：「難道鬼也懂得陽間的武術招式？」

白靈倏地尖笑一聲，叫道：「原來你是湘西『趕屍門』的人！」

「不錯，我生前正是趕屍門的弟子！你生前又是什麼人？」

白靈軟劍一抖，刺向對方胸膛的「膻中」及「神封」穴！

「你何不到判官那裏查查生死簿？」

怪物不再說話，哭喪棒回收，護在胸前，招魂幡一展，捲向白靈的顏面。

白靈身子倏地一蹲，軟劍改削對方的小腿！

怪物身體雖然笨拙，動作却十分厲害，雙脚微微一頓，身子便離地而起！

白靈身子暴長，軟劍自下向上撩去！

怪物身子凌空橫飛，白靈那一劍便落了個空！

怪物桀桀一笑，身子在半空盤旋了一下，撲將下來。「白靈白靈，你魂魄還不回歸地府！白靈兮，你魂魄歸來兮！」

怪物忽似哭喪般低吟起來，蕭穆只覺混身上下無處舒服，一顆心似被亂草塞滿般，說不出的難受。

白靈左袖揮起，拍向對方的臉門，右手的軟劍把哭喪棒一格，身子倏地借力飄退！

她蓄勢待發，更兼深謀熟慮，是以速度極快，一退便是三丈，再退又是三丈，這刹那，怪物才自空中飄落地上。

白靈再一退，正想竄入屋內，不料，窗櫺突然碎裂，一隻手掌破窗而出，挾風擊向白靈！

白靈慮不及此，被掌風掃着，身子倒飛而去！口中不斷發出大叫，身上的綠光也倏地消失。

這刹那，怪物的哭喪棒又向白靈的後背擊去！

沈鷹及蕭穆看得目瞪口呆，竟然來不及行動。這一棒大概擊不中白靈，是以怪物才大喝一聲：「往那裏逃！」身子向中院處奔去，身上的綠光也倏地隱去。

沈鷹正想追下去看個究竟，屋內忽然跳出一個人來，沈鷹雖只能看到他的背影，仍認出那是廖鐵山！

廖鐵山腳尖在地上一點，亦向中院處飛馳過去。

沈鷹心頭一動，忽然改變主意，輕輕拉了一把蕭穆，躍下屋瓦，跳進屋子內。

蕭穆跟了沈鷹已不少年，深知其心意，立即拿出火摺子，敲動刀石把其點燃。

火光下，看得出此是一間放置雜物的房子，一個架子下倒臥着一個黑衣人，沈鷹心頭狂跳，走前把那人的身子反過來，赫然竟是那個到江北把自己請來的「廖鐵山」！

刹那，沈鷹跟蕭穆同時咦的輕呼一聲，沈鷹雙眼在黑暗中發出光芒，心念電轉，明白了幾分。

他再仔細一望，見假廖鐵山口角猶有血跡，知必是遭了眞廖鐵山殺人滅口，伸手一探，屍體經已微微發凉。他把屍體重新放好，吩咐蕭穆吹熄火摺子，兩人同時躍出窗外，向中院馳去！

到了中宅的庭院處，只是廖鐵山遠遠站在屋簷下，黑暗中只聞呼呼的風聲，不見人影。

沈鷹看了一陣，輕聲對蕭穆道：「白靈仍然跟那怪物惡戰！」

風聲越來越盛，忽地白靈尖呼一聲，異常凄厲，聲音由近而遠。

怪物大喝道：「賤人，你還能逃往那裏？」

廖鐵山也跟着奔前，沈鷹拉着蕭穆追了下去。廖鐵山似有所覺，腳步微微一提，倏地消失在黑暗中。

沈鷹決心先去看那個怪物，仍然偕同蕭穆向前院追去。

到了廣場，四周好像經已沒有人影，沈鷹放慢腳步，緩緩前進，蕭穆取出火摺子，幾番都因風大點不着火。

兩人走走停停終於接迎圍牆，黑暗中忽然有股冷風襲至，沈鷹喝道：「小心！」身子向後一退，隨即把烟桿抽握手上。

說時遲，那時快，又一股冷風襲至，沈鷹這一次再不後退，烟桿一橫一格，只聽「格」的一聲輕响，料是擋着了什麼東西。

刹那，又一股更猛的冷風捲至，直奔沈鷹臉門。沈鷹沉腰側身，左手跟着翻起一拍，只聽「卜」的一聲，手掌擊到一團軟綿綿的東西。

「原來是你這趕屍的！」

黑暗中怪笑聲暴起。「不錯，我是趕屍的，沈鷹兮沈鷹，你魂魄跟我來吧！」

沈鷹大怒，他聽聲辨位，身子標前一步，烟桿挾勁刺出。這一桿雖然蘊滿眞力，但却不帶絲毫風聲，他自忖有七分把握擊中對方，不料，竟然刺了個空。

「大胆惡屍竟敢違背本大師的旨意，還不乖乖跟我來，沈鷹兮沈鷹，你魂魄快快飛來吧！」

沈鷹沉住氣，不發一言，烟桿忽戳忽掃，忽左忽右，連攻十七招，怪物黑暗中視物如同白晝，佔了不少便宜，加上他招魂幡及哭喪棒竟然能使出完全不同路子的招式來，這差不多等於以二敵一，是以沈鷹竟然佔不到上風。

激戰中，沈鷹覷得眞切，左手鬼魅般翻起，向招魂幡抓去！

這一爪他謀定而動，不容有失，果然得從所願。只聽「嗤」的一聲，招魂幡竟被他抓下一角來。

怪物忽然大笑起來。「沈鷹兮沈鷹，這次你可再走不掉啦！」

這刹那，沈鷹忽覺左掌一陣火辣辣的疼痛，接着一股酸酸痲痲的感覺沿臂上升。他猛吃一驚，知道招魂幡必是塗了什麼毒液，連忙飛身後面，喝道：「快走！」

「沈鷹兮沈鷹，你魂魄已在我手上，還能去那裏！」怪物踏前一步，招魂幡急掃沈鷹的後肩，哭喪棒却戳向沈鷹的「笑腰穴」！

正在得意間，冷不防後肩一道兵刃劈風之聲傳來，原來蕭穆見沈鷹危急，顧不得自身安全，仗劍上前解救。

沈鷹微退一步，連忙封住左臂上的穴道，阻延毒氣上升的速度。他衡量了一下，知道黑暗中尚有個廖鐵山，今夜若是單靠武力可未必能出得了神劍山莊。所謂人急智生，腦海中靈光一閃，心生一計，連忙發出一道尖銳的嘯聲。

蕭穆十分聰明機智，金劍連擋怪物兩棒一幡後，張口叫道：「管頭兒，快來！先不要去找假廖鐵山了！」

這話果然頗爲生效，樹後忽然傳來一聲貓叫聲，怪物呼的一聲，掠向莊內。

沈鷹暗中噓了一口氣，連忙跟蕭穆離開神劍山莊。

出了莊，沈鷹往山上馳去，一直至看不到神劍山莊才停步，找了個石洞坐下運功療毒。

蕭穆仗劍立於洞外替他護法。過了一陣，沈鷹頭上冒起一陣白茫茫的烟霧，左臂上的毒氣逐漸下降，終於把其全部迫在掌中。

他運起手勁，用右手指甲劃破左手中指指頭的皮膚，再運力一迫，只聽「嗤」的一聲，一股墨綠色的液汁噴出，腥臭無比，落在草上，青草立即枯黃。

蕭穆忙把火摺子點亮，沈鷹運功不歇，直至指頭流出來的已全是鮮紅的血液才停住。

「好厲害的毒！」

蕭穆撕下一塊布條，替他包紮起來。沈鷹愛憐地看了他一眼。「小蕭，你也累了，坐下來歇息一會吧！此處料必不會有什麼危險！」

當兩人再次睜開眼來，天已大亮，沈鷹走出洞外，坐在一塊大石上抽着烟。

一陣山風吹來，把烟霧吹散，他心中暗忖道：「這件案子到此也該逐漸清楚了吧？」

昨夜他雖然中了毒，却並非毫沒代價。起碼使他知道了三件事，第一件是假廖

鐵山跟眞廖鐵山是一路，後來假廖鐵山沒有利用價值後，便遭眞廖鐵山殺死。

第二件，那個尖頭粗身的怪物是人扮的，他若是鬼還能任由自己逃脫麼？而且何須用毒？這怪物跟眞廖鐵山是一道的。

第三件，那個啞巴的老蒼頭跟白靈是一道，他不是啞巴，只是故意在自己臉前假裝啞巴而已。他必是白靈的心腹，潛伏在神劍山莊內，這一點連廖鐵山也被瞞騙了。

這三件事使沈鷹心情輕鬆了不少，起碼破案已有望，也像在霧團中突然發現有盞指路的明燈。

他把整個事件由頭至尾仔細回憶了一次，連細小的枝節也不放過，思路越來越清晰。一忽，他倏地自石上一躍而起，叫道：「小蕭，咱們下山去吧！」

蕭穆不敢多問，跟着他下山。不一回，便返回神劍山莊外面那座松林，忽見樹後有人窺探，再一望，便又不見了。

沈鷹向蕭穆打了個眼色，兩人分開前進，可是連找數株大樹都不見有人，此刻已處身林中，蕭穆道：「頭兒，如今這座松林又似沒有什麼古怪！」

「索性再把它徹底查一查！」

兩人聯袂把松林走了兩遍都找不到人影，沈鷹不斷把大石踢飛移動，也找不到什麼地道的入口，他心念電轉，想了一會，突然叫道：「莫非地道在石壁之內？」

說罷立即竄前，走至石壁把塞住洞口的大石拿下，低頭一望，那副白棺依然擺放在裏面。他捋起衣袖把白棺拉了出來。

「小蕭，你在這裏，若有事發嘯通知老夫！」

「頭兒，你要進去？」

沈鷹默默頭，自石洞鑽了入去，這石洞雖放着一副棺材，但却毫沒異味。石洞長一丈，盡頭依然是一堵平滑的石壁。

沈鷹伸手在石壁上摸了一陣，找不到有何開啓的機關，不覺有點失望，正想爬回出去，性子一起，忍不住對石壁發出一掌，掌風在狹小的石洞中亂竄，發出「嗡嗡」的聲音，奇怪的是那堵石壁忽然打開，露出一個黝黑的洞口來。

沈鷹大喜，爬前向內一望，只見那堵石壁竟然是道小小的石門，門外是個深深的地道，看不到盡頭，他立即爬了進去。

「鬼」之謎

沈鷹躍落地道中，伸手把石門封住，然後彎腰前進，走得極爲小心。地道有微光，僅可視物，却不知光來自何處。

走了大約二三十丈，地道突然開闊起來，竟可以直立而行。

再轉過兩個彎便看見一個石室，石室頗大，可以住人。地道有通風設備，人置其中不覺氣悶，而石室上還嵌了幾顆夜明珠，發出綠幽幽的光芒。

沈鷹摸出火摺子來，用刀石敲打點燃。火光一起，沈鷹便看見地上舖了些乾草，上面還有一張草蓆，看來此處必有人住，只不知住的是誰。

沈鷹拿着火摺子仔細觀察起來，見有個木櫃，便把蓋子揭開，裏面放着幾件衣服，以及一些日用品。

沈鷹把衣服取了出來，仔細一瞧，認得那襲粗布衣服竟與那個啞巴的老蒼頭所穿的一樣，心頭不由狂跳起來。「原來他住在這裏，不知白靈又住在何處！」

想到此，他把櫃內的東西一古腦拿了出來，只見櫃底放着幾包用油布包裹着的東西，沈鷹拆開一包來看，裏面是一包綠色的粉末，他用手指夾起一撮，用指搓之，粉末竟發出一層奇怪的綠光！

沈鷹冷笑一聲，登時明白白靈身上爲何會發出綠光，其實是這些粉末的功勞——她事先把綠粉塗在身上，需要時用掌一擦，粉末便能發光，不用時，用力一振衣袂，粉末隨風飛掉，身上便又不再發光！

這道理跟他上次破獲的那頭活骷髏袖發綠烟，實有異曲同工之處。

沈鷹連忙再解開第二包，這裏面却是兩管四寸長短的銅管子，銅管的頭端跟末端都有個像箭鏃般的東西。管上還有兩個細小的機括按鈕。

沈鷹食指一落，掀動其中一個按鈕，只聽「唰」的一聲細响，前端那個箭鏃突然射了出去，直飛至石壁才叮的一聲跌落地上。

沈鷹走前一看，那石壁吃箭鏃一射，竟然留下一道深深的痕跡！沈鷹蹲下身把箭鏃檢起，這才發現箭鏃之後還連着一根細小的透明綫子。那線本已透明，加上細小，是以若非細心觀察，根本難以發現！

沈鷹想了一陣，喃喃地道：「原來白靈能在半空飄飛全靠這個寶貝！難怪她每次出動都是在沒有星月的深夜！」

他食指再在機鈕上一按，箭鏃及綫子便重新飛入管子中，再打開另一包來看，却也是同樣的兩隻管子。

沈鷹想了一會，覺得還有幾點未能想通，便是白靈爲何能在極短的時間內換上一副猙獰的臉孔，因若爲是戴人皮面具肯定花費的時間不會那麼短！

還有一點，她明明穿的是白色的衣服，即使沒有星月，憑自己的一雙夜眼，也能看到一團淡淡的白影，原因何在？而身子的上身又爲何會離開下肢？

可惜櫃子裏的道具不能帮他解決兩個問題。沈鷹把東西重新拋落櫃內，便開始在石室裏搜索起來，憑他的經驗，這條地道仍未到盡頭。

找了一陣，果然讓他找到通往隣室的一個機關，他拉開一道石門走了進去。

石門之外又是一條地道，地道不長，拐了一個彎便已至盡頭。盡頭處站着一個女人，白衣飄飄，正是白靈。沈鷹正想叫她，定睛一望，這女人竟不似是眞的，走前一看，原來是個木雕的美人，雕得十分精緻神似，沈鷹伸手一摸，木美人的上身突然跌落地上，沈鷹暗道一聲：「原來如此！」沈鷹發了一會怔，走前在石壁上摸了一陣，又找到一個開啓的機關。

機關一拉動，石壁一扇石門便自動打開，沈鷹一顆心忽地無端端地狂跳起來，他猛吸一口氣，懷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走了進去。

門後又是一個石室，這石室比之前頭那一個顯然華麗得多了，石壁上掛了不少綉花的紗帳，紗帳一片粉紅色，一望便知此處的主人必是女人。

石室內有一座精美的衣櫥，一張桌子，桌上放着燭台、鏡子以及一隻巨大的黃木梳粧箱子，一張鼓形的木櫈。桌子旁是一張紅木雕花床，床前擺放着一對綉花鞋子。

床前的錦帳低低垂下，石室內暗香浮動，再一抬頭一望，床架上還掛着一柄小巧的劍，劍鞘是以鯊魚皮所製的。

沈鷹伸手摘下劍，用火摺子把蠟燭點燃，然後抽出劍來，入手輕盈，伸手一抖，劍刃突然捲飛起來，原來那是柄緬鐵軟劍！

白靈豈非使用軟劍？

沈鷹心頭一動，沉聲道：「白靈姑娘，老夫沈鷹誤闖香閨，請原諒！」

床內沒人應聲，沈鷹又道：「老夫闖進此來絕無惡意，請姑娘下床相見，老夫正想姑娘為老夫解開心中的疑惑！」

床內仍然沒人作聲，沈鷹深深吸了一口氣，喝道：「姑娘既然避而不見，請恕老夫唐突了！」手臂緩緩伸前，軟劍吃他內力一迫，嗡嗡作响。

「嗤——」錦帳吃劍氣一絞，登時跌落一幅來，沈鷹目光一落，見床上睡着一人，錦被蓋頭，看不到那人是誰！只見褥上有一團殷紅的血跡，他收劍問道：「姑娘受了傷，老夫身上有療傷藥物……」

話音未落，耳畔忽然隱隱聽到蕭穆的嘯聲傳來。那自是因為地道有通風設備，嘯聲自隙縫中傳了入來之故。

嘯聲時起時斷，沈鷹叫聲不好，心知蕭穆必是遇到强敵，猛吸一口氣，喝道：「得罪了！」軟劍再度伸前，手腕一抖，那張錦被突被軟劍彈開一角，這刹那，沈鷹便已看到床上睡倒的那人竟然不是白靈，而是個男人！

這個男人不是啞巴老蒼頭，赫然是「鐵掌無情」戴鴻展！

戴鴻展雙眼圓睜，眼珠眨也不眨，料是被人制住穴道，沈鷹心頭疑雲密佈，多少個問題要問他，可是心中又牽掛着手下愛將蕭穆的安危，是以一怔之後，立即收劍衝出地室。

他去勢極快，不一刻已至停放白棺那那條小地道，耳畔聽到一陣陣的金鐵交鳴之聲，料想蕭穆尚未落敗，一顆心才稍為放鬆。

躍出地道，便見蕭穆跟一個漢子苦鬥，那漢子手中的兵器十分奇突，是一管尺八長短的銅製毛筆，可是却迫得蕭穆有守無攻。

沈鷹喝道：「何方高人蒞臨？老夫沈鷹心癢技痕，不如由老夫接招吧！」軟劍緩緩刺向其後背。「看劍！」他不願讓抓住話柄，是以出劍前先出聲。

那人側腰，反手一筆把軟劍格開，接着轉過身來，沈鷹此刻才看出他原來是那個啞巴的老蒼頭！

「原來是你！」

老蒼頭目光大盛，臉上的皺紋似乎在倏忽間消失了不少。「姓沈的大名鼎鼎，却原來擅於以衆敵寡！」

沈鷹臉色一沉，輕聲道：「小蕭，你退後歇歇！」

老蒼頭目光觸到沈鷹手上的軟劍，臉色登時大變：「你，你把她怎樣了？」

「老夫不是乘人之危的小人，老夫找不到她！」沈鷹眉毛一掀。「尊上呢？」

「尊上？」老蒼頭神色一呆，說不出話來。

「白靈不是你的主子麼？唉，老夫素來不信陽間有鬼！這次却幾乎讓她騙倒了！她在那裏，老夫有話要問她。」

老蒼頭臉色又是一變，澀聲問道：「你當眞是廖鐵山請來的？」

沈鷹忖道：「請老夫來的雖然是假廖鐵山，但他本是廖鐵山的人，也即等於廖鐵山請老夫來的了！」於是點頭稱是。

老蒼頭又問道：「他付了多少銀子給你？」

沈鷹老臉一熱，怒道：「閣下似乎管得太多了！」

「在下也正要告訴你，你也管得太多了！」

沈鷹輕吸一口氣，說道：「希望你能叫白靈出來跟老夫見面！老夫保證對她沒有惡意。」

老蒼頭嘴角噙笑，回答道：「閣下做夢！」

「老夫最後再問一句話，白靈跟廖鐵山有什麼深仇大恨？」

「這個只有主人才有權決定是否能告訴閣下！」

「如此老夫只好開罪了！」沈鷹嘆了一口氣，「希望打了家奴，能迫出主人來！」話音一落，他已一劍抽出，直奔老蒼頭的胸膛。剛才他見對方一管銅筆迫得蕭穆喘不過氣來，知道他身懷絕技，是以不敢大意，先下手為强，希望能先佔上風。

老蒼頭果然不是省油燈，筆尖在軟劍上一點，手腕微微一抖，又點向沈鷹的腕脈。

沈鷹冷笑一聲，道：「好俊的功夫，以你這般身手，怎會甘心為奴！」也是手腕一抖，軟劍劃的弧圓，同時刺向對方的腕脈！

筆短劍長，沈鷹雖然後發却先至，老蒼頭只得換式沉腕！

沈鷹猛吸一口氣，軟劍如毒蛇纏物般，四方八面向對方捲去，只聽到劍刃揚起一片沙沙的風聲，氣勢極其嚇人！

沈鷹平日是難得用劍，但此刻使用起來，仍能得心應手，一瞬間已刺出六六三十六劍，把老蒼頭迫退七步！

三十六劍之後，不由微微慢了一慢，老蒼頭銅筆倏地自劍網漏縫中刺了進來，反守為攻。

這一筆十分神妙，迫得沈鷹略退半步，老蒼頭輕喝一聲，一口氣使了十三招。沈鷹沉着應戰，當老蒼頭十三招已老，第十四招未生之際，倏地一劍斬向其臂彎之上！

這一劍，彷彿天外飛星，毫無先兆，說來便來，老蒼頭只好一沉腕，筆尖向上，格向軟劍！

不料沈鷹這一劍看似使實，實際上却是虛招，手腕再一抖，軟劍忽然橫削向對方的胸膛！

這一劍大出老蒼頭的意料，急切之間，吸氣凹胸，只聽「嗤」的一聲，胸衣經已裂開一道口子，劍氣擊得那老蒼頭皮膚疼痛！

總算他反應快速，一個「鐵板橋」向後一彎，同時左脚蹬起，反踢沈鷹小腹！

使用「鐵板橋」者一般來說因為重心全在脚上，是以難以蹬腿，老蒼頭使得却十分神妙，毫沒勉强之感。這一脚也大出沈鷹的意料，迫得後退一步。

老蒼頭一吸氣，重新站直，雙眼瞪着沈鷹。

沈鷹說道：「原來閣下是辛三郎！想不到當年有『情聖』之稱的辛大俠，竟會隱伏在神劍山莊內！廖鐵山當眞是有眼無珠！」

老蒼頭臉色一變，半晌才道：「閣下眼力銳利，辛某十分欽佩！不過昔日之『情聖』已死，今後休再提起！」

「情聖雖死，但辛三郎尚未死，莫非你看上了白姑娘？可惜閣下年紀已有一大把！」

辛三郎臉色大變，雙眼紅絲暴現，喝道：「放狗屁！」銅筆一提，戳向沈鷹的「乳突」穴！

沈鷹斜掠半丈，把軟劍拋出，說道：「請把軟劍交與白姑娘！老夫也不與你為敵！」

辛三郎瞪了他一眼，疑惑地道：「你要放在下離開？」話音一落，忽然大笑起來：「要放長綫釣大魚？想跟在辛某後面去找白姑娘？」

沈鷹一怔，道：「你若不信，老夫也不勉强！小蕭，咱們走吧！」說罷提氣飛回松林，蕭穆忙跟着他出林。

辛三郎望着沈鷹的背影，神色大為驚詫，喃喃地道：「這倒眞奇怪！」他見沈鷹兩人的背影消失才拾起軟劍，自石壁鑽了入去。

「頭兒你沒有找到白靈？」蕭穆出了林，忍不住問道：「為何不迫那姓辛的帶路？」

「姓辛的用情雖不專一，但却是個硬漢，吃軟不吃硬，强迫他也沒用！何況現在咱們要對付的並不是白靈！」

「不是白靈，那是誰？」蕭穆吃驚地道：「這件事本就是由她帶出來的！」

沈鷹突然道：「噤聲，有人來！」

最後的一戰

沈鷹正想拉蕭穆匿在石後，不料經已來不及了。

「沈大人，奴家很慶幸你能分辨是非，放走辛叔叔！」

沈鷹一回頭，只見樹幹上倚着一個人，正是白靈，一日不見她臉色蠟黃，精神頗憔悴。

沈鷹一怔，道：「原來是白姑娘，老夫正想找你。」

「奴家不姓白，姓廖！」

「姓廖？」沈鷹失聲道：「那麼你跟廖鐵山有何關係？」

「奴家是他的骨肉！」

「什麼？你，你是廖鐵山的女兒？那你因何要殺死自己的父親？」

白靈咬牙道：「他不是我父親，他是頭禽獸，他害死我娘親，我恨不得生啖他之肉，死寢他之皮！」

沈鷹猛吸一口氣，按下翻騰的情緒，沉聲道：「他如何害死你娘親的？你是親眼目擊的？」

「大人，這件事千眞萬確，你相信我便是，我現身也只想跟你說幾句話而已，便是請你別再管我跟廖鐵山之間的恩仇——我們的恩仇，由我們自己解決！」

「可以。」沈鷹沉吟了一陣道：「不過他如今行使陰謀欺騙老夫，又利用老夫，老夫也要找他晦氣！」

「不過，那得等奴家報了仇再說！」

「假如你能殺得了他，老夫自會袖手旁觀！」

白靈忽然向他襝衽一禮，說道：「沈大人深明大義，奴家先謝了，咱們後會有期……」

「且慢，老夫還有話問你。」

白靈眼中閃過一絲凄凉之色，苦笑道：「可惜奴家已沒時間跟你多談！只能告訴你，假如你遇上什麼危險，請進入這座松林，大聲叫我！奴家便會出來助你！」

沈鷹心頭一動，問道：「這座松林為何會這般古怪？」

「這是奴家按照『正反迷魂陣』加上『九宮陣』而佈置的！現在平平無奇，但只要奴家稍加一兩塊石頭，陣法便又再形成！」

「原來如此！」蕭穆驚異地喊出了一聲。

「正反迷魂陣經已失傳數十年，姑娘能得之當眞有福！」沈鷹見她欲舉步，忙又道：「姑娘可否把戴鴻展交給老夫？」

「可以，今夜你來此處，我叫辛叔叔交給你！」

「既然姑娘擅用陣法，不如由老夫把廖鐵山引來此處如何？」

白靈大喜，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如此奴家先行拜謝了！」她又行了一禮，然後皺着眉道：「日間希望大人不要再來打擾奴家，奴家便感激不盡了！」說着匆匆奔入林內。

沈鷹心潮起伏，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白靈是廖鐵山的女兒廖玉仙，這件事令他既感興奮，也感到莫大的詫異，忍不住要把整個事件由頭再仔細想一遍。

就在此刻，蕭穆又聽到一個脚步聲，忙道：「頭兒，又有人來了！」

兩人急忙藏在一塊大石之後，探頭望出去，這次來的却是夏雷，蕭穆立即直起身來，向他招手。

夏雷快步奔來，沈鷹問道：「此行順利否？」

夏雷含笑點頭。「我頭兒呢？」

「他下山調查鄭東州等人的底細。你沒有碰到他麼？」

夏雷搖頭，道：「晚輩離開後，事情又有什麼進展否？」

沈鷹示意蕭穆把他離開後發生的事略述了一次，只聽得夏雷目呆口瞪，半晌說不出話來。

良久他才道：「沈頭兒，如今事情逐漸清楚，下一步咱們如何行動？」

蕭穆插腔道：「當然是找廖鐵山算帳！不過看來得等你頭兒回來之後才能够動手。」

沈鷹道：「管老笑也不知要何時才回來，只怕咱們等得，廖鐵山等不得！」

夏雷道：「他等不得?」

「你道他利用了咱們，騙了咱們，眞相被揭穿之後，他還會留下來等咱麼?」

夏雷心頭一跳，喜形於色地道：「那麼咱們今夜便要動手擒他?」

夏雷在沈鷹及管一見一班强將中，年紀最小，性子也最耿直焦急，一聽見有架可打，便雀躍萬分。沈鷹忍不住笑道：「今夜也太慢，現在大家吃點乾糧，休息一會便進去找他!」

夏雷立即把新買來的乾糧拿了出來，蕭穆這才猛覺經過一場惡鬥，肚子早巳餓了，三人吃了乾糧，抬頭一望天色，才交申牌，距離天黑尙有一段時間，便結紮一下衣褲，聯袂走入神劍山莊。

經過連日來的「鬼怪」作祟，神劍山莊好像更加荒蕪凄清了，偌大的一座莊院，靜得如同死了一般，偶爾才有一兩聲呱呱的鳥啾聲傳來，却益增幾分荒涼。

三人成品字形前進，沈鷹走在前頭，一直走向內宅。到了地窖的入口，沈鷹忽地想到一件事，廖鐵山雖有千種嫌疑，但自己手上仍沒有確鑿的證據，假如他當臉來個否認，自己又如何應付?

想到此，他脚步不由一慢，蕭穆輕聲問道：「頭兒，怎樣啦?」

沈鷹此刻如騎上虎背，只好硬着頭皮拉開橱門，再揭開底板，探頭向下一望，只見下面仍是那個樣子，却不見廖鐵山。

夏雷道：「他去了那裏?」

沈鷹想了一下，心知廖鐵山不可能在裏面，而且照估計神劍山莊必然另有通道往莊外，只是還不知地道的入口在那裏。

他沉吟了一陣，回頭道：「咱們再到別處找一找。」

三人在內宅找了好一陣，依然找不到入口，沈鷹心中暗暗後悔：「早知如此，把小顧帶來便方便多了!」小顧姓顧名思南，是沈鷹手下四大悍將中對機關消息以及開鎖等技倆最有研究的，沈鷹多次破獲大案，都有他的功勞在內。

再把中院找遍，仍未能找到地道入口，沈鷹不覺有點氣餒。夏雷失望地道：「沈頭兒，莫非那姓廖的自知事情敗露，巳逃走了?」

沈鷹想了一下，搖頭道：「廖鐵山城府深沉，做事仔細，是個敢作敢爲的人，可能不會在未到最後關頭便逃走!」

夏雷疑惑地道：「咱們查案還需研究對方的性格爲人?」

「當然，這也是咱們必須仔細分析的!」沈鷹正容地道：「試問他這種人，既然城府深沉，做事仔細，因此行事之前必會先把利害關係想得一淸二楚!也因此必有周詳的計劃!」

「這又如何?」夏雷仍不明白。

「假如他在現在逃掉，這個嫌疑則無論如何也洗脫不掉!不論他到天涯海角，都難逃老夫跟你頭兒的跟踪追捕!以其長年生活在驚慌之中，何不作最後一擊?」

夏雷歡聲道：「是故他必還未逃走，只是藏在一處咱們不知的地方!」

蕭穆說道：「他在等待時機，最好的時機，希望能够一擊把咱們殺死，以絕後患!」

夏雷立即驚覺地四處張望起來。沈鷹看一看天色，道：「現在天還未黑，對他來說，並非最佳的時機，不過，咱們也得爭取時機，天未黑對咱們較有利!」

蕭穆焦慮地道：「但現在咱們還找不到他的藏身之所!」

沈鷹又沉思起來，蕭穆乖巧地替他點燃烟絲，沈鷹一烟在手，精神倏地旺健起來，思路也淸晰了不少，驀地腦中靈光一閃，他霍地站了起來，道：「你們身上誰有帶辟毒藥物?」

夏雷說道：「晚輩身上帶有幾粒!」他立即自胸中摸出了一包藥丸來，「這是『洞庭醫聖』程子務程前輩上次贈給晚輩的!」

沈鷹自然知道程子務在醫術上及療毒上的能耐，聞言後，精神一振，問道：「如何服食?」

「只須在口內含一粒，便能解百毒!不過程前輩謂這只能解毒烟毒瘴之類的毒，假如毒入血液便無能爲力了!」

「好，咱們每人都口含一顆，並戴上鹿皮手套，跟老夫來!」沈鷹霍地把烟噴出。

三人弄好了一切便走向灶房，沈鷹叫蕭穆把鍋子移開，用鏟子把灶堂內的灰燼鏟出來。這刹那，沈鷹見灶堂內灰燼異常凌亂，一顆心早巳怦怦地跳起來。

灰燼之下是塊大鐵板，鐵板上有一個拉手，沈鷹用力一拉，忽地自下面衝上一股綠烟，沈鷹倏地叫了一聲，拋下鐵板跌倒地上。

蕭穆及夏雷冷不防吃了一驚，却見沈鷹倒在地上向他們打眼色，兩人立即會意，也大叫一聲，「噗通」一聲，均跌倒地上。

灶堂中噴出來的綠烟越來越盛，不一陣巳把整間灶房籠罩起來，沈鷹等三人口中有了辟毒藥丸，自然不會暈厥。但爲了怕爲對方發覺，却盡量把呼吸放緩。

過了好一陣，灶房內突然鑽出一顆尖細的頭顱來，他觀察了好一會，驀地發出了一陣狂笑。「江湖上人人都把沈鷹說得像是神仙般，想不到却敵不過我歐陽家的一丁點毒烟!」

綠烟逐漸散去，那人的臉目也淸楚起來，可不正是那個趕屍門的「怪物」!

他艱辛地自灶堂中鑽了出來，雙脚落在地上，深深地吸了兩口氣，然後自身上取出一根哭喪棒來，擧起棒來要向夏雷砸去!

倏地一個空洞而奇怪的聲音道：「老大，他說全部都要留下活口，以便引那個姓管的上鈎，你莫非忘記了?」

哭喪棒力道一散，在半空打了半個弧形，棒尖倏地戮向夏雷腰上的痲穴!

這刹那，夏雷霍地一個「鯉魚打挺」翻身躍將起來。抽手去拔佩刀!

那怪物一怔，哭喪棒虛打一招，叫道：「好狡猾的小子，竟然使詐!」

沈鷹及蕭穆見事敗，只好也爬將起來，怪物大叫一聲，霍地一個後躍，退向灶子!

此刻他心情緊張，哭喪棒運勁一砸，只聽「嘩啦」一聲巨响，灶子倒下一大角，他却在灰塵泥土飛揚中躍將下去!

這刹那，沈鷹才及時趕到，烟桿呼的一聲，挾勁擊去!「得」!烟鍋把灶子擊下一角，只差三寸沒能阻及對方!

「快下去!」沈鷹一縱身也自灶堂中跳了下去，蕭穆及夏雷那敢怠慢，緊隨他後面下去。

下面地道乾燥寬闊，地道裏飄飛着一絲絲的綠烟，沈鷹亟欲把怪物制服以便迫供，是以也不理地道之中是否有什麼機關設置，走勢極快!

那怪物不敢以一敵三，沒命而逃。一回頭，見沈鷹越追越近，不由心胆俱落，脚步更緊。

此際巳深入地道，綠烟巳不見，沈鷹輕吸一口氣，走勢更速，可是那怪物轉過一道彎，倏地消失不見。他知道必有什麼機關門戶之類的東西，只得停將下來，仔細的檢查起來。

查了一忽，蕭穆及夏雷才趕到，三人分開來找，終於讓蕭穆找到一扇活動的石門。沈鷹推開石門，向內一望，只見門後又是一條曲折的地道，却不見那怪物的踪影。

三人沿着地道走了一陣，終於到了盡頭，沈鷹點起火摺子一照，默查了一下地形，估計出口在地道壁頂，於是一躍而起，一掌拍開石頭，上面登時瀉下一絲光綫下來。他怕上面有埋伏，是以身子微微一沉之後，左脚尖在右脚面上一點，再猛吸一口氣，身子便脫洞而出!

雙脚尙未落定，忽聞後背一陣風聲傳來，沈鷹立即一個滾地葫蘆滾開!眼光一掠巳看見一雙脚急速地向其迎來!

他正想一個「鯉魚打挺」挺立起來，不料，頭頂上一道尖銳的兵刄劈空之聲撲臉而來!

沈鷹不及細想，立即擰腰在地一滾，只聽一聲暴喝：「今日讓你逃掉，某家便自絕謝世!」

一道急銳的兵刄劈空之聲又再傳來，這次劍勢極盛，把方圓一丈全都籠罩起來了。

沈鷹抽出烟桿，咬牙挺立而起，後背風聲更急，他不暇思索，烟桿反手擊出!

只聽「叮」的一响，接着後肩一陣疼痛，沈鷹知巳掛彩，但所幸經巳立住陣脚!他猛地衝前射出，急如電光。

「往那裏逃!」背後又是一道斷喝傳來。

沈鷹倏地一個風車大轉身，烟桿使出小花槍的招式，如毒蛇出洞般刺出!

又是一聲「叮」的金鐵撞擊聲响，却碰出一蓬火星子來，沈鷹輕吸一口氣，抬眼一望，只見迎面立着一個黑衣漢子，面上幪着一塊布。

「廖莊主，你我均明白底蘊，何必再用布幪着臉!」

黑衣幪臉漢冷冷一笑。「只怕未必!你是沈鷹，這個我知道!我是誰，只怕你不知道!」

沈鷹一怔，隨即道：「無論如何這一戰是不能避免的了!」

黑衣漢陰森地道：「不錯，這一戰你我兩個必須有一個倒地!也是你我兩個之中，必有一人是最後的一戰!」

沈鷹心房倏地收縮，冷靜地道：「老夫雖不信鬼神，但有一句話却信得十足，便是邪不能勝正，這是千古不易之理!」

「不然，我一直認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今日倒地的，必是你!」

沈鷹目光一瞥，見那個怪物持棒守在洞口，是以夏雷及蕭穆幾番都衝不出來，他心房又再收縮起來，沉聲道：「既然此戰絕不能避免，那麼何必再浪費時間?請!」沉腰紮馬抱拳。

黑衣幪臉人倏地衝前一步，手中長劍抖起五朶碗口般大小的劍花，籠向沈鷹的胸膛。

沈鷹猛喝一聲，雙脚一歪，身子倏地斜竄而起，撲向那個怪物!

這一着大出黑衣幪臉人之意料，心頭微覺一怔，起步不由稍慢，沈鷹早巳脫出劍勢，烟桿遙指怪物的眉心!

那怪物忽覺風聲微响，沈鷹烟桿巳臨，急切之間，略退一步，招魂幡向上一抬，纏向烟桿，哭喪棒却戮向對方心房!

沈鷹志在必得，那肯退讓，左手五指一翻，抓向哭喪棒，右手烟桿倏地一沉，戮向怪物的笑腰穴!

這一招他自忖必能把怪物迫退，不料那怪物竟不退讓，哭喪棒一歪，改掃沈鷹右臂!

沈鷹冷哼一聲，烟桿去勢更急，「噗」的一聲戮在對方右腰上，可是怪物只悶哼一聲，毫無被制的跡象!

刹那間，黑衣幪臉漢子的長劍及時刺到!

沈鷹見功敗垂成，輕嘆一聲，斜掠開去，黑衣幪面人緊纏不放，沈鷹沒可奈何，只得跟對方接戰起來。

奇峯突出

天色越來越黑了，北風也逐漸加急，地上的落葉及泥沙不斷揚起。

怪物揉揉腰，重新走至洞口，獰聲道：「小子，你們今生也只能做縮頭烏龜了!」話音未落，洞內忽地飛出一顆黑黝黝的東西來，怪物微吃一驚，招魂幡一拍，把那東西捲落地上。

只聽「蓬」的一聲，地上突然暴起一團極其光亮的火花來，招魂幡吃火一捲，立即焚燒。怪物冷不及防，大吃一驚，下意識地向後一退!幾與此同時，洞內忽地飛起一人來，凌空一劍刺向怪物的胸膛，來的正是「鐵面金劍」蕭穆!

怪物夷然不懼，哭喪棒一撩，把金劍引開，招魂幡帶着火花捲向蕭穆的臉門。

蕭穆金劍在哭喪棒上一點，借力飄落地上，與此同時，夏雷也自洞內躍了上來，他蹩了一肚子氣，這刹那全都發洩出來，操起鋼刀一口氣向怪物連劈七刀!

蕭穆精神大振，擧劍回身再戰。他倆以二敵一，勉可佔了點上風，但要想擊倒對方，却不甚容易。

沈鷹跟黑衣幪臉人鬥了六七十招，感到身上的壓力越來越重，黑衣幪面人一口長劍使得出神入化，更兼劍上蘊藏的眞力極强，沈鷹每發一招都要化費不少氣力。

再過二三十招，幪臉人劍勢更强，逐漸把沈鷹的氣勢壓了下去。沈鷹心頭一凜，忖道：「那天廖鐵山跟管老笑一戰雖未能窺其全豹，但其功力及劍法顯不如他，這人到底是誰?他能請到什麼高手來助陣

？還有，廖鐵山本人去了那裏？」

幪臉人一佔上風，劍法使得更加得心應手，指東打西，指南打北，神妙無比。

沈鷹沉着應戰，過了一陣，心頭又是一怔：「咦，此人劍法怎地跟廖鐵山的劍法頗有相似之處？」心中疑雲不由更盛。

再過了一忽，沈鷹斜眼看一看蕭穆那邊，只聽夏雷叱喝連聲，刀子使得呼呼亂响，料想，即使不勝也不會落敗，心頭略略放下。

此刻對方的劍路他已揣摸到一點，正想找尋機會反攻，可是左後肩的劍傷經過長久的拚鬥，傷口裂得更開，鮮血不斷滲出。雖然不是重傷，但對身法畢竟有頗大的影响，他輕嘆一聲：「今日莫非老夫眞的要喪身此山？」猛地吸了一口氣，凝定心神，耳聽八面，小心的抵擋起來。

這時候他只想拖時間，希望蕭穆及夏雷能及早解決那怪物來助他一臂之力。

幪臉人見他不敢反攻，不由議道：「江湖上人人都說沈鷹如何如何了得，却原來不過爾爾！哈哈，過了今夜，沈鷹便將變成死鷹了！」

沈鷹聽而不聞，仍然守得異常緊密，幪臉人得意地道：「你不開口，難道便能免得一死麼？」

話音未落，沈鷹忽地一桿刺破他的劍網，直奔其胸膛！

幪臉人的心頭一凜，連忙回劍抵擋，沈鷹手腕一抖，烟鍋倏地敲向其下腹丹田穴！

幪臉人也非省油燈，長劍隨之一沉，不料沈鷹烟桿倏地又迎起，敲向其握劍的手指！

這一招，連使兩着虛招，最後才眞正用實，幪臉人虞不及此，被迫得有點手忙脚亂，禁不住後退了一步！

沈鷹冷笑一聲：「老夫叫你別高興太早，要想擊倒老夫，哼！」這一招雖然使得極爲漂亮，但牽動後肩傷口，痛得他額角沁汗，幸而是在黑暗中，幪臉人不曾發覺。

這一招也不是沒有功效，起碼幪臉人不敢把攻勢展盡，留下三分力量準備沈鷹反擊。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有道尖銳的叫聲遠遠傳來，接着又有一道雄渾的嘯聲隨風飄來。

沈鷹心頭一怔，忖道：「這兩個人是誰？」心念再一轉，暗呼道：「莫非是廖玉仙跟辛三郎？」心中不由暗暗替他們担心。

嘯聲跟叫聲越來越近，終於看到人影，奔在前面的正是廖玉仙跟辛三郎，廖玉仙雲鬢散亂，神色慌張，咀角血跡殷然，顯然經已受了傷。

後面正有兩個漢子隨後追來：「畜生，看你這次還能有命否？」沈鷹抬眼一望，却又是兩個幪臉人，一個持劍，一個持刀。

辛三郎叫道：「沈大人，你答應把姓廖的引到松林內，怎地食言？」

沈鷹苦笑一聲：「老夫找不到他……咳咳，你們是怎樣跟他碰上的？」

「他找到了咱們的藏身之所！」

話音一落，後面那兩個幪臉人經已追到，持劍的那個揮劍向辛三郎斬去！辛三郎一手扶着廖玉仙，一手持筆急架。

沈鷹心頭焦急，忙道：「夏雷，你還不再發『神光彈』？」

夏雷這才醒起，連忙掏出一顆「神光彈」拋落地上，只聽「蓬」的一聲，地上燃起一團火光，火光極亮，把周圍照亮。

原來上次因爲管一見在黑暗中看不出白靈跟怪物的底蘊，是以叫夏雷去霹靂堂討幾顆「神光彈」來，這種「神光彈」無需引火物，拋落地上即能着火，而且火光能維持一盞茶的時間。

怪物以一敵二，雖然還未落敗，却已着了蕭穆一劍，此刻光綫大亮，對夏雷更爲有利，起碼招式方面較易取得配合，是故十招之後，已大佔上風。

廖玉仙跌跌撞撞跑了過來，叫道：「沈大人，快，快……奴家不行了，奴家有話要告訴你！」

「呔！」猛地一聲暴喝傳來，那個持刀的幪臉漢，揮刀劈了過去！

廖玉仙經已是强弩之末，軟劍一擋，隨即跌倒地上，那漢子獰笑一聲，鋼刀再度擧起。廖玉仙衣袖一拂，袖管中飛出一團綠光點點的東西，迎向對方臉門！

那漢子吃了一驚，急忙揮刀擋住顏臉，那些綠光遇到刀風立即飛散，廖玉趁這空隙，連忙滾開。

沈鷹心頭大急，忙道：「廖姑娘，快到老夫附近來，你有話快說！」

廖玉仙果然連滾帶爬而來，那漢子揮刀急劈，沈鷹腰一扭，避過幪面漢子的長劍，烟杆急速橫掃，「叮」的一聲把鋼刀格開！

持刀幪臉漢手腕一翻，又一刀砍出，這次却砍向沈鷹，與此同時，先前那個持劍的幪面人長劍一改方向，也削向沈鷹的腰際！

沈鷹兩面受敵，心頭雖急却不慌亂，急切之間，左手一招「手揮琵琶」五指五爪把鋼刀彈開，烟桿却迎向長劍！

不料，長劍臨至沈鷹的腰際，倏地轉了半個圈子，改刺地上的廖玉仙！

這一着大出沈鷹的意料，欲要換招，經已來不及了，只得大叫道：「廖姑娘小心！」

話音未落，只聞「嗤」的一聲，廖玉仙肩頭已着了一劍，「嚶嚀」一聲，倒地呻吟！

沈鷹心頭火起，猛喝一聲，左手倏地一橫，快如鬼魅地抓向對方的臉門！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幾在同一時間發生，當眞是急如閃電，快如星丸！

說時遲，那時快，那個幪面人見沈鷹五指抓至，連忙把頭一縮，不料夜風甚大，罩巾揚飛，却讓沈鷹抓個正着，「嗤」的一聲，立時應手而斷！

「神光彈」恰在此刻熄滅，沈鷹只能看到一瞥，却看不清楚，但廖玉仙忽然叫將起來：「你，你……你不是爺爺麼？」

那聲音說不出的驚恐詫異，沈鷹心頭一跳，問道：「誰是你爺爺？」

「就，就是他……」

一道勁風傳來，沈鷹反應極快，烟杆一揮，「噗」的一聲，擋開偷襲的鋼刀。

剎那，那柄長劍也趁時刺出，却是刺

向廖玉仙！

沈鷹耳聽八面，手腕一沉，烟桿及時落下，只聽「叮」的一聲，把劍擋開！

但廖玉仙仍然啊的叫了一聲，沈鷹虎吼一聲：「以大欺小，以男欺女算得什麼好漢！」

「蓬！」第三顆「神光彈」又再燃燒，周圍重現光明。沈鷹目光一落，只見地上的廖玉仙胸衣當中裂開半爿，胸腹上多了一道淺淺的傷口！原來沈鷹那一杆雖然擋着了長劍，但還是稍慢一分，讓長劍把廖玉仙傷着了！

沈鷹睚眦欲裂，顧不得自己後背上的傷勢，霍地斜掠八尺，烟桿一反，烟咀刺向那個持刀幪臉漢的「紫府穴」！同時左掌挾勁掃出！

這一着如猛虎下山，銳不可擋，那漢子忙不迭向後倒飛！

沈鷹再一個風車大轉身，一杆阻止那老者對廖玉仙的進攻！

一陣夜風吹來，廖玉仙胸衣揚起，那老者忽然叫道：「你，你是誰？」

沈鷹一怔，目光一瞥，也不由不一愕，原來廖玉仙胸膛上平平坦坦，竟是個男兒漢！

「你，你到底是誰，竟然要騙老夫？」沈鷹心頭升起一陣受騙的怒火。

「奴家……我，我不是玉仙妹子，我，我是廖庭！」

沈鷹叫道：「你是廖鐵山的兒子？」

與此同時，那老者也驚呼起來：「畜生，原來你還未死？」

「爺爺，你爲什麼也未死……」廖庭微弱地道。

沈鷹一轉身，沉聲道：「原來你是廖鐵山的父親，廖祖訓！」

那老者臉上殺機一閃即逝，哈哈一笑：「不錯，你們今夜全都要死，老夫何怕直認！廖祖訓不錯還未死，死只是一種掩人耳目的手段！」

「你爲何要裝死？」

廖祖訓嘴角肌肉忽地不能控制般跳動起來：「只要你去問一問閻羅王，便知道詳細情況！」

廖庭忽然輕聲說道：「廖家是强盗世家……」

廖祖訓暴喝一聲：「孽畜，你不想活命啦！」

廖庭倏地格格地笑了起來，笑得異常嬌俏嫵媚，沈鷹先前以爲他是女人，覺得甚爲好看，此刻明白眞相，全身毛孔全然豎直。

「奴家，還能活麼？你兒子那夜偷襲擊了奴家一掌，我巳自知不能活了……」

「住口！老夫兒子不是你父親麼？」

「他殺死我母親，我妹妹，又把我推下懸崖，我若還認他爲父，奴家便當眞是畜生了！」

跟辛三郞惡鬥的那個幪臉人倏地扯下罩巾，罵道：「老子悔恨當初沒有把你先殺死，然後才推下懸崖！」

沈鷹目光一掠，見那人果然是廖鐵山，心房不由一陣收縮，心想俗語謂虎毒不吃兒，廖家竟把自己的妻兒子孫也殺死，而且還似天公地道般。心底的正義感全被激發起來，仰天打了個哈哈：「好一個廖家，原來都是些豬狗不如的東西！」

話音剛落，只聽怪物猛地驚呼一聲，原來他久守之下，露出一個破綻，被夏雷一刀自中砍落！

這次怪物體腔裏並沒有流出綠色的液汁，火光下，只見刀光一過，怪物便分開兩爿，單脚跳動，揮棒一人接住一個繼續惡戰起來！

蕭穆心房猛然收縮，金劍不理三七二十一，連發十七招，只聽「嗤」的一聲，把其衣服割開一大片，那沒頭的半爿怪物，體腔內忽地露出一顆尖細的頭顱來，把他嚇了一大跳！

這刹那，沈鷹心頭倏地記起一件事來，冷笑道：「原來是趕屍門的掌門人歐陽不死的兩個不長進的兒子：歐陽喬木及歐陽灌木！素聞這兩兄弟本是連體怪人，後經一個不出世的名醫把其割開，只因下刀偏倚，是以小弟的背脊筋骨受到影响，而變成駝背，是故兩兄弟高度相差頗遠，今夜一見，傳言果然不虛！」

跟蕭穆接戰那人是歐陽灌木，他聞言怒道：「我們兩人同時出生，只因我是駝背，個子較矮，所以人人以爲我是弟弟，其實我是哥哥！」

歐陽喬木在一旁怒道：「你一直都藏在我窩肢內，還敢自稱哥哥，也不撒泡尿照照看！」

廖鐵山喝道：「你兩個還在胡說什麼，還不快給我靜一靜！老麥，快來助我一臂之力，先把這姓辛的解決掉，再去收拾沈鷹！」

那個持刀的幪臉漢也拉下罩布，露出一張兇相來，看年紀也巳不少了！

廖庭道：「他是廖家的總管麥葦！」

「麥葦？三十年前的獨脚大盗？」沈鷹失聲驚呼起來：「想不到他躲在廖家當總管！」

麥葦大步走向辛三郎，笑道：「老子幾時是獨脚大盗？老子一向是『夜帝』的手下元帥！」

廖祖訓斥道：「少廢話！」

「什麼『夜帝』？」沈鷹轉頭望向廖祖訓。

廖祖訓一揚手中的長劍，冷森森地道：「時候不早了，你也該上道了！」

「且慢，這般熱鬧的事，老夫豈能錯過！」黑暗中突然傳來一個不溫不火的聲音。

沈鷹心頭一喜，叫罵道：「你娘的，你爲何至今才來！」

「神光彈」的火燄又再熄滅，黑暗中那人的脚步越來越快，眨眼間便至跟前。

「老夫現在不是來得正是時候麼？」

廖祖訓喝道：「你是誰？」

「老夫正是你兒子請來調查的江南總捕頭管一見！」

第四顆「神光彈」及時亮起，只見管一見站在廖祖訓的背後，一臉凝重，手上巳際出他輕易不用的成名武器緬鐵鷹鍊！

真相大白

廖祖訓猛覺後背一股龐大的殺氣襲至，知道來的必是高手，半側過身，上下掃了管一見一陣，冷冷地道：「你也來了，

好，好！省得老夫去找你！」

「五六十年來名震江南黑道的『夜帝』，原來就是你！」管一見冷冷地說道：「這叫做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廖祖訓目光一凝，道：「你錯了，老夫當上『夜帝』是在四十年之前，在此之前夜帝是家父！」

「如今便是令郎廖鐵山？」

廖祖訓並不否認，只嘆息了一聲：「這一次，老夫想到一個絕妙的計劃，成功之後，便可眞眞正正的退休，讓鐵山穩穩當當的坐上帝位，因爲對他最具威脅的兩個障碍物，已經不再爲患——」

話音到此，倏地轉厲，轉首對廖庭罵道：「但這一切計劃却全讓這個小畜生無意中破壞了！」

話剛說罷，便傳來三道驚呼，原來辛三郎武功雖强，吃兩個高手合擊，五十招便被廖鐵山截下半隻手臂，痛得他驚呼起來。

與此同時，由於歐陽兄弟分開之後，只能以單脚獨臂應戰，分隔開來，未能互相配合，是以威力大減，歐陽灌木首先被蕭穆一劍攔腰折斷，撲倒地上。

歐陽喬木目光一及，心頭一慌，手脚一慢，也被夏雷的快刀斬斷單足！再一刀，斬在胸膛上，也隨乃弟到地府報到了。

蕭穆解決了對手，見辛三郎勢危，立即飛前助陣，夏雷也是鬥志旺盛，舞着鋼刀衝了上前。

辛三郎得他兩人之助，才退了下來，撕下一幅衣褲，止住血，把傷口草草包紮一下，然後走至廖庭處，把他抱了起來。

廖祖訓見死了兩個手下，眼尾一跳，陰森森地說道：「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了！」

「亡的若不是你，皇天那還有眼？」石後忽然跌跌撞撞跑出一個人來，却是「鐵掌無情」戴鴻展！

只見他臉如白蠟，衣衫上染着點點斑斑的血跡，料亦是受了重傷。他走到廖庭臉前霍地跪下向他叩了一個响頭。「多謝小主人相救之恩！」

廖庭自辛三郎的懷中掙扎起來，問道：「是誰把你放出來的？」

「沒人放屬下！屬下只是因爲時限一過，穴道自開，見地道暗室沒人所以跑了出來！」

廖祖訓眉頭一掀，道：「鴻展，你命倒眞大啊！」

戴鴻展臉上閃過一絲驚悸之色，眼皮一垂，輕聲地說道：「屬下不知犯了什麼罪……」

廖祖訓鼻孔子冷哼一聲：「寡人幾時曾經寃枉過任何人？」

沈鷹道：「居然敢稱寡人，你目中尙有王法否？」

廖祖訓大笑起來：「老夫若怕王法，還會做起强盜頭子來麼？」

沈鷹轉頭問管一見：「夜帝到底是什麼神聖？」

「夜帝不但不是什麼神聖，而且是專做見不得光的事的祖宗！」

廖祖訓怒道：「寡人做的只是沒本錢的生意，不要把其他的都算在寡人頭上！見不得光的事範圍可太廣啦！」

沈鷹冷笑道：「迫害自己的媳婦孫兒，難道是見得了光的事？」

廖祖訓老臉漲得通紅，胸膛不斷起伏，顯然在盛怒中。

管一見接口道：「夜帝是個極秘密的組織，江南的無數盜竊案都由其策劃，雖有失手受縛的，但他們竟沒有一人肯把內情招供出來，加上平日他們又掩飾得好，是以除了他們自己人之外，外人極少有人知道，老夫雖然探到一點點消息，但對其內情也不太清楚，幾番想把其破獲，但都找不到綫索及證據；此外夜帝也作坐地分贜的生意，道上的强盜得到値錢的東西，都要分一點給他！」

廖祖訓哈哈笑將起來。「你雖然不太清楚，但也不能說毫不知情。夜帝傳至寡人已是第三代，天下間最聞名的捕頭竟然都不知道，老夫好不高興啊……哈……哈哈……」

管一見臉上如抹上寒霜，冷冷地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句話你大概沒有聽過吧！」

廖祖訓笑聲一止，鬌髮如箭豬般豎起。「這一次根本不是寡人的錯，也不是你們的功勞！之所以有今日，全是這個小畜生！」他手指惡狠狠地向廖庭一指。

廖庭臉上突然湧起一片紅暈，自辛三郎懷中掙扎起來，抗聲道：「我是小畜生，你呢！你是老畜生！」

廖祖訓身子突然竄起向廖庭撲去，管一見早有準備，細鐵鷹鍊及時射出，尖銳的鷹咀啄向其後背的「靈台穴」！

同時沈鷹烟杆也及時掃向其小腹！廖祖訓見偷襲不成，怒吼一聲，右脚尖在左脚面一點，在間不容髮間拔高九尺，再一個曲腰打了個後翻，重新落在原地，雙眼如同噴火般，來回在沈鷹及管一見臉上掃射。

沈鷹冷冷地道：「小兄弟，你有話快說吧，老夫包你沒危險！」

管一見趁這刹那，轉頭望向夏雷那邊，見他們兩個落在下風，形勢已頗爲危急，連忙道：「辛大俠，請你去助我兩個手下一臂之力如何？戴鴻展，如今正是你贖罪之時，你小主人的安危由你負責！」

辛三郎看了戴鴻展及廖庭一眼，廖庭忙道：「辛叔叔，他們救你，你也該去助他們！」

辛三郎輕嘆一聲，無限憐惜地道：「孩子，辛叔叔看着你長大的，你小心一點，待這事一了，叔叔便帶你到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隱居！」

廖庭臉上浮上一個淒酸的笑容，點頭道：「我知道了！」

管一見及沈鷹心中同是泛上一個疑問：「辛三郎跟廖庭有什麼關係？」

正在疑惑間，只聽廖庭道：「今日奴家一定要把所知說將出來。奴家小孩的時候，只有我母親疼我，那時候天眞無邪，完全不知道自己是生長在一個强盜世家家裏，只是覺得奇怪，爲何甚少見到爹爹，後來年紀稍大才知道爹爹一直在外頭策劃案子！」

說至此，廖庭喘了一口氣：「自奴家懂事之後只見過幾次爺爺，後來便不見了

，爹爹說他被人打死，他的容貌，咱們兄妹也只能在畫中看見了！」

「奴家一直沒人關心，娘經常一個人躲在房內流淚，奴家問她，她也不說，只好整天跟丫頭婢女一起玩耍……爹爹一回來便要迫奴家練武，又拿了些春秋、左傳及孫吳兵書要奴家熟讀，奴家一見便頭痛了，覺得妹妹不用如此，實在幸福，深深覺得身爲男兒實在沒趣……」

廖祖訓罵道：「小雜種不男不女，有辱我廖家的聲名，當眞殺之也不可惜！」

廖庭道：「奴家死不足惜，尙有理由，但我娘跟我妹妹，她們又碍着了你們什麼？我娘跟我妹子又身無武功，就算她們要反抗也無能爲力。」

「她們雖然無力反抗，但只要嘴巴稍爲不緊，我廖家便要毀在其手上了，何況她已心有異志！」

「胡說，我娘冰清玉潔，什麼心有異志？」

廖祖訓怪笑一聲。「她若非心有異志，又怎會把名滿江湖的『情聖』辛三郎引來廖家！」

辛三郎怒道：「老匹夫，辛某跟智珠清清白白，你不可侮辱她！」

「清清白白？」廖鐵山的冷笑聲隔遠傳來，「這恐怕只有你們兩個才知道！」

辛三郎銅筆揮動不停。「二十多年前！辛某一次去黃山遊玩時，偶爾邂逅了智珠，登時一見便爲之傾心，可惜後來得知家母病重，匆匆離開，未暇跟她多作傾談，家母辭世，辛某守了三年孝，重出江湖，四處打探，才知道她已成了廖家婦！」

廖鐵山額角青筋盡現，咬牙道：「是以便你存心要讓廖某做烏龜麼？」長劍展開攻勢，十招倒有九招刺向辛三郎。

辛三郎身上有傷，抵擋不住，連連後退，幸而蕭穆長劍飛來，把其攻勢接住，辛三郎喘過一口氣，才續道：「當時辛某聽到這個消息，異常失望悔恨，後來爲求再見她幾面，便屈身在廖家爲奴。不料，直至三年後辛某才能隔遠見到她一臉，雖然未能向她訴衷曲，但是已感到莫大的安慰了！

「只可惜不知她婚後生活竟然如此不如意，否則辛某早帶她遠走高飛，她也不致會遭到毒手！」辛三郎一頓又道：「辛某保證未曾動過她一膚一髮，而她亦不知道我這個痴心漢，爲她在廖家做了這許多年的苦工！」

他語氣充滿辛酸悲苦，在場的人都聽得心絃震動，暗道：「辛三郎不愧有『情聖』之稱，只是上天對他太不公平，多番良緣未有一件如願！」

廖祖訓冷哼一聲：「大丈夫何患無妻，寧我負人，不可人負我！」

沈鷹却問道：「齊智珠已死多年，你爲何仍留在神劍山莊？」

辛三郎續道：「智珠失踪，廖家下人沒有人知道，辛某當然也不知道，後來却在無意中在後山發現了兩具屍體，屍體已腐爛，臉目難辨，但其尾指却異常地拗曲，不能伸直，辛某憑此認定她是智珠及玉仙，是以悄悄把她倆葬了。

「這件事使辛某了沒生趣，也沒把之告訴他人，只想在神劍山莊內渡却餘生，不料今年初，廖鐵山却給了辛某一筆銀子，把辛某遣散，辛某離莊之後，仍居於山中，有一天，到山下欲去拜祭智珠，無意中却碰上了庭兒……」

說到此，廖鐵山又連續三劍朝他刺來，他只好停口接戰起來。

廖庭續道：「奴家被爹爹點了痲穴，然後推下後山懸崖時，下面剛巧有人經過，那人伸手把奴家接住，却因此受了內傷，奴家便悉心照顧起來，後來他見奴家舉手投足甚似女人，便收了奴家爲徒！」

沈鷹問道：「你師父是誰？他是男還是女？」

「我師父名氣不大，他是個男人，只因他性喜演戲，經常上台反串旦角，所以行內的人都叫他陰陽生，而師父也不以爲忤。」

管一見及沈鷹心中都同時忖道：「難怪老夫一直都以爲他是女兒身！」

「我師父武功雖不太高明，但旁門所學甚雜，舉凡機關消息，易容化裝，道具製作，藥物研製等等都無一不精，他平生都喜演鬼戲，且也設計了很多道具及應用物品。」廖庭續道：「師父十分疼我，把他所學全部傳授與奴家，可惜他所習的內功十分邪門，喚作『厭目功』，這種內功爲何會厭目，內情甚是複雜，但簡單來說，便是習此內功的人在日間只能發揮出七成功力而已，若是在夜間，功力便能够倍增了。」

沈鷹說道：「難怪你要在夜間扮鬼來報仇了。」

「也不單只如此，後來奴家發覺已有走火入魔的跡象，預料只能有六個月的命，所以才趕來報仇，奴家來了此地便與辛叔叔在山脚下遇上了，咱們互訴別情，奴家才知道我娘親及妹子已遭毒手。

「奴家便跟辛叔叔在松林處開了個地道，這時候因爲神劍山莊已經沒有一人，所以工程十分順利，弄好這一切便開始計劃報仇了，我師父早年無意中得到一張『正反迷魂陣』圖，所以奴家學會了此一陣法……」

沈鷹道：「如今老夫知道了，廖祖訓打算退休把位子正式讓給兒子，但怕莊內有奸細，不能使他安心退休，所以才安排了歐陽兄弟扮鬼嚇人，使莊內的人散去，他恐怕老夫會有所思疑，是故故意說出現的鬼是女鬼，誰知歪打正着，剛好廖庭男扮女裝回來報仇！而戴鴻展，鄭東州及杜峯都是他們的手下，在這次清理門戶之中，成了犧牲品……」

管一見接道：「不是犧牲品，老夫這次下山查知戴鴻展，鄭東州及杜峯是『夜帝』的聯絡人，這三人自恃立了不少功勞，所以忘了規矩，都紛紛在家內建起大屋來，是以激怒了廖祖訓，故此來個清理門戶，二來又可替兒子立威！

「由於夜帝怕咱們兩個對他們有所懷疑，所以故意叫咱們來調查女鬼鬧屋的事，這樣殺死了鄭東州三人，既可以達到目的，又可以假借咱們之口說鄭東州他們是被鬼所殺，避免他們家人思疑，而把內情傳出去，二則，假如咱們不知內情，便很可能會跟廖鐵山交上朋友，以後即使有什麼事也不會輕易思疑到他頭上去！」

廖祖訓哈哈笑道：「其實這裏面還有個妙着，便是假如萬一讓你們窺破內情，寡人還可以設計把你們一網打盡，永絕後患，可惜寡人因要策劃一件大案，今早才到，否則事情便順利得多了，而如今你們也可能已死去多時了！」

沈鷹及管一見不由默然，廖祖訓又得意地笑道：「你們又知道否？寡人爲何會有這個計劃？哈哈，這個靈感便是得自最近沈鷹在江北替天心堡的廖承天捉了一隻骷髏鬼！哈哈，彼廖既可以利用你們，寡人又有何不可？左右不過是銀子而已，難道你會厚彼廖而薄此廖乎？」說罷又是一陣大笑。

沈鷹及管一見都是心頭一陣異樣，良久，沈鷹才道：「如今老夫尚有幾處不明白，便是地窖中出現的那個女人到底是誰？戴鴻展又是如何逃出毒手的？那根黃銅管子又有何作用？媚兒又是誰？廖家又爲何要殺死廖庭？」

廖祖訓道：「他不男不女，假如傳將出去，廖家尚如何能領導羣雄？是以寡人索性叫小兒再娶一房妻子，生個能繼承我廖家功業的子孫！」

廖庭道：「那個女人便是奴家所扮的！當日奴家跟辛叔叔潛入莊內，剛好碰見戴鴻展進來，便躲在暗處把他擒下，準備慢慢拷問，不料他抵死不供，奴家只好再去地窖檢視鄭東州及杜峯的屍體，希望能找到一些有關廖家的秘密，恰好沈大人撞了入來。

「那時奴家以爲你們是廖鐵山請來的，自是與他們一個鼻孔出氣，是以不敢信任，也因此你們剛到時，奴家接到辛叔叔的報訊，便扮鬼現身欲把你們嚇走……再後來聽見沈大人跟辛叔叔說的話，才深信諸位對奴家並無惡意。」

說至此，他長嘆一聲，續道：「奴家扮鬼一直都有辛叔叔作配合，那夜奴家扮鬼去找鄭東州，後來廖鐵山打了一掌，受傷而遁，躍上大樹，再跳到另一棵大樹，辛叔叔爲奴家打開大樹通往地道的機關，奴家則拉長銅管，對着銅管發聲，是以你們一直以爲奴家尚在那棵樹上，銅管的妙用在於此！

「至於媚兒，便是奴家，由於奴家自小便似女子，是故我娘親一直以此名暱稱奴家！」

沈鷹又問道：「廖公子，老夫尚有兩個疑團不明，仍盼你能爲老夫解答！」

「沈大人有話請問。」

「上次在松林內，老夫見你在一瞬間便能換上一副臉孔，而連白衣也似變了色般，這又是什麼原因？」

廖庭格格一笑，笑得十分嫵媚，羣豪嘴上雖沒說出口，便五內却興起一股說不出難受的感覺。

「那是家師以前上台演鬼戲使的一點小把戲，奴家先把藥物塗在掌中，必要時往臉上一抹，容貌便變了！」廖庭說罷舉掌往臉上一抹，那張嬌艷似仙女的臉孔，登時又變得猙獰無比了。

她續道：「奴家的衣衫是事先撒上兩種藥物，一種是能發出綠光，另一種是可讓白色的衣衫在轉瞬間變成黑色，就像整個人突然消失了般！」

沈鷹恍然道：「原來如此，倒真叫老夫大開眼界了。」

管一見接道：「老夫也有一個問題要問你，上次廖鐵山獨自被困於松林內，你爲何不殺死他，反而讓他逃脫？」

廖庭垂淚道：「奴家的確想殺死他，但他到底是奴家的親生之父，到底硬不起心腸親自下手，最後決定由其自生自滅，也許他命還未絕，却讓他無意中破壞了陣法的樞鈕，讓他脫困出去……」

「原來如此！」

廖庭說了這話後，呼吸忽然急促起來，戴鴻展叫道：「小主人，小主人……」

廖庭喘息道：「你們放心，我把話說罷，而廖家又再也做不成强盜頭子……奴家已十分高興，死也死得瞑目……奴家已看到娘親及妹子了……娘，你等等我……」

他大叫一聲，頭一歪，倏地又舉起發抖的手掌，在臉上一抹，現出本來的臉目，然後才斷氣了。廖祖訓道：「死了倒也乾淨，省得寡人自個動手！」

沈鷹見蕭穆、夏雷及辛三郎仍戰不下廖鐵山及麥葦，忙道：「戴鴻展，現在是你贖罪時候了，還不去把廖鐵山擒下！」

廖祖訓暴喝一聲，道：「你敢！」

管一見道：「你不助老夫等，他事後也不會放過你，你自個想清楚！」

戴鴻展跪下道：「戴某自知罪孽太大，不敢求饒，只望兩位神捕不要難爲戴某家人，他們根本不曾參與戴某的行動！」

管一見道：「好，老夫答應你，你去吧！」

戴鴻展又向廖祖訓道：「大主既然無端端對屬下施辣手，屬下只得走這條路了，你我恩怨，自此了結。」說罷一躍而起，向廖鐵山處馳去。

作法自斃

管一見轉頭望向廖祖訓，道：「老匹夫，你要自縛雙手跟老夫回去，還是寧死求戰？」

廖祖訓哈哈大笑起來：「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當求遺臭萬年，不成功則成仁，死則死矣，豈能如此不濟自縛雙手！」

「如此，老夫只好提你的首級回去銷案了！」

廖祖訓獰笑一聲：「有這般容易的麼？」雙腳一頓，斜向管一見飛去，但只飛出半丈，右腳一沉，在地上一蹬，忽地一個後翻凌空騰起，反向沈鷹撲去，長劍自向下斬出。

沈鷹雙腳不丁不八，待得對方長劍將至，才把烟桿迎上去。

不料，廖祖訓手腕一沉，劍尖改刺沈鷹的丹田！

沈鷹早有準備，左手食指一曲一彈，只聽「噹」的一聲，把劍刃彈開，烟杆暴長，反敲對方手腕！

廖祖訓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右脚又再一沉，身子登時挪開四尺，沈鷹那一杆便自落空。

利那，管一見亦已標前，緬鐵鷹鍊脫手飛出，直奔廖祖訓的後肩。

廖祖訓沉腰卸肩，左掌一圈，打出一記劈空掌，迎向管一見。

管一見左掌也迎了上去，兩掌相隔四尺，却發出一聲震耳欲聾的聲音來，廖祖訓上身幌了幾下，終於站定，但管一見却拿不住樁，要退了半步。

沈鷹見狀奔前兩步，烟杆如毒蛇出洞般，烟咀上下吞吐不定，點向廖祖訓胸前的「璇璣」、「至堂」及「中庭」穴！

廖祖訓雖然拿定脚樁，但五內不禁一陣翻騰，馬步浮動，是以不敢攖其鋒，閃身後退兩步。

他一退，沈鷹立進，烟杆當作點穴鐝，烟咀又點向對方的「膻中」穴！

這刹那，管一見也緩過氣來，鷹鍊再度出手。好個廖祖訓，身子一蹲，長劍一拉「老樹盤根」，急削沈鷹的雙脚。

沈鷹一跳而起，廖祖訓身子暴長，劍尖刺向沈鷹的丹田，這一劍使得又急又勁，沈鷹連忙沉腕，烟杆在劍刃上一敲，凌空借力飄開！

廖祖訓猛喝一聲，標前追去，管一見那裏肯放過他，鷹鍊在空中劃了半個弧圈，向廖祖訓頸際纏去。

廖祖訓長劍改刺爲挑，把鷹鍊挑開。沈鷹一退即進，與管一見雙雙合戰廖祖訓。

× × ×

蕭穆等人多了一個戴鴻展，實力大增，而且戴鴻展新戰氣力充沛，鬥志又盛，雙掌翻飛，接下廖鐵山及麥葦不少攻勢。

蕭穆等人畧喘過一口氣，立即又賈其餘勇反攻起來，形勢登時逆轉，把對方壓了下去。

廖鐵山心頭大怒，驚道：「好個吃內扒外的叛逆，廖某恨不得生吃你的肉！」

戴鴻展也怒道：「你既不仁，又豈能求我全義，這叫做一報還一報，當日你若不是設計殘害自己的兄弟，今日沈鷹及管一見便早已血濺當場了，問題是你們廖家不信外人，才會有今天！」

麥葦道：「放屁，麥某不是外人麼？大王却把麥某視如子侄。」

「他不過當你是一條狗罷了，只是你甘心啃骨，他們自然認爲你還有利用的價值！」

話音一落，夏雷已一刀自他們中間劈落，刀至一半，手腕一翻，倏地變成橫削，飛向麥葦的腰腹！

這一刀變化詭異，大反常規，麥葦冷不及防，鋼刀抵擋不住，雖然吸氣飄身，但仍被夏雷的鋼刀在腹上拉開了一道傷口，鮮血立即迸裂。

戴鴻展趕上一步，鐵掌一翻，拍出一股凌厲的掌風，麥葦吃掌風一擊，如喝醉了酒般，跌跌撞撞攤倒地上。夏雷趕上一步，手起刀落，把其首級砍了下來。

麥葦一死，使得廖鐵山銳氣全失，給蕭穆一連三劍，迫得連連後退，辛三郎立即揮筆自側方迎上去，廖鐵山大驚，叫道：「父王快來救孩兒！」

蕭穆拿劍一橫，只聽「嗤」的一聲，在其肩上劃開一道深深的傷口，鮮血迅即把衣襟染紅。

此刻，廖祖訓的罵聲亦傳了過來：「畜生，死則死矣，鬼叫什麼！你這生殺人還少麼？」

辛三郎冷笑道：「你殺人時，可曾替人設想一下，連自己的妻子女兒都捨得下手，當眞是萬死不能贖罪！」銅筆一戮，點在廖鐵山的痳穴上，登時把其制住。

蕭穆金劍一劈，割下他臂上一塊肉來，他恨其狠毒，不想讓他一劍而死，是以喝道：「這一劍是替令郎報仇的！」金劍一轉，又把其大腿割下一大塊肉來，「這是替令嫒報仇！」

蕭穆連刺數劍，口中不斷喝道：「這是替鄭東州報仇，這是替杜峯討債……」

廖鐵山痛得死去活來，不斷發出呼痛聲，最後蕭穆才一劍刺在他胸膛上：「這一劍是替尊夫人報仇的！」

廖鐵山大叫一聲，撲倒地上，只見周圍草地已染成一片殷紅色。

夏雷拍手道：「痛快！對付這種人一定要如此，否則人心不快，天眼不開！」

四人立即走向廖祖訓處。

× × ×

廖鐵山的慘叫聲，一道道傳來，饒得廖祖訓雖然是鐵石心腸，也興起一股兔死狐悲之感，不過他比其子更加狠毒，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反抗，相反出招更加狠毒辛辣，出手全是進攻招式！

沈鷹忙道：「老笑，小心一點，老匹夫要拚命啦！」

「困獸猶鬥，惡不了多久！」管一見咀上說得輕鬆，招式却十分嚴密。

過了七十招，廖祖訓經過一番狂拚之後氣力漸竭，管一見手上一緊，首先反攻，沈鷹肩後受傷，只在側掩護。

再過一陣，管一見與沈鷹已大佔上風，廖祖訓眼珠子一轉，且戰且退，管一見緊纏不放。

激戰間，廖祖訓一劍削向管一見，沈鷹覷得眞切，手臂暴長，烟杆倏地伸前，替管一見接下這一招，管一見緬鐵鷹鍊立即飛出！

廖祖訓虎吼一聲，左掌拍向沈鷹，身子却不閃不避！

沈鷹側身一滾，不與對方硬碰！

利那，鷹鍊已纏住廖祖訓的頸子，廖祖訓左掌及時翻起，抓住鍊子，不讓管一見拉緊，右手長劍倏地脫手飛出，射向管一見的胸膛。

這一着大出管一見意料，急切間身子一蹲，避過射來的長劍。

但廖祖訓長劍出手之後，又摸出一把淬毒鋼釘出來，望管一見洒去。

管一見假如不放手便危險了，他當然不肯冒險，鬆了手，向側滾了開去。

與此同時，沈鷹倏地一掌拍在烟杆上，那隻尖細的烟咀立即脫杆而出，飛向廖祖訓。

廖祖訓見把管一見迫退，心頭狂喜，長笑一聲，扯下頸上的鍊子，這刹那，沈鷹的烟咀剛好臨身，只聽「噗」的一聲，射在其「笑腰穴」上。

廖祖訓臉色一變，隨即狂笑起來，笑聲越來越響，身子不斷打顫。

戴鴻展看不到沈鷹施展他的救命絕招，是以十分奇怪，沈鷹却知道對方內力逐漸散失，好整以暇走近幾步，回頭問管一見：「要活的還是要死的？」

「當然要活的。」

（以下轉入第一〇〇頁）

烽火游龍故事之四

王一龍·文
黃耀基·圖

雙龍會三虎

雙龍伏擊　三虎歸天

雙龍初會山海關

暮春三月，山海關仍然頗爲寒冷。不過冰雪已不見，樹頭上亦開始吐出新綠。路上的行人已脫下棉襖，改穿薄衣。

山海關地方雖不大，但由於是關內關外必經之地，所以行人頗多，大多是些粗眉大臉，身材壯實的漢子。

鎮內的商店大多是販賣皮革山藥以及刀叉馬匹的販子。除此之外，鎮內的客棧却星羅棋佈，而且經常客滿。

黃昏前，太陽已照不到街道，只見關內方面馳來兩匹健馬，馬雖不俊，馬背上的騎客却十分英俊，一男一女，男的英氣勃勃，女的身材豐滿，眼波嫵媚，滿臉春意。兩騎來到一家清靜的客棧前，男的道：「下來歇一宿再走吧！」

女的沒有反對，立即翻身下馬，身手十分俐落。行人對這兩人都投來好奇的眼光，這年代兵荒馬亂，女的出門已不多，何況是騎馬！

是以行人心中都暗暗忖道：「看這兩人的模樣，必不是什麼好東西！咦，莫非是那裏來的雌雄大盜！」想到這裏，都趕緊走開，不敢多望一眼。

那男的身材高瘦，滿臉不在乎的神色，挽着女的腰肢走入店內，叫道：「小二，快替咱餵馬！有沒有清靜的上房？」

掌櫃奉承地：「大爺們遠道而來，小號那有不把清靜的上房騰出來招呼的？」

那男的哈哈笑道：「你不必賣弄口乖，快叫人帶路，順便替大爺送二盆熱水進房！」

這客棧跟舊式的一樣，靠門口是一個大堂，擺放着十餘張桌子，聊作飯堂，睡房在內進。

此刻飯堂內只坐着一個身穿白色唐裝衫褲的漢子，那漢子一邊喝茶，一邊拿眼打量着這一男一女，不時皺眉沉思。

這一男一女却毫無所覺，跟着小二走入內堂。

不一陣，兩個小二便一人捧起一個大盆入房，接着又提了幾桶水進房。

那男的把門關好，笑道：「大屁股，還不寬衣洗澡？」說着自己已先脫下外衣了。

那女的也毫無羞澀之色，三扒兩撥，脫得赤條條的，跳落木盆內，嬌聲道：「大哥，你還不替我倒水？」

那男的「哈」了一聲：「想不到姘上了你，却要做你的奴才！」他把冷水及熱水分開注入盆內，又替另一個盆裝了七八分，自己也跳了進去。

那女的舉止異常粗俗，把兩隻白肥的大腿架在盆邊，腰桿斜依在盆內，嘆道：「舒服極了！大哥，關外有什麼好玩的，咱們要巴巴的自山東趕去！」

男的一邊洗，一邊道：「我走南闖北去了不少地方，就是未曾去過關外，所以特地去走一趟，反正又沒事做！莫非你不想去？」

女的斜乜了他一眼，道：「你想撇掉我，可沒這般容易！」

男的道：「喂，當初你我曾經有個協定，俺是隨時可以去找其他女人的，到了關外，你可別管得太緊！」

女的小嘴一嘟，道：「你餵飽了老娘，老娘自不會把你栓在褲帶旁！」

原來這男的有個外號叫「白衣游龍」，向在山東境內活動。山東的响馬及軍閥，見到他便大覺頭痛，女的外號「大屁股」，本是山東响馬「大鬍子」的義妹，後來不但被「白衣游龍」洪天生收服，還助他殺死「大鬍子」及山東土皇帝張光頭，最後還自願委身事他，可是他倆的關係，却十分曖昧。夫婦不像夫婦，情侶不像情侶，亦不像是朋友，但三者的成份都有一點。

當下兩人洗好澡，洪天生便叫小二把水拿出去，又吩咐他取些可口的小菜來送酒。

吃過晚飯，兩人連日奔波不曾歇過，此刻肚子飽，精神爽利，都有了點興緻。洪天生伸手在「大屁股」柳英君的腰肢上一捏。「幾天沒餵你，餓了吧？」

柳英君臉上微微一紅，啐道：「你自個蹩不住却來取笑老娘！」

「說眞的，以前俺可不會這般想那件事，自從姘上了你，就不好啦！看來俺遲早要死在你肚皮上！」

「老娘那裏捨得你死？你死了又要老娘做寡婦，那滋味兒可不好受！唉，眞是寃家，現在給你餵大了胃口，他日你若不要老娘，叫老娘去那裏再找一個這樣的漢子？」

洪天生笑道：「俺這個漢子與其他有什麼不同？」

「你內內外外都好像鋼鐵一般結實，房內房外都同樣饒勇善戰！難得你是不拘小節，跟老娘一個模樣！眞是天生一對，也不知老娘上世吃了什麼大苦頭，今生才修到這份福氣！」柳英君笑容忽地一歛，「大哥，老娘眞的越來越怕會失去你！」

洪天生道：「俺何嘗不是？只是要俺一生只對着一個女人，俺可怕熬不住！」

「山東境內的百姓說，白衣游龍樣樣都好，只是好色了一點，果然沒有說錯！嗯，你不會試試看麼？」

洪天生怔一怔，訝然問道：「試試什麼？」

「試試今生只對着老娘！」柳英君忙又道：「老娘今年才三十二歲，起碼還能夠服侍你十多年，屆時你再另外去找一個吧！」

洪天生大笑。「十多年之後，俺也老了！」

「胡說，男人四十才一枝花，十二年後你才四十歲！還怕找不到女人？」

洪天生笑聲不止，道：「時候不早啦，還是先顧顧目前吧！」說着伸手去扳柳英君的肩頭，柳英君嚶嚀一聲，乘勢倒在他懷內。

洪天生手掌一落，自她粉頸溜下，停在胸脯上，柳英君啐道：「死鬼，今夜怎地如此急色？」抬起手來，去解胸襟，洪天生忽然把她的手按住，隨即把她推開，一個虎躍，跳至門後，聽了一下，霍地把門拉開。

只見外面站着一個漢子，相貌堂堂，正是剛才那個在飯堂內，獨個自斟自飲的青年。這人看來比洪天生的年紀略小一點，但神色十分沉穩老練。

兩人四道目光互觸了一下，竟然再也挪移不開，都覺得對方的氣勢及武功不同凡响。

柳英君見來了個陌生人，也不知剛才的話是否讓人聽見，粉臉不由一紅，連忙跳下床來。

半晌，洪天生才問道：「兄弟相貌堂堂，爲何會偷聽人家說話？」

那漢子抱拳道：「小弟絕對無意偷聽別人的話，只是覺得你好像，好像……」

洪天生道：「俺好像什麼？」

「請問兄長是否來自山東？」

洪天生臉色一變，道：「不錯！兄弟是誰？」

「冒昧一句，兄長是否姓洪，名天生？」他見洪天生戒備之色極盛，生怕誤會，忙又道：「小弟是關外的白金龍，未知兄長是否曾聽過賤名？」

「白金龍？」洪天生一怔，笑道：「你便跟俺一樣，有個游龍的外號的那個白金龍？」

白金龍含笑道：「正是，多多打擾你了！」

柳英君笑道：「老娘早就聽過『關外游龍』白爺的大名了！今日『關外游龍』跟『白衣游龍』在山海關相逢，可眞是一件盛事！」

白金龍雖然做出一個噤聲的姿勢，隨即閃入房內，同時把門關起。洪天生訝然道：「白兄弟可是遇到強敵？」

白金龍笑道：「這倒不是！不過小弟却是爲了一件事才來這裏的！」

洪天生點點頭，說道：「料必是大事，否則你怎會入關？」隨即請白金龍坐下，同時把油燈點燃。「英君，你去找些酒來！」

柳英君會意，立即開房出去。洪天生日注白金龍，道：「你來找我，必有什麼貴幹，何不開門見山，先把話說清楚，再來喝酒！」

白金龍笑道：「洪天生快人快語，正合小弟胃口！不敢相瞞，小弟來找你，實是有一件事要求你帮助的！」

洪天生一怔，道：「此處是你的地頭，洪某有什麼可以帮助你的？」

「事情是這樣的，不知你是否聽過『關外三條虎』的名頭？」

洪天生搖搖頭。「洪某生平未踏出山海關一步！」

「這三人平日欺凌弱小，打家刦舍且不說他，最可恨的，是他們最近竟然與東洋矮鬼勾結，甘心充當漢奸，不斷把情報賣給東洋人！」

「哦？」洪天生眉頭一揚，「這三人如此可惡？不知他們賣的是什麼情報？」

「其實也算不得是情報，只是把咱這邊的情況告知東洋鬼子！」

洪天生負手道：「東洋鬼久已有覬覦咱們關外之心，這三人助紂爲虐，確實該死！這三隻老虎叫什麼名字？」

「他們是拜把兄弟，大哥叫『疤面虎』何七，二哥叫『矮脚虎』丁四方，老三叫『黑臉虎』狄江！都有一身武功，而且槍法奇準！」

「他們三人現在何處？」

「他們三個現在接受東洋鬼之命，正要入關探取情報，聽說還帶了一份厚禮，要送與段祺瑞！」

「哦？東洋鬼子早就跟他眉來眼往，這會兒，不知又要以什麽條件跟東洋鬼子交換！」

白金龍冷哼一聲：「對咱百姓來說，料不會是什麽好事！所以小弟才決定在此伏擊三虎，希望一則爲民除害，二則能一挫東洋鬼的氣燄！只是三虎本身武功不但高，而且還有不少徒子徒孫，憑我一人，可沒有多大的把握！」

洪天生慨然道：「洪某私生活雖不大檢點，但却最痛恨這種吃內扒外，害國害民的賊子！反正我閑着沒事，便帮你，除此三害！」

白金龍大喜。「洪兄肯出手，不怕三害不除！」

洪天生笑道：「雙龍除三虎，傳出去，也是一件佳話！」

白金龍忙道：「輕聲一點，這裏有三虎的爪牙，小弟近日閑來沒事，入關逛逛，不料來到此處，才聽到三虎的一個爪牙說三虎這兩天便要進來，又說帶了一批貴重的東西，要上北平，所以小弟才留了下來。正在犯愁，幸而洪兄夫婦自天而降，實是皇天有眼！」

洪天生露出一個尷尬的笑容，本想解釋一下，他跟柳英君的關係，回心一想，這件事實在難以解釋，便把話嚥了下去。

不料柳英君剛好捧着酒食進來，把話聽入耳，喜得她露出一口白牙。「咱夫婦沒什麽好東西招待你，實在不好意思！」說着向洪天生飄了一眼。

洪天生乾咳一聲，道：「賊婆娘，還不快斟酒！」一抬頭：「白兄，假如那三隻老虎在此經過，你住在客棧內，又有什麽辦法知道？」

白金龍道：「正因此事所以小弟才敢深夜打擾！何七在山海關有個徒弟，叫做『雙刀小霸王』袁通。何七經過此處，必會去找他，着他準備人馬，沿途護送禮物去北平！因爲，袁通手下有不少爪牙！」

洪天生接問：「你想去袁通那裏等何七他們？」

「正是！所以特來邀請賢夫婦一齊同行！」

洪天生哈哈一笑。「賊婆娘，還不快去準備一下！」

柳英君不願辜負大好良宵，但又做聲不得，只好把洪天生的一柄洋鎗及一柄刺刀拿了出來。

白金龍大喜：「事不宜遲，咱們現在便去吧！」

智闖猛虎堂

深夜，長街寂靜，只有遠處傳來的更鼓聲。

洪天生「夫婦」跟在白金龍身後，快步穿過幾條小巷，走至一座院子前。這座莊院，圍牆高逾人頭四尺，走近時，連裏面的屋頂也看不着。

白金龍向洪天生打了個手勢，洪天生會意，身子微蹲，雙掌放在膝上。白金龍輕輕一躍，站在他膝上，雙手抓着牆頂，輕輕一扳，身子便升了起來。他探頭向內一望，見圍牆內有幾個穿着黑色唐裝衣褲的大漢，拿着火把來回巡邏，要想不讓人發覺投入莊內，可不容易。想了一下，忙跳回地上，回頭向洪天生招招手，快步離去。

三人跑到附近的一棟小屋後，洪天生忍不住問道：「怎樣？」

「裏面防範十分嚴密，不好辦！」白金龍亦是心頭大急，抓了兩下頭皮，反問：「洪兄可有什麽好辦法？」

洪天生想了一下，道：「明早待咱夫婦冒名混進去，你看可不可以？」

白金龍搖搖頭，說道：「袁通有勇有謀，可不容易騙取他的信任！」

柳英君問道：「你爲何定要混進去？咱們在半路伏擊不是更有把握？」

「大嫂有所不知了，在關外三虎有不少人保護，過了山海關又有人保護……」

柳英君截口忙問道：「這是一些什麽人？」

「關外的都是跟東洋鬼有來往的強盜，以及巧立名目的所謂保護隊，人多勢衆。過了山海關，他們便回去，改由袁通的猛虎堂保護，猛虎堂的勢力自此一路南下，遍及三四百里，只有在這裏反而容易下手！」

洪天生不明地問道：「猛虎堂的堂口設在這裏，爲何在此反而容易下手？」

「正因爲此點，他們必認爲此處最爲安全，所以人手及防範必會較爲疏忽。早幾天袁通接到消息，便把幾個得力助手派了出來，在路上作佈置，此刻堂內的好手反而不多！」

「原來如此！」柳英君恍然大悟地道：「難怪你要混進去，敢情是想在裏面下手？」

「正是，白某此行的目的，只想殺死三虎，並不是要消滅猛虎堂。暗中藏在裏面，並非上策，最好能取得他們的信任，然後相機下手，這樣成功的機會便大得多了！」

洪天生道：「不如由咱夫婦去搗亂一番，白兄則乘機混進去！」

白金龍道：「這只能算作是沒辦法的辦法，因爲三虎也不知要幾天才來，我不可能藏在暗處，幾天幾夜不喝不吃，而又不會讓人發覺，何況他們認得我，一露出行藏便不妙了！」

洪天生腦子內靈光一閃，輕輕拍一拍白金龍的肩膊，道：「行，我有辦法了，咱們先回去再仔細商量一下……」

白金龍道：「我看再回去商量可來不及了，萬一今夜便來了，咱們明天才混進去，困難便更大了！」

「反正又沒其他好辦法，而且急也不急在一時，大不了我洪天生陪你到此暗殺他們！」洪天生含笑道：「假如咱們離開後，三虎便來了，那也只能算咱們運氣不好，而三虎命還未該絕！」

白金龍無可奈何，只得跟洪天生「夫婦」返回客棧。這一夜，白金龍又磨在洪

天生房中將近一個鐘頭才離開。

柳英君暗中舒了一口氣，把房門關好，又側頭吹熄油燈，伸手抓住洪天生的衣袖。

洪天生故意問道：「賊婆娘，什麽事兒？」

「哈，天快亮啦，你不想睡覺？」

「只怕老子上了床，想睡也沒法睡得下！」

「死鬼，你就會損人！」

× × ×

天亮不久，猛虎堂外忽然來了幾個青年，用手大力拍起門來，不久，大門開啓，走出幾個兇神惡煞的黑衣漢子，喝道：「你娘的，大清早來拍什麽門？敢情是嫌命長了！」

一個青年道：「你們猛虎堂佔了我家的菜地，現在家內揭不起鍋蓋，咱們是來要求賠償的！」

「要求賠償？這個賠償給你！」一個黑衣惡漢，忽地一巴拳摑了過去，那青年左頰登時腫起老高，其他青年都大喝起來：「反了反了！你們強佔民財，還敢打人，難道山海關內沒有王法了麽？」

那惡漢恨恨道：「這個便是王法！」他揚一揚一對海碗般大小的拳頭，「要不識相，連你們也要打了！」

那幾個青年憤氣塡膺。「你們恃勢欺人，只怕沒有好報，咱們雖然明知鬥不過你們，也要跟你們鬥一鬥！」

那幾個惡漢相顧大笑，齊把衣袖捋高，跨出門檻，喝道：「小子，不怕死的便來吧！」

那幾個青年只打了個眼色，發一聲喊，一齊衝了上前，揮手踢腿，胡亂向那幾個惡漢擊去！

惡漢們不但孔武有力，而且學過幾年拳脚，那幾個青年怎是他們的敵手？只三五個回合，便紛紛被打倒地上，惡漢們樂得哈哈大笑。

忽然街頭奔來一人，正是白金龍，他幾個箭步便竄到一個惡漢臉前，左手五指一抓，托住一個惡漢的臂彎，右手五指抓住他手腕，用力一拉，只聽「喀」的一聲輕響，那大漢的小臂骨登時脫了臼，痛得黃豆大的汗自額角爆出。

白金龍左脚一蹬，把惡漢踢翻，那幾個惡漢見狀立即棄下青年奔了過來。

白金龍夷然不懼，叫道：「你們不是他們的敵手，還不快走！」身子一歪，右拳直奔，「砰！」堅硬的拳頭砸在一個惡漢的心窩上，那大漢立即萎頓在地。

那些猛虎堂的惡漢見白金龍厲害，都把身上的七首利刀抽了出來，白金龍存心教訓他們，出手絕不留情，只見刀光劍影中，白金龍一脚踢在一個惡漢的小腹上，那惡漢立即捂住肚子彎下腰，乾嘔起來。

白金龍雙脚一錯，側身前進，左肘一落，肘尖擊去他後背上，隨即一個虎尾脚掃出，那惡漢應聲撲倒，不能動彈！

白金龍身子隨即一蹲，避過一把刺刀的橫削，右拳向上一搗，擊在那惡漢的胯下，那惡漢大叫一聲，拋下刺刀捂住褲襠滾落地上，乾嚎起來！

這一陣惡鬥，驚動了猛虎堂內的其他大漢，都出來看看，有幾個呾子大的，拿了大砍刀衝了過來。白金龍自腰上抽出一條鐵鍊，雙手各執一端，雙手一扣，絞住一柄大砍刀，左脚一踹，踢在那人的胸膛上！那大漢大叫一聲，拋刀落地。

其他大漢見狀，都大驚起來，叫道：「快去通知大哥，順便拿傢伙來！」

正在慌亂的當兒，只見街頭來了一男一女，那男的見有人打架，快步奔前，那女的緊跟在後，可不正是洪天生及柳英君二人？

柳英君道：「咦，這裏不正是猛虎堂麽？怎地有人敢來撒野？」

洪天生道：「九成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小子！」

柳英君又道：「大哥，咱們不如帮小霸王一下吧，等下也好說話？」

洪天生喊聲好，跳落場中，雙手一抓，一手抓向白金龍的手臂關節，一掌拍向其胸膛！白金龍沉腰翻臂，右掌反切洪天生的右掌腕骨！

洪天生右掌一縮，隨即畢直擊出，白金龍大喊一聲，右掌也是畢直搗去！這種長拳正是他所長，只聽「拍」地一聲怪响，兩拳相觸，各自退了一步！

洪天生走步急速够勁，繞着白金龍轉了起來。白金龍輕跳一步，一拳直搗，洪天生脚步一頓，擰腰一閃，右手五指自其肘下突進，抓向白金龍的脅下！

這一招使得既妙又快，雖是眞戲假做，白金龍暗讚一句：「白衣游龍果然名不虛傳！」不敢怠慢，閃開一步，隨即反擊起來。

猛虎堂的惡漢見來了救星，連忙站在一旁觀看，見兩個一來一往，無不兇險辛辣，心頭都暗暗吃驚：「幸好來了個救星，要不然可要吃虧了！」

心念未了，只聽一陣脚步傳來，大門立即現出一羣人來，爲首的是一個身材高大，臉皮青黃的壯漢，他雙眼一瞄，哼了一聲：「原來是白金龍，大爺還道是誰吃了豹子胆，敢來撒野！」

白金龍見來了人，大喝一聲，雙拳齊出，分左右直擊洪天生耳鼓！

這雙拳勢猛力重，洪天生不敢招架，急忙向後一退，白金龍立即一個跟斗後翻，快步竄向對面那座磚屋。

臉皮青黃的壯漢忙喝道：「快追！」他那些手下如奉綸音，抓起傢伙急追了下去。

壯漢轉頭望向洪天生，問道：「這位大哥是誰，恕袁某臉生……」

柳英君忙道：「你大概便是猛虎堂堂主『雙刀小霸王』吧？」

袁通微微一怔，想不到對方突然道出自己的身份，自己身爲山海關的頭臉人物，却反而不明對方來歷，但他亦無所畏懼，坦然道：「不錯！袁通正是我！」

「小妹來自山東，不知堂主是否曾聽過小妹大哥劉大虎的名頭？」

「哦？原來你們是『大鬍子』的人！這樣說來可也是一家人嘛！」袁通說罷哈哈大笑起來。

柳英君抿嘴一笑，道：「雖不是一家人，却是同一條綫上的！」

話音剛一落，忽聽前頭傳來幾聲清脆的槍聲，袁通忙問手下：「可是有人帶了

槍去？」

「好像沒有！」

「那麽槍是那小子放的了！」

洪天生忙道：「堂主，待小弟去把他擒來的！」

袁通道：「不必，兄弟遠來是客！大牛，帶幾枝槍去，把人抓來見我！」

話未落，只見幾個猛虎堂的惡漢倉惶退回來。「大哥，那小子開槍溜掉了！」

袁通喝道：「眞是飯桶！都給我進去吧！」轉頭對柳英君道：「兩位也請進來喝碗酒吧！」

洪天生笑道：「早想來喝堂主一碗酒了！」

進了院子，遠遠望見一座廳堂。廳雖不大，却也有幾分氣勢，正中擺放着一張八仙桌，袁通招呼柳英君及洪天生坐下，又叫人去取酒來。

袁通自己當中坐下，看了洪天生一眼，問道：「這位能跟白金龍戰成平手，不知是那裏來的英雄？」

柳英君臉上故意裝出幾分羞澀，輕聲道：「他是小妹的夫君吳大江！本是我大哥的一個手下，只因軍師胡師孔妬忌他，所以出來自個闖天下！」

「好志氣！」袁通伸出拇指讚道：「大丈夫理該自立門戶，何况兄弟有這般身手！嗯，兩位這次來山海關，不知有何貴幹？」

洪天生長嘆一聲，說道：「小弟跟大虎到底有一段香火情，不想在山東開山立寨，所以，才想到關外看看有沒有什麽機會！」

柳英君接道：「小妹自大哥口中得知堂主在關內關外都有勢力，所以先來拜會您老，請堂主指點一條明路！日後也有個交情！」

袁通大笑。「兄弟怎敢當劉大哥謬讚，關外兄弟沒什麽地盤，不過這附近一塊地盤倒還安穩！嗯，劉大哥近來如何？」

柳英君估計劉大虎身亡，及「大鬍子」星散的事，還不會這般快傳來此處，便把劉大虎的事蹟胡吹了一番。趁機又把洪天生如何帮助劉大虎爭奪地盤，打家刧舍的事活靈活現的吹了一通，袁通不由對洪天生刮目相看。

「吳兄弟有這般能耐，小弟也不敢收留，怕水淺藏不得蛟龍嘛！」

洪天生忙道：「那裏那裏，小弟人生路不熟，只想混碗飯吃吧，只怕堂主嫌棄小弟不中用！」

袁通垂着眼皮想了一下，道：「不是俺看不起吳兄弟，咳咳，現在關外各路人馬的勢力早已形成，要想另打江山可不容易！小弟也有心丟關外闖一闖，只是勢力不足，人手不够，加上欠缺像兄弟這般的人材，所以不敢輕擧妄動，假如吳兄弟不怕屈就的話，便暫時在這裏住下來吧，將來待俺計劃及準備一下，咱們再向關外發展，屆時你雖然仍是俺的手下，但一個管關外，一個管關內，也等於是一方之主了，只不知兄弟你意下如何？」

洪天生裝出一副感激不盡的神態，連忙屈下一膝，叫道：「多謝大哥栽培，小弟願為馬前卒，供大哥驅策！」

袁通大喜，連忙把他拉了起來。「兄弟，你新來，寸功未立，俺不好安個職位給你，待你以後立了功，再論功行賞！」

「小弟絕對沒有異議？」洪天生一頓又問：「剛才那個姓白的是什麽人物？慚愧小弟竟未能擒下他！」

袁通精神一振，道：「兄弟，你不用氣餒，那姓白的有個外號，叫做『關外游龍』，在關外專破壞咱們的好事，武功高強，沒人能敵，兄弟能單獨與他戰成平手，已是大不容易。」

「如此說來，這姓白的豈不是咱們將來的一個絆脚石？小弟日後一定要把他斃掉？」

袁通大喜，忙道：「正是！此人俺早想除掉他了，只是一來他神出鬼沒，二來武功高強，槍法如神，多次都未能如願，兄弟若能殺死他，將來副堂主這個位子便是你的了。」

洪天生又謝了一番，才道：「小弟聽人說大哥勢力雄厚，為何這裏的兄弟怎只這三幾十個？」

袁通哈哈大笑，道：「兄弟你有所不知了，嗯，實與你說，兄弟，你即將有個立功的機會了。」

洪天生大喜，問道：「機會何在？」

「慢慢來，」袁通喝道：「快擺上酒菜，招呼吳兄弟及弟妹？」

風雨前夕

酒過三巡，袁通才道：「實不相瞞，袁某上面還有一個師父及二個師叔，猛虎堂雖是兄弟我創立的，但俺師父及師叔當年可也出了不少力，這才有了今日？」

「原來如此，却不知大哥的師父跟師叔現在何處，小弟想去拜候他一下。」

袁通又是一陣大笑。「他們現在還在關外，再過一兩天便會經過此地，屆時兄弟你便有機會顯露身手了。」

洪天生一臉詫異，傻傻地問道：「難道大哥的師父要試小弟的身手。」

「不是，」袁通笑容一斂道：「老實告訴你，俺師父這次入關帶了一份十分貴重的禮物，要送到北平去，像兄弟你這般身手，豈不是大有用武之地？」

「小弟還是不大明白。」

「現在是什麽時世，假如沒有妥當的安排及充足的人手保護，可不大安穩，你武功超羣，正好沿途保護俺師父！」袁通道：「兄弟不是問此處為何只有三幾十人麽？他們都已被俺派了出去，在沿途作安排，現在你明白了沒有？」

「完全明白，小弟願意效勞？」洪天生露出興奮的神色，「大哥，路上是不是有什麽厲害的脚色。」

「現在還不知道，小心一點總是較好的。」袁通眼看已吃得差不多了，便道：「兄弟，咱帶你到客房去看看，暫時住一兩天，請將就一點。」

「那裏的話，大哥肯收留我們夫婦，小弟已十分感激？」洪天生忙拉着柳英君，跟着袁通走到內進。

廳後是兩排廂房，再過去有一個小院，袁通推開一扇房門，道：「這便是客房，你看看還有什麽需要沒有？」

「小弟十分隨便，有個安身之處便行了。」

「兄弟，只要你好好地幹，咱絕不會虧待你，等下我叫人送一封大洋給你。」

「多謝大哥，但小弟未立寸功，怎敢用大哥的。」

袁通哈哈大笑。「錢財乃身外之物，能結交到兄弟這般身手的英雄，是咱的榮幸，也是猛虎堂的榮幸，區區一點錢算得了什麽，以後咱們還要聯手發大財呢？」

「大哥，小弟想到四處看看，不知方便否？」

袁通沉吟了一下，道：「好吧，反正咱也沒什麽事要做，便帶你走一走吧，」當下便帶着洪天生及柳英君在屋內草草轉了一圈，又介紹了幾個手下給他倆認識。

洪天生見狀，心中暗暗想道：「這個姓袁的表面上十分爽直，但心機却頗深，這時候還不放心我，看來他只想我替三虎做保鏢，並未想到要重用我，否則起碼也該先讓我插香入堂，哼，我得小心一點才好。」想起白金龍，忙道：「大哥，小弟還有個包袱放在客棧內，想先去取來。」

袁通哈哈笑道：「這種小事何須兄弟親自去，假如你信得過咱們的，我讓個兄弟替你去取。」

洪天生心頭又是一跳，忙道：「小弟跟大哥已是一家人呢，怎會信不過你，小弟的包袱是寄在高陞旅館的！小弟在帳簿上是登記姓洪的。」

袁通哦了一聲，又望了他一眼，道：「兄弟做事小心，咱十分佩服。」

洪天生暗道：「幸而不曾用眞名，否則這次可要露出馬脚了。」嘴上却道：「也不是小心不小心的問題，胡亂揑個姓名而已，反正小弟從未來過此地，也不怕別人認不認識！」

袁通心中疑雲稍釋，叫了個精細的手下去了。

洪天生謝了一聲，跟柳英君入房，袁通忽然道：「兄弟，咱住在你屋後那間大房，有什麽事便來找我吧。」

「是，小弟知道。」

入了房，洪天生故意只把門虛掩着，柳英君雖是女流，但在道上混過不少年，比狐狸還狡猾，洪天生的用意她還有不知道的，故意提高聲音道：「大哥，這次眞是皇天有眼了，想不到還未出關，便遇上貴人？」

洪天生道：「英妹，咱們做人該要有點義氣，人家如此待咱們，咱們少說也得替大哥賣幾年命？」一邊說着一邊却拉過柳英君的手來，食指在她掌中「寫」下「小心說話」四個字。

柳英君點點頭，道：「這個小妹還會不知道麽？我又不是今日才出來混的，什麽人對咱們好，什麽人對咱們不好，也懂得分。」也伸出食指在洪天生掌心，寫道：「如何跟白聯絡。」

洪天生一邊跟她搭着腔，一邊又「寫：慢慢才想辦法。

兩人坐了一陣，不久便有人送包袱來了，洪天生心頭一動，忽然輕輕向柳英君耳邊說了幾句話。

只聽柳英君道：「大哥，咱們跟袁大哥見過臉，但還未去拜會過大嫂，不如咱們……」

洪天生道：「我去可不大方便，你去探望她一下吧？」

柳英君出了房，見四處沒人便大步走到後頭去，後面果然有間大房，柳英君叫道：「袁大哥，袁大哥！」房內沒有人應聲，附近也沒有猛虎堂的人，柳英君伸手在門上叩了起來，又叫道：「袁大哥，大嫂！」房內依然沒有應聲。

柳英君想了一會，輕輕用力把門一推，房門沒動，她連忙縮手。這刹那她忽然發現一件怪事，急忙走開。

剛走了幾步，只見袁通迎面走來。「聽說弟妹找我，不知有什麽事？」

「袁大哥，小妹想向大嫂請個安，打了一陣門，不見大哥開門，便回來了，沒想到大哥在外面。」

袁通忙道：「你大嫂沒住在這裏，以後有機會才帶你去見她，嗯，弟妹，我已叫人燒水給你們洗澡了，我昨夜睡得晚，先去睡一下。」

柳英君向他行了一禮便返回客房了，心中暗罵道：「好個狡猾的袁通，竟敢以一間空房來騙老娘，哼！」原來剛才伸手去拍門時，發現門板上竟留下了指印，證明那是間空房，否則又怎會積了灰塵？

洪天生聽了柳英君的轉述後，心頭也是一沉。「袁通既然還不相信我，不知三虎來了之後，有沒有機會接近他們。」他這次來，恐怕袁通生疑，並沒有把槍帶來，假如不能接近三虎豈不是白費氣力？

吃晚飯時，是由一個猛虎堂的手下把飯菜送來房內，袁通却一直不曾出現過。

入夜後，洪天生正想上床，忽然一個猛虎堂手下跑了進來，道：「吳大哥，袁大哥叫我通知你，等下三位大爺就要到了，叫你準備一下，他要把你介紹給三位大爺認識。」

洪天生心頭一跳，謝了一聲，送走那大漢，忙把門關了起來，柳英君急道：「大哥，怎辦。」

洪天生打了個手勢，示意她輕聲一點，心頭亦是暗暗犯愁，想不到三虎來得這般快，這當兒如何去通知白金龍。

照白金龍所述，最好的下手機會便在山海關內，但憑自己跟柳英君兩人四隻手行麽？還有，錯過今天自己是否尚有接近三虎的機會，即使有，但手上沒槍，可也不好應付。

洪天生怔怔地想了一陣，忽然聽見外頭傳來一陣響聲，接着便聽見猛虎堂的人，恭聲叫道：「拜見三位大爺，」

柳英君叫道：「來了？」

以智鬥智

洪天生輕吸一口氣，拉開一絲門縫，湊眼望了出去。只見一個大漢提着一盞燈在前頭引路，後面跟着三個五十左右年紀的男人，其中一個手中還捧着一大包東西，走向後頭。

洪天生心想：「這三個料必便是三虎了？」重行把門關好，也不點燈，拉着柳英君倒在床上裝睡。

過了一陣，房門又响了，洪天生跳下床，把門拉開，外面是一個矮小的猛虎堂爪牙。「吳大哥，三位大爺聽說你今早能與白金龍戰成平手，十分高興，叫你倆去見他們？」

洪天生道：「小弟已穿好衣服久候了，請帶路！」

「跟咱來吧，」那漢子提燈在前，洪天生及柳英君跟在後面，心頭有點忐忑，不知等會的情況會怎樣。

那漢子推開一扇房門，說道：「三位大爺就在裏面，兩位請自個進去，三位大爺不准咱們來打擾他們！」說着便退了下去。

洪天生及柳英君見房內一片漆黑，看不到什麽，心頭微微一怔，還是跨步走了入去。

只聽一個沉實的聲音道：「把房門關起。」

洪天生依言關好房門，又聽另一個道：「桌上有盞油燈，你先把它點亮？」

洪天生默不作聲，走前幾步，伸手去摸，這刹那，他心頭忽然覺得有點不對，何七為何不叫別人點燈，却叫我來點？不過他沒有發問，決定先把燈點燃再說。

心念未了，雙手已摸到一件冰冷堅硬的東西，這東西一入手，但立即發覺這是一柄洋鎗，威力奇大，刹那間，他心頭一跳，幾乎要把鎗抓了起來。

與此同時，另一個念頭隨即冒升上來：「奇怪，桌上怎會有一把鎗，疑念一起，五指一鬆，再一摸，便摸到油燈了。

他雙手穩定打火點燈，燈光一亮，這才發現靠牆放着三張交椅，坐着三個男人，正是剛才在門後見到的，洪天生眼皮一垂，恭敬地道：「吳大江及柳英君拜見三位大爺！」

當中那個道：「唔，免禮？哼哼，我何七在道上的輩份雖不低，但却不敢受你一拜。」

洪天生一怔，問道：「三爺看不起吳某？」臉上露出幾分不服的神氣。

何七哈哈一陣大笑，道：「你看看桌上放着的是什麽東西。」

洪天生眼光一低，隨即答道：「三條皮帶，掛着三柄洋鎗。」

「你既然知道這是洋鎗，剛才為何不取？」

洪天生微微一怔，說道：「我為何要取？」

「取槍射殺老子們嗎？」

洪天生惶恐地道：「吳某還要為三位大爺效力，怎會取槍殺三位大爺？」

何七眼光一盛，冷冷地道：「你本是大鬍子的手下。」

「是的，小弟不敢欺騙三位大爺。」

「劉大虎手下有那幾個大將？」

「胡師孔，雷標，萬長木？」

何七陰森森地一笑。「你既然能與白金龍打成平手，為何沒有你的名？」

「小弟加入劉大哥手下還不足二年，所以還夠不上資格，後來也終於被胡師孔等人所排擠，所以小弟才毅然離開，決定另起爐灶？」

何七喝道：「你以為用劉大虎的名字，便可騙得了老子麽？想當年，劉大虎跟老子還有一段香火情，後來也經常有來往，今年春，他還來找老子，老子對他一切瞭如指掌，他手下不但沒有一個叫吳大江的，也沒有一個義妹叫柳英君的！」

洪天生及柳英君暗中鬆了一口氣：「原來他們根本對劉大虎那裏的情況，毫不了解，否則怎會不知他有一個義妹！」

當下洪天生發出一陣大笑，何七喝道：「有什麽好笑！」

洪天生道：「三位大爺硬是要不相信，小弟也沒話好說，若小弟記憶沒錯的話，由去年末至今年春，劉大哥却在山東境內，準備攻打雷家寨，根本沒有離開過山東一步。不知大爺在何處見到他？」

何七看了兩位把弟一眼又問：「你投入『大鬍子』之前又在什麽地方混過？」

「在上海灘！只因得罪了上海灘上的一個貴人，所以才返回家鄉！」

何七臉色一沉，冷冷地道：「你不必再說了，快拿槍吧，否則便沒機會了！」

洪天生不看桌上一眼　詫異地道：「大爺這話是什麽意思？」

「你們是張大帥派來的殺手，你以為老子不知道麽！」何七，丁四方及狄江同時抽出腰上的槍來，槍口遙指着吳大江及柳英君。

洪天生臉色微微一變，道：「三位大爺這是什麽意思？」

「什麽意思，寧可殺錯一百，不能放過一人！」

洪天生生氣地道：「三位大爺既然不能容人，吳大江告辭了！」說着拉着柳英君慢慢走了出去。

何七喝道：「站住，再走老子便開槍了。」

洪天生側着頭道：「要殺便殺，何必再出言戲弄？想不到山海關竟沒一個是像樣的人物，好生令人失望。」腳步一抬，又走前去了。

「站着，」這次聲音雖不大，但洪天生及柳英君却依言停步了，原來這次發聲的却是袁通！只聽他道：「師父，徒兒早說他們沒有問題啦，你看若是他們是張大帥派來的人，怎會如此鎮定？」

何七嘆息道：「正因為他們太過鎮定，所以老子才更加疑心，聽說張大帥眼紅咱們得到龜田的信任，所以派了幾個厲害的人物，要來破壞咱們的好事，老子豈能不小心一點！」

洪天生裝出一臉笑容，大聲道：「這樣說來，如果因為心頭坦然而神色鎮定自若的，大爺便都要殺死咱們麽？袁大哥，恕小弟失陪，不想再逗留下來了。」

袁通道：「吳兄弟不要生氣，咱師父也是為了謹慎而已，兄弟勿怪！」

洪天生冷笑道：「跟着這種多疑善忌的人，如伴虎眠，小弟可受不了！」

何七道：「錯過今夜，老子便相信你了，吳大江，你若能得老子們平安到北平，回來之後，猛虎堂的副堂主寶座便讓你坐了，而且你們可以得到兩百個大洋的保護費！」

袁通也道：「兄弟千萬別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咱師父說話一是一，二是二，他說要重用你，自然是相信兄弟你了。」

洪天生這才轉怒為喜忙道：「如此小弟便多謝大哥及三位大爺提拔之恩了！」

何七哈哈大笑，道：「剛才你假如抓起桌上的槍，便死無葬身之地了，因為槍膛內沒有子彈。」

洪天生心中暗暗冷笑：「你老子還會猜不到！」却裝作吃了一驚的模樣，「幸好小弟完全沒此念頭。」

這刹那，洪天生忽然冒起一個念頭來：「他們處心積慮佈置下這個圈套來試我，但為何沒有預防我身上是否帶着鎗，假如我身上有鎗，何七不是危險得很麽？」

他心中暗暗忖思，自然不敢動問。只聽何七又道：「現在有了你，老子們可放心了，今天已夜了，明天老子再跟你研究一下行程吧！」

袁通道：「兄弟你先去睡吧，明早咱們再來找你！」大聲呼了一個手下帶洪天生回房。

洪天生及柳英君心想經過今夜，袁通等將會釋去疑心，而重用自己了，換言之，入猛虎堂臥底的計劃已經成功了，都暗暗鬆了一口氣，現在只須找尋機會相機除掉三虎，便大功告成了。可是當洪天生躺在床上，想起袁通如何不派人在自己晉見何七前，先搜搜身子，看看有沒有藏械這個問題時，洪天生却睡不着了。

×　×　×

天剛亮，洪天生及柳英君盥洗完畢後，便又被帶到後進，袁通道：「兄弟，師父對昨夜的事有點抱歉，所以請兩位過來一齊吃早飯。」

「師父們太客氣了，大哥，老實說，昨夜小弟是有點生氣，但經過大哥你解釋再加上睡了一覺小弟已沒放在心上了！」

袁通喜道：「那麽請兄弟及弟妹進來吃了早飯，師父還要跟你們商量行程。」

果然何七，丁四方及狄江三人的態度跟昨夜大不相同，雖是早飯，也十分豐富，何七還不時替洪天生佈菜，鬧得洪天生及柳英君心中暗暗納悶。

吃過早飯，何七果然拿出一張地圖來，簡要地跟袁通，洪天生及柳英君商量行走的路綫，以及路上該注意的地方。

洪天生問道：「請問大爺，咱們在什麽時候起程？」

何七道：「明日午飯之後起程，路上請吳兄弟多費神一點，總之事成之後，老夫絕不會虧待你倆！」

「多謝大爺！」

何七收起地圖，道：「現在沒什麽事了，吳兄弟若要到鎮上四處游玩一下也無不可，不過入夜之前一定要回來！」

柳英君大喜，道：「咱夫婦從未來過這地方，正想到處走走，咱們晚飯之前便會回來了，」伸手輕輕一拉洪天生，「當家的，你陪我去走走吧！」

洪天生問：「附近有什麽好地方？」

袁通笑道：「兄弟既然未曾來過這裏，怎能不去萬里長城看看。」

洪天生一拍大腿，道：「小弟怎會想不起來，那麽愚夫婦先走一步了，大哥跟大爺們再慢慢商量。」

兩人出了猛虎堂，柳英君問：「大哥，咱現在去那裏找白金龍？」

洪天生笑道：「如果我沒猜錯的話，他一定仍在旅館內等候咱們，不論如何，反正咱們都得回旅館取馬匹！」

兩人返回旅館，洪天生跑去對掌櫃道：「老闆，俺寄放的兩匹馬還在不在？」

掌櫃道：「小的怎敢賣斷，只是不知客官這麽早便來，還未上料！」

「現在替我餵一餵，等下算錢給你，」洪天生一邊說，一邊走向內堂，掌櫃呼道：「客官的房間昨天袁大爺已派人來退了！」

「哦？」洪天生正想找個籍口，目光一瞥，忽見旅館外，有個人影一閃，他心頭一沉：「他奶奶的，袁通到今日還會派人來監視老子！」連忙走回大堂，笑道：「俺倒忘了！」又向柳英君打了個眼色，拉了一張板櫈坐下。

洪天生目光不斷瞥向內堂，不久果見白金龍在裏面探頭探腦。洪天生忙向他打了個手勢，大聲道：「掌櫃，咱們要去長城遊覽，煩你代勞弄些乾糧來，等下一齊算錢給你！」

掌櫃連聲應好。洪天生目光再一瞥，果已不見了白金龍，心中暗讚一句：「這姓白的果然聰明機伶，難怪能跟俺齊名！只不知他性子如何，否則倒是可以跟他結交一下！」

走了一陣，掌櫃含笑道：「客官，一切準備好了，那馬剛吃了料，可不要着牠跑得太快！」

「這個俺知道！」洪天生付了錢，便與柳英君取了乾糧出店。兩人騎馬緩緩向山海關樓頭處走去，一路裝作四處遊覽的模樣，毫不着急。洪天生輕聲道：「大屁股，等下一切看我眼色行事，袁通那小子派人釘梢！」

柳英君輕聲罵道：「這姓袁的眞他媽的多疑！」

兩人出了關，沿着長城放馬而馳，走了一陣，看看已去遠了，洪天生回頭一望，見背後不遠之處，也有一個漢子騎馬作劉覽狀，他忽然拉韁，說道：「咱下馬吃乾糧，看看他怎辦！」

那漢子見洪天生停了下來，也跳下鞍，牽馬而行。

洪天生暗暗冷笑。「你奶奶的，這次可不露了餡了！」有意為難他，故意慢慢地啃着乾糧。

那漢子走在前頭，也坐了下來，拿出乾糧來吃，洪天生向柳英君打了個眼色，兩人立即上鞍，策馬向前急馳，柳英君經過那漢子時，故意道：「大哥，咱們拚拚看誰的馬匹脚程較快！」

洪天生笑道：「好呀！」回手拍在馬臀上，那馬速度立快起來。馳了一陣，回頭一望，那漢子也急馳走來。柳英君道：「大哥，咱戲弄他一下！」連忙勒住馬韁，道：「後面有人來了，咱們讓他去了再比！」

那漢子微微一怔，大感為難起來，但洪天生及柳英君把馬停在一邊，不去又不行，只得硬着頭皮馳了過去。

洪天生及柳英君兩人幾乎笑破肚皮。

洪天生抬眼一望，只見遠處一塊石碑後有人在招手，定睛一望，可不正是白金龍？

他生怕那個猛虎堂的漢子又會馳回來，若讓他撞破，昨天一日的心血便算白費了，沉吟了一下，輕聲對柳英君說了幾句，柳英君連忙下馬向那石碑奔去。當她的人影消失在石碑不久，只見那漢子又策馬走了回來。他見一匹馬空了，便笑道：「兄弟你老婆跑掉啦？你還不去追？」

洪天生臉色一沉，喝道：「操你奶奶

的熊，我老婆的事你還敢管？」

那漢子陪笑：「大家都是出來遊玩的，小弟多嘴問了一句，兄弟可別見怪！」

洪天生眼珠一轉，有了個主意，登時堆下笑容道：「原來你也是來遊長城的，咱夫婦正愁沒伴，不如咱們結伴同遊？」

漢子大喜：「兄弟也是獨遊無味才來找你們的！嗯，恕小弟無禮問一句，嫂夫人到底去了那裏？」

洪天生哈哈一笑。「你怎地如何直心腸？這時候不見了人，自然是去找地方方便啦！」

漢子陪笑道：「小弟眞的笨得很，連這個也想不到！」等了一陣，還不見柳英君同來，又問：「怎樣去了這麽久還未囘來？」

洪天生又罵道：「操你奶奶，我老婆的事，我自己都不急，你急什麽？再吵俺便把你推下山去！」

那漢子昨天聽同伴講述他如何跟白金龍殺得難分難解的情況，那裏還敢做聲？

再過一陣，才見柳英君自石碑後走了出來，雙手在用力抽一抽褲頭，那漢子暗叫倒霉，三人馳了一陣，那漢子忽然叫道：「哎呀不好，小弟也要找個地方解決，你們夫婦先走吧！」說罷也不理洪天生，撥轉馬首向來路馳了囘去。

洪天生望着他的背影輕聲問道：「白金龍去了沒有？」

「老娘就是等他去遠了才出來，所以才要這麽久！」柳英君道：「白金龍說咱們中午出發，入夜才下手，他會在半路上接應！」

洪天生道：「袁通一定會帶上不少人手的，咱三個人怕不大行！」

「白金龍說他已找了幾個熱血的青年，他們會在半路設伏，然後咱倆才乘亂下手，同時要咱把那份禮物取走！」

洪天生笑道：「這個還用他說麽？」

兩人心中有事，見目的已達到，閑逛了一會便同去了，到了猛虎堂還未黃昏。

險中奸計

一宿無話，次早下人把早飯及午飯送到洪天生房中。既不見袁通，也不見何七等人召見，洪天生不覺有點奇怪。

午飯過後，便有人來通知上路了，洪天生及柳英君出了廳堂，只見何七等三人都是腰挿着洋槍，洪天生忙道：「大爺，小弟身上連件像樣的武器也沒有，萬一發生了什麽意外，又憑什麽保護大爺？」

何七道：「來人，拿兩柄鋒利的刺刀給吳兄弟夫婦！」

洪天生心頭一沉。「他媽的，怎地連鎗也不肯給一柄？」嘴上却不敢說出來，暗中却担心起來：「今夜如何下手？」

一行人三四十人，出了猛虎堂，只見外面放着十幾匹馬，何七三人及幾個猛虎堂的頭目都上了馬，洪天生及柳英君却騎自己的馬，一行人浩浩蕩蕩向西南方前進。走了一陣，洪天生想起一事，忙把馬勒停，囘頭問何七道：「大爺，怎地不見袁大哥？」

何七哈哈大笑。「你以爲老夫會這樣大意，只帶這些人麽？袁通早帶了人在前面做先鋒開路去啦！」

洪天生心頭又是一跳，連聲稱好計，走了一陣，太陽逐漸偏西，洪天生心頭越來越急：「袁通在前面開路，不知是否會跟白金龍碰上？槍聲一响，他帶人來個回馬槍，老子又如何跑得掉？他奶奶的，想不到俺洪天生出道以來，不曾吃過虧，今日却束手無策！」心中却希望白金龍別在今夜動手，又找不到藉口離開去通知白金龍，一顆心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照估計今夜應該宿在荒野內的，但還不到黃昏，何七便下令拐入一座小鎮內歇宿。

洪天生心頭更急，忙問：「大爺，天色還未黑，爲何便不趕路，似這般行程，只怕一個月也走不到北平。」

何七怒道：「吳大江，這次是老夫作主，還是由你作主？老夫要停在那裏便停那裏，你不必多問！」

「是是！」洪天生囘心一想：如此也好，白金龍一定會改變計劃。

入了鎭，何七包下一家旅館，在旅館外面佈下幾個持槍的手下防備，他自己大馬金刀坐在大廳內，叫掌櫃準備酒菜，又叫人去外面看看找不找得到有什麽好看的窰姐兒。

洪天生心中不由暗暗生疑：「按說何七既然怕路上會遭人搶刦，自應該行動隱蔽才對，爲何反而大張旗鼓，生怕別人不知道似的？」他心頭動了疑，便暗暗留心起來。眼看晚飯後，天已黑了，柳英君也是心頭大急，可是又想不出辦法來。斜眼一看，何七，丁四方，狄江三人一直跟四個大漢坐在一起，根本下不得手，只盼白金龍今夜不來。

何七伸了個懶腰，罵道：「他媽的，大牛去找了這麽久，還不同來，老子先入房了，人來之後，叫他帶人進去！」說着站了起來。

就在這當兒，外面忽有人叫道：「什麽人？」接着是一聲清脆的槍聲傳來。

槍聲剛落，窗外忽然飛入來一團棉花，棉花醮了煤油，冒着熊熊的火！

大堂內的人同時一怔，隨即亂了起來，何七推開前面的人，跑向內堂。

洪天生見他向自己這邊衝了過來，心頭一跳：「機會來了！」左手伸入衣內抓住刺刀，左脚伸出輕輕一勾。

何七叫道：「吳大江，還不快去守住大門！」話音未落，已「砰」地一聲，跌倒地上。

洪天生身子隨即蹲下，正欲把刺刀拔出來，心頭猛地一跳：「袁通師父的武功，怎會如此低劣？」猛覺有點奇怪，左手一落，把何七提了起來。這一提，他又看出一個異處來，大凡練功之人，被人提起，身子必有反應，何七却烏龜游水般，手脚齊動，洪天生心念一轉：便已看出眞相來。「原來這個是假的，難道前夜我去見他時，袁通並沒有派人先搜搜我的身子！哼，幸好老子招子够亮。」

何七叫道：「喂，老兄你抓住我幹什麽？」

洪天生微微一笑：「吳某是大爺的保鏢，現在發生事變，自然要保護着你！」說着把他放了下來。

何七道：「你快出去把人抓來見我，這裏不必你保護了！」

「好！」洪天生道：「可惜對方有鎗，小弟却手無寸鐵，叫我如何殺敵？」

何七囘頭對手下道：「黃田，蘇長山，你們把槍借給他們！」

兩個大漢立即把槍遞給洪天生及柳英君。洪天生向柳英君打了個眼色，兩人雙雙走出旅館，外面幾個猛虎堂的爪牙在探頭探腦，洪天生問道：「人呢？」

「咱們响了槍，他們便跑了！」一個爪才指一指街角：「他們由那邊跑去！」

洪天生對柳英君說道：「賊婆娘，咱們自從投靠了袁大哥之後，未立寸功，現在……」

柳英君快口道：「現在去把那些傢伙抓來，看看他們是何方神聖！」

兩人快步跑去，轉過街角，只見前面有人招手，兩人跑得更快。到了一棟小磚屋後，一扇木門忽然打開，露出一張笑臉來，可不正是白金龍？

洪天生及柳英君立即閃身入去，白金龍道：「那份禮物呢，到底是啥寶貝？」

洪天生苦笑一聲：「這次咱們都中計了！」

「中計了？」白金龍一怔，「難道那禮物不值錢？」

「那還管得了禮物？那個何七根本是個西貝貨！」

「什麽？何七是假的？此話確實？」

「不但何七是假的，連丁四方狄江也是假的！」柳英君立即把情況說了一遍。

白金龍叫道：「不好！這樣說來，袁通絕不是做什麽先鋒，他今早便跟眞的偷偷起程了，却故意讓你們招搖過市，使出一招金蟬脫殼！」

洪天生一跳，急道：「他奶奶的，這些工夫都不是白做的了？快追！」

白金龍道：「不知他走那條路，可沒把握預料得準，萬一追錯了路，再追便來不及了！」

洪天生一急之下，給他想到一計，道：「兄弟，待我跟賊婆娘去把何七抓來，一切便知道了！」

白金龍略一沉思，覺得這辦法還眞行得通，便也同意了。「你們抓了人，便立即出鎭，兄弟在西邊等你們！」

洪天生及柳英君返囘旅館，滿臉怒氣地道：「他奶奶的，咱進出鎭，都找不到人，當眞倒霉！嗯，大爺呢？」

「三位大爹在房內！」一個漢子道。

洪天生輕聲問道：「可是有妞兒去陪他們？」

「正是。」

洪天生微微一笑，向柳英君打了個眼色，走向內堂。只見房外有人守衛，洪天生笑道：「夜已深了，你們還不去睡？」

「大爺有令要咱們保護！」

「有俺夫婦在此，誰能傷得了他？你們且去睡一會兒，等下才來接班！」

那些大漢早就恨不得囘房睡覺，聽洪天生這麽一說，都眉開眼笑地走了。

洪天生見四處沒人便把耳朵附在房上靜聽，房內不時傳來何七等人的淫笑聲，洪天生自笑聲中，認出何七住在那個房間，暗暗定了個主意。

過了一陣，笑聲便止了，却換作一片鼻鼾聲。洪天生抽出刺刀，挑開門閂，閃身跟柳英君走進房去。

兩人走近床前，各出一手捂住何七及那妞兒的嘴巴，同時把刺刀架在其頸上。

洪天生揑尖聲音道：「別張聲，要不然休怪大爺刀不留人！」抽出一塊手絹塞在何七口中，一手抓住他的後衣領，一邊說道：「快穿衣服，要是發出一點聲音，刀劍齊鳴！」

假何七嚇得身子亂抖，果然聽令把衣服草草穿好。洪天生用鎗抵在他後腰，待柳英君把那妞兒綑縛好後才說道：「俺便是吳大江，現在請你跟咱們出旅館，碰到人就說睡不着覺，要出去外面吹吹風！」說罷取出假何七口中的手絹，槍頭在其後腰用力一戳，「快走！」

「是是，我不是何七，吳大爺……」

「別廢話！有話出去再說，只要你合作，俺便放了你！」

假何七貪生怕死，果然不敢再說，打開房門走了出去，出了店門，一個爪牙看見，問道：「大爺去那裏？」

「老子睡不着覺，到外面吹一陣風才同來，你去睡吧！」

轉過街角，到了白金龍借來的那棟紅磚屋後，見停了兩匹馬，洪天生拉着假何七上馬，隨即催馬奔去。

馬蹄包着厚布，踏地無聲，不一陣便出了鎭，往西一直馳去，白金龍果然已在半路相會了。

洪天生把假何七帶入樹林，喝問道：「你到底是誰？」

假何七哭喪着臉，說道：「小的是趙虎，這……這是袁大哥叫小的假扮的，吳兄弟您……」

白金龍喝道：「別廢話，快說袁通走那一條路去了？」

「他們今早抄小路，咱們走官路，不過到了龍鎭之後他們也就會走官路了！」

洪天生問道。「龍鎭離此有多遠？」

「二百里！」白金龍道：「咱們快走！他們走小路要兜一個彎，路途反而長了，快馬還來得及在龍鎭之前截住他們！」

洪天生重新拉着趙虎上馬！

柳英君道：「大哥，這人還有用？」

「大大有用！沒有他咱們怎見得到袁通及眞何七？」洪天生道：「他用計賺咱們，老子就將計就計，反把他幹掉！」

白金龍道：「他不是防你是防我！」

四人三匹馬連夜急馳。天亮前已馳了百餘里路，洪天生輕聲對趙虎說了一番話，最後又道：「你要是不聽老子的命令，俺便一槍先把你幹掉！」

「只要吳大爺能把三位大爺幹掉，又保證在事後放過小的，小的一定聽令！」

洪天生又跟白金龍商量了一些細節，再馳一陣，龍鎭經已在望，白金龍立即先行自小路馳去。

趙虎道：「吳大爺，龍鎭有咱猛虎堂的人，假如咱們穿過那裏事情就砸了！」

「哦？」洪天生一撥馬首，忙也抄小路去了。再馳了七八里路，便見前頭來了七八個漢子，却都裝作獵戶的打扮，騎着瘦馬及青驢。

趙虎緊張地道：「就是他們了！」

洪天生拍馬不停沉聲道：「快叫！」

趙虎立即叫了起來：「袁大哥，不好

啦，白金龍追來了！」

怒殲三虎

袁通等人立即勒住馬，大聲問道：「趙虎，你媽的鬼叫什麽？」

「白金龍來了！」趙虎叫道：「咱們全軍覆滅，幸而吳兄弟救了我……」

只見一個臉目沉鷙的男人怒道：「那你追來幹什麽？你奶奶的，別把白金龍引上門來！」

洪天生馬快，眨眼已迫近在十五丈內，那男人叫道：「袁通，這兩個是誰？他媽的，小心！」

洪天生提住趙虎的後衣，手臂一掄，把他拋了過去，槍還未叫響，柳英君已先發難了。只聽「砰」的一聲，一個漢子大叫一聲，跌落地上。再一槍，却打空了！

袁通等人十分機智，立即伏下馬，掏出槍來，準備應戰！原來柳英君不够沉着，洪天生未曾把趙虎拋出時，她已先掏槍，是以引起對方的警覺。

袁通背後那幾個五十左右年紀的中年漢子，便是他師父及師叔，眞正的何七、丁四方及狄江。

剎那間，洪天生的槍也叫響了，「砰」的一槍，射中袁通的肩膊，袁通重心一失，立即摔下馬背來。

與此同時，丁四方也自側射了一槍！洪天生一個「蹬裏藏身」，伏身馬腹後，一手執韁，一手抓槍，槍管自馬頸後探了出去，又射了一槍！

關外三隻虎的馬上功夫，亦十分了得，同樣都伏在馬腹後，洪天生那一槍，射不到人，却射到馬匹，那馬悲嘶一聲，人立而起。

柳英君槍快，再一連三槍，撂倒兩個漢子，袁通立即臥在地上，舉起左手開槍。「砰！」他左手不曾用慣，子彈在馬旁呼嘯而過，但何七的槍却極準，一槍便把馬匹打倒地上，柳英君冷不猝防，給馬拋了起來，滾落草叢中！

洪天生的馬本已衝出射程，見狀只得咬牙急馳過來。眼看又到猛虎堂衆人的中心，洪天生忽然甩蹬，躍落地上，擰腰一滾，匿在一塊大石之後。

只聽一陣炒豆似的槍聲響起，那馬兒悲鳴一聲死在亂槍之下，洪天生探臂而出，彈無虛發，連續兩槍，射中兩個猛虎堂的爪牙。何七叭叭叭回了三槍，洪天生縮回石後問道：「賊婆娘，你沒掛彩吧？」

柳英君道：「沒有！」正要爬過來與洪天生會合，洪天生却喝道：「分開來，不可過來！」

何七三兄弟及兩個爪牙慢慢爬了過來，袁通及一個受傷的手下，也匿在石後舉槍壓陣。

洪天生槍膛內只剩三顆子彈，不敢亂用，柳英君則因爲她取走了趙虎那柄槍，所以那一槍子彈還是滿滿的。

洪天生抬眼望去，見四周一片開闊，要走十八九丈才有一座樹林，而白金龍却還不見現身，不由暗暗焦急。

焦急中，只聽那邊又響起槍聲，他偷眼一瞧，原來柳英君略一探頭，對方便一梭子彈射過來，他心頭一動，故意探頭一晃隨即縮回，叭叭叭一陣冷槍射將過來。

何七那邊槍彈充足，一直把柳英君及洪天生壓得探不出頭來，却叫兩個爪牙急速爬過去。

洪天生聽到一陣腳步聲，知道對方迫來了，正想探出手去，何七等人的子彈却更密了！正在焦慮間，猛聽「砰砰」兩響，夾雜着兩聲慘呼，接着是何七叫道：「小心，後面有人！」

話音未落，「砰砰砰」又是三槍自遠傳來，射向洪天生這方的子彈立即疏落了！洪天生迅即探頭出來，目光一掠，見袁通探出身子回身發槍，把後背露了出來，他冷笑一聲：「你奶奶的，先去地獄報到吧！」手指一扣，「叭！」子彈自袁通後背貫入，袁通一聲不吭，撲落地上！

形勢一變，何七等三虎反成兩面受敵，落了下風。

洪天生心頭大喜，忖道：「這會兒，只怕三五槍便可解決了，可惜老子只剩三顆子彈！」

柳英君見對方槍疏，立即探出頭去，連發數槍！可惜何七三人伏在死馬堆中，子彈只射在馬屍上。

過了一陣，白金龍却不再發槍了，何七等又把槍口指向這邊。洪天生大急暗罵道：「他奶奶的，白金龍在攪什麽鬼？」

何七三人子彈經過一陣消耗，也是剩下不多，只待洪天生探頭出來，才發出點射，洪天生仍是奈何對方不得，却怕對方在龍鎖的手下聞聲追來。

何七見洪天生及柳英君都龜縮不動，便叫狄江出去，到手下的屍體旁，偷取他們的槍支。不料狄江剛踏出一步，「砰」的一顆子彈便射將過來，嚇得他重新縮了回去。

兩方僵持了一盞熱茶的工夫，何七忽然覺得有點不對，只覺一陣勁風壓來，原來有人自遠處不斷把石頭拋過來。那些石頭來至身前，力道還不大，不足以傷人，但仍具威脅！他忍不住轉了個身望過去，原來那些小石頭，發自一塊大石後。小石曲綫拋出，越過石頭飛過來，却不見人影，氣得他七竅生烟。

洪天生見對方不再發槍即探出頭去，把槍膛內最後的兩顆子彈全部發出。狄江立即舉槍還擊。

洪天生重新縮回石後，他忽然覺得有點不對，連忙把耳朵伏在地上，隱隱聽到一陣馬蹄的敲地聲響，看情形當在四里外，心知必是何七的援兵來了，一驚非同小可。快向柳英君打了個手勢，大喊一聲：「兄弟們衝呀！」

話音未落，「砰砰砰」一連三響，洪天生趁槍聲一落，立即滾了出去。

白金龍聽見聲音，也自大石後現出身來，連續拋出三塊拳頭般大小的石塊！

狄江立即發槍射向洪天生，何七却轉身舉槍望白金龍擊去！

白金龍及洪天生身子靈活，一閃一滾，把子彈閃過。柳英君叭叭叭連續三槍，一槍射狄江，兩槍射丁四方！

何七等人立即伏在馬屍下，洪天生見機不可失，猛地一個箭步標前，白金龍也同時配合行動。

何七聽見聲音，探出頭來，尚未開槍，柳英君又砰地發了一槍，何七只得縮回去。可是這一槍過後，柳英君子彈也用罄了！她一怔之下，仍把槍抓在手中，也貓着腰標了出去。

丁四方不顧危險冒出頭來，舉槍瞄向柳英君，冷不防白金龍一塊石頭飛來，把他的槍擊落！洪天生立即藉勢再標前了幾步！

何七槍管自馬背後探了出來，胡亂地射了兩槍！柳英君把空槍向其拋去！何七立即縮回，隨即明白了一件事，叫道：「那娘兒子彈空了！」剛探出頭來，洪天生已一拳砸至！

何七轉臉一閃，洪天生一掌切在其手腕上，何七吃痛，五指一鬆，手槍便摔掉了！

丁四方也把槍舉起，白金龍一拳擊在其臂彎上，隨即一扭，抓住其手腕，提了起來！

丁四方發不得槍，飛起一腳急踢白金龍！白金龍是什麽人，豈有這麽輕易讓其踢中的？手臂一掄，把丁四方重重摔落地上，隨即一腳把其槍踢掉！

丁四方也不是省油燈，趁他空出一腳，下盤不穩，左腹貼地一掃，白金龍也應聲跌倒！

與此同時，洪天生鐵拳改奔狄江，狄江來不及發槍，伸手一格，洪天生又是一拳猛力擊出！

狄江又是急架，洪天生大喝一聲，左右雙拳連環擊出，不讓對方有機會，狄江單臂難支，只得把操槍的手迎了上去！

洪天生擰腰一側，翻起一腳，把其槍踢掉！

何七趁這空隙，立即自馬屍堆中爬了出去，探手去拾地上的槍！柳英君快一步，立即飛起一腳，把槍踢飛。

六人分成三對，赤手搏擊起來。

何七功夫了得，二十個回合之後，已佔了上風，這裏的洪天生也把狄江擊得連連後退。

白金龍被對方掃倒地上，兩人在地上扭打起來，一身功夫都使不出來。洪天生偷眼一瞧，心頭焦急，發起神勇，連連三掌，狄江急退，洪天生連忙迫進，不料去得急，讓一條馬腿一勾，險些摔倒！

狄江那裏肯放過這機會？飛起一腳，急掃洪天生的腰側！

洪天生擰腰一閃，仍被其掃倒地上，狄江大喜，不退反進，躍起望洪天生踏下，洪天生一滾三尺，却讓他生出一條急智來，左手一抬，喝道：「看槍！」

狄江一聽，三魂不見了六魄，行動不由一頓，目光一落，才見洪天生雙手空空，那裏有槍？正要發招，洪天生已一腳把其掃倒！

還來不及他有何反應，洪天生已自地彈起，一拳砸落在狄江的臉上，只聽「拍」一聲怪響，狄江鼻骨迸裂，鮮血長流。

這剎那之間，狄江只覺雙眼金星直冒，一顆頭顱疼痛欲裂，猛覺小腹一陣絞痛，原來，洪天生又一拳擊下！

何七見柳英君氣力不足，便故意賣了個破綻，柳英君不虞有詐，身子暴長，長拳直擊！

何七身子微微一閃，右爪向其臂底探進，柳英君一閃未能閃開，何七大喜，五指一緊，不料一入掌却是一團溫暖渾圓的軟肉，心頭一酥，反應不由一慢，柳英君身子向他一靠，左手後肘一落，猛撞在何七的胸膛上！

這一肘，力量極大，何七腳步一鬆，不由後退了兩步！那一爪，却把柳英君的胸脯連皮帶衣抓破！

猛聽後背一聲大喝：「操你娘的，竟敢摸我老婆的大奶子！」

何七認出是洪天生的聲音，猛吃一驚，但已閃避不及了！

洪天生一拳擊在其後背，再一腿，踹在其後臀上，何七如狗吃屎般扒倒地上。

柳英君再一腳踩落在何七的後腰上！何七十分驃悍，轉身斜抓柳英君的足踝！

柳英君虛踢一下，再一落，却踢在何七的胯下，何七大叫一聲，滿頭都是豆大的汗珠，痛得不能動彈。

柳英君又再一腳踢下，冷笑道：「你敢摸你老娘的奶子，老娘便要踢破你的卵子！」

洪天生見何七已無還手之力，便向白金龍處走去，同時道：「賊婆娘，搜他的身子，看東洋鬼子要他帶什麽寶貝給段祺瑞！」

丁四方見拜把兄弟都已死傷，心頭一慌，氣力稍鬆立即被白金龍壓住，白金龍一拳擊在其太陽穴上，雙掌一落，卡住他的脖子，只一忽，丁四方便已雙眼發白。

忽見柳英君叫道：「大哥，你快來看看！」

洪天生及白金龍連忙跑了過來，只見柳英君手上拿着一隻手工精緻，金光閃閃的袋錶，還有一柄白金製造的手槍，那手槍十分精巧，只有巴掌般大小！

馬蹄聲已响在耳邊，抬頭一望，三、四十快馬已現在眼簾，白金龍忙道：「咱快走吧！」

「你要去那裏？」

白金龍揚一揚手中的袋錶，道：「咱拿這些去見段祺瑞，不怕他不接見我！」

洪天生拉着柳英君急追下去，跑了一陣已到了一座樹林，三人立即入林而去。

再跑了一陣，估計猛虎堂的人都已找不到，才停下來喘氣。柳英君瞪了白金龍一眼，怒道：「咱們帮你奪這份禮物，你却要拿去進貢段祺瑞，好啊，敢情你要去討個官做，哼，想不到你是這種……」

洪天生忙道：「賊婆娘，你少說幾句行不行？他不是這種人！」

白金龍臉上綻出笑容，道：「多謝洪兄瞧得起，小弟能得你信任，尚有何憾？」一頓又道：「當今最誤蒼生的人是誰？自然不是關外三隻虎！咱們若要……」

柳英君快口截道：「你想去晤殺段祺瑞？」

白金龍正容道：「正是！不知兩位有沒有這個胆量？」

洪天生哈哈笑道：「你看我是那種沒胆沒種的人麽？兄弟，你脾性很對咱們的胃口，俺冒昧求你一件事，咱們不如結爲異姓兄弟吧！」

白金龍大喜：「小弟正有此意！」兩人論了長幼，却是洪天生大了一歲。三人休息了一陣，便望西走去，日頭正中，在他們頭上洒下一身金黃。（本篇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風神七戒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北國初秋的天氣，江湖黑白道上隱藏着殺機，邊城驛道，一位鏢師江順被幪面黑衣人殺害；第二件事發生在楓林渡，華山派鴛鴦劍俠婁一劍，被殺手下毒殺害，沈勝衣在渡頭與殺手相遇，錯過了機會，未能將殺手抓着，望着野渡舟橫江心，殺手揚長而去；第三件事：西溪水鄉名勝秋雪庵，一位退隱俠客謝安，他帶着一個七歲孤女兒泛舟遊覽，在蘆葦叢中，爺孫倆被殺手暗害；第四件事：洗手不幹的大賊白額虎胭脂虎夫婦在驛道上被殺；第五件：清官顧松年查案在路上被殺；第六件：總鏢頭杜千手押運賑災鏢銀被攔截，十一個鏢師遇害……

無意犯門規

年青人道：「是教我暗器的人說的，也許他的說話不一定全對，可是到現在為止，他說的還沒有出過錯。」

「那是誰？」杜千手實在很想知道。

「你不配知道。」年青人的回答，異常冷酷。

杜千手慘笑道：「你現在可以動手了。」

年青人道：「你方才的暗器我會完全還給你。」

杜千手忽然問：「高姓大名。」

「也是那句話。」

「我不配知道。」杜千手搖頭道：「我只是奇怪，以你的暗器造詣，江湖上竟然無人提及。」

服從死戒律

年青人道：「我的暗器是用來殺人，不是讓人品評的，在我的暗器下也從無活口。」

杜千手一怔，正要問什麼，年青人的暗器已出擊，這一次杜千手總算看清楚年青人的出手。

年青人由慢而快，却除了開手式，杜千手能看出他跟着的三個變化，那所謂慢已超出常人眼睛所能夠捕捉的程度。

杜千手沒有閃避，木然立在那裏等待暗器的射來，眨眼間被暗器射成刺蝟一樣。

年青人看着杜千手倒下，從石上掠下來，走過去從其他人的屍體與及附近的地上將自己的暗器拾回，那些已打進屍體內的梭形暗器滴血不染，一拿起便是那樣的閃亮奪目。

那些銀子年青人却連看也懶看一眼，在他的眼中彷彿就只有暗器。

然後他舉步走向遠處的山林。

與之同時，另一個方向的高山上冒出了一個人，一個衣飾華麗、面如冠玉、蓄着三綹長鬚、氣宇非凡、雍容高貴的中年人。

山風吹拂，中年人有如玉樹臨風，拈鬚而笑道：「風神門下殺手，果然不凡。」

× × ×

「風神門中的規矩也果然嚴峻之極，只取應得的酬勞，此外儘管成千上萬兩的銀子，擺在眼前也不屑一顧。」說到這些話，已經是半盞茶之後，中年人也到了那三輛木頭車子的旁邊。

「但這可是二十萬兩銀子，這個到底是聰明人還是呆子？」中年人目光從木頭車子移落在杜千手的屍體上，笑接道：「你也是。」

杜千手的雙眼也打進了暗器，但他若是還有氣，縱然看不見，也應該聽得出這是他的好朋友賽孟嘗的聲音。

除了賽孟嘗，這周圍百里，有誰有這種風度。

一柄摺扇接從他手中打開，他悠然搧着，一面吩咐隨來的十二個大漢一齊動手，將那三輛木頭車子推走。

那些人平日是他府中的食客，其實是他的心腹，從他們純熟的動作看來，他們已不是第一次做這種好事。

× × ×

三輛木頭車子給推進一個三里外的密林中，這之前他們已經離開了道路，越過大片山野，避免留下顯著的痕跡。

密林赫然有一條小路，賽孟嘗走在這條小路上，笑聲反而大起來，笑着道：「現在就是有人發現杜千手他們的屍體，也不可能追到這裏來的了。」

一個大漢笑應道：「還是大爺有辦法，輕而易舉便賺來二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

另一個大漢連忙糾正道：「你莫要忘記有一萬兩銀子是大爺拿出來的。」

賽孟嘗道：「那是本錢，也是餌，不過這一萬銀子我們還是要用來幹點好事，買多些好酒，請多些朋友暢聚一下。」

「好教他們到處宣揚一下賽孟嘗大爺的慷慨好客之名。」

賽孟嘗緊接道：「消息傳到之後，鎭遠鏢局死難的鏢師遺屬那兒，也得花一些，沒有比這更好的事了。」

「還是大爺想得到。」衆大漢一齊放聲大笑起來。

他們的笑聲差不多同時停頓，停頓得非常突然，賽孟嘗却並不感到意外，他在笑聲中聽到了破空聲，目光及處，便看見一點點寒光，向那些大漢飛來。

他也想救他們，可是他忽然想到自己的生命更要緊，到底沒有出手，一柄摺扇護住了胸膛，兼顧周圍三十六處要害。

沒有暗器向他飛來，十二個大漢却差不多同時倒在暗器下，十二枚暗器分別打進十二個大漢的咽喉，無一落空。

這判斷準確而武斷得實在驚人，咽喉不容易打中，難得的却是施放暗器的人竟然能夠肯定那十二個大漢沒有一個能夠閃避得開他的暗器一擊。

賽孟嘗當然知道施放暗器的是什麼人，那十二個大漢倒下同時，身穿豹皮衣服的那個年青人亦出現了。

「果然是你。」賽孟嘗居然還笑得出來。

年青人冷應：「難道還有第二個？」

賽孟嘗摺扇輕搖，道：「風神門下據說全都是高手，從來不會用兩個人去做一件事。」

「你知道什麼。」年青人冷笑。

賽孟嘗笑應：「我只知道已經依足規矩，付足了酬勞。」

年青人道：「你却敢利用風神門下去完成你這個卑鄙的計劃。」

賽孟嘗道：「有那一個付錢買兇殺人的人沒有一個卑鄙的計劃，風神門下難道不是只管殺人？」

年青人道：「這一次有點不同，杜千手押的雖然是暗鏢，却是用來救濟災民之用。」

賽孟嘗詫異的道：「你都知道了。」一頓恍然道：「難怪你看見白花花的銀子都無動於中，不屑一顧。」

他總算發覺墮入陷阱的除了杜千手之外，還有自己這個賽孟嘗。

年青人接道：「也許你都知道有所謂風神七戒。」

賽孟嘗道：「你已經犯了其中一戒。」

「這不是我的責任，只要我將接頭的與及元兇殺掉，照事實呈報上去。」

賽孟嘗笑了。「你一早知道這是個陷阱，可是你仍然要殺杜千手，年青人，你比我這個賽孟嘗還要狠，也難怪，二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那一個不動心？」

年青人沒有作聲，賽孟嘗笑接道：「只怕我這個元兇的屍體你根本就不會帶回去，與二十萬兩銀子自此失踪。」

年青人道：「你雖然不太聰明，却也並不太笨。」

賽孟嘗接道：「我們活着對彼此都有好處，二十萬兩銀子也一樣可以消失的。」言下之意，只求活命。

年青人却搖頭道：「一個秘密由一個人去守永遠都是比由兩個人去守要安全。」

賽孟嘗反而失笑。「你應該知道，要殺我並不是一件易事。」

「我只知道你平日養尊處優，近年來很少動手。」年青人也笑了。

這句話就像擊在蛇的七寸，賽孟嘗整個人立時崩潰，年青人也就在這個時候出手，兩枚暗器射向賽孟嘗的要害。

賽孟嘗身形急變，摺扇前端「錚」的彈出了一截利刃，迎向射來暗器，那兩枚暗器却半途弧形相連在一起，再分開，交錯剪向賽孟嘗的右腕。

這一個變化迅速而詭異，賽孟嘗發覺上當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他不得不放棄摺扇，年青人第三枚暗器緊接射出，正中摺扇的扇面，將那柄摺扇撞飛，斜釘在一株樹幹上。

賽孟嘗探手抓了一個空，抓不住那柄摺扇，面色一變，身形立即倒翻，竄向密林深處。

年青人沒有發暗器，野豹般竄出。

賽孟嘗身形落下，雙手一分枝葉，再拔起，他本該直往前竄，但擋在前面的却是一叢荊棘，雙手將枝葉分開的時候，荊棘的尖刺已然將他雙手的皮膚刺破。

他已經很久沒有流血、受傷，也是那刺痛令他往上拔起身來。

年青人沒有理會，硬硬從荊棘叢穿過，在賽孟嘗身形落下同時撲到他身上。

賽孟嘗拔劍，一柄精緻的短劍，柄上還嵌着寶石。

短劍揷向年青人的咽喉，在短劍揷到之前，他握劍的手已被年青人齊肘折斷，年青人一腳接撞在他的小腹上。他慘叫，一個身子蝦米般弓起來，隨又挺直，被年青人再一腳撞飛出去，撞在一株樹幹上，一枚暗器緊接打進他的咽喉。

年青人鐵石一樣的眼瞳這時候才轉變，露出了貪婪的神色。

也許貪財是他的弱點，但無論如何，在二十萬兩銀子之前，很多人相信都很難抗拒這種這麼强烈的誘惑。

× × ×

銀盤中堆放的銀子只有五百兩，雖然未必買得動鴛鴦的芳心，但買動鴛鴦的肉體却是絕無問題。

趙東樓這時候巳經在鴛鴦的房間裏，在鴛鴦的床上擁着赤裸的鴛鴦，展開接近瘋狂的行動。

鴛鴦是麗春院這座青樓中最漂亮也是價錢最高的紅人，她當然有成爲紅人的條件，包括她豐滿的肉體、漂亮的容顏、誘惑的神態、嬌嗲的聲音。

她在行動中呼叫，不管是眞是假，那種語聲都足以令一個正常的男人爲之瘋狂。

趙東樓也是一個正常的男人，雖然他到來找鴛鴦的動機與一般正常的男人不同。他完全不是爲了生理上的需要，只是要自己更瘋狂，只有在極度瘋狂之後，他才能夠回復正常。

他必須在正常的狀態下，他的身手才能夠保持應有的敏捷，頭腦也才能夠保持應有的清醒敏銳，在刹那之間找到對象的弱點，予以致命的一擊。

這其實有些可笑，他是因爲殺人才變得有些瘋狂，却也是爲了再殺人不得不再立即恢復冷靜。

他必須立即恢復冷靜，因爲他可能立即便要去再殺人。

在這個辦法之前他嘗試過其他很多辦法，甚至赤裸身子臥在冰天雪地中，可是一些作用也沒有，一直到一次，在一座青樓遇上了一個很漂亮，很迷人，也很會呼叫的女人。

他本巳激動的情緒在呼叫中更激動，體內的血液彷彿在燃燒，然後陷入一種更瘋狂的境界，由忘我而恢復自我，由激動而歸於平靜。

然後這變成了他的習慣。

這既是他的秘密，也是他的致命傷，由激動而歸於平靜的刹那，他整個身子的肌肉以至精神氣力都完全放鬆，比一個普通人還要軟弱，那雖然是極短的時間，對一個殺人的好手來說，巳經很足夠。

只是他的眞正身份巳經是一個秘密，這秘密中的秘密又有誰知道？

從來也只有他暗殺別人，被別人暗殺在他來說今夜還是第一次。有些經驗一次都巳經太多。

連他這秘密的秘密也知道的人要殺他，當然會用一個好手，最低限度也是一個他這一級的好手。

也只有好手才能够抓住那刹那。

× × ×

現在趙東樓體內的血液巳經在沸騰，熱烈得彷彿要燃燒，要噴射出去，隨即他興奮得忍不住叫出來，狂叫着作最後一下的衝刺。

然後他倒向鴛鴦的身上，整個人在那刹那間完全放鬆。也就在那刹那，一個人飛快從床底下滾出來，一躍而起，雙掌疾往趙東樓後心拍下。

他的動作雖快而無聲，那雙掌那刹那有如從墨汁中提出來，烏黑發亮。

趙東樓那刹那也發覺不妙，正要從鴛鴦身上挺起來，那個人雙掌已拍在他後心上，他的心立即被震碎，與之同時，鴛鴦的心也碎了，那張床亦同時被震碎，塌下去。

血從他們的口中噴出來，噴進了對方口中，一齊倒進床底下。

那個人看也沒有多看一眼，身形倒掠到窗下，將窗子推開，疾竄了出去。

連離開的方向路綫他顯然都巳經擬好，若非好手，行動又怎會這樣周密？也只有好手，才有這種一擊必殺的把握信心。

趙東樓這時候身子才挺起來，却不到半尺高又倒下，他的活力雖然很强韌，可是擊在他後心的兩掌實在要命，何况他連運氣的機會也沒有。

他的眼仍睜大，當然死不瞑目，連殺他的是什麼人他非獨不知道，甚至看不到是什麼樣子，對他這種殺人好手來說，未免笑話。

床底並不是一個適當的藏人地方，而且也不易施展手脚，所以他從來都沒有先看看床底的習慣，在這種享受人生的時間他從來都不做那些會破壞情調，影响氣氛的舉動。

他需要徹底的享受，盡情歡樂，也自信若有任何可疑的地方，都逃不過他的眼睛，更深信以他的身手絕對可以應付突然的襲擊。

只有那刹那，但有誰知道這秘密，找得住那刹那的機會？

所以那刹那，在震驚的同時，還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

在身子挺起那刹那，他的手却沒有抓向兵器那邊，只是抓向頸上掛着的一片玉。

他知道已無力動兵器，只有寄望那片玉，只是他的手還未抓上去便已嚥下最後一口氣。

那片玉紫黑色，只有銅錢大小，形狀很奇怪，就像是一團在急風中移動着的飛雲，紋理很清楚，給人的也是一種飛揚的感覺。

驟看下那的確很像是飛雲，但細看那些紋理，又不很像，再看清楚更不難令人想起了——風！

疾風！

× × ×

秋初的夜風非常清爽，隨着夜風馳來的那輛馬車也所以給人一種輕快的感覺。

那個人給車把式的感覺却像是一條竪立在路旁的石柱，風吹不動，也沒有生命。

他一身紫黑色的衣服，頭上也罩着一個紫黑色的布袋，只露出一雙烱烱發亮的眼睛，也只有這雙眼睛使他看來還像是一個活人。

馬車在他的身旁停下，他揚起了一隻手，車把式的目光落在他手上，隨即點一點頭：「請——」

那個人的手上托着銅錢大小紫黑色的一塊玉，映着車廂旁掛着的風燈，閃動着晶瑩的光芒。

他將那片玉收回，隨即走到車廂後面，拉開門，走進去。

車廂非常寬敞，已經盤膝坐着六個人，裝束與那個人並無分別，也是幪着面，只露出一雙眼睛。

他們只看了那個人一眼便閉上眼睛，也不發一聲，彷彿來人與他們一些關係也沒有。

那個人也沒有理會他們，從容在一旁坐下，隨手將車廂的門關上。

馬車隨即往前繼續馳去，拖車一共有四匹馬，雖然多了一個人，速度並沒有改變。

原巳荒凉的古道在夜間更陰森，也只有這一輛馬車在奔馳。

× × ×

馬車穿過一條峽道，駛進了一片墓地，在一座奇大的古墓前停下。

那片墓地絕無疑問年代久遠，排列得本來很規則，只因爲不少已崩塌，驟看起來顯得有些兒凌亂。

那座奇大的古墓獨處中央，一共有三層，四面各立着一塊石碑，各有一條碎石小路直抵石碑前，兩旁都是石翁仲石駝石馬，雖然很多都損壞，氣勢看來仍很大。

石碑上的字已剝落，迎着馬車的那塊在馬車停下同時「軋軋」的一旁移開，露出了一個發亮的進口。

亮光來自兩排石燈，在石燈當中一道石階直往下伸展，石階兩側及腰的欄干，彫刻着種種奇形怪狀的圖畫，也已不少剝落。

七個幪面黑衣人相繼下了馬車，走進古墓，沿着石階往下走，彼此間都保持一段半丈的距離，也仍然一聲不發。

石碑隨即移回原位，車把式緊接着驅車繞到另一個方向的碎石小路，往墓地外奔出去。

墓地很快又回復一片死寂。

× × ×

古墓裏更寂靜，那七個黑衣人移動間，竟然一些聲音也沒有發出來。

下了那一道石階，是一個平台，九道短短的石階由平台通往下面的殿堂，那個殿堂異常寬敞，三面都是壁畫，左右壁畫之下，各有一行爲數九座的石案。

向着石階那邊的壁畫下也有九座石案，却是分成三層，在下的兩層每一層有四座，左右各兩座，正中一條石階直通至最高的第三層那座石案前。

那座石案也遠比其他的大上很多，上面却一樣空無一物。

七個黑衣人在階下石壁旁的石案後盤膝坐下，左三右四，其中一個比較矮小的伸了一個懶腰，脫口道：「十年沒來了。」

所有的目光立時集中在他身上，他一呆，聳了一下肩膀，垂下頭。

一個陰沉的聲音隨即在對門畫壁內傳出來：「也所以所有的規矩你都快要忘掉了。」

語聲甫落，那面畫壁「軋軋」地緩緩往下沉，七個黑衣人目光同時移向那邊。

畫壁後是一塊石壁，一橫七直，刻着八行字，橫刻的也只有四個字——風神七戒！

那個陰沉的聲音接道：「本門七戒，一不殺孝子，二不殺清官，三不殺義士，四不殺孕婦，五不殺無辜婦孺，六不貪非份之財，七不得同門傷殘！」

語聲來自石壁後，講的正是石壁上刻的七戒，殿堂內迴盪，動魄驚心。

七個黑衣人的六個目光不由自主又回到矮小的那個身上，矮小的那個目光一閃，面上的黑布顫動了一下，好像嘴唇翕動，要說什麼，却沒有說出來。

那個聲音接着又道：「本門之所以有這七戒，當然有必須立這七戒的原因，你們既然是本門弟子，當然亦必須遵守這七戒，一如入門時所立下的誓言。」

七個黑衣人相顧一眼，無言垂下頭，那一眼之中不乏疑惑之色。

石階下的一塊地面旋即「軋軋」地下沉，才消失不見，一塊約等於那塊地面七份一的石塊便從地洞裏升上來。

石塊上放着一個年青人屍體，身首異處，七個黑衣人中的一個目光及處，身子微微的抖了一抖。

那個聲音緊接道：「這個人姓江名順，天風鏢局的副總鏢頭，七月初九在驛道上被殺，當時正要趕回去看他重病垂危的父親最後一面，是一個孝子，殺他的人其實可以等他了却這件事後才下手，天風鏢局上下爲此揚言不惜代價也要找到兇手的下落，討一個公道。」

第二塊石塊隨即升上來，上面放的是一個獨臂老人，胸腹給剪開。

「裏一劍！」那個聲音道：「華山派的劍客，爲了證明朋友的清白，不惜傾家蕩產，甚至斷去一條右臂，義薄雲天，黑白兩道的朋友都讓他三分，七月初十，楓林渡被殺，俠客沈勝衣，正在追查這件事。」

那個矮小的黑衣人脫口道：「他不是劇盜獨臂蕭殺？」

「蕭殺有誓一生不出遼東。」那個聲音回答。

「可是……」

那個聲音冷截道：「殿堂內嚴禁說話，對你也並無好處。」

矮小的黑衣人再看看裏一劍的屍體之後，就沉默了下去。

第三塊石塊跟着就升了上來，之上只有一張黃榜。

「顧松年，七月十一微服外出追查一個殺人案子，十五回衙門，途中被伏擊，人車俱碎，官府懸紅白銀一千兩緝兇！」那個聲音一頓才接道：「誰都知道顧松年是一個清官！」

第四塊石塊上有兩具屍體，一老一小，那個聲音道：「謝安，七月初十西溪被殺，死不足惜，可是隨同墮水，淹死在水裏的他那個只得七歲的孫女兒，却實在死得太無辜。」

坐在右面的一個黑衣人混身一震。

跟着第五塊石塊，上面也放有兩具屍體，一男一女，死狀都非常難看，男的那個簡直就像是半截焦炭。

「白額虎胭脂虎，七月十三被殺，死不足惜，只是胭脂虎巳懷了四個月的孕。」

「難怪——」左面的一個黑衣人脫口一聲，他就是殺那兩條惡虎的中年人，當然不會忘記白額虎當時曾問他安胎該服什麼藥物。

第六塊石塊上只放了一柄摺扇，當中穿了一個洞，那個聲音道：「七月十六，鎭遠鏢局杜千手一行十三人在豫城東七里的山道上被殺，保暗鏢犯了江湖大忌，可是他們押的二十萬兩銀子却是用以救濟千萬災民，萬萬動不得，先動那二十萬兩銀子的是賽孟嘗，事後與十二個手下亦被殺，那二十萬兩銀子同時失去，到現在仍無下落。」

最後的第七塊石塊上放着一具屍體，赤裸着上身，頸掛着一條金鍊子，相連一塊紫黑色，只有銅錢大小的玉，一見這塊玉，右面一個黑衣人的臉孔便暴縮。

「趙東樓——」那個聲音更陰沉。「七月十八死在麗春院紅妓鴛鴦的房間內，鴛鴦的床上，本門弟子，編號十一，從無過犯。」

七個黑衣人都垂下頭，一聲也不發。

那個聲音接道：「你們可以上前看清楚，當然，心中巳有數的可以留在原位。」

沒有人移動，也仍然一聲不發。

好一會，仍然沒有人上前，那個聲音才又道：「不管是有意無意，觸犯了門規，也就得依照門規處置。」

七個黑衣人不約而同一齊抬起頭來。

「可是你們入門以來，一直都沒有犯過錯誤，若是一次或者完全偶然的錯失，即按照門規處死，難以服衆，所以，仍然給你們一個機會。」

七個黑衣人不由自主舒一口氣。

「七個人一個機會，也是說只容許一個人活下來，也是說你們每一個都是本門這一次派出去執行任務的殺手。」

七個黑衣人相顧一眼。

「那一個能夠完成任務，那一個便能夠活下來，換言之，在準備完成任務同時，你們還要阻止別人去完成，而即使完成，還要能夠活着回到這裏，這當然並不容易。」

七個黑衣人只是聽，他們都巳經明白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一次他們非獨要去殺人，還要被人殺，他們要殺的除了指定的對象外，還有已方的六個殺手，每一個都是這樣，生存的希望，其實是非常渺茫。

風神門下的殺手每一個都保持着相當秘密，同門即使聚結在一起，也都是在這種情形下，彼此不知道對方的身份甚至於面目，知道的只有高高在上，暗中控制着他們的人，也因此更顯得這個組織的可怕。

沒有人知道這個組織有多大，門下有多少殺手，只知道，事情只要交給了這個組織，除非你要殺的人在風神門七戒保護下，否則都絕不會失望。

他們做生意的手法也非常特別，完全是採取主動，也所以除非他們找到來，否則根本不知道如何與他們接觸。

江湖上有人說每十個死去的江湖人最少有八個是死在風神門的殺手下，這也許有些誇張，但由此亦可以知道，這是怎樣可怕的一個組織。

在這個組織內的殺手也沒有一個敢背叛，縱然是觸犯門規，也大都出於無意。

他們也大都養成了絕對的服從，主要也當然就是因為他們對本門的一切，知道得實在太少。

× × ×

「你們要殺的就是沈勝衣！」那個聲音說到沈勝衣三個字，特別提高了一些。

一聽這三個字，七個黑衣人幾乎同時目光一亮，混身一震。

沈勝衣名動江湖，劍下也不知擊敗了多少高手，要殺這個人已經不易，何況殺了他之後，還要應付其他六個殺手的襲擊？

「萬一劍的事沈勝衣是管定了，顧松年與粉侯白玉樓是忘年之交，沈勝衣是白玉樓的好朋友，二十萬兩銀子的事鎮遠鏢局的遺屬亦已交給沈勝衣，無論他先要管那一件，都會追查到本門頭上。」那個聲音接下去：「這個人一向運氣不錯，武功既好，江湖經驗又豐富，只要他追查下來，都會威脅到本門安全，是非殺不可。」

七個黑衣人沒有作聲。

「不管怎樣，他只是一個人。」

矮小的黑衣人突然道：「可惜我們只有一個活命的機會，否則七個人聯手，沈勝衣便是三頭六臂也難逃一死。」

目光都轉到他身上，他却若無其事地接道：「我實在不該開口的，我們都互不知道相貌，只有找特徵、聲音給認出來，實在是危險得很。」

沒有人回答他。

「可惜我話早就說了，以大家的聰明，相信已穩記在心，又何妨痛痛快快的說下去。」矮小的黑衣人笑接道：「各位要殺我，雖然未必有殺沈勝衣的困難，可也不容易。」

還是沒有人回答他。

「我也不想再多說什麼，只祝活到最後的那個能夠平安而完整地回到這兒來。」他隨即打了一個哈哈。

那個聲音這才說道：「期限三個月，沈勝衣現在杭州，日出之前，此地周圍十里之內不得動手，日出之後，盡可以各憑武功，決定生死！」

語聲一落，沉下去的那面壁畫便升起來，古墓的進口，同時開啓。

七個黑衣人先後站起來，矮小的那個隨即道：「以我看，還是先解決沈勝衣！」

沒有人理會他，舉步外行。

× × ×

才出古墓，石碑便移回原位，七個黑衣人相顧一眼，身形展開，掠向不同的七個方向。

那一眼之中，都充滿了敵意，也充滿了殺機。

日出之後，他們便成為仇敵，為了讓自己能夠生存下去，必須展開角逐、刺殺。

原則上，他們似乎真的應該先解決沈勝衣，然後才決定七個人的生死，但若是發覺要殺的同伴就在旁邊，是否殺掉比較好一些，省却日後的麻煩？

他們都是一等一的好手，從來只有暗殺別人，這還是第一次面臨被暗殺的危機、威脅，而且還是六個同級的好手。

這難道就是報應？

× × ×

日出，基地東十里的路上由村莊那邊來了一輛騾車，驅車的是一個小老頭。

殺萬一劍的也就是這個小老頭，但現在却無論怎樣看也不像一個殺手，他的身子佝僂着，有氣無力的揮動着手中竹鞭，趕着那頭老騾子。

他的眼神甚至也像那頭老騾子一樣，非獨缺乏神采，而且有些兒混濁。

車上放着四個大酒罎，以繩子固定，也不知是送酒去還是買酒去，更不知他如何弄來這輛車子，多了這輛車子，他看來自然更像一個鄉老頭。

路旁樹下的一塊石上坐着一個青年，一身豹皮縫的衣服　看來却不像是一個獵人，也不像屬於這附近的村落。

豹皮衣服上有很多袋子，其中幾個有暗器外露，這個人事實是一個暗器高手，連杜千手那樣的暗器高手遇上他也得送命，可見他在暗器上的造詣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他看來並不快樂，也難怪，由現在開始，他只有三個月的命，手上雖然有二十萬両銀子，却只怕已沒有太多的時間去花。

那件事他已經很小心，跟踪賽孟嘗，到了三里外的密林才動手，事後也很小心的將屍體埋掉，花了四天，用了七種方法將那二十萬両銀子送到他認為秘密的地方藏起來。

他是一個很仔細的人，也所以暗器才能練到這個地步，除了稍為貪財之外，並沒有其他壞習慣，財貪來他也非常小心，一直都沒有出過漏子，只有這一次例外。

這一次漏子到底出在什麼地方，到現在他仍然想不透，却已有一種感覺，二十萬両銀子已不為他所有，這當然並不是一種好感覺，但他也並不太在乎，在他來說目前最重要的還是如何活下去。

他坐在那裏並無目的，也不在乎別人瞧着懷疑，那個人又是七個殺手之一。

好像他這樣的暗器高手就像是一頭全身佈滿了尖針的刺蝟，隨時都能應付任何襲擊，他也絕對有信心在遭遇襲擊同時予以對手致命一擊。

騾車到了他身旁，他仍然沒有反應，小老頭也沒有驚動他。

以小老頭這種老江湖當然瞧得出這個年青人絕不簡單，却不能肯定這個年青人是否風神門下，這一次事件的七個殺手之一。

小老頭也考慮到設辦法一試這個年青人的虛實，他的腦筋很靈活，很快便有了三個辦法，却是一個也沒有用，那是他忽然發覺這樣做對自己一些好處也沒有，證明了年青人是七個殺手之一，却沒有一擊必中的把握，而與之同時，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後患無窮。

他們離開古墓的方向雖然各異，走上這條路未必只得一兩個人。

動念間他不禁由心內寒出來。

草木皆兵，危機四伏，他活到這把年紀，

還是第一次有這種感覺。

騾車駛過，年青人才站起來，身形倏的展開，從後掠上了騾車。

小老頭立即發覺，却裝作沒有發覺，繼續揮鞭趕那頭騾子。

年青人身形落下，事實一些聲响也沒有，靠着一個酒罎躺下來。

前行差不多三十丈，年青人才問：「老人家可否載我一程？」

小老頭佯裝大吃一驚，回頭一看，險些從車座上掉下去。

他總算坐穩了身子，揉着眼睛問：「你要到那兒？」

這句話出口，他便知道說錯了，雖然他自信裝得很像，絕不會露出破綻，語聲也壓得有些沙啞，可是這句話却不是他裝的這種鄉老兒應說的第一句話。

這句話實在冷靜了一些，與他的舉動並不配合。

年青人應道：「你到那兒我便到那兒。」

他非獨舉止在小老頭意料之外，說話也一樣，小老頭有一種狼狽的感覺，竟然不知道如何回答。

年青人接道：「你裝得太像，連我這麼仔細的人也差一點給你騙過了。」

小老頭疑惑的搖頭道：「年青人，你到底在說什麼？」

年青人道：「你不用壓着嗓子，在殿堂中說話的就是你，我的耳朵很敏銳，任何聲音只要聽過一遍就不會忘記，即使怎樣改變，也能夠立即聽出來。」

小老頭只是搖頭，他並非懷疑一個人的耳朵能夠這樣敏銳，只是沒有忘記年青人並不是因為聽到他說話才追上來。

年青人接道：「我的鼻子也一樣敏銳，尤其是血腥，老遠就能夠嗅出來。」隨即抓起了旁邊酒罎的蓋子。

酒罎內載着一個老人的屍體，咽喉仍然有血淌下。

小老頭的面色終於變了，那些皺紋同時變得刀刻一樣，目光亦變得刀一樣銳利，藏在袖裏的那雙短刀已隨時準備倒削出去。

年青人接道：「我們都是同一級的殺手，彼此之間也許有些距離，但相信不大。」

小老頭的語聲也變了，冷冷道：「那又怎樣？」

年青人又道：「你應該瞧出我，是練暗器的。」

小老頭心頭一凜，道：「你方才已經告訴我你的耳朵很敏銳。」

「一個人要將暗器練好，耳朵敏銳其實並不太重要。」年青人緩緩將酒罎蓋子放回原位。「最重要的還是一雙眼，一雙手。」

小老頭道：「你是說，你在我身後，以你的一雙手一雙眼，即使我的本領在你之上，你還是有絕對的把握將我射殺。」

年青人道：「我雖不知道你用的是什麼兵器，但肯定絕不是暗器，當然也絕不會是你手上的那條竹鞭。」

小老頭心頭又是一凜，年青人接道：「那條竹鞭現在當然也成為你的致命傷，你必須先棄鞭，才能動用自己的兵器，所用的時間雖然不多，對我來說已足夠。」

小老頭冷笑道：「那你為甚麼不動手，還要等什麼？」

年青人道：「我要動手了，何必要跟你說這許多話？」

小老頭道：「你的話的確多一些，做我們這種工作的人，話這麼多不是一件好事。」

年青人道：「也要看情形，在現在來說，就是一件好事了。」

小老頭道：「你是希望藉此消除彼此的敵意。」

「看來我已經成功了。」年青人笑笑：「那我們便可以進一步合作。」

小老頭道：「可惜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年青人道：「你不以為我們應該合作？」

「合作什麼？」小老頭反問。

年青人道：「對付其他五人。」

小老頭道：「你好像忘記了我們只得一個活命的機會，只容許一個人活下來。」

年青人笑道：「我只知道我們若是合作，要殺掉其他五人，應該不太困難，就是對付沈勝衣也一樣，到最後，雖然其中一個必須死亡，活命的機會却是那麼大。」

小老頭點頭道：「我們若是不合作　現在便得死掉一個，活着的一個除了要應付其他五人之外，還要殺掉沈勝衣，活命的機會有多少，算一算便已夠心灰意冷的了。」

年青人笑接道：「尤其是你。」

小老頭道：「不錯，我只要一開口，他們便能夠認出來，應該就是第一個要死的。」

年青人道：「可是你現在沒有。」

小老頭道：「那是你老弟高抬貴手，看來我不跟你合作簡直就是不識抬舉的了。」

年青人道：「你可以考慮清楚，這條路反正半盞茶之內不會走完。」

小老頭笑了笑道：「我只有半盞茶的時間考慮。」

年青人道：「好像我們這種人，這已經太多了。」

「若是不能夠當機立斷，我們根本不能夠活到現在。」小老頭一頓道：「我已經考慮清楚了，依你的。」

年青人道：「好像你這樣爽快的老人家實在不多。」

「活到像我這個年紀還活不膩的人却是多得很。」小老頭接道：「我們現在大概可以談一些細節了。」

年青人道：「我們目前要做的就是先將其他人找出來，個別擊破。」

小老頭道：「好主意，只是如何找？」

年青人道：「你不認識他們？」

小老頭道：「一個也不認識，否則現在就是不去找他們合作，也已去暗算他們，或者躲起來，以免被他們找到來。」

年青人點頭道：「一直以來，我們都是在那種情形下見面，彼此不認識亦不足為怪。」

小老頭笑了笑，道：「我們這種人事實亦不適宜有朋友，因為我們並不需要朋友的幫忙，而朋友的關懷却往往會破壞我們的工作。」

「就是這樣。」年青人接道：「不過以我們的武功，就是無意闖出什麼名堂也一樣不足為怪。」

小老頭道：「你是說我們也許能夠從死者的身上知道他們的身份。」

年青人道：「最低限度也可以知道他們的殺人方式。」

小老頭沉吟道：「可惜死者並不齊全。」

年青人道：「白額虎胭脂虎應該是死於火藥暗器下。」

小老頭道：「以你鼻子的靈敏，接近你的人若是身上有火藥暗器，應該嗅得出來。」

年青人接道：「趙東樓後背有兩個紫黑色的掌印，殺他的人練的也許是鐵沙掌。」

小老頭道：「那他的鐵沙掌相信已練到第十層，登峯造極，鐵沙掌練到這個地步的人以我所知還沒有，而且留在趙東樓那兩個掌印背後非獨完整，而且光潔。」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烈再次到歸來山莊，希望能從師抱眞口中獲得一些有關棋后綫索，但師抱眞不但不提供任何綫索，還翻起臉來，對王烈下逐客令，王烈無奈，只好離開歸來山莊往九天宮找趙北星，但趙北星已趁王烈不在時逃跑了，幸爲百里映紅所擒，王烈見狀，放了趙北星並叫他回去……司徒皓八人八騎來到九宮山和王烈會合，王烈把自己準備到鬼風港救人的事，以及追查趙南星被殺眞象一一告知，司徒皓等八人聽了，均願意與王烈同往鬼風港，於是王烈等人租了船，浩浩蕩蕩駛向鬼風港……

少年逞豪勇　被困鬼風港

百里映紅跟了上去，見他在埋頭研究棋書，不禁發笑道：「哼，臨時抱佛脚有何用處?」

王烈道：「多少有用。」

百里映紅在他身邊坐下，道：「這兩本棋書我曾看過，裏面有些出奇制勝的開局，要看就看那幾局，我認爲要想贏『棋王』的棋只有出奇制勝。」

王烈道：「我知道，此去鬼風港還有一天的行程，我要趁此多看看，妳別打擾我。」

百里映紅點點頭，就靜靜的坐在他身邊，不再開口。

司徒皓八人便負責開船，由於技術不熟練，船行甚慢，有時遇上强風，船便在湖上打轉，直到這天下午，他們才摸清船行的特性，而能以正常的航速破浪前進。

當夜翼下降時，王烈便下令在湖上下碇停泊，大家吃了一些東西，安排好了輪値，餘者便在船上睡覺。

一夜無事而過。

次日，天剛破曉，他們繼續開船前進，王烈憑記憶指揮航向，居然沒有開錯方向，到了這天午後，終於見到了那座名叫鬼風港的小島。

王烈指給大家看，說道：「就是那座小島，現在開始，大家要小心了!」

衞見賢、淩玉鏡、景錦城、路輝煌、卓欣、賀龍、西門芳各將兵器準備在手，他們雖然都是公子哥兒，還沒經歷過大風大浪，但因從王烈口中得知『棋王棋后』是非常厲害的人物，故都不敢等閒視之，準備好好的幹一下。

王烈宣佈道：「等下船靠岸，咱們一起上去尋找，若有發現，諸位切勿輕率動手，要是他們願意釋放黑白二牡丹便罷，否則再見機而爲。總之，最要緊的是不可離開隊伍，免爲對方所趁，這一點諸位一定要遵守才行!」

衆人唯唯應諾。

不久，船已靠近鬼風港的淺灘!

王烈指揮下帆下碇，然後領着大家下船涉水走上小島。

這時，太陽還高高掛在天上，距天黑還有兩個時辰之久，由於天晴日麗，島上情景淸晰可見，當然島上的情景依舊，目力所及，處處巉岩巨石，荒無人跡!

王烈將上次「棋王」出現的經過描述一番，隨即領路來到小島上的最高處，讓大家看淸全島的形勢後，再領路來到當晚「棋王棋后」下棋的地方。

大棋盤已堆積着許多巨石，顯見自王烈離開此島後，棋王棋后並未再在此處下棋。

王烈翻開幾顆巨石，指出地面上的棋盤綫路給大家看，說明那天晚上棋王棋后下棋的情形。

司徒皓八人見到地上的大棋盤，嘖嘖驚奇不已，問道：「那天晚上，你確實看見死了幾個人麼?」

王烈道：「是的，棋王死了雙車雙兵，棋后死了車馬炮和三個卒子。」

司徒皓追問道：「被吃掉的棋子，當眞被殺死了?」

王烈說道：「小弟看見的情形是：當一方要吃掉另一方時，便用手掌在對方的胸口按了一下，被按的一方立時倒下，然後被踢出棋盤外面去，看那情形，分明是中了大手印一類的功夫，被震斷心脈而死的。」

司徒皓道：「可曾見到他們吐血?」

王烈道：「當時距離太遠，又是天黑地暗，沒看淸楚，後來一顆烟幕彈爆炸，他們一齊失踪不見，我和白牡丹姑娘到此搜索，倒沒發現血跡。」

司徒皓道：「被吃掉的一方如是中了大手印或大力金剛掌一類的功夫，應會吐血而亡才是……」

王烈道：「當時我和白牡丹姑娘因太吃驚，沒有仔細察看，後來再回到此處時，這大棋盤上已堆積了這許多巨石，所以被吃掉的『棋子』究竟有沒有吐血，小弟也不敢斷定。」

司徒皓道：「咱們把這些巨石搬開，仔細的看一看如何?」

王烈道：「此事不急，咱們先將全島搜索一遍，如無發現，再回來搬開這些石頭不遲。」

景錦城道：「對，咱們先搜一搜!」

於是，十人結隊而行，開始在島上搜尋起來。

這是一座彈丸小島，寬廣不過半里許，他們只花了一個時辰便已踏遍全島，結果就像上次一樣，沒有任何發現。

路輝煌腦中一直盤旋古書上的記載，認定島上必有地穴或地道，便向衆人道：「這島上有許多怪石，咱們將它一顆一顆翻開，一定可以找到，大家快動手翻吧!」

衆人亦覺唯有如此才能徹底搜索，於是合力將每一顆巨石掀開，這種搜索方式十分辛苦，因爲有許

多巨石重達萬斤，要把它掀翻實在不易，大家忙了個把時辰才翻開十幾座巨石，結果亦無發現，而這時天色却已漸漸黑下來了。

王烈深恐天黑有變，便下令停止搜索，說道：「大家回船上去，明早再來！」

不久，他們一起回到停泊船隻的島邊時，但見湖上空空如也，那艘船已不見了！

王烈面色一變道：「糟了！」

司徒皓驚愕道：「這是怎麼回事？」

王烈苦笑着道：「他把咱們的船弄沉了！」

司徒皓駭然道：「棋王？」

王烈道：「一定是他！」

司徒皓頓足道：「該死！早知如此，咱們應該留下個人看守船隻才對！」

王烈聳肩苦笑道：「這一點我不是沒想到，我怕的是留人看守船隻，極可能連人失踪。」

衛見賢道：「這下完了，咱們帶來的食物都在船上，如今船不見了，咱們吃甚麼呀？」

賀龍道：「會不會是漂流到別處去，咱們先找一找再說！」

於是，十人沿着小島尋找，從南到東繞行一遍，沒見船影，事實證明不是被開走就是被鑿沉了。

司徒皓嗒然道：「這下怎麼辦？」

王烈眼見天已全黑，便說道：「咱們先尋個地方歇下，明天再作主張吧。」

他們回到小島上，找到一座巨巖，便在巨巖下圍聚在一起，共商對策。

王烈道：「諸位，從船的失踪來看，可證明那『棋王棋后』仍潛伏在這島上，如今咱們等於被困住了。咱們面臨的第一個困難是沒有東西吃……」

司徒皓道：「咱們可以捕魚來吃，暫時餓不死的，倒是找不到他們藏身之處是頭痛。」

路輝煌道：「明天一早，咱們繼續搜索，除非他們不在這島上，否則一定會找到。」

王烈說道：「只好如此了，今夜咱們十人就在這巖下蹲一蹲，誰都不准私自離開。」

西門芳笑道：「我們都不要緊，倒是百里姑娘不大方便。」

王烈轉對身邊的百里映紅苦笑，道：「百里姑娘，妳還沒有過餐風宿露的經驗吧？」

百里映紅毫無憂懼之色，笑了笑說道：「別替我担心，你們能够忍受的，我也能！」

王烈仰頭望望夜空，說道：「今夜天氣晴朗，大概不致下雨，趁着夜未深，大家找些東西來生火，小心不要走遠。」

於是，大家一起到附近檢取可燃燒的東西，很快就收集了一大堆，便在巖下生火照明……

一夜無事。

次晨，大家在似睡非睡中醒來，雖然早晨的空氣十分新鮮，可是每個人的情緒都很低落，因爲他們原都是生活優裕的公子哥兒，從來沒有露宿荒島的經驗，而且從來沒挨過餓，而現在他們醒來第一個感覺是：該用早膳了。

因此，大家都有些愁眉苦臉。

只有王烈精神仍然很好，他看了衆人一眼，問道：「各位還好吧？」

路輝煌道：「很好呀！」

王烈道：「肚子餓不餓？」

衛見賢道：「不餓，不餓！」

王烈說道：「那好，咱們現在繼續搜索吧！」

大家便强打精神隨着他走離巖下，又開始去搬動那些可疑的巨岩，希望找到地洞或地道的入口。這樣忙了一個上午，差不多已將島上三分之一的石頭翻動過了，結果仍無任何發現。

這時候，大家已是又餓又累，王烈乃下令休息，就中的凌玉鏡忍不住道：「各位，小弟宣佈一個不幸的消息：我肚子餓了！」

卓欣嘆道：「正是，該吃飯了。」

司徒皓道：「沒出息，只不過一頓早飯沒吃，你們就哇哇大叫，似這般軟弱，還想闖江湖揚名立萬麼？」

凌玉鏡苦笑道：「咱們又不是鐵打的人，而且從早上到現在，咱們搬動的石頭不下五百顆，我說肚子餓，那也是應該的呀！」

王烈心甚歉疚，道：「對不起，都是小弟不好，要是不帶諸位到此，就不會發生這種事。」

凌玉鏡道：「王兄快不要這麼說，小弟叫肚子餓，絕無抱怨之意。」

卓欣接口道：「是啊！小弟的意思是：咱們該想辦法先塡飽肚子，然後再來搜索，這樣才能持久。」

路輝煌擊掌道：「對，有道理，我甚麼都不怕，最怕挨餓。」

王烈啞笑道：「好，不過這島上實在沒有東西可吃，唯一的食物便是湖裏的魚，咱們一起到湖邊去捕魚來吃吧！」

「走啊！」

凌玉鏡一聲吶喊，就拔足向着島邊奔去。

十個人到了島邊，在淺水上走來走去，却沒見到一條魚，凌玉鏡不禁發慌道：「怪事，這麼大的一個洞庭湖，怎的不見一條魚呀？」

路輝煌道：「正是，我聽說這湖中有小銀魚，透明無骨，瑩白似玉，味道鮮美無比，爲何不見一條？」

景錦城道：「你說的小銀魚我吃過，提起這種小銀魚還有一個典故，相傳昔年興修岳陽樓時，呂洞賓仙遊至此，他見工匠無菜佐餐，就順手抓了一把鋸屑撒入湖中，頓時就變成了許許多多的小銀魚……上回我在岳陽樓吃了一盤油炸小銀魚，嘿！眞個又香又脆，名不虛傳哩！」

大家一邊說一邊瞪着眼睛找魚，可惜的是找了半天，連一隻蝦子也沒有抓到。

王烈道：「咱們這麼多人下水，即使有魚也被咱們嚇跑了，換個地方去吧。」

大家轉到另一處島邊，發現水太深，十人中沒有一人懂得水性，均不敢下去。

正在面面相覷，百里映紅忽然走到賀龍跟前，含笑說道：「你的槍借我一用好麼？」

賀龍的武器是一條鐵槍，聽她要借槍用，不禁一怔道：「幹甚麼麼？」

百里映紅道：「刺魚呀。」

賀龍眨着眼睛道：「魚在哪裏？」

百里映紅道：「在水裏。」

賀龍驚奇道：「妳會潛水？」

百里映紅道：「嗯，我是在江邊長大的。」

賀龍不放心，轉對王烈道：「王兄，這位百里姑娘當眞會潛水捕魚？」

王烈也不知道，便向她問道：「妳會麼？」

百里映紅道：「一刻時內，保證你們有魚可吃，不過你們都要面向島上，不准偸看。」

王烈不解道：「爲甚麼？」

百里映紅臉色一紅道：「你們不要偸看就是了，還問甚麼？」

王烈忽然明白了，點頭道：「好，我們不偸看，不過妳要小心點，切莫潛入太深。」

他要賀龍將槍借給她，然後下令大家面向島上站着，在未解除命令之前，誰都不准回頭看一眼。

司徒皓八人都是讀過詩書的人，自然知道「非禮勿視」的格言，當即依言面向島上站立。

王烈當然也不例外。

百里映紅見他們都已轉身站好，這才脫下外面的衣裳和鞋子，手持鐵槍下水，潛入水裏去了。

不久，當她從水裏冒出時，槍上已刺着一條一尺多長的大魚，她將魚扔到岸上，隨又潛下，如此上上下下十多次，岸上已有十條魚。

她一看差不多了，便上岸將身上的濕衣稍爲擰乾，穿上外衣和鞋子，說道：「行啦！」

就這樣，十個人各吃了一條烤魚，大家都對她感激不已，同時也覺得很慚愧，因爲九個男子居然要靠一個姑娘捕魚果腹，實在有些說不過去，王烈便說道：「百里姑娘，妳把潛水的技巧告訴我，下次由我下水。」

百里映紅笑道：「潛水其實並不難，只要閉住氣，不要緊張就行了。」

司徒皓八人也紛紛要求她傳授，她便把潛水的一些動作詳加說明，最後說道：「這說來簡單，却也要多練習才成。」

王烈道：「對，這小島名叫鬼風港，湖上漁民都不敢靠近，因此短時間內咱們恐怕無法離開此處，爲了活命，大家都得學習潛水捕魚，現在咱們就下水試一試如何？」

旋風八騎都是喜歡冒險的青年，聽了王烈的話，便紛紛脫下外衣和鞋子，下水學習潛水的技術，王烈也跟着下水，他們都有一身武功，對閉氣運氣十分在行，故沒有多久均已有心得……

這天下午，他們繼續在島上搜索，十人排成一個橫隊，遇石便翻，一直搜索到天黑，依然沒有發現甚麼，只好仍回巨巖下歇息。

如此這般，到了第三天下午，他們已將全島可翻動的巨石全都翻遍了，就是沒找到地洞或地道的入口。

這時候，他們十人已是身心皆疲，主要原因是連日吃魚倒了胃口，而且被困孤島精神受壓迫，故個個情緒低落沮喪，再也提不起精神來了。

司徒皓嘆道：「王兄，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咱們得想個辦法離開此地才行。」

王烈苦笑道：「打從船隻失踪開始，小弟就一直在絞腦汁，可是這島上甚麼都沒有，如何離開呢？」

衛見賢道：「你相信那『棋王棋后』仍潛伏在這島上？」

王烈道：「根據上次小弟所見情形判斷，他們應該藏在此島不錯，可是咱們已找遍了全島的每一寸地方，如今小弟也沒有信心了。」

司徒皓道：「說不定他們已遷離此處，不在這島上了。」

王烈低頭沉默了一會，忽然想起上次自己與「棋王」下棋輸了後的對話——

「你永遠不得再來，再來我就對你不客氣了！」

「有一天，當我自認可以贏你的棋的時候，你也不接受我的挑戰麼？」

「那時你可以來找我挑戰，但不再讓子，你如輸了，就得變作我的棋子！」

想起這件事，他便跳到一座大巉岩上，運氣揚聲道：「洞庭君！洞庭君！在下王烈向你挑戰下棋，你出來呀！」

連喊數遍，話聲遠遠傳開。

司徒皓愕然道：「你這樣喊叫，他聽得見麼？」

王烈跳回岩下道：「不知道，上次他曾表示我可以再來找他挑戰！如今既不知他藏身何處，只好這樣叫一叫了。」

百里映紅不以爲然道：「你的棋力差他甚遠，他若眞現身與你下棋，你輸了怎麼辦？」

王烈道：「當初講好，我輸了就變成他的棋子，供他下棋之用。」

百里映紅道：「所以你還不能跟他下棋，你若輸了，一切都完了。」

王烈道：「我知道，但咱們十人被困在這小島上，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啊！」

但是，他的喊叫並未收到效果，棋王並未出現，島上仍是一片死寂。

這天，看看暮色將至，司徒皓嘆了口氣道：「天快黑了，咱們又得準備晚餐了吧？」

所謂「晚餐」，即是下水捕魚。

王烈道：「我來！」

他因將旋風八騎帶來鬼風港蒙難，心懷愧疚，故凡事都搶着做，不願讓別人去涉險，當下匆匆脫下衣鞋。向賀龍借了鐵槍，便下水捕魚去了。

這是他第三次下水，前兩次費盡一番功夫才捕到一條魚，雖然如此，他已有信心捕到魚，這時提槍潛下一二丈深，開始在水底的岩石隙裏尋找起來。

很快的，他發現一條魚在石隙裏，當即慢慢伸槍過去，猛可一刺，果然應手而中！

他冒上水面，將魚扔上岸，深吸了一口氣，隨即再度下潛。

潛到另一處岩邊，又發現一條魚，正要伸槍過去之際，驀覺身後水動，好像有人潛到自己身後，他掉頭一看，剛剛瞥見一條模糊的人影，便覺軟痲穴上被人一指

點中，登時眞氣一洩，湖水湧入口鼻，就此失去了知覺……

× × ×

醒來的時候——

他發現自己躺在一間富麗堂皇的房室中的一張軟榻上。

室中只有一盞吊燈，但是四面牆壁却似嵌着幾十顆星星，發出令人目眩神迷的七彩光芒！

此外，室中的陳設也使他震驚，每一件東西都極爲名貴，全是美玉和金銀打造的！

剛剛醒來的一刹那，他還以爲在夢中，等到發覺眼前一切均屬眞實時，不禁驚得從軟榻上跳了起來。

「不要激動，坐下來吧！」

聽到這句話時，他同時看到了一個人，其人赫然正是棋王！

他，衣飾高貴如帝王，神態和藹而不失其懾人的威儀，正坐在室中一張紫檀交椅上。

在他面前是一張精美的小方桌，桌上擺着棋盤，棋盤上已佈好了紅黑雙方三十二顆棋子。

另一邊，也是一張紫檀交椅，不用說是準備給王烈的坐位了！

王烈一時爲之目瞪口呆。

棋王微微一笑道：「坐啊！你不是要向我挑戰棋藝麼？」

王烈擺頭四望，不勝駭異道：「這……這是甚麼地方？」

棋王雍容答道：「我的家。」

王烈回想自己潛水捕魚突遭襲擊的情形，心中已有些明白，道：「這地方是在小島的地下？」

棋王頷首道：「不錯。」

王烈竭力使自己鎮靜下來，便在他的對面坐下，說道：「小可很榮幸能夠到此處……」

棋王微笑道：「不必客氣，除非你能擊敗我，否則你將成爲我的棋子。」

王烈道：「小可若是輸了，絕不抱怨後悔，不過小可希望先跟閣下談談。」

棋王道：「談甚麼？」

王烈道：「談那兩位姑娘以及那位船家。」

棋王道：「他們都還活着。」

王烈道：「有時活着比死還痛苦。」

棋王道：「那倒不致於……」

王烈道：「我想見見她們。」

棋王道：「也許再過十一個月後，你會有機會見到她們。」

王烈道：「爲甚麼要等十一個月之後呢？」

棋王道：「因爲我和『棋后』一年只下一盤棋，上個月已下了一盤，下次的棋戰在明年五月。」

王烈道：「那兩位姑娘在『棋后』手中？」

棋王點頭道：「是。」

王烈問道：「棋后也住在此處？」

棋王搖頭道：「不是。」

王烈問道：「她住在哪裏？」

棋王搖頭笑笑。

王烈再問道：「她們現在已變成了她的棋子？」

棋王道：「不錯。」

王烈道：「那麼，那位船家應該是在你這裏了？」

棋王道：「不錯，我將他編入賤役，本來是要處死的，看在你王捕頭的面上，才饒他一命。」

王烈道：「謝謝。」

棋王一指面前的棋盤道：「來吧，我讓你先着，你贏了，我負責還你那兩位姑娘，輸了你便得做我的棋子。」

王烈道：「對不起，請容小可再請教一些問題。」

棋王略現不耐道：「你已經問得太多了，現在該是下棋的時候。」

王烈道：「不，打從我醒來到現在，我其實只問了閣下一個問題：即是關於黑白二牡丹及那位船家的生死而已。」

棋王道：「你還想問甚麼？」

王烈道：「在小可提出問題的時候，能不能吃些東西？」

棋王道：「你肚子餓了？」

王烈道：「是的，餓着肚子下棋，非輸不可，閣下不會佔我這個便宜吧？」

棋王微微一笑，擧手拍了三下，便見一個僕役推門而入，恭聆差遣。

「拿些吃的東西來。」

「是。」

很快的，僕役端入一盤食物，是一大碗的白米飯和三菜一湯，均是最可口的佳餚。

僕役將小方桌上的棋盤移去一邊，再將那盤食物放上去，王烈也不客氣，就在棋王的面前吃了起來。

「小可的第一個問題是：閣下究竟是不是傳說中的那位『洞庭君』？」

「不是。」

「那麼，那位『洞庭君』是否眞有其人？」

「不知道，我只能告訴你我不是『洞庭君』，別的事你也不必多問。」

「那你是誰？」

「我是棋王。」

「那位白髮老尼是……」

「她是棋后。」

「她是不是傳說中的『龍女』？」

「我覺得你問的這些問題，對你都不重要，我不想回答你這些無聊的問題。」

「關於閣下與棋后拿活人來作棋子的原因，閣下可否滿足小可的好奇？」

「不。」

「好吧，現在來談談與小可有關的事情，記得上次小可請教閣下同一個問題時，閣下要小可去問『子母劍』趙池……」

「是啊，他怎麼說？」

「他守口如瓶。」

「那我也沒辦法了。」

「還有，歸來山莊的師莊主似乎也了解閣下的身世來歷，可是他和趙堡主一樣，一聽到『棋王棋后』四個字，立刻守口如瓶，使得小可毫無辦法。」

「他們不肯吐露隻字，自然是有原因的，就像我不告訴你，也是有原因。」

「趙堡主的次子趙南星之死，小可認爲與這段秘密有關，如果閣下能說明趙、師二人交惡的原因，使小可能够順利破案，逮到眞兇，小可會很感激你。」

「抱歉。」

「請注意，小可對閣下的要求只有兩件事，一是說出趙、師二人交惡的原因，一是釋放黑白二牡丹和那位船家，閣下若肯接受小可的要求，小可將永遠不提此間之事，也從此不再前來打擾。」

「抱歉。」

「閣下何不再考慮一下？我王烈的武藝和棋力雖然遠不及你，可是小可也是毛坑裏的石頭——又硬又臭！小可不達目的是絕不罷休的。」

「棋賽之後，你就是我的一顆棋子，我可以決定你的生死，你還能怎樣呢？」

「小可寧死也不肯讓人擺佈。」

「只怕由不得你吧！」

「這樣好了，小可曾在某處遇上一位女修士，她要小可轉告閣下一句話；閣下接受小可的要求，小可便把那位女修士的話轉告給你知道。」

棋王一聽此言，目光突然銳利起來，冷冷的問道：「一位女修士？」

王烈點頭道：「不錯，她知道閣下及『棋后』的一切，她要小可帶來一句話，這一句話對你也許很重要呢！」

棋王一眼不瞬的釘着他，面上微露訝異之色，道：「一位女修士……你在何處遇上她的？」

王烈微笑道：「抱歉。」

棋王道：「她多大年紀？」

王烈微笑道：「抱歉。」

棋王冷哼一聲道：「她既然知道我和棋后的一切，你何必再來問我？」

王烈道：「她不肯告訴我，她說她還想活下去。」

棋王聽了這話，面上重現笑容，說道：「我知道她是誰了，她叫百里飛霜，是麼？」

王烈一聽始知慧圓女修士的俗家姓名叫百里飛霜，但是他不願拖累慧圓女修士，故搖頭道：「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百里飛霜，總之她是一位帶髮修行的女修士。」

棋王道：「她有個兒子對不對？」

王烈微笑道：「看樣子，閣下已經很久沒有見到她了，你們最後一次見面必是在……」

棋王接口道：「十八年前。」

王烈不再開口，默默的吃飯。

棋王看得出他在賣關子，不禁冷笑一聲道：「我大概說錯了，她生的是一個女兒，對麼？」

王烈仍不回答。

棋王又道：「如果她生的是個女兒，那麼她女兒便叫百里映紅……」

王烈心中一驚，暗忖道：「奇怪，他起先還弄不清楚慧圓女修士生的是男是女，及至知道慧圓女修士生的是個女兒，居然能够一口道出她女兒名叫百里映紅，這是怎麼回事？」

他稍加分析，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心中更爲驚奇了。

棋王凝視着他，沉聲道：「我說的對不對？」

王烈把最後一口飯扒入嘴裏，喝了幾口湯，舒了一口氣，笑道：「好了，咱們的棋戰可以開始了。」

一旁侍立的僕役上前收去盤子，將棋盤端回小方桌上，隨即退出去。

棋王怒道：「你還沒回答我的話！」

王烈聳聳肩道：「閣下不肯回答我的問題，我憑甚麼要回答閣下的問題呢？」

棋王大怒道：「小子，你好刁！」

王烈欠身道：「好說，彼此彼此！」

棋王目光如刀，似想一掌把他斃了，但他終於隱忍了下來，喝道：「好，你先着！」

王烈又欠身道：「是，請指教。」

說畢，伸手移動棋子，下出第一手棋——炮二平五。

棋王不加思考，立刻應以馬八進七。

王烈在來鬼風港的船行途中，曾經花了半天的時間研究「梅花譜」上的幾種開局，這時便照其中的一局進行，回以馬二進三，同時開口道：「我輸了便作你的棋子，但萬一我贏了呢？」

棋王道：「你贏了，我讓你帶走黑白二牡丹和那個船家。」

王烈道：「黑白二牡丹現在棋后手上，她肯放人麼？」

棋王道：「我有自辦法。」

說着，也弈出馬二進三。

之後，黑方車一平二，紅方車九平八，黑方卒七進一，紅方兵七進一，黑方馬八進七，紅方相三進五，黑方炮八進二，紅方炮二進二……

雙方都沒有使用很多時間，不多久棋勢已進入中局的階段，而王烈的黑棋仍維持着先着之利。

棋王微笑道：「你的棋大有進步，是不是得自百里飛霜的指導？」

王烈道：「沒有，只不過跟她下了幾盤棋而已。」

棋王道：「她的棋力也不弱，不過我讓她先，她仍是輸多贏少。」

語畢，弈出一步炮七進五。

王烈看得一怔，暗忖道：「糟了，這是變着啊！」

原來，從開局到現在，雙方所走的棋正與「梅花譜」的一局走法相同，他正在暗暗高興如此着下去最後自己必可獲勝，不料棋王却在此時走出變着，如此一來，此後的走法已不能照棋譜進行，而須憑自己的棋力來應付了。

他開始皺眉苦思起來。

足足想了一刻時之久才應以象七進五，却不知是否下得正確，心中緊張極了。

「好棋！」

棋王誇獎他一句，却取炮直下，吃掉了黑方一顆邊卒。

這一來，黑方的右翼頓呈薄弱，王烈更加慌張，左思右想總覺沒有佳着可應，只好抽車返防。

「哈哈，這步棋就臭了。」

棋王說着，走馬進八要吃他的車了。

王烈感到紅方的壓力越來越重，苦思良久，才移炮擋住馬路，但下了之後立刻看出不對，忙道：「錯了！錯了！」

棋王笑道：「是錯了。」

說着，移紅炮打黑炮。

這時候的情形是：黑炮如吃紅炮，紅方便可驅馬吃黑車，而黑方如移車護炮，紅方的另一隻炮便可吃到黑方的一隻馬。

（未完）

恐怖技擊鬥智故事

王一龍・著
黃耀基・圖

鬼鎮捉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原賜福和小楊來鬼鎮暗裏觀察動靜，小虎子四人是留鎮捉殭屍，原賜福在風雨之夜來到鬼屋，小虎子他們又來了，衆人都見到一具殭屍身穿黑色的清朝官服，小虎子用大砍刀劈它，反被它扼暈，原賜福取出匕首擲它，却給它溜走了，又來了一團白影是一個披髮的女人，誤認是林巧姐，衆人追出去又不見了，大木早對原賜福有懷疑，這下子向他肩上砍了一刀，原賜福覺得大木不是善類，只好跑出來暫避，見鬼屋傍邊的大屋有燈光，進去一看，原來是一個白衣女子，這白衣女為他包紮傷口，天亮後又轉去鬼屋見一個白衣麗人，與白衣女子不同⋯⋯

殭屍啞謎　原來如此

又一個白衣麗人

「哈哈哈！」這次輪到白衣女子笑了，「林巧姐跟我長得很相像？笑話！」

「像不像姑娘自己知，何必多問！」

「聽說林巧姐已讓郭三手吃掉了好幾天了，我又怎知道自己跟她像不像！」白衣女人輕輕地說：「我今早才來的。」

原賜福又笑了。「姑娘已來了好幾天了！而且你必定知道林巧姐的樣貌，否則你又怎會認爲俺那句話是笑話！」

「原來你是個自作聰明的人，姑娘沒空跟你磨菇！再見吧！」話雖如此，她一說罷，身子反而輕巧地向前飄去，右掌如刀向原賜福的後頸劈去！

原賜福哈哈一笑，身子一蹲，讓過對方的右掌，右肘立即向後猛力一撞；那女人反應也快，身子一偏，飛起一脚，踢向原賜福的後腰！

原賜福一個風車大轉身，面對對方笑嘻嘻地說：「假如俺沒看錯，姑娘必是來到鎮上賣唱的巫小娟！」

那女子臉色一變，詫異地問：「你見過我？」

「猜也猜得着！」原賜福臉色一沉，「你們父子以賣唱爲名，來此到底是窩着什麽心？」

「你管不着！」巫小娟粉臉繃緊，右拳倏地擊出，同時左脚猛然蹴起！

原賜福冷笑一聲。「姑娘不說，俺只好得罪啦！」右臂一翻把右掌格住，左手却切向對方的足踝！

不料巫小娟那一脚只踢了一半，倏地踩落地上，身子一弓，一個沒頭跟斗向後翻了過去！

原賜福只一怔，隨即向她掠去，五爪如鈎，一招「金龍探爪」抓向對方後背！

巫小娟見逃不掉，立即回身使了一招「掛捶」，原賜福身子一側，右掌猛劈對方腰腹！

這一掌使得又重又疾，巫小娟不求有功，但求自保，吸腹擰腰堪堪避過，可是原賜福武功之高大出乎她的意料，這當兒，他手臂倏地暴漲，同時化掌爲爪，向巫小娟的腰帶抓下去！

他一爪抓及，立即用力一拉，喝道：「你說不說！」話音未落，猛見「卜」地一聲，巫小娟的腰帶綳斷，那件白色的長裙倏地褪下來！

這情景使原賜福大吃一驚，而巫小娟却尖聲叫了起來，「無恥！」她右掌一圈一掌望原賜福的臉上摑過去，左手慌忙伸下抓住裙子！

原賜福已飛身後退，連聲對不起。「姑娘再不說，俺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你敢？」巫小娟幾乎哭了出來，「你，你雙手對付一個單手的女子，算得什麽英雄？」

「俺不能算是英雄，對不起！」原賜福望她轉起圈子來。「你若不把話說清楚，說什麽俺也不會放走你的了！」

巫小娟突然說：「你愛看，老娘便給你看個够吧！」左手忽地一鬆，那件裙子便自腰圍的玉腿褪了下去。

原賜福不由一怔，一時之間，竟忘了這千載難逢的良機進攻。「刷刷刷」三個極其輕微的聲音响起，三把匕首成品字形向原賜福後背射去！

總算原賜福沒有看暈了頭，那三柄飛刀離地尚有尺餘，他便驚覺地向側急退！

剛定住了神，忽地巫小娟赤着一對大腿，手執裙子沒頭沒腦地向他蓋去！

這下實在太過怪異，原賜福只好向後急退！

沒料到背後一股勁風急襲而至，他猛吃一驚，身子倏地蹲下，左掌在地上一按，輕輕打了個跟斗退開！只見一隻脚望他的胸膛踩下！

原賜福不及細思，雙手托住脚底，向側一按，再一讓，便直起身子。

「呼」地一聲，巫小娟的裙子又舖天蓋地般罩將下來，似乎天上的白雲突然降下！好個原賜福，輕輕擰腰一閃，再一個倒縱，便退開三步。

抬眼一望，只見一個矮小的老頭，一對老鼠眼骨溜溜的瞪着他，巫小娟柳眉倒豎，正在穿回裙子。

原賜福心思玲瓏，稍爲一想便猜出對方的身份。「原來是巫二胡！哈哈，你們是上陣不離父女兵嘛！咦，你不是被殭屍衘走了嗎？」

巫二胡臉色一沉，嘴角兩條法令伸延幾至下巴。「你問得太多了！」

原賜福故意露出一個恍然大悟的神情：「原來你父女來此鎮子是有個不能告訴人的目的！」

「老子有什麽不能告人的目的？你不要胡扯！俺父女靠賣唱糊口，還得胝手胼足才能過得日子、還有甚麽事比找生活更重要？」

「難哪吧！這年頭說眞話的究竟有幾個人？」原賜福微微一笑，說，「賣唱的父女都有一身武藝，咳咳，這也許年頭變了！」

巫二胡臉色一變再變，終於問道：「你又是什麽來路？來此又安着甚麽心？」

「俺只是個好管閑事的小商販，偶然經過此地聽說此鎮閙鬼，所以留下來看個究竟而已！」

「看出了沒有？」

「正想問你一句，郭三手到底是不是活殭屍？」

「這句話老子也想問你！」

原賜福臉上又不動聲色，半晌才冷冷地說：「那夜你在客棧中追了出去，到底追上了沒有？」

巫二胡搖搖頭。「你說老子會相信你的話麽？」

「這可難說！俺早就說過這年頭說眞話的人沒幾個！有時候說眞話的反讓人不相信！」

巫二胡眼光一亮。「你跑過不少碼頭哇，說話可滑得緊！」

「碼頭俺的確跑過不少，不過素來行事光明磊落，不做偷鷄摸狗的事！」

巫小娟怒道：「咱幾時偷鷄摸狗，你咀巴上可別不乾不淨的！」

「俺只是比喻，可沒說姑娘。咦，俺看你倆根本不像父女嘛！」

巫二胡眉梢一跳。「兄弟貴姓大名？老漢倒忘了請教！」

「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原賜福！原來的原，天官賜福的賜福！」

「很好，原賜福，老漢想向你討教一下，希望你手底下留神一下，別把老漢的一身老骨頭打扁！」

「巫先生肯賜教，原賜福感激不盡！」一抱拳，緩緩地說：「請！」

巫二胡臉色十分凝重，把袖子捲起，又把褲脚紮緊，然後繞着原賜福走動起來，原賜福嘴角微哂，若沒其事地站在那裏，好似在觀賞風景般。

巫二胡臉色更加凝重，走至原賜福背後時，驀地大喝一聲，標前一步，同時一拳望原賜福的後背搗去！

那一拳擊出一半，他便收拳偏身又兜向對方的面前，只見原賜福臉上帶着兩分笑意，眼珠子連眨也沒眨過一下。巫二胡目光停在對方臉上足足有三分鐘，然後再度繞着原賜福走動起來。

走了三圈，原賜福像石像般竚立不動，到了第四圈巫二胡再也忍不住，又喝了一聲，踏前一步，右拳又朝原賜福後背擊去！

這一拳依然只擊了一半他便撤手，這當兒，他見對方仍沒反應，左拳才悄没聲息地往原賜福的後腰戳去。他食指指節凸出，似個鑿子般，要是要害讓他戳着，只怕得躺上三五天才下得床！

可是這一次原賜福動了，而且出手意料地快！巫二胡只覺眼前一花，原賜福不但避過他那致命的一擊，而且轉過身來，右拳像炮彈出膛般猛轟自己的下巴。

那速度之快速，態勢之猛烈，就像是頭兇狠飢餓的豹子般！

這剎那，巫二胡心頭之震驚幾乎使他連鬥志也喪失！

說時遲，那時快！巫二胡猛地使了招鐵板橋，同時雙脚一旋，把身子旋開！

不料，原賜福變招之快也令人咋舌，只見他手肘一沉，變擊爲撞，手肘猛撞巫二胡的肋骨！這下若讓他撞着只怕骨頭也得折斷幾根不可！

好個巫二胡，不愧是個飽歷風浪的人

，急切間，左臂一橫一架，身子藉勢跌倒，肩部一沾及地上，雙腳如剪向原賜福的足踝絞去！

原賜福躍起三尺，兩腳望巫二胡胸膛踩下去！

巫二胡身子一滾，十指如爪望原賜福抓去！

不料原賜福還未讓他抓及，忽地自動跌坐下來，手肘一沉，撞在巫二胡的小腹上！

這招變化之神奇及詭異，着實出人意料，巫二胡被撞個正着，忍不住呵地一聲，吐出一口濁氣，只覺腸肚都像要翻轉過來似的難受！他深知更大的危機即將降臨，忍着痛，右拳猛向原賜福擊去，同時雙腳一蹬，又再滾開三尺！

待到他站了起來，只見原賜福笑嘻嘻地說：「大爺的吩咐俺不敢忘記，剛才沒打中骨頭吧！」

巫二胡一張臉刷地變白，半晌才道：「原兄弟果然好身手，不過以這般身手似用不着去做買賣吧！」

「做買賣？」原賜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巫先生對這兩個字怎樣解釋？」

巫二胡臉色又是一變，一眨眼間忽又換上一個笑容。「原先生剛才不是說做小商販嗎？」

「不錯！俺是說過！不過，身手好難道便不能做商販？身手好便能有飯吃？還是說身手好該去做响馬刀客或強盜麼？」

「不，不，老漢的意思是說，憑原兄弟的身手足可開館授徒也可以維生……」

「是這樣嗎？」原賜福皺眉說：「俺看你也不像是個賣唱的！」

「呵呵呵！」巫二胡乾笑一陣，「依原兄弟說，老漢又該像是甚麼人？」

原賜福臉上的笑容忽然不見了，眼中射出兩道凌厲的神光：「大爺該去山東做買賣！」

山東有什麼買賣好做？任誰聽了都知道原賜福話中之意？是指出山東的刀客（响馬）！那是種沒本錢的買賣！

巫二胡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半晌才狠狠地說：「姓原的！俺功夫雖不如你，但也不願站在這裏受你糟撻！年青人見好便該收，不要迫人太甚！哼！」說罷他便轉過身去，可是背後空空，巫小娟已不知去向。

原賜福淡淡地笑道：「令嫒已先走了，看來你倆父女的感情似乎不甚好嘛！」

看不到巫二胡的表情，但憑他不斷發抖的身影，便知道了個大概。原賜福不由哈哈笑了起來。

巫二胡一言不發朝外跑去。原賜福的日光忽然變得凌厲起來。

秘密

原賜福一對烱烱生光的眼睛在四處瞄了一回，確定沒有人之後，他便跑到巫小娟剛才撫摸的那堵牆仔細地觀察起來。

圍牆的白堊有多處破損，露出紅艷艷的磚塊，可是整幅牆仍然十分牢固。

看了好一陣，他也看不到甚麼古怪，便走上那叢野草上負手於背，沉吟了好一陣才離開。

他並不是回郝大叔處，而是走到內宅跟圍牆中間那段通路。前夜，他在這裏碰上了一團白影，那團白影幾已可證實是巫小娟，當時巫小娟走到內宅那幅牆上，身影忽然隱沒，到底是什麼原因。

想了一下，他肯定那幅牆必定有古怪！既然巫小娟不是林巧姐也不是鬼魂，她豈有穿牆破壁之能？

晌午了，天氣比較和暖，風也沒有早上那麼強勁。原賜福儘管肚子作响，但他仍極其耐心地用一塊石塊在牆敲打起來。

整幅牆都讓他敲遍了，這幅牆全是實心的紅磚所造，沒有甚麼奇怪的地方。原賜福又想了一下，決定到屋內查看。

他兜了半個圈，進入了那間廂房。這間廂房也是放着些雜物，似已久沒有人居住。他看見桌子上有盞油燈，便把它點燃，提着燈仔細察看起來。

只看了一眼，他便肯定這廂房最近定有人入來過，因爲那張破舊的桌子，上面已舖了一層厚厚的灰塵，灰塵上赫然有幾隻掌印子，而其他傢具上面也有過這種痕跡！

掌印中不見有灰塵，便可證明這些掌印留下不會太久、同時那些雜物看似擺放得雜亂無章，但靠外那堵牆却不放一物。

原賜福心頭一跳，放下油燈，回身把房門鎖好，然後又用那塊石頭在牆壁上敲打起來。

敲了好一陣，他忽然聽到房外傳來「得」地一聲輕響，原賜福心頭一跳，連忙拉起門閂，握住門柄一拉，可是那扇房門竟然拉不動，他心知被人在外面反鎖了，一急之下，不由一拳擊在房板上，這門是用實心的梨木所造，出奇的堅硬，看來要想破門出去更不容易！

「這是誰幹的？巫二胡？巫小娟？還是另有其人？」

剛想到這裏，窗外又傳來一聲怪响，原賜福猛然回身望去，只見窗口上一片黑暗，不知讓甚麼封住了。

門與窗全叫人閉死，這裏不就變成一座監牢？原賜福又把窗扇兒拉開，伸手一摸，入手冰冷，竟然是塊厚鐵板！

這當兒，原賜福一顆心不由一沉！總算他是個久經特殊訓練的人，很快地定下神來，把一切拋開，依然拿起那盞油燈在牆壁上敲打起來。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的時間，那幅牆的每一寸地方不但敲打過，而且再三仔細查視過，都沒有甚麼發現。這剎那，原賜福只累得又飢又渴，大冷天裏竟然渾身冒汗，這時他才覺得連呼吸也有點困難了。

原賜福擦了一把汗，倚在牆邊冷靜地沉思，一忽，他忽然拍了一下大腿：「俺怎地這般傻！開啓牆壁的機關那有一定設在這幅牆上的！」

想到這裏他精神不由一振，連忙走到另一堵牆邊觀察起來，看了一會，他覺得那張桌子擺放得實在太過端正，在這間廂房裏頗爲碍眼，於是把桌子拿開，果然桌後牆上有個小小的鐵環子，原賜福心頭狂跳，食中兩指夾住鐵環，向右用力一旋！

「得！」牆上忽然响起了一個輕微的聲音，可是一切似乎竟沒變化。原賜福忍不住伸手在牆上一摸，忽覺那堵牆竟然微微地移動起來，他不由稍微用力地一推！

「勒勒！」一推之下那堵牆壁突然露出高六七尺，寬三尺的門來，原賜福心頭狂跳，連忙拿起油燈向裏一照，只見裏面是間睡房，床櫃椅桌都沒有郭三手那間那麼講究，大概是他僕人的寢室。

原賜福正想跨入去，忽地心頭又是一動，再度扭動那鐵環，那個以磚造成的門才闔了回來，原賜福並不滿足，又再向左一旋，這次又响起一個「得」的聲音，却是轉出另一堵牆！

原賜福走至靠外那堵牆前，用手輕輕摸動起來，一會它便又找到一個「牆門」，輕輕一推，耀眼的光綫射了入來，可是屋外！

原賜福走了出去，抬頭一望，西角天際已現出了一抹紅光，原來冬天晝短夜長，竟已是黃昏時分了。

這時候，原賜福才猛地覺得已餓得雙腳酸軟了！他想離開，可又怕在自己離開之後，會有甚麼事發生。

正在委決不下時，只見後花園草叢後白影一閃，原賜福連忙把身子貼在牆邊，心想：「巫小娟在草叢中找尋甚麼？」

那白影忽然自草叢中轉了出來，又躍過一座歪歪斜斜的假山，原賜福這才發現這人不是巫小娟而是丁潔。只見她用一方碎花白底頭巾把頭髮裹住，手臂上掛着一隻小竹筐，竹筐上又用一塊藍布兒蓋着。

丁潔臉上帶着幾分緊張的神色，一顆頭不斷地來回轉動，他邊看邊向原賜福走過來，原賜福跳出路中，叫了聲丁潔姑娘，倒把丁潔嚇了一跳！

丁潔一看是他，含嗔地瞪了他一眼，幽幽地說：「大白天也扮鬼來嚇唬人！」

原賜福連忙陪笑道：「俺怎敢嚇姑娘。剛才看見白影一閃，還以爲是那個假扮林巧姐的巫小娟又來呢！所以俺才藏起來，料不到來的却是姑娘，心頭一高興，一時忘了形……眞對不起，沒想到嚇壞了姑娘！」

丁潔「噗嗤」一笑，露出兩個淺淺的梨渦，粉臉微紅地說：「俺的胆子還沒那麼小，讓你這麼叫了一聲，便嚇壞了！」

原賜福不由哈哈笑了起來，丁潔嗔道：「你笑什麼？有什麼好笑？」

「俺……」原賜福一怔，呆呆地說不出話來，下意識地伸手抓抓頭皮。

丁潔一見不由又是「噗嗤」地一笑，半晌才道：「你見過巫小娟麼？」

原賜福點頭道：「唔，她一身武功怕不在你之下呢，哼！她那像是個賣唱的，俺看她跟巫二胡都不是什麼好來路！」

丁潔不知如何也輕哼一聲：「俺雖未曾見過她，但一聽鎮上的老少都被她迷得暈頭轉向，也知道她不是什麼好貨色！」

這話說後，她才驀地覺得十分不妥，一張臉紅得像天上的彩霞，低着頭玩弄着衣角。

原賜福却不知姑娘的心情還哈哈地一笑。「姑娘眞聰明！」

「用不着你講……」丁潔粉臉又是一紅，「給你！」手臂一伸把竹筐遞向原賜福。

原賜福一怔。「幹什麼姑娘……」

「你吃飯了沒有？」她又賭氣地說：「你沒手麼？你不會自個揭開看看麼！」

原賜福連忙把筐上的那塊布揭開，一股子香味透腦門，原來裏面放着半筐子油餅，原賜福謝了一聲，抓起一隻，入手還透着熱氣，他早餓了，三口兩下便吃了一塊。

丁潔見他吃得狼狽又是「噗嗤」地笑了出來，原賜福尷尬地一笑。「姑娘勿怪，俺已三餐未曾進過一粒米了！唔，姑娘烤餅的手藝兒眞的不懶！」

「得啦得啦，愛吃便盡量吃吧！」

原賜福連吃七八個才搓搓肚皮，說：「夠啦！姑娘，你快找個地方躲一躲，俺出去一下就來！」

「什麼事兒這般緊張？」

「你不用多問，不過你可得提醒精神替俺留意着，說不定今夜這裏會出奇地熱鬧！」

「等下見，小心啊！」原賜福說罷便急步離開。

人鬼大戰

當原賜福帶着小楊返回鬼屋，却找不着丁潔，原賜福想了一下，他走向郭三手的寢室，小楊連忙跟在他背後。

此時，暮色經已四合，屋子裏一片黑暗，陰森及恐怖又隨着黑暗降臨，原賜福伸手去推那扇房門，可是那扇門竟然不能動。

原賜福走回原路，經過一間廂房時，伸手在房門上摸了一下，房門前被一排鐵欄欄住，他沉吟了一陣，又走向屋子外，在剛才脫困的那堵牆摸了一陣，便摸着了那扇「牆門」，於是把其推開走了入去。

房門暗得伸手不見五指，他劃亮了一根火柴，把油燈燃着，扭轉鐵環把「牆門」關好，同時打開通往隣室的那堵牆，閃身入內。

這間廂房有兩張床，蓆子及棉被仍擺弄得很整齊，原賜福輕聲說：「咱在這裏仔細搜查一下！」他說罷便輕輕把房門門好，又取了一張棉被把窗子遮住。

兩人分開搜查，原賜福拉起那張長垂及地的床單，這才發現這是一張炕床，他腦中靈光一現，連忙把床上的被褥蓆子一齊搬落地上，同時把床板拿掉。目光一落，炕內只有幾根乾柴，他伸手在炕沿一按，雙腳一翻，身子便跳了入去。

「小楊，過來一下！」原賜福蹲下身，手執乾薪輕輕敲打地面。

小楊身材雖然矮小，但手腳却十分靈活，原賜福話音剛落，便跳了過來。「什麼事兒？頭兒。」

「把那盞油燈遞過來！」原賜福頭也不回地說，再敲動了幾下，他臉上的神色便變了，接着把匕首抽了出來，連聲說：「快點，快！」

「來啦！」小楊把油燈放在炕裏的地上。「頭兒，找到餡兒啦？」

「唔！」原賜福手上匕首一挑，把一塊白磚撬開，下面便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兒，原賜福拿燈一照，竟然看不到底兒，他輕吸一口氣，說：「小楊，你在上面守着，俺下去瞧瞧！」

「頭兒，還是讓俺下去吧！」

「不必，你在上面把風，責任重得很！」原賜福雙腳伸出洞兒，身子一縮，便

洛了入去。他用右手抓住洞邊兒，整個人便凌空掛着，左手用燈一照，這才發現下面有把鐵梯子，大概年期已久，梯子早已生了銹，是以在上面難以發覺。

原賜福雙脚踩在梯子上，右手一鬆，便沿梯走下洞底！這洞大概兩個人高，寬只五六尺，靠前有條地道，寬四尺高六尺，原賜福沉吟了一會，低着頭在地道上急步而行。

地道中一片漆黑，幸而他手上有燈，行動倒不困難。地道絕不曲折，總共只轉了三個彎便到了盡頭。

盡頭之處是一堵石壁，原賜福站在石壁前仔細地觀察，看了好一陣便發現其中一塊石塊四邊各有一條極小的隙縫，他又用七首輕輕把它挑出幾寸，然後用手把石塊抽出來。那石塊剛離牆壁，原賜福耳畔便聽到一個極微的水聲，淙淙的水聲十分清脆。

原賜福拿着油燈伸頭出洞外觀察，離四五尺處有一泓水，抬頭一望，上面一片黑暗，四周却都是石塊砌成的牆壁，這刹那，原賜福登時明白了，這是一口井，也就是在圍牆邊那口用木板蓋住井口的那一口！

他心中又想到一個問題：「由郭三手僕人的床下築一條地道通來此處，到底是什麽作用？這條地道是郭三手建的，還是前住主人留下的？」

沉吟了一下，思路繼續集中在這點上：「假如是郭三手建的，他又有什麽圖謀？而且這條地道的作用似乎不大！第一：它不和郭三手的寢室相連；第二，這口井座落在屋子的範圍之內，假如用作逃難之用，似乎應該還有一條出口才對！」

又查了一會，肯定了一件事，這地道建造的年期起碼超過十年。

正在沉思之間，上面似乎傳來了一聲尖叫，原賜福怕小楊有失，連忙把那塊石塊塞回原處，然後由原路退了出去。

到了鐵梯旁，他忍不住輕聲呼道：「小楊，小楊！」

「頭兒，俺在！」

原賜福一顆懸起的心這才放下，慌忙爬了上去。

「剛才俺在下面好像聽到什麽聲音，到底是什麽事？」

「那聲音俺也聽得到了，而是在外面的！」

原賜福把一切放回原處，然後說：「咱出去！」

兩人到了那間放雜物的房子，把「牆門」打開，吹熄了油燈，走了出去。外面星月疏淡，北風呼呼，黑暗中却不見人影。

小楊輕聲問：「頭兒，咱去那裏？」

原賜福心中惦掛着丁潔的安危，一顆心亂糟糟的，半晌才說：「跟俺來！」躡手躡脚往後花園走去，小楊緊緊跟在他背後。

後花園氣氛更加嚇人，北風吹打野草的聲音，懾人心魄，及膝長的野草不停地搖幌，令人有草木皆兵的感覺。

剛到那裏，原賜福心頭突然生了一個異樣的感覺，似乎前面便蘊藏着什麽恐怖的殺機，他連忙拉着小楊伏在一座假山後面。

小楊不敢多問，靜靜地蹲在原賜福的身邊，豎起耳朶注意各方的動靜。

果然過了一會兒，只聽花廳那裏傳來了一個聲音，接着又傳來一陣輕微的步履聲。

聲音越來越近，接着又往草叢那裏逝去。原賜福聽了一陣，心忖：「這些人必是大木及小虎子他們！」

心念未已，忽聽小三子驚呼一聲：「有人……是殭屍！」

小虎子暴喝一聲：「郭三手你終於現形了吧！先吃老子一刀！」

只聞噹地一聲響起，大概是小虎子的大砍刀砍着了什麽。原賜福正想出去，忽見前頭火光一亮，他忙伸頭望了出去。

不知什麽時候場中已多了巫二胡及巫小娟兩人，巫二胡手上還拿着一把火炬，把周圍照亮。

小虎子、大木，小三子、大風四個人如風車般圍着一具直挺挺的殭屍亂轉，小虎子及大木的大砍刀不斷望那殭屍砍去！

那殭屍看似笨拙，可是兩柄大砍刀往往不知怎地總是砍在它肩、臂上，發出一陣尖銳地錚錚聲！

原賜福決定暫時躲在暗處觀察，是以一對眼睛一直注視着打鬥的場所。

「呼！」一陣北風吹來，火炬忽然熄滅，只聽巫二胡暴喝一聲：「誰！」叫聲未落，又聞大風一聲慘叫，接着小虎子大叫起來：「你奶奶的！你還往那裏跑！」

這變化使原賜福也怔了一怔，心神尚未定下時，又聽見一陣「嘩啦」地聲音傳來。巫二胡叫道：「殭屍跑入屋子啦！」

原賜福想長身而起，臉前黑影亂幌，一陣急激的脚步聲往花廳那裏移去，原賜福待他們都進入了花廳，才輕輕拉了一把小楊，也悄悄向那裏掩過去！

剛到石階，便聽見裏面乒乓乒乓一陣亂響，原賜福心頭一怔，暗呼：「怎地有是這許多人打起來？」

心念未已，忽地呼的一聲，一股勁風迎臉撲到，他心頭一跳，連忙閃身一讓，叫道：「小楊小心！」

話音未落，黑暗中一把刀又打橫攔腰砍來，原賜福只好又後退一步，迅速把七首抽了出來，隨即揮手劃去，七首帶起一道尖銳的風聲劃向對方的心窩！

這一招他使得十分快速，可是竟未能劃中對方，而在這時候對方好像突然在平地上消失了般，原賜福不敢貿貿然進攻，把七首護在胸前，回頭低聲說：「小楊，劃根火柴！」

短短的一句話尚未說完，又一道勁風向胸前襲來，原賜福七首立即向前下方劈下！

「噹」的一聲，七首似是斬着了什麽硬物，可是胸前那兩道勁風依然猛然襲至，「砰砰」兩聲，正中原賜福胸膛！

幸而原賜福及時卸勁，把來勢抵消了大半，饒得如此，胸膛依然被撞得氣血翻騰，幾乎喘不過氣來。

那人一招得手又再迫過來，這次原賜福吃了乖，擰腰一閃，右脚倏地飛起蹬在對方腰腹上，那人蹬退兩步，原賜福得理

不饒人，再次撲前，七首向前一劃，同時喝道：「你是誰？再不開口休怪俺手下無情！」

那人一退之後立進，雙手十指挺直，向原賜福胸膛再度刺來！

黑暗中一切但憑雙耳聽聲辨位，這次原賜福七首却向對方的手掌切下，那人雙手一翻，以臂擋開！

這刹那，小楊剛巧劃亮火柴，火光雖然不亮，但光亮驟起，原賜福已看清楚了對方的樣貌，赫然是具殭屍！

這具殭屍年紀不大，絕非郭三手，這當兒，饒得原賜福胆子大，仍難免微吃一驚，那殭屍又連跳兩下，雙臂向他罩來！

原賜福再閃，七首望對方肩膊刺下，「噹」地一聲，刀尖竟然刺不入去，殭屍口中呵呵一叫，雙腿一跳，轉過身來，雙臂又向原賜福罩下！

就在這時候，火柴已燒盡，四周恢復了黑暗，原賜福連忙蹲下身子，右臂七首向前一吐，這一刀他是拚盡全身之力刺出，當眞是快速到無以倫比！

「啊！」一聲慘叫隨即響起，原賜福猛覺頭頂生風，連忙抽出七首，伏地一讓閃開！

小楊又再劃亮一根火柴，只見那具殭屍跌跌撞撞摔倒地上，腹上的腸子也流了出來，身上及地上淌滿了鮮血。

原賜福再度滾回他身邊，七首一揮，「嗤」地一聲，殭屍右臂衣服登時裂開，北風一吹，衣角飄飛，火光下只見殭屍臂上赫然戴着一根鐵管！

「難怪會刀槍不入！」原賜福七首又把殭屍的肩膊衣裳挑開，那裏也縛着兩塊厚鐵板！

「好傢伙！竟然扮鬼嚇人！」小楊話剛說完，火柴又再燒盡！

這刹那，他倆才想起花廳中尚有惡鬥，原賜福忙道：「咱進去瞧瞧！」

登上石階，廳中的打鬥聲立即盈耳，原賜福急道：「小楊再劃一根火柴！」

小楊立即劃亮第三根火柴，只見廳中人影幢幢，鬥得難分難解，其中有兩具活殭屍，一老一少，老的便是郭三手，他鬚髮全是綠色，在這種氣氛下，格外顯得恐怖詭異！

最令原賜福吃驚的是跟大木鬥格的赫然是巫二胡，大廳內尚有巫小娟，小三子，小虎子及丁潔，四個人合打兩具殭屍，而小三子此時倚在牆上直喘着氣，大概是受了傷！

那兩具殭屍一見火光，倏地把對手迫開，一個彈跳，向郭三手生前的寢室躍進去！

原賜福忙說：「快追！」

巫二胡忽然叫了起來：「哎呀！你原來不是殭屍！」同時收刀後退。

大木也說：「原來你也不是殭屍！」

原賜福脚步稍住之後立即又奔了過去，口中急道：「快點火，別讓郭三手逃掉！」說罷七首一陣亂揮，以防暗中有人偷襲！

小楊反應十分快速，第四根火柴又再劃亮！

房中空空如也！不見一人，原賜福目光四處一瞥，忽見床上的錦帳微微搖幌，他猛吸一口氣，飛身向大床撲過去，一脚踩上床沿，七首立即向帳後揮劈過去！

「嗤！」錦帳應聲斷裂，可是那裏有人？

原賜福忙道：「把火移近！」

此時小楊已點燃了一盞油燈，而丁潔、小虎子他們也都衝了入來！

小楊把油燈移近，原賜福便看出了一點蹊蹺，那張錦帳的後頭靠牆那邊也有個開口！一張帳子有兩個開口，這是絕少的情況，原賜福心頭一動，左手把帳子拉開，登時露出那堵白牆來。

他冷哼一聲：「好狡猾的傢伙！」伸手在牆上一按，那堵牆登時「伊」地一聲打開，原來又是一堵「牆門」！

原賜福喝聲：「快來！」脚尖一用勁，身子便自「牆門」穿了出去。

小楊及小虎子急跟在後，其他人也紛紛魚貫而出！

出了「牆門」便是圍牆邊的那條通道，這地方離後莊牆甚近，原賜福說：「小虎子你們走那裏！後花園俺負責！」

這時候，小虎子也不知如何竟然馴服地應聲而去，原賜福、丁潔、小楊以及巫小娟便往後花園奔去！

火光下不見人影鬼魅，原賜福忙說：「大伙兒靠近點，千萬別分散，咱逐寸來搜！」

匆匆搜了一遍，那裏尚有那兩具殭屍的影子，風吹草動，丁潔忽說：「會不會藏在草中？」

原賜福說：「過去看看！」大踏步走前。

小楊把油燈放低，只見那些野草東歪西倒，却不見有什麽可疑的東西！

原賜福恨恨地說：「他媽的！又讓他逃跑了！」

小楊也說道：「咱亦是平白辛苦了一夜，下次他又不知要到什麽時候才會再出現！」

巫小娟說：「就算出現也未必會來這裏！」

原賜福冷冷地說：「這可不一定！他若要跑早就跑了，幹嘛三番四次地都在這一帶出現，證明這地方對他有特殊的吸引力！」

「殭屍也有這種感覺？」巫小娟冷冷地回敬了一句。

「咱便等着瞧！」他又伸手在牆壁上亂按，不一陣，又在一堵牆上發現了一個「牆門」，外面是一條小胡同。原賜福看了一眼，說：「不用追啦，都回去睡覺，郭三手今夜是不會再來的了！」

巫小娟忽然伸手一攔，沉聲問：「你發現了什麽秘密？你怎知道郭三手那殭屍今夜不會再來？」

原賜福微微一笑：「姑娘假如不相信，大可以在此過夜！」

巫小娟鼻孔中飄出一聲冷哼，嬌軀一轉向黑暗中走去！原賜福看了她的背影一眼，嘴角露出一絲笑意，低聲說：「咱也走吧！」

剛走了幾步，只見大木、巫小娟等人大踏步而來：「找到了沒有？」

原賜福道：「讓他溜了！」

巫二胡伸手一攔，問道：「你們去那

裏?」

「回去睡覺，巫先生難道要俺留下來陪你?」

大木冷哼一聲，回頭對小虎子說：「咱也走吧!」

小虎子說：「你扶着小三子，俺把大風的屍體抱回去!」

原賜福取過小楊手上的油燈，說：「俺替你照路!」

小虎子看了他一眼，輕輕謝了一聲，大步向後花園走去。大風的屍體躺在乾涸的水池的橋下，小虎子彎腰俯身把大風的屍體抓了起來，手臂一掄，把屍體擱在後肩上。

原賜福忽說：「且慢，請把他放下，讓俺看看他是怎樣死的!」

小虎子又瞪了他一眼，口一張却又忍了下來，手臂一鬆，把大風的屍體擺放在地上。

原賜福蹲下身子，燈光把大風的屍體照得纖毫畢露，只見他肚子上血肉模糊，周圍的衣衫，盡被血水所濕，原賜福把衣衫拉開，又伸手在肚子上一抹，冬日天氣乾燥，血水經已乾涸，傷口的情形甚難觀察。

此時大木等人也圍了上來，他冷冷地說：「死人有什麼好看?難道你要安葬他麼?」

「正是，俺在想把他好好葬掉!」

「不行!」小虎子大聲說：「大風是俺的好兄弟，俺一定要親手把他安葬!」說罷，又把大風揹了上來，舉步望外面走去。

「兄弟，且慢一步!」原賜福叫住了他：「俺有幾句話要告訴你，這是因爲俺把你當作自家兄弟才肯說的!」

小虎子霍地轉過頭來，滿臉詫異地瞪住原賜福，這個粗豪的小伙子，因爲同伴的死亡使他變得沉默寡言。

原賜福嘆了一口氣，輕聲說：「兄弟，今夜你得小心，不要睡得太死……」

巫二胡冷笑一聲：「你剛才不是說郭三手不會來了嗎?幹嘛不能睡得太死?」

原賜福看也不看他一眼。「兄弟，你一定要記住俺這句話，不可輕信任何人，要用腦袋思索!」

「人有什麼可怕，殭屍俺都不怕!」小虎子淡淡地說：「大不了，雙腿一伸而已!」

「不!殭屍是死物，人才可怕!什麼也不在乎的人不是英雄!眞正的英雄是既不怕死，又珍惜生命，聽清楚了沒有，兄弟!」

大木喝道：「俺們都是大人啦，要不着你來教訓，哼，你是什麼人?鎭長?哼哼!小虎子，咱走吧!」

巫二胡一顆細小的腦袋瓜子四處張望，訝然地問：「俺女兒呢?」

原賜福故意問：「誰是你女兒?」

「姓原的，你是明知故問!」

「對不起，剛才小娟姑娘對俺說，她不是你女兒，她走啦!」

丁潔撇撇小嘴說：「瞧呀，不成天鵝會有個癩蛤蟆的父親麼?」

巫二胡雙眼似欲噴出火來，臉上的神色更加可怕，身子簌簌地抖動。

原賜福笑道：「巫先生何必生氣，更不可裝成這樣的臉孔嚇唬人，再見!」哈哈一笑，舉步走去，小楊及丁潔忙跟在他背後。

巫二胡狠狠地瞪了他們的背影一眼，待原賜福他們離開，這才奔躍上草地。一雙賊眼又四處溜了一下，這才把手掌放在牆上，略一用勁一按，「牆門」便開了。

巫二胡雙脚一屈一蹬，身子便自「牆門」竄了出去，那道「牆門」又自動闔回了。

門外那條小胡同，異乎之陰沉沉的，旗杆上掛着那串沒火的紙燈籠在北風中不斷的搖擺打圈，黑暗中像是吊死鬼在呼風喚雨似的，着實嚇人!

巫二胡心頭一凜，貼着牆行走，冷不防，一個洞開的窗子裏伸出一對冰冷冷的手掌來，一下子便把巫二胡的脖子卡住!

這刹那，巫二胡連毛髮都冷僵了，一顆心差點跳出口腔外，一句話還未呼出來，背後便傳來了一個陰森冰冷的聲音：「別叫，否則老子便把你卡死!」

「俺……俺跟你沒冤……沒仇的，你你……」

「住口。」祝天雄!你別以爲你的底子沒人知道!」窗子裏那聲音更冰冷了：「你乖乖聽俺說……」

× × ×

原賜福三人仍回丁潔的家，還未入門，原賜福便問她：「你剛才去了那兒?叫俺眞担心的!」

丁潔心頭甜滋滋的，忸怩地說：「俺回家拿傢伙嘛!回到那邊，天色昏昏暗暗，俺想起你的話，便走入內宅，找了個房子匿着!」說着門已開了，丁潔把他倆引了入去：「那裏面又昏又暗，四處死靜，人家差點沒被嚇壞!」

原賜福把燈點亮，笑着問：「後來呢?後來又如何?」

「後來俺聽見後花園人聲吵雜，便跑出去啦!當時剛巧大風大叫一聲，人羣又衝向花廳，俺也便糊糊塗塗跟着跑進去，又糊糊塗塗地跟人家打了起來，我還以爲你不來了!」

原賜福收起笑容，沉聲說：「大風不是被殭屍殺死的!」

丁潔身子一抖，脫口問道：「你看見的?」

「俺雖然沒看見，而且他的傷口俺也沒看得清楚，但憑那平整的傷口看，殺死大風的是一柄利刀!假如他是被郭三手或者他的手下殺死的，那麼他身上的傷口應該是五個血洞兒!」

丁潔心頭又是一跳，詫異地說：「你越說越玄了，郭三手那有什麼手下?」

「那兩具殭屍不是他的手下?」原賜福笑道：「何況郭三手根本就不是殭屍，他的手下也不是殭屍，郭三手根本上還未死!」

這句話更加使得丁潔張大了嘴，半晌還闔不攏來，連小楊也忍不住說：「頭兒你憑什麼肯定郭三手不是殭屍!」

原賜福哈哈一笑：「小楊，你忘記俺今早要你故意在小三子臉前說什麼殭屍喝了五個人血後便會使鬢髮變綠嗎?」

小楊一呆，忍不住又問：「這跟郭三

手是不是殭屍有什麼關係?」

「這是俺胡謅的，原意是要讓郭三手這裏他的手下聽見，他們果然信以爲眞，今夜便把鬢髮變成綠色了!哈哈，昨夜他突然出現扼住小虎子脖子時，後面那條長辮還是烏黑色的，完全是一夜之間全變成綠色?這便露出了一個極大的馬脚了!」

他看了丁潔及小楊一眼，續說：「何況俺殺死那具殭屍時，還順手摸了一下那些血，入手竟是熱乎乎的!照傳說殭屍的血是熱的嗎?他臨死的那道叫聲更不像是發自殭屍口中的!」

丁潔長長的噓了一口氣，又問：「這也只能證明郭三手不是殭屍而已，絕不能證明他未死!」

「這問題更簡單，你見到他死了沒有?」原賜福背負雙手在房中踱起步來：「俺一開始便生了一個疑念，那個郭三手是否眞的死了根本沒有人看見，鎭上的人只是聽見他老婆及他僕人的話而已，雖然郝大叔曾去看過，可是他是個上了年紀的老人，在那種情況以及六年前鬧鬼的事的影响下，根本難以仔細檢查，說不定當時郭三手躺在床上，幾乎笑出聲來哩!」

「但還有一個乞丐看見!」丁潔不服地說。

「那乞丐也不可能見得仔細，而且他後來已嚇昏了!郭三手把他嚇昏了便跑掉了，然後又悄悄潛了入來，白天躲在屋子內，晚上才出去扮殭屍嚇人!」

丁潔仍有疑問：「他只要繼續假扮殭屍，鎭上的人都會跑光，又何必吃掉好幾個人!而且其中還有一個是他老婆!」

「假如不吃人，俺相信現在鎭上還必有很多人!至於他『吃』掉林巧姐，那可能是林巧姐知道了他太多的秘密!至於許義及鄭掌櫃也有非死不可的理由，鄭掌櫃跟『殭屍』太接近了，他看見殭屍行兇，郭三手更怕許義驚恐過後會看出疑點，因爲他畢竟是仵工。」

「他有什麼秘密?」這次發問的是小楊。

「現在還不知道!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那秘密一定和『鬼屋』有關連!」

「頭兒，那道地道……」

原賜福突然說：「這些事明天再說，現在我要提醒大家一點的是，今夜郭三手既然自知已暴露了眞臉目，咱們今夜便也睡不安穩了!說不定等一下便有人來!」

丁潔吃了一驚：「誰會來?」

原賜福一笑不答。「今晚睡覺時，只能睡床下，不能睡在床上!」他說着便把床上的棉被拉開，又把枕頭塞入被窩中，乍看倒似床上睡着了人似的。弄好了這一切，原賜福便縮入床底下，說：「你們也應這樣睡!古人說小心駛得萬年船，這是不會錯的!」

× × ×

祝天雄叫了一聲，說：「你，你是葛孝麟?」

「嘿嘿，你既然知道，俺也不怕承認!」背後那人把雙手略爲放鬆，激烈地說：「咱雖好幾年未曾見過面，但俺還是認出了你來!」

祝天雄牙齒咬得格格作响：「葛孝麟!你媽的還有臉跟俺相認!你拐了俺的老婆，又把贓金獨吞了……」

葛孝麟口中嘖嘖有聲說：「俺拐了你女人?是她自個送上門的!那份贓金不錯你是有份兒，但俺份大份，而且你女人也有一份，她自個把她的那份送給俺的!」

祝天雄喉中胡胡作响，說：「那賤人呢?」

「俺事後一想，她雖不是老婆，也是姘頭，便替你把她殺了!這也是俺念着你跟俺以往的一段情義!」

祝天雄氣得一雙眼睛幾乎翻白。「姓葛的，你便宜討盡還在說風凉話!」

「你來這裏幹什麼?」葛孝麟聲音一沉：「想向俺要回贓金啊?唔?」

祝天雄笑道：「你說俺不應該麼?」

「現在俺雙手微微用力，你便完蛋了，還要錢幹什麼?」

祝天雄登時面色一沉，半晌才說：「姓葛的，你的心比虎豹還狠啊!」

「俺不殺你，你也會來計算俺!俺只不過先下手爲强而已!」葛孝麟語氣突然一緩，「不過，要俺殺死你，俺心腸一時之間還硬不起來!」

祝天雄查言辨色，知道事情已有轉機，忙道：「你有什麼條件，不妨說出來聽聽!」

「很簡單，你替俺把那姓原的幹掉，你那一份俺退回給你!」

祝天雄心頭一動，回心一想自己那一份雖然較小，但那數目仍十分龐大，葛孝麟豈肯甘心把贓金吐了出來?不覺問道：「那姓原的是什麼來路?你跟他有仇?」

「姓原的是城中的保安大隊長，不是俺跟他有仇，是他跟俺有仇!」

「你殺了他什麼人?」

「他未婚妻!」

祝天雄冷笑一聲：「你老毛病又發作啦!是因姦不遂索性把她殺掉吧!」

「不是現在，說起來已七年啦!俺想不到那小妮子還有一身不懶的武藝，收不了手，只好把她殺了!事後不知怎地却被這姓原的查了出來，俺只好由山東跑來此地避難啦!所以你也別怪俺席捲贓金逃來這裏!」

「這姓原的手段很厲害?」

「當然，否則俺還要避他?」

「那你索性把俺卡死吧!你對付不了的，難道俺還有辦法?」

「話不是如此說!鎭上那個大木，他以前也是在山東道上混的，你可以利用他，而且你還有一桿槍!他拳頭厲害又能怎樣?」

「大木是誰?」

「傅勳!」

「原來是他!他來這裏幹什麼?」

「還不是想謀奪俺那筆錢!還有一點，那個冷桃仙做事一向獨來獨往，你要小心她會從中破壞!她現在還在那座鬼屋內的!」

祝天雄嘴巴一動，本想問：你怎不自個去對付原隊長，可是話到嘴邊便轉口道：「那大屋的機關是你佈下的?」

「不是!原本的!俺便是看中他這一點才扮鬼把主人嚇走的!」

到這裏祝天雄已有了計較。「好吧，俺答應你!」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賣人頭

馮嘉・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司馬洛和波比分道揚鑣去追查白鷹下落和黑鷹帶走的販賣妓女集團的黑名單，他和洪小瑛一起去老虎山，路上殺退伏擊的兇徒，安全抵達目的地，由洪小瑛作响導，翻譯，知道黑鷹的墳堆，晚上二人悄悄的走去掘墳，除屍體之外，什麼都沒有找到，證明殺死黑鷹那人，把他們需要找的東西都拿走了，那麼殺黑鷹的是誰？還要向山胞追查，他們二人在旅途上互相了解，已超出了朋友的感情了，司馬洛也需要有這樣一個助手，另方面波比與楊君哲合作，順利地找到了林公子這人，才找到白鷹的踪跡……

借故遁走

楊君哲說：「我有相當大的把握，假如弄錯了，也沒有辦法。我是已經盡了我的力量了的。而且，你對你的妹妹，亦是早已經打了輸數的了！」

「是的！」波比說：「我們去吧！」

他們兩個人在黑暗中行動起來。這邊，天正在下着微雨，這使他們行動起來比較辛苦得多，不過情況則是對他們較爲有利，因爲在雨中，烏天黑地，對方在防守的方面是一定困難得多的。

那是一座有花園的屋子，兩個人到了花園的圍牆之外，小心地踏勘了一遍，細細地觀察。

通知好友

他們最後才是到了花園的正門。他們預料正門的大鐵柵會是已經鎖上了的，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他們發覺那柵門是半開着的，祇要走進去就可以。

「這是什麽玩意？」波比懷疑地說：「難道是一個陷阱嗎？」

「可能是！」楊君哲說：「但可能不是。也許是太有信心。藏參的地點是以秘密爲主，而不是防守，就是派一大隊打手守衛着，給人知道了地點的話，也是很難守得住的。」

「我們就這樣走進去？」波比皺着眉頭說。

此時的楊君哲却也是變得不大有主意了，他說：「我不知道。這樣走進去，又似乎是太容易一點了！」

波比說：「我們最好就是一個從這裏的正面走進去，另一個則是從屋後的圍牆爬進去。這樣就可以互相照應了！」

「這也好。」楊君哲說：「你走屋後，我從前面進去？假如看見我，小顧是認識我的，也許不會馬上就開槍射我！」

「唔，這也很好。」波比說。

於是波比再繞到屋後，爬上了花園的圍牆頂。這座屋子雖然是用來囚禁肉票的，但是正如楊君哲所講，最重要的是保密，而不是防守。假如這座屋子築成一座堡壘那樣的話，反而會更容易引起人家的注意，因此，這裏祇是一座普通的花園洋房，並沒有特別的防盜措施，但同時亦不是太過門禁大開，祇是普普通通，外表看上去是相當正常的。

一間正常的屋子的圍牆，以波比的身手，要爬上去就並不是很難的事情了。不過，假如這圍牆上有什麽隱藏的防盜設施的話，波比一時也是不能察覺的，因此他越過了牆頂之後就馬上落進圍牆的裏面，伏在地面上的陰影裏等着。假如他觸動了警鈴之類而使對方警覺衝出，在門口的楊君哲也是可以看到的。楊君哲也會助他一臂。

不過，波比落入牆內之後却發覺一點動靜都沒有。

他在黑暗中小心地游目四顧，可以看到，屋子旁邊的車房的門是打開着的，可以看到有一部汽車停在裏面。照這情形看，屋中的人似乎是並未出外的了。這是一個荒涼的地方，要用汽車代步，通常而言，應該是汽車在就表示人在屋子裏，汽車

不在的話，那就即是說屋中的人已經出外去了。

接着，波比就看見那一雙脚在車子旁的地下伸出來。

一時，他還以爲是有一個人躺在地上，修理車底。不過，修理汽車是不能夠不開燈照着的，而車房的裏面却是一點燈光都沒有。而且，修理汽車，應該是仰躺着的，現在看這雙脚的角度，則是指出這個人是伏在那裏的。

一個人在黑暗之中伏在車房中的地上幹什麽？

波比開始覺得情形是有點不尋常了。

他離開他所躱的黑暗處，走了出來，進入了較亮的地方，亦出現在門口的楊君哲的視綫中，他揮一揮手，然後就跑到車房的旁邊，貼身在那裏的屋牆下的陰影之中。

他可以聽到門鈴在屋中響起來了。這是他與楊君哲的默契。他在屋中佔了一個好位置之後，楊君哲就在花園的門口按門鈴。門鈴聲把屋中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門口，波比在這裏就更好行事。

波比等着。門鈴聲並沒有引起任何反應，而很接近他的那雙車房門口的脚，也是完全沒有動。

波[illegible]這雙脚可能是一具死屍的脚。至於爲什麽會有一具死屍在這裏，則是他在目前還不明白的。

門鈴再響一次，響得更長一些，仍然是並無反應。

波比在車房的旁邊移動脚步，移到車房的門口，伸出手去，執住那雙伸出來的脚，把這雙脚拖動。這雙脚的主人還是毫無抵抗的。波比把這個人拖了出來，就發覺這個人果然是已經死了。

這個人的背上有一個子彈洞，不過不是子彈進去的洞，而是子彈出來的洞。子彈是從胸部進去，而從背後出來的。射中他的顯然乃是一顆勁力十分之強的子彈！

在這種情形之下，波比不相信屋中是還可能有活人在着的了。他全身的汗毛也直豎了起來，匆匆再走出去，出現在楊君哲的視綫中，向楊君哲打手勢。

楊君哲亦從花園的正門跑進來了。爲安全起見，波比亦握槍爲他掩護着，不過却是一點動靜都沒有。

楊君哲來到了波比的身邊，波比向楊君哲指出那具屍體，楊君哲亦困惑地皺起了眉頭。

「這是你的朋友小顧嗎？」波比低聲問。

「不是。」楊君哲說：「這祇是小顧的副手，小顧動腦筋，這個人動武！」

「那麽。」波比說：「起碼可以肯定並不是他們兩個人在殺了敵人之後把屍體棄下逃掉了的！」

「我們得進去看看！」楊君哲說。

他們仍然是分前後進屋，波比走後面，楊君哲則是走前門。他們仍然是合作得很好。楊君哲首先把一隻炸彈丟進前門之內。不過這不是一隻爆炸力強的炸彈，而是一隻用以對付恐怖份子所用的那種「震驚」炸彈。炸彈爆炸時並沒有什麽強大的殺傷能力，不過却是會發出很刺耳的爆炸聲和很刺眼的閃光，會使屋內的人一時震驚到不會動，亦看不見什麽。

炸彈一响，波比就衝入屋後，而楊君哲亦閃進前門。

楊君哲沒有遭遇到敵人，他祇是看到地上躺着一個人，也已經死去了。也是槍彈從胸前進去而從背後出來的。

跟着，波比也從走廊中出來了。

「看見有人嗎？」楊君哲問。

「沒有！」波比說。

「這眞古怪，」楊君哲說，「這個就是小顧，也已經死去了。他和他的助手都已經被殺了，我奇怪是爲什麽？」

「那我的妹妹呢？」波比慌張地說。

「找找看吧。」楊君哲說。

「但屋中的房間都沒有人！」波比說道。

「找清楚看看！」楊君哲說。

他們祇好再進入屋找一遍，既然沒有看見人，波比就不怕大聲一些了。他情急地呼喚着他的妹妹的名字：「美芝！美芝！美芝！」

這樣一叫，倒是有點帮助的，可以找得更容易。他們聽到其中一間房間的衣櫃裏傳出來撞擊的聲音。

波比連忙跳過去把衣櫃拉拉。衣櫃的門是鎖上了的，波比一脚就把這門鎖踢破了，而把衣櫃的門拉開來。

那裏面原來有一個少女給用繩子縛住，咀巴亦給用膠布封了。這個就是波比的妹妹。

假如不是聽到波比在外面叫喊，她可能就會不敢動，但是認得是她哥哥在叫，她就掙扎起來了。雖然，波比也終於是可以把她找出來的，祇不過要花的時間較長一些吧了。

波比連忙把她解開來，她伏在波比的懷中大哭，而波比亦是在下淚，不過波比所流的則是放心和鬆弛的淚。

「究竟發生了什麽？」波比問。

「我不知道呀！」那個女孩子說，「有一天放學之後，我就給捉到這裏來了，那兩個人也不告訴我是爲了什麽？」

「那兩個人是怎麽會死的？」波比問道。

「死了？他們死了？」

「你不知道嗎？」波比又問。

「我什麽都不知道，」她說，「我一直都是給關在這衣櫃裏！不過，我相信你一定會來救我的！」

「我已經來把你救了！」波比緊緊地擁着她，「事情都是由我而起的，但是以後，我保證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了！」

「老天！」楊君哲在旁邊說，「別講廢話了，我們快走吧！」

楊君哲當然是在害怕那些殺死了小顧的人，不知是誰，亦不明白是爲什麽，他們留在這裏，說不定是也會遭到同一命運的。

「不，」波比說，「我們用不着走，我們留在這裏就行了！」

「爲什麽？」楊君哲又詫異地問。

「很簡單，」波比說，「我祇要打一個電話，找人來接我們，那不是更加安全了嗎？」

「唔，」楊君哲點點頭，「這樣也是好的！」

於是波比打電話。波比打電話找來的，當然就是司馬洛那一路的人。他們來時祇是兩個人，爲免打草驚蛇，不敢找那些人來掩護他們，現在則是不怕了。那些人會來接他們，而且會來暫時把波比的妹妹安置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如此，波比與楊君就都可以放心，而集中精神去對付白鷹了。

× × ×

天亮了之後，司馬洛與洪小瑛又起程，中午之前，他們就到達了那個被害的山胞的村子。

司馬洛坐在屋子裏，看着遠遠的一座小山崗上的一座新墳，那裏面就是埋葬着那個被黑鷹姦殺了的土女。他也慶幸黑鷹是已經死掉了。假如黑鷹這個人不死，他所到之處，總是會帶來一些死亡的。

洪小瑛與屋中人談話，現在屋中的人很願意講了，因爲消息傳得很快，司馬洛在這裏建立了很好的聲譽，他是來這裏追殺黑鷹的，而他顯然也有本領做到這件事情，雖然黑鷹已經死掉了，他沒有機會實行，但他仍然有權知道這件事情的眞相。

洪小瑛與那些人談到中午，他們在那裏被殷勤招待吃過午飯，然後才囘到車子上，開車離開。

洪小瑛說：「是一個高而瘦，獨眼的槍手把黑鷹殺掉的。」

「那人是誰？」司馬洛問。

「沒有人知道！」洪小瑛說，「是一個外人，做這事之後就走了。」

「一個高而瘦，獨眼的殺手？」司馬洛皺着眉頭，「這樣一個人，特徵是很強的，似乎並不難找！」

「也許，」洪小瑛說，「這是一種僞裝而已？他們認爲他是一個獨眼的人，祇是因爲他有一隻眼睛給一隻布罩罩住了而已。說不定在布罩之下乃是一隻好的眼睛呢？」

「也許是的，」司馬洛說：「但是看來是不大像的，因爲一個用慣了雙眼的人，假如把一隻眼睛罩住了，做什麽事情，能力都是會大打折扣的。對着黑鷹一個這樣強的對手，這樣做是很吃虧的，假如是我的話，我也是不肯這樣做的。不過，到底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的呢？有沒有人看見呢？」

「當時這個人是來得遲一點的，」她說，「他來的時候，這個女孩子已經被殺了兩天，假如這個人早來兩天，這個女孩子也不會死了。事情發生的時候雖然是有人目擊，但是因爲他們是正在槍戰的，所以，人們都不敢接近，他們祇是從遠遠看着。他們聽不到這兩個人講一些什麽，祇是看到兩個人跑來跑去，互相開槍，結果是黑鷹中槍死掉了。」

「那麽他們有沒有看到，這個人有沒有碰黑鷹的屍體呢？」司馬洛問。

「槍戰完畢了後，」洪小瑛說，「那個人當然是過來看看黑鷹的屍體，看看他是不是眞的死了。當然亦是會蹲下來搜搜屍體的身上有些什麽，至於他有沒有取去什麽，就沒有人看得清楚了。」

司馬洛沉默着沒有做聲。洪小瑛後來又說：「看目前這個情形，那份名單，似乎很明顯乃是給這個獨眼的槍手取去了。這個人是特別來殺死黑鷹的，黑鷹死了之後，他就馬上離開了，沒有與當地的人打什麽交道。」

司馬洛還是沒有做聲。

洪小瑛又說：「這個人既然離開了，因此我們也沒有必要留在這裏了。我們得囘去想辦法找他，留在這裏，我們是不可能得到什麽進一步的綫索的。」

「你對這個獨眼殺手有什麽印象嗎？」司馬洛問。

洪小瑛搖搖頭：「沒有什麽印象，我在這方面是知道不多的，但是你們有一個這樣大的情報組織，我相信你們一定比我更有本事吧？」

「不錯，」司馬洛說，「現在，我們也是祇有囘去了！」

他們的車子就沿着來時的路徑駛囘去，他們却並不很急，因爲，他們的調查結果，司馬洛是馬上就可以用無綫電向總部報告的，總部自然會根據洪小瑛的形容而調查這個槍手的身份的。

而囘去的路程，是順利得多了，似乎制止他們的人祇是要制止他們進入老虎山，而並沒有企圖制止他們出來，或者是因爲上次的行動一敗塗地，現在就不敢造次了。

他們囘到了第一次有過溫馨接觸的地方，就是那條小溪的旁邊，這已經是他們囘程的第二個夜晚。既然這裏是一個出浴的最好地方，他們自然也不會放過了。而前一夜，他們並沒有親近過，這夜洪小瑛又變得很熱情了。

她熱情得就像不會有下一次似的。也許，他們眞可能很久都不會再有下一次，因爲，次日他們會囘到市區去，那時，兩個人單獨相對的機會就未必會有很多，而親近的機會也更難得了。

司馬洛也很高興她的熱情。這表示，至少在這一件事情的上面，她並沒有受到黑鷹留下來的壞影响。

後來，在暴風雨之後的平靜之中，他們依偎着，都躺在那裏，談起話來。洪小瑛說：「波比那方面，又有什麽新的發展呢？」

「他正在用他的方式進行，」司馬洛說，「現在他是不再會縛手縛脚了，而他的身邊又有一個楊君哲在協助着，我相信他是應該會有相當好的成績的。他現在與白鷹巳經是勢不兩立，楊君哲亦是的，他們幷不單是爲了錢而做這件事情那麽簡單了！」

「這很好，」洪小瑛說，「那麽，當你囘去了之後，你也會與他們一起工作，找尋白鷹嗎？」

「看情形吧，」司馬洛說，「找到白鷹是最重要的。這個人現在正在發了狂似的在搗亂。以前的他也不是如此，做事不公開，這一次該是消滅他的好機會！」

「名單的事情又如何？」洪小瑛問。

「這當然亦很重要，」司馬洛說，「現在剩下來的兩件事情就是找到白鷹，以及找到那份名單。這兩件事情，也可能同是一件。」

「白鷹也是想得到那份名單嗎？」洪小瑛問，「但當他盤問劉藝時，他似乎沒有問過這個。你說劉藝也沒有提過的。」

「也許是他問的方式不同吧，」司馬洛說，「假如他知道有這名單，難道他會沒有興趣奪取嗎？」

「你又認爲他是否知道有這名單的存在呢？」洪小瑛問。

「你知道，我也知道，」司馬洛說，「白鷹是沒有理由會不知道的。也許白鷹是早巳肯定了殺死黑鷹的人會把名單取去了的，所以他也不必問了。」

「我們來的時候，」洪小瑛說，「那些制止我們的人，雖然全部都被殺掉了，但是，屍體是亦留下來的。這些屍體的身上有什麽綫索嗎？」

「都是職業兇手，」司馬洛說，「他們可能是爲任何人工作的。也許這一次，他們幾乎毫無疑問乃是爲白鷹工作的，不過在他們的身上並沒有什麽可以找到白鷹的綫索。」

洪小瑛沉默了一陣，手在司馬洛的身上輕輕地撫着，一面問道：「那麽我又如何呢？我現在似乎沒有什麽用處了。我以後也許不能夠再與你在一起工作了。」

「看情形行事吧，」司馬洛說，「讓我囘去之後安排一下工作的程序，看看如何分配！」

她把臉貼在他的胸膛上，沒有做聲。

「你少担心好了，」司馬洛說，「我是會好好地爲你安排的。我會盡量不做令你不滿意的事情的。」

洪小瑛還是沒有做聲。

司馬洛輕輕拍拍她的肩說：「我們睡吧！」

他們在第二天中午就囘到了市區。

洪小瑛對司馬洛說：「請你在那邊停一停車，我要進公司去買點東西。」

「買東西要那麽急嗎？」司馬洛微笑着問道。

洪小瑛瞪他一眼說：「我要買的是女人要用的東西，不是買禮物，這是不能等的！」

司馬洛微笑把車子停下來。這個他也明白的。女人要用的東西，不便告訴人的東西；男人就不會有這種煩惱了。

洪小瑛下車，進入了那間公司裏。

半小時之後還沒有出來。

司馬洛下車進去找尋。

幸而那亦不是一間太大的公司，而且中午亦還不是開始生意旺盛的時間，店員是記得的。

「哦，那位小姐，」店員說，「她從後門走了！」

司馬洛愕了一陣，便囘到車中。

既然洪小瑛是從後門走掉的，那就是她有意遁走，而不是遭遇了什麽危險了。而既然她是有意遁走的，那即使他在這裏死等，她亦是不會囘來的了。

於是司馬洛把車子開走了。

× × ×

劉藝在醫院裏巳經可以開始能够坐着輪椅到花園中去「散步」了，由護士推着。這樣，他總算用不着長期困在病房中。不過他却還是悶得要死。因爲他不知道外面發生一些什麽事情，事情進行得如何？沒有人告訴他。

護士是一定對此事一無所知的，而他雖然明知道是有人正在保護着他，但是那些保護他的人是看不見的，而叫之亦不會來，問無可問。

這天下午，劉藝又由護士推着在花園中走了一匝，然後送囘病房裏。他却發現司馬洛巳經在那裏等着他了。

司馬洛對他微笑：「覺得怎樣了？」

「大致還好，」劉藝苦笑着，「祇是，石羔裏面的肉癢起來眞是要命，搔又搔不着！」

「拆了石羔之後，你就可以搔個够了。」司馬洛說。

「我的心也是很癢，」劉藝說，「你既然來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告訴我，事情究竟發展成如何了。」

「進展很理想，」司馬洛說，「我跟一個叫洪小瑛的人進入老虎山中打聽過了。洪小瑛懂得如何與那裏面的人打交道，我們把黑鷹的屍體掘出來，果然沒有了我們要找的東西，顯然是那個殺死他的人拿走了！」

「那麽你們當然亦巳知道了兇手是誰了？」劉藝問。

「一個瘦長獨眼的人，」司馬洛說，「名字却不知道。」

「這是一些很明顯的特徵，」劉藝說，「我看，找尋這個人應該不會是很難的吧？」

「也不見得容易，」司馬洛說，「我們的總部沒有這個人的資料，而且，似乎我們全部的人，都沒有聽到過有這樣的一個人……」

「一個能够有本領面對面殺死黑鷹的人，」劉藝說，「决不會是無名之輩呀！尤其是有這樣的特徵的，總會有人聽到過他的吧？」

「就是這樣奇怪，」司馬洛說，「而且，洪小瑛又忽然自己跑掉了。我懷疑這內裏有文章！」

「什麽跑掉了？」劉藝莫明其妙地道，「你能對我講得詳細一點嗎？」

司馬洛把他與洪小瑛之所以會同到老虎山去的來龍去脈講了一遍，然後又說：「也許，唯一的解釋就是洪小瑛是對我說謊的！」

「對了，」劉藝說，「她很可能認識這個兇手，而在維護着他。」

「我就是這樣猜，」司馬洛說，「也因此，我在想，既然你是聽得懂那些山胞們講話的，也許你可以帮一個忙！」

「我還不能走動呀！」劉藝說，「而且，那裏的人不是很尊敬我，我就是可以去，他們也未必肯對我講什麽！」

「你用不着去，」司馬洛從襟袋裏掏出一隻薄型的錄音機，「這種錄音機，是經理級人物用來記事的那一種，通常可以錄半個小時，但我這一隻則是特別的，可以錄到一個小時！」

「你是說，」劉藝說，「你當時把洪小瑛與他們的說話錄了下來了？」

「是的，」司馬洛說，「這可以說是一時的靈感，我怕洪小瑛事後會不能完全記得清楚他們講些什麽，所以就在旁邊錄下來了。而事後，洪小瑛對我講得很清楚，我就覺得不一定需要用到這錄音機，所以沒有告訴她，現在却有用了！」

劉藝嘆一口氣：「你眞聰明，我與你

們，眞是差了許多許多級，假如我與你們鬥，那每一次都是必輸的！」

「但是你也有你的本事，」司馬洛說，「現在，我不就是要靠你帮忙了嗎？」

他開了那錄音機，裏面就傳出來吱吱喳喳的對話聲音。

劉藝沒有出聲，祇是靜靜地聽了一遍。當聽完了之後，他就說：「她大致上沒有說謊，但是關於那個兇手的形容，她就是完全說謊的了。現在，我逐句給你譯出來吧。」

「很好。」司馬洛點頭。

於是他把那錄音機再放一遍，這一次，劉藝則是替他逐句譯出來。果然，關於那個兇手的樣子的形容，洪小瑛則是說謊的，她的形容是完全倒轉過來了。這個兇手既不是一個瘦長的人，亦不是獨眼的。

劉藝譯完了之後，也口都乾了，亦很累了。他嘆了一口氣說：「你有沒有記清楚我講什麼？要不要我給你重複一遍？」

「不必了，」司馬洛微笑，又從另一個衣袋裏掏出另一隻同樣的錄音機，「我也都已經錄下來了。」

劉藝苦笑：「你們總是棋高一着的，怎麼跟你們鬥呢？」

「那個白鷹就是在跟我們鬥！」司馬洛說。

「那麼白鷹是輸定了！」劉藝說。

「多謝你！」司馬洛說。

「等一等，你不要走，」劉藝說，「請你，求求你！你可以告訴我，爲什麼洪小瑛會說這個謊嗎？我在這裏實在太空閒，不讓我管管閒事，我要悶死了！」

「我也不知道，」司馬洛說，「我也是祇能猜吧了。照我猜，大概是因爲洪小瑛是認識這個人的，現在她去找他了！」

「而你却讓她逃脫了！」劉藝說。

「百密一疏，」司馬洛說，「她是跟我在一起的，就沒有理由還要派人監視着她，因此，她要走就掉了！」

「唔，」劉藝說，「不過現在，你既然已經知道了有這個人，你就可以追上她了。」

「希望可以吧。」司馬洛說。

「以後有什麼發展，」劉藝說，「盡可能叫人告訴我好嗎？讓我在睡不着的時候也有些事情想想。現在，我是等於廢人一個！」

「我盡量吧！」司馬洛說。

劉藝又嘆一口氣，說：「謝謝你！」

× × ×

唐婉芬的一隻手把床單抓得緊緊的，另一隻手則是揑着耳邊的枕頭，也是緊緊的，就像正在企圖努力把這兩件東西撕破。她的全身的筋肉也收得緊緊的，特別明顯的是頸子上的筋，而她的兩臂既然抬高了，腋下就露出來，那淺淺的陰影之間，似乎是正在散發着一種特殊的氣味，司馬洛很難肯定是眞正嗅到抑或是幻想到這氣味的。她的喉嚨裏也像塞了一些東西，想吐又吐不出來。

司馬洛忙於動作，也忙於欣賞她在這最高峯之前的反應。

這也是亮着燈光的好處。

他也可以看到她的鼻孔擴張，而臉上是平時難得會見到的表情。他接着就可以感覺到她正在收緊，而那却是不由自主的收緊，一伸一縮的。

這使他也很容易把自己放鬆，於是，他們就是幾乎同時到達了那個最美的高峯。他爆發，而她就像是正在吸收。然後，他的身子就放軟了，不再動作，雖然有一個重要的部份則是仍未放鬆下來，繼續在給予她以充實。

在這件事情上，似乎還是女性比男性佔便宜得多的，因爲男性需要那麼出力，銷魂的時間却祇是那麼短短的一瞬之間，而女性不需要消耗很多氣力，她們銷魂的時間却是很長的。她們是從那個最高峯慢慢地滑回平地上，而不是像男人那樣一落千丈。

唐婉芬仍然緊緊地吸着他，好久好久才放鬆了。

然後，他們就陷入了慵倦的半睡眠狀態。慢慢地，自動地滑脫，跟着就是分開了。

唐婉芬嘆一口氣：「眞可愛！想不到你忽然之間會來，我正悶得要死，因爲我活得就像一個監犯似的！」

司馬洛就是因爲到醫院裏看過了劉藝，因利乘便，也到這裏來看看唐婉芬的。唐婉芬一看見他就像見到了救星似的，那麼熱情，他們都還沒有機會講什麼，就已經到了床上來了，現在，熱情漸漸退却，由絢爛歸於平靜，他們就可以談話了。

休息了一陣之後，唐婉芬問道：「事情究竟辦得如何了。」

她的處境與劉藝也是差不多的，由於沒有人告訴她，她就很急於知道而要提出來問問。

「情形還好，」司馬洛說，「發展得相當理想！」他也把經過的情形對唐婉芬講了出來。不過關於他與洪小瑛之關係不提。

「唔，」唐婉芬在聽完了之後說：「可憐的波比！」

「現在波比也並不可憐了，」司馬洛說，「他的妹妹已經受着我們的保護，很安全，他可以集中精神去賺你那五十萬元了！」

「這很好，」唐婉芬說，「而你，當然也不會在這裏逗留很久，因爲你還要去追洪小瑛，是嗎？」

「是的，」司馬洛說，「不過逗留得久有逗留得久的樂趣，而逗留得不久亦是有逗留得不久的味道的！」

「唔，」唐婉芬說，「這個殺死黑鷹的兇手，究竟是誰呢？」

「神槍愛迪。」司馬洛說。

「他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唐婉芬問，「我的意思是，他究竟是什麼人？」

由於她也明白，所謂好人與壞人，乃是觀點與角度的分野而已。

「依照我們的紀錄，」司馬洛說，「神槍愛迪是一個介乎正與邪之間的人物，我們也很難肯定他這樣做究竟是什麼目的。照我們所知，他與黑鷹應該是沒有什麼過不去的。不過，在未找到他之前，也實在難以肯定他是正在幹什麼，與及是爲了什麼原因！」

「會不會波比的妹妹就是他所救的呢？」唐婉芬問。

「這個可能也是相當高的，」司馬洛說，「神槍愛迪既然是殺死了黑鷹，那他難免要成爲白鷹的對頭人，這是一件要避也避不了的事情，他不找白鷹，白鷹也是會找他的，與其如此，那就不如先發制人，與白鷹作對了！」

「爲什麼他又不先把白鷹殺掉呢？」唐婉芬問。

司馬洛嘆一口氣：「這種事情，並不是講一聲要做就可以做到的，找尋白鷹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比較找尋黑鷹要難得多，現在，我們這樣大的一個組織，對白鷹的所在，也還是毫無綫索的！」

「對神槍愛迪的所在，亦是還未有綫索？」唐婉芬又問。

「還未曾有，」司馬洛說，「不過相信不會太久了。這個人應該會比白鷹容易找一些。所以我現在正在等。」

「你爲什麼不去帮助波比呢？」唐婉芬問。

「你認爲我應該去帮助波比嗎？」司馬洛微笑着問。

「不！」唐婉芬連忙緊纏地抱着他，就像生怕他逃掉了似的。「有時間，你還是在這裏陪陪我好些，反正我給了波比那許多錢，他是應該做一些工作的！」

司馬洛吃吃笑着：「那很好，我們先睡一覺吧！」

經過了一番親熱之後，他們是既鬆弛而又疲倦的，要睡着是毫不困難的。

× × ×

另一方面，洪小瑛果然是借那間公司而擺脫了司馬洛，此時已經脫出了他們那些人的監視範圍了。

她正乘着一部的士，行駛在郊外的公路上。後來，車子到了一處，她就忽然對司機吩咐道：「請在這裏停車！」

司機感到詫異，不過當然也是依她的吩咐而把車停了下來。不過當洪小瑛付車資的時候，司機便也忍不住好奇極了。他問道：「要不要我在這裏等你？」

「不必了。」洪小瑛說。她也知道這的士司機爲什麼感到奇怪，她知道這就是因爲這裏是一片荒郊，她在下了車之後也是沒有什麼地方好去的。於是她解釋道：「我約了朋友在這裏，我這位朋友會開車來接我的！」

這樣，司機才放心而把車開走了，假如她不是這樣解釋過，這的士司機是實在很難放得下心來的。由於在這個黑夜的時間這樣把一個弱質女子孤零零地留在這裏。雖然他並不知道，其實這個女子並不弱質，假如她也需要保護的話，也不是他的能力能夠做到的。

洪小瑛下了車之後，便走進路邊的樹林中，沿着一條林中的小徑走進去。

原來這條小徑是可以通過一座小山，而到達山的背後的。山的背後有一座建在山腰上的屋子，雖然小徑並不是通到這座屋子，但是却是在這座屋子的附近經過的，因此，她祇要離開小徑，穿過一些樹林再通過一片山野，便到達了屋子的後部。

她這樣一走，也花了接近兩個鐘頭了。這個時代，人沒有汽車代步，時間就顯得很不够用，遠遠可以望得見的地方，開車一轉眼間就可以到達，但是步行却需要用上半天的時間。

她到達了屋子的後門，她在遠遠就巳經可以看到，屋子的窗子都是黑暗的，完全沒有燈光透出來，而現在更覺得，屋中是沒有人在的，因爲她聽不到聲音，亦感覺不到。是的，感覺不到，因爲她所做的這一個也是一個很微妙的行業，有許多時候是要憑本身的靈感去判斷一件事情的，而現在她就是感覺不到這屋子裏是有人在着的。

她彎低身子，在後門上弄了一陣，便把門打開了。她與她死去了的哥哥兩個人都是竊賊，他們要進入一間屋子，通常都是不需要用鎖匙開門的，亦不一定要把門弄破。

她在黑暗之中踏入了屋內，又把門輕輕關上了。後門進去的地方乃是一座廚房，她進入了廚房中，通過廚房，又進入了通到走廊的客廳，她一直沒有亮燈。

當她踏入屋前的客廳時，她還是沒有亮燈，不過忽然吃驚地停住了。因爲，在那黑暗之中，她看到屋前的窗子的玻璃上破了兩個洞。她的經驗可以看出，這兩個洞並不是給頑童打破那麼簡單，而是兩個子彈洞。屋內不亮燈時，通常是比屋外黑暗的，因此祇要向窗口的方面一望，就馬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跟着，她就看到了窗口前面的地板上，那張長沙發的背後伸出來的一隻鞋子。一隻有脚穿進了裏面的鞋子。她吃驚地叫了起來：「愛迪！」

隨即就衝過去，跪在地上看看。

那果然是一個死去了的人，是胸部中了槍彈而死去了的，顯然這就是爲什麼窗子的玻璃上有兩個子彈洞口。就是有人從窗外放槍，而這個人就中了這兩槍而死去了。槍彈洞的流血早巳停止，而那血液亦巳經凝結了，證明這個人是巳經死去了好一段時間的。

跟着，洪小瑛又說：「謝謝天！」

顯然她看出了這個死者並非「愛迪」，而她所講的這個愛迪，也似乎應該是神槍愛迪了。

這個人是誰呢？洪小瑛小心地在他的身上搜索了一遍，却搜不出什麼證明身份的文件來，亦搜不出這個人的身上有什麼武器。這個人也並不是沒有携帶武器，他是有帶着一把槍的，祇不過這把槍巳經棄在身邊的地上了。

洪小瑛終於爬起身來，走向屋子的電話。她亦沒有再向屋中的其他地方去視察，因爲有一個死屍這樣躺在那裏，而屋子又是黑暗的，這屋中似乎不大可能還有人在着，有也是巳經走掉了。

她顯然是想過去打一個電話，然而不論她是要打電話給什麼人，她也是暫時沒有機會的，因爲電話就在這個時間響了起來。雖然電話鈴聲是不會傷人的，她却也因爲電話鈴聲一響而窒住了脚步。在黑暗和靜寂中，電話鈴聲實在太刺耳。

這個電話來得太巧合，她不知道是否應該接聽。

然而電話却一直響個不停。

洪小瑛也終於走過去拿起聽筒，因爲她覺得，電話在這個時間打來，是很巧合的，顯然是打來找她的了。於是她就接聽

，那邊一個男人的聲音說：「小瑛！」

「愛迪！」洪小瑛高興地叫起來，「我正在找你！」

「你找我幹什麽？」愛迪問，這個人果然就是神槍愛迪了。

「我要跟你談談！」洪小瑛說。

「唔……這個……」愛迪沉吟着。

「愛迪！」洪小瑛說：「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麽事？這是你的屋子，爲什麽會有一個死人？」

「這個人是來殺我的，」愛迪說，「不過我先下手爲強！」

「怎麽會這樣呢？」洪小瑛說：「這個是你的秘密地方呀，你說別人不會找到來的！」

「是呀，」愛迪說，「不過秘密許多時候是守不住的！」

洪小瑛說：「是不是你——」

「不要在這個電話裏講說話！」愛迪說。

「但是我要見你呀！」洪小瑛說：「我想跟你談談！」

「這個——」愛迪又沉吟了一陣，然後說：「好吧，你到那個電話亭去，我在那裏等你！」

洪小瑛想不同意也不行，因爲愛迪在那邊已經掛斷了電話。於是洪小瑛祇好把聽筒放回了，再從後門走出屋子。她小心地在小路上走着，走到下面的公路上，又沿路而行，再步行了大約半小時，才到達了一座建在路邊的公衆電話亭。

這裏顯然就是愛迪所指的電話亭了，不過愛迪說在這裏等她，却不見人。洪小瑛站在電話亭的前面等着，顯得很徬徨，左顧右盼地等了十五分鐘都不見有人，她便進入電話亭中，納入一個角子，打一個電話。

看來，這個電話也正是她本來要打的那個電話。在神槍愛迪的屋子裏的時候她就是想打電話的，不過當時她還沒有機會打，電話就已經先响起來了。

現在，這個電話就打通了，那邊一個女接綫生的聲音，說：「太陽神電話服務社。」

「請你替我找一二三九號。」洪小瑛說。

「閣下貴姓？」那女接綫生問。

「請告訴他我等不到就行了。」洪小瑛說。

「很好。」那女接綫生說着便截斷了電話。

這顯然是找尋神槍愛迪的一個辦法，用的是一個電話服務社的電話。這祇是一個間接的辦法，即使知道了愛迪是用這個電話作爲聯絡的，亦是不能找到愛迪的所在，這個服務社祇是會用無綫電傳呼的方法通知愛迪，愛迪可能從任何一個電話打回來問訊。這個辦法祇可以向愛迪傳一句話，告訴愛迪可以在什麽地方找到留話的人，假如愛迪想來，就可以見到他。假如愛迪不想來，那則是沒有辦法的。

洪小瑛呆呆地在那裏等着，希望愛迪會快些來見她。她也希望愛迪不是遭遇了什麽意外，以她所知，愛迪是一個很講信用的人，愛迪說了與她見面是應該會與她見面的。但是，愛迪的人還是不來，倒是電話亭中的電話响了起來了。電話亭是也可以打電話來的。洪小瑛又遲疑起來，不過她還是接聽了。電話可是當她在着的時候响起來，這個電話，似乎應該是找她的了。

果然，那邊傳來的乃是愛迪的聲音。愛迪說：「小瑛，你已經等了很久了！」

「是的！」洪小瑛說，「你怎麽了？你又說，在這裏可以見到我的。但你又不來！」

「我是要提防你帶來一些什麽人。」愛迪說。

「怎麽了？」洪小瑛說，「難道你以爲我是會害你的嗎？」

「不是！」愛迪說，「有人在我的屋子要殺我，雖然死去了一個，難保不會還有其他的人在附近窺伺着，也許他們會跟着你，希望跟着你來就可以找到我！」

「有——有人跟着我嗎？」洪小瑛又不由得表示恐懼。

「我沒有看見，」愛迪說，「我猜對方是已經放棄了這裏了，他們一定以爲我是也已經放棄了那間屋子了。」

「那我現在可以與你見面了！」洪小瑛說。

「你有話，現在就講好了。」愛迪說，「你不是說要跟我談談的嗎？現在這個電話是很方便的！」

「但是我要見到你！」洪小瑛說，「我不要祇是在電話裏談！」

「見面也是談吧了！」愛迪說。

「愛迪！」洪小瑛說，「我要見你，難道你不想見我嗎？」她這樣說着時，就運用出女性最犀利的武器，就是在聲音裏注入了女性的魅力，帶着誘惑性，亦半嬌半嗔地。這永遠都是男人的尅星。

愛迪也就遲疑起來了，終於說：「好吧！」

「我怎樣可以找到你？」洪小瑛問。

「你到山頂上來吧，」愛迪說，「我就在那上面等你！」

「你不可以下來接我嗎？」洪小瑛問道。

「我沒有車子。」愛迪說。

「愛迪！」洪小瑛說，「你究竟怎麽了？你以前也不是這樣對我的！」

「你要談，你就上來談吧，」愛迪說，「不然我們就在電話裏談好了！」

「好吧，」洪小瑛說，「我立即上來吧！」

洪小瑛祇好掛了電話，步行着向山上走去。假如有的士經過的話，她是會截一部的士坐上去的。可惜這個時間，過往的車子已經不多了，的士則是更少。她祇看到有一部的士經過，而這部的士却是載了人的。

後來，走了一段路之後，一部經過的車子忽然煞掣，在她的身邊停了下來。洪小瑛嚇了一大跳。由於這車子的車窗用的乃是顏色的玻璃，祇有車中人可以看清楚外面，外面的人是看不清楚車中的人的，所以洪小瑛的心中充滿了狐疑。

那個人打開了車門之後，她才看清楚是什麽人。

「愛迪！」她叫着舒了一口氣。

「上來吧！」愛迪說。

洪小瑛上了車，愛迪把車子開動了。愛迪是一個體格強壯，不過却是矮小型的人，與她所形容的高瘦獨眼果然有很大的不同。他雖然不是貌醜，却也絕不能算是英俊，事實上還算是那種沒有吸引力的男人。不過可以看得出他是一個很機智的人，尤其是那雙靈活的眼睛。

「找你眞不容易！」洪小瑛說。

「本來就已經不容易了，」愛迪說，「現在又有人要我的命，那就更加不容易了。」

「你到老虎山去殺了黑鷹嗎？」洪小瑛問。

「是的！」愛迪說。

「爲什麽呢？」洪小瑛問。

「你是代表司馬洛他們來跟我講話的嗎？」愛迪問。

「不是，」洪小瑛說，「我帶他到老虎山去調查，查出了是你之後，我就擺脫了他來找你！」頓一頓，「不過用不着担心，他聽不懂那裏的人的話，我告訴他是一個獨眼的瘦長人做的。」

「我應該多謝你嗎？」愛迪問。

「起碼現在他們正在找的是一個獨眼的瘦長人，」洪小瑛說，「而假如白鷹知道了消息的話，他亦是會找尋這個獨眼的瘦長人！」

「白鷹這方面恐怕用不着你的帮忙了，」愛迪說，「白鷹已經知道了是我，不然怎麽會有人殺我？」

「白鷹怎會知道呢？」洪小瑛奇異地問，「我剛剛從老虎山出來，我肯定我之前並沒有進去調查過。」

愛迪沒有做聲。洪小瑛又說：「愛迪，怎麽了，你不跟我講話嗎？」

「先到我住的地方去再講吧。」愛迪說。

愛迪的車子一轉而離開了路邊，轉入一條小路，到了另一座屋子。這座屋子，與剛才洪小瑛去過的那一座是差不多的。

洪小瑛奇異地說：「哦，原來你就住得這樣近！」

「要找我的人會以爲我可能是已經逃到了很遠很遠了，」愛迪說，「我偏偏就住在很近。這也是一種聲東擊西之計。」

他們進了屋中，愛迪給洪小瑛斟來了一杯酒。

洪小瑛把鞋子也脫下來了，挨在沙發上，把腿子也架高，嘆一口氣說：「跑得我的腿子也快要斷掉了！雖然我也不是一個不能跑的人。你這個人可是眞會開玩笑的！」

「不是開玩笑，」愛迪說，「祇是爲了安全起見。」

「你現在就是躲在這裏？」洪小瑛四面望了一望，「唔，這也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我是不會在這裏很久的，」愛迪說，「假如你來得遲一點，你就不會找到我了！」

「剛才我們正在說到什麽地方？」洪小瑛問，「對了，我問你，爲什麽要到老虎山去把黑鷹殺掉！」

「你來就祇是爲了問這個吧了？」愛迪說。

「我一知道是你，我就馬上擺脫司馬洛而來找你了，」洪小瑛說，「我要帮助你！」

「你能帮我什麽呢？」愛迪問。

「我不是已經帮了你嗎？」洪小瑛說，「我告訴他們兇手是一個瘦長獨眼的人。司馬洛他們現在就是在找這個根本不存在的人，而不是在找你。你要知道，他們這一路人，一要找什麽人的時候，就十分難擺脫的。白鷹要找你，那反而不難應付，你祇要把白鷹殺掉就行了！」

「可以帮我的，你已帮過了，」愛迪說，「在此之後，我又還有什麽地方是用得着你的帮忙的呢？」

「我祇是問，」洪小瑛說，「爲什麽你要去殺死黑鷹，這個問題，眞是那麽難回答的嗎？」

愛迪低下頭來，看看他自己杯中的酒，再沉默了一會，然後說：「我是爲了你而做的！」

「爲了我？」洪小瑛凝視着他。

「爲了黑鷹這樣對你。」愛迪說，「而且我知道你打算到老虎山去找他。假如你去，他會把你殺掉的。現在，你應該安心了吧？我是爲了你而殺他的，這樣，也差不多等於是你親自動手殺他的了！」

「愛迪！」洪小瑛走到他的身邊，輕輕吻一吻他的臉說，「爲什麽你不早告訴我？」

「我不是要換取什麽，」愛迪說：「我祇是認爲這是我應該做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一向對你的感情是如何的。但是你不喜歡我——」

「我不是不喜歡你，」洪小瑛說，「祇是，我從來沒有興趣跟什麽男人相好，假如我與你接近太多，我會更鼓勵你追求我，那就給大家都帶來煩惱了！」

「這我也明白，」愛迪說，「所以我不告訴你。本來我早該出手的，但是你出事時我到了歐洲，向來的時候聽到，已經太遲了，你哥哥已經死了，黑鷹亦已經逃了。」

「那麽，」洪小瑛說，「是我應該多謝你了？」

愛迪聳聳肩：「不必，我認爲這是我應該做的事情！」

「因爲這件事情，」洪小瑛說，「你已惹上了不少麻煩！」

愛迪聳聳肩：「而這一次，根本就是在麻煩中渡過的，不是有這種麻煩，就是有另一種麻煩，所以麻煩對於我來說，也不算是新鮮的了。」

「那你以後怎打算呢？」洪小瑛問。

「還不是跟我向來一樣嗎？」愛迪說，「這裏出了麻煩，就先把這裏的麻煩解決掉。你可以說這是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辦法，不過我這個人一輩子都是這樣的了！」

「白鷹並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洪小瑛說。

「這個問題，我是早已經有了心理準備的了。」愛迪說，「而且我對於白鷹來說，亦是一個同樣難解決的問題，我相信他是我更頭痛的。」

「是你把把波比的妹妹救了的嗎？」洪小瑛問。

（未完）



超人傳奇故事

李璟·文
黃耀基·圖

馬國風雲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許堅和超人驅車到戲院門口，等候高利貸集團的人來，登上他們的房車，超人在暗中釘梢，他們發覺許堅是警探，立即押他回去，其中一個高大漢子是他們的頭目，叫人將許堅從高樓擲下來，正在危急之時，超人在天台上出現，捉着高大漢子王大樹，脅同他去報警，然後追查張浩被搶走的欵和幕後人，是否他們搶去，經過一番盤詰他才承認，說出幕後人是張大年，此時警方人員已到現場，超人回到天台上不見了許堅，知道他被匪徒挾持，忙將情況告訴泰萊，叫王大樹引路，去搜索他們的總部……

超人顯身手　總部困獸鬥

二名大漢絕難想像得到超人會飛，更難想像得到他來得這麽快，這麽勁！「隆隆」兩聲，二條高大的身形立即往後倒跌出去！

玻璃房內的人這時已有人發覺情形有些不對，立即按動警鐘。室內若干地方的紅燈也亮了起來。

二名大漢當初瞧不起超人，以爲即使徒手也可以對付他，豈料超人竟然如此厲害，嚇得他們急急拿起刀棒，雙雙殺上！

超人明知泰萊警司等人此刻正由後面趕來，所以只閃過其中一名持刀大漢，至於一名手執棍棒的，却不知厲害，揀準機會，迎頭一棒，朝準超人的頭部打下去！只見手臂一揚，「卜」一聲。

那一根粗如手臂的棍棒當堂折斷。被嚇得幾乎昏了過去的，反而是那名大漢！

然而超人已沒有閒心再去理會他，直撲向玻璃房那邊。另一名大漢竟將一柄利刀，朝準超人背部擲來，只見刀光一閃，刀鋒直插向超人背脊！

超人根本不畏刀槍，「錚」一聲，那把利刀竟掉在地上。二名大漢都嚇傻了。

他們回頭就走！但是，泰萊警司等人已紛紛趕到，一聲吆喝，二名大漢登時又呆似木鷄。

超人却在那邊揮拳一擊，「嘩啦」連聲，玻璃粉碎！但說也奇怪，房間裏的人，刹那間都不見了。

超人雖然破門而入，但裏面却空無一人。

泰萊警司匆匆趕到，急急問超人：「怎麽啦？」

「眞奇怪！」超人道：「剛才明明見到有人在這裏，而且不只一個。現在却一個也沒有。」

泰萊警司心裏明白，說道：「一定是有暗門。」於是他對超人和身邊的探員道：「快些找找那機關之所在，別讓他們帶走許堅……」

話未完，一名探員已有所發現：「瞧吧，那櫃門怎麽打開了？」他驚叫起來！

所有人的視綫集中過去！

泰萊也以爲那是暗門所在，因爲賬房外面也有類似的暗門設在鋼櫃之內。

豈料鋼櫃櫃門一經拉動，天花板上突然有些物件壓了下來，眼看就要把所有人壓成肉醬！

超人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吆喝一聲，隨即雙手舉起，僅可及時托住那墮下的「天花板」！

泰萊警司等人聽到那一聲吆喝，有如聽到了警報一樣，紛紛走避，逃出了玻璃房外面去了。

原來那一大塊的「天花板」，只是一個機關陷阱。剛才那名探員不知內裏，拉動了鋼門，——那正是牽動了「天花板機關」的機掣！

那整塊天花板連同飾燈，重壓壓的，足有數千磅，假如不是超人及時托住，假如不是超人天生神力，剛才站在下面的泰萊警司等人，縱然不致全部壓死，恐怕亦會一一重傷。

超人雙手托住丁方足有丈餘的天花板，讓各人逃離危險範圍之後，才傾斜着板下來，登時把若干鋼桌鋼椅壓得變了形。由此可見，這塊鋼筋水泥的重量如何驚人。泰萊警司等人爲之揑了一把汗。

一名探目押住剛才守門的二名大漢入來：「快些告訴我們，許堅在那裏，否則我會揍你。」

超人道：「這兒四通八達，再不及時找到他們，只怕他們會離開這幢大厦。」

但是，二名大漢無可奈何地說：「我們只知道這裏有一塊可以開合的地板通到下一層，却從來不知道如何才可以令它開啓！」

「在那裏？」超人問：「那塊地板在那裏？」

二名大漢指指一張鋼寫字枱下面：「就在這裏。」

超人拉開地毡，果然見到一條裂縫，表面看上去，只是一塊塊膠地板的裂縫而已，經二名大漢道破之後才知道是另一個暗門。

超人叫各人退後，再推開若干傢俱，才舉起那張鋼桌子，用力一扔！

「轟隆」一聲巨响，彷彿地震一樣，整幢樓宇好像搖撼着。那地板上却空了一個大洞！

那丁方大約有三英呎的地板，整塊下陷，現出了一個大洞。超人和泰萊警司等人匆匆俯視下去，正有數名大漢在下面嚇得口呆目瞪。

超人首先飛身躍下！

當時正沙塵滾滾之際，但泰萊帶來的探員之中，已有不少冒險下躍；另一方面，泰萊也透過無綫電通話機，告訴外面的同伴，叫人設法衝入下面一層的單位去。同時又通知街上的警員們，不准這幢大厦裏面的任何人出入。

超人跳落下層時，數名大漢之中，爲首一人有槍在手，竟指嚇住超人：「你再過來，我就開槍！」

超人冷然一笑：「好！你試試吧！」

「砰」然一聲槍响，子彈竟射向超人的頭部。

超人輕輕一閃，子彈自他的耳畔掠過，擊中背後一幅玻璃屏障，又是「嘩啦」連聲，玻璃碎片紛飛！

那大漢不知厲害，又朝準超人的胸膛再開了一槍！

「砰」的一聲！超人中槍，但子彈却無法傷及他的肌膚，他依舊屹立在那裏！

那大漢嚇呆了！

超人伸手一抓，將他那支手槍搶了過來，用手一揑，變了廢鐵一團，那大漢像見了鬼似的，回頭就走。

但是超人一手捉住他，他極力反抗，無奈力不從心。因爲超人只要稍爲用力，他就痛得直叫起來。

「不准動！」超人警告他：「只要你再動一下，你就會變成殘廢！」

那大漢看見剛才超人用手可以把手槍揑成廢鐵的情形，絕對相信他有辦法令自己殘廢；老實說，任何人也不想變成殘廢，因爲殘廢會比起「一死了之」更加痛苦萬狀呢！

超人制服那名大漢之後，泰萊警司等人亦紛紛自上面落來。其他數名企圖「一走了之」的大漢，亦先後被制服了。幾乎一個也走不脫。

超人焦急地問：「許堅探員被囚在那裏？」

那大漢往走廊那邊一指：「那邊有條路可以逃到街外去，我怕他們已經……」

話猶未完，泰萊警司一名助手已收到無綫電對講機的消息，一名警員在街上緊急報告：有一輛車子正衝破警方在街上所設立的封鎖網。

泰萊警司和超人他們當然也都聽得一清二楚。

泰萊警司於是對超人道：「把他交給我，你快些去阻止他們帶走許堅……」

超人立即撲向窗口那邊。他推開窗門，一名警司的助手趕過來將一具對講機交給超人：「你與街上的警員連絡吧！」

超人接過對講機，縱身下跳！

只見一條人影凌空飛去！對講機則一直開啓着，傳來警員的聲音，報告他們追逐一輛可疑卡車的情形，超人則在飛行途中不斷地問及那車子的顏色和形狀，以及他們逃走的方向等等。

超人在街道的上空飛行，一邊俯視穿梭來往的大小汽車。終於在一處十字路口發現那兒有一輛淺藍色的卡車，正被一輛警車追逐！

那卡車越開越快，終於衝過了紅燈，差些兒與一輛橫街開出的私家車相撞。

警車在後儘管鳴號追趕，也無法追得上！

超人看準了，急急加速飛行，終於飛臨卡車的車頂，那卡車的司機嚇了一跳！

那名駕駛卡車的司機，正將車子開得飛快，突然發覺那擋風玻璃上面人影一閃，當時還以爲只是一種錯覺。後來超人却俯伏在車頂之上，用手在擋風玻璃的前面揮動着，示意他停車，那卡車司機才像見了鬼似的，吃驚起來。差一點就把車子撞向路邊的欄杆。

坐在司機身邊的一名大漢，也吃了一驚！但是，當他看見司機把車子的速度慢下來時，就催促着他說：「別理會他啊！只要將車子開得快些，他自然就會無法停

留在車頂之上了，因爲，車頂根本無法立足！」

司機也會意，而且做得比意料中更好。只見他一邊加速衝前，一邊對身邊的大漢發出了警告：「小心點！坐穩啊！」司機揚聲道。

司機雖然在高速行車中說得那麽大聲，但也只有坐在身邊的大漢才可以聽到，坐在車後廂的人，以及伏在車頂的超人，根本聽不到！

原來司機爲了令到車頂的超人滑倒下來，首先開快車，然後再煞掣！

車子的速度開得太快，車頂的超人自然要以雙手爬在車背上；但一旦停了下來，那一股前衝之力，便會令到超人身不由己地往前一衝，只見一條人影在前面滑了出去，隨即翻了一個筋斗，跌倒在馬路之上。

那司機由於事前有了心理的準備，所以，見狀隨即又將車子的速度加快衝向前面。

如此「一停，一快」，的確心狠手辣！相信任何人如果在超人的情況下，亦會被那輛卡車撞到粉身碎骨爲止。由於事出突然，要閃避絕不容易。

超人當時也眼看大限難逃！

豈料就當車子將近撞到面前不及二呎時，一條人影沖天飛去！連坐在車頭的司機和那名大漢也看得到，那正是超人的影子。

他們都嚇得呆住了！尤其是那司機，他從未見過有人會飛，雙足一軟，手部的動作失去了靈活感！「轟隆」一聲，就撞向前面一輛汽車的屁股。

前面一輛是貨車，司機大怒，跑下來指住他們，破口大罵！但大卡車車頭的大漢，却叫司機不要理會他，趕快再開車逃走！

可惜超人這時已由高空中下降，「蓬」一聲！雙足踏在車頭的汽缸蓋掩上，「轟」然一响，超人的鐵拳又將卡車的擋風玻璃粉碎了。

馬路上的車輛正多，行人亦擠，看見了這種「奇景」，都爲之愕然！

然而超人却管不了這許多，看見司機和那大漢分別由兩邊車門逃出，一個也不肯讓他們逃脫，縱身飛去，首先抓住那名大漢，大漢突然拔出一支手槍來。

超人手急眼快，把那大漢的手槍奪了過來！

這一次，超人並未把手槍揑成廢鐵，他向馬路那邊開了一槍，「砰」的一聲，子彈擊中在逃司機的腿部，痛得他蹲在地上。

那大漢不知厲害，看見超人奪了他的手槍，竟揮拳相向，豈料拳頭擊在超人的頭部，彷彿打在一塊實心的鋼鐵之上一樣，再打在胸膛之上，又有如撞上了一幅石屎牆，痛得他淚水直冒！

超人看見他急急就要逃去，立即一手抓住了他的衣服，手槍槍咀指住他的腦袋：「打開車門，許堅探員是否在這車子裏面？……」

「是的！」超人話未說完，已聽到了有人回答的聲音。

但是很奇怪，那聲音並非發自他手中的大漢，而是他的身後。所以超人急忙回頭一看。

那是車子裏一名大漢；他在車卡之內。車卡這時已洞開了一個窗口，超人除了看見那說話的大漢之外，還可以看見他的手槍，以及許堅探員的頭部。

那傢伙的手槍指嚇住許堅：「叫那呆子放開我的同事，也放下那支手槍，否則，我會先殺了你。」

超人看見許堅被人要脅，當時呆住一陣。

許堅探員滿臉的無可奈何，他瞪住超人，彷彿在眼神中向他求助。

超人正在思索着應該怎麽樣做，他面對住的一名大漢，這時巳老實不客氣，一手把手槍奪回來。

超人立刻想反抗，但車內的許堅却說：「算了，讓他暫時佔上風吧。」

再看看他身邊的槍手，正以一隻手抓住許堅的頭髮，另一隻手握住一支手槍，指住許堅的頭部。

超人稍爲猶疑，已被那名大漢搶登卡車前面的司機位去。匆匆將車子開走。

那站在馬路旁邊的司機，却因腿部中槍，正一步一拐地走到行人道上。一名警探走過去，佯稱送他到醫院去，把他帶上了一輛私家車來。

原來警探亦已聞訊趕來。他們想把超人召來商議，却給超人飛上天空去。

超人仍要利用他的飛行術，凌空監視那在逃的大卡車。他絕不容許他們將許堅探員長期的要脅住，他要伺機下手，將許堅救回來。

泰萊警司等人亦由後面匆匆趕到，一名警探把剛才的情形向他報告。泰萊於是對那名受傷的司機說：「他們不顧你而去，相信你也不會再維護他們？請你立即帶我們到你們的巢穴去。」

那司機一方面腿部受傷，另一方面實在也很反感，覺得他的同事太不够道義，於是答允帶路。

超人發覺那輛卡車開進一幢商業樓宇停車場去。於是他匆匆降落，當他衝進底層停車場去的時候，發覺那班人巳由卡車將許堅探員押進一部升降機去。

爲了許堅的安全，超人不敢硬闖；後來他發覺升降機停在最頂一層，沿途却從未停留過。由此忖測，那班人顯然到了頂樓去了。

稍後，泰萊警司等人亦匆匆趕到，超人把剛才目睹的情形告訴他們，泰萊警司立即下令封鎖附近一帶街道，同時將那幢商業樓宇包圍起來。

超人獨自飛上天台去，那兒有個荷槍實彈的大漢，守在天台唯一的入口處。看見了這情形，超人更加明白到，他並未估計錯誤。這兒就是高利貸的總部。

超人輕巧地在天台水箱後面降落，故意弄出了一些聲响來，那名持槍大漢果然上當，繞到水箱這邊來查看。

超人早已有計劃用智取，以免傷害到許堅探員，因此他將在水箱四周，跟那守衛捉迷藏。

超人輕巧地飛上水箱上面去，守衛自然找不到他，因爲守衛想不到會有人飛得那麽高的。

突然之間，有一團黑影自天而降，那守衛感到不妙時已經太遲了。超人首先把他的手槍擊落地上，以防他過度緊張而開槍驚動了下面的人。然後才一拳迎頭箍下，將他擊昏。超人這才檢起他的手槍。

超人從不帶槍，但這一次情形可不同了。

他不想對方殺死許堅探員，他要替張浩報仇。所以他一定要運用自己的腦筋。所以他一邊把手槍插於腰間。一邊就想回到天台出入口處。突然瞥見了人影一閃，竟然又來了一名守衛。

天台的二十多層樓之上，爲什麽要人守衛？毫無疑問，他們巳知道超人會飛，所以加強防衛。

超人迅速閃回水箱後面，那大漢找不到他的同伴，果然繞到水箱這邊來。超人出其不意，由後面將他的頸子勒住：「別作聲！否則我殺你。」

那大漢不敢作聲，也沒有反抗。超人於是繳去他身上的一柄利刀，這才跟他說話。

「剛才是否有個警探被你們抓到這裏來？」超人問那大漢。那大漢却點點頭。於是超人又問：「他被囚在什麽地方？你最好詳詳細細的告訴我。」

大漢猶疑着，欲言又止。

超人担心時間無多，立即又用他的「獨有迫供辦法」，把那大漢抓住飛上半空中去；大漢被帶到數百呎高空去，望到街上，難免雙足發軟，惟有向超人求情。

超人把他放回天台，大漢於是告知超人：他們的總部就在頂樓，但那兒守衛森嚴，任何人要入去也不容易。許堅探員也是剛被押入裏面去了。

超人從那大漢口中知道了有關他們總部的情形之後，就決定獨闖虎穴。冒險一試！

他首先把那名大漢帶到隣近一座大厦的尖頂——那是建築物的裝飾，就像敎堂鐘樓的頂部一樣，平常根本不可能有人上去；如果上到那兒，亦無法落來。

超人就利用他的飛行術，把那大漢送到那兒高處去，同時又警告他：「你乖乖的在這兒等一會兒，我辦妥事之後，自會救你下來。否則，即使出動消防隊，恐怕也找不到這麽高的雲梯。」

那大漢雙足發軟，不敢下望，死手摟住一條石屎柱子，以免被風吹落數百呎以下的街道去。

超人飛回那幢大厦的天台，看看昏倒地上的大漢，仍然有點放心不下，索性把他置於水箱之頂——超人沒有殺死他，因爲他覺得殺死這大漢也沒有用。但萬一他醒來，就可能有麻煩。現在把他放在水箱頂上，相信他要下來也不容易。

超人最後由天台的梯間下去。

他躱在梯間的彎角處，往那邊偷窺，那大漢果眞沒有說錯，那兒最少有超過四名大漢把守之外，還有一副鋼閘，相信任何人要入去，也要說出密碼才可以令到閘門打開。因此，超人就算打倒那數名大漢，也同樣無法入內。

超人想了想，又折返天台。

這時候，超人突然收到訊號——那是他帶在身邊的一具無綫電對講機的訊號。

超人打開機掣，立即傳來泰萊警司的聲音問：「你在什麽地方？我們正等你消息。」

「你們再等一下，暫時不要上來。」

超人說着，隨即飛身離開天台，然後到頂樓的玻璃窗外去。由於時巳黑夜，根本沒有人理會他。

超人隔住玻璃窗，發覺裏面裝上了一層厚厚的窗簾，根本看不透：自然不知道裏面的情形。

超人無可奈何，又向另外一些窗口窺伺，情形還是一樣。也正是由於這樣，才顯得更加神秘莫測。

超人又試用手推動一下那些窗門，但所有窗均巳在內反鎖起來。他眞想一拳打爛它。但是，那樣一定會引起屋內的人的注意！

就在超人進退維谷之際，超人又收了泰萊警司的無綫電對話：「不要進攻！他們巳知道我們把這兒包圍起來，要我們立刻撤退：否則，他們會把許堅探員推落街上！這是總部剛收到的電話。」

超人靈機一觸！道：「好極了！你們現在就開始進攻吧！這正是搶救許堅探員的最好方法之一。」

「什麽？你瘋了，怎麽可以不理許堅的安危？」

超人透過無綫電對講機向泰萊警司解釋：「我正是要他們打開窗門，那樣我才有辦法入去！」

泰萊警司於是下令警方人員進攻！

頂樓裏面的人，當知道警方人員要攻入去時，果然利用許堅作爲要脅的本錢，將窗門打開，把許堅探員推到窗口來，再利用電話要脅警方：「你們若不停止攻擊，我們就把這傢伙由窗口推下去。……」

豈料話猶未完，超人巳由窗口飛入屋內。

屋內數名大漢嚇得手足無措之際，巳被超人拳脚交加地打得朝天仰倒；許堅探員亦乘機掙扎！

一名大漢匆忙間向超人轟了一槍，但子彈根本無法對超人造成威脅，他揮拳一擊，子彈射不進他的體內，反而那支手槍被他扭得彎作一團。

另一名大漢以利刀相向，却給超人抓住了手臂，令他回轉身去，擋煞了另外二名大漢的進攻。

超人迅速把奪得的利刀，爲許堅割開雙手的尼龍繩索。走廊那邊，突然看見人影閃動！

「砰」的一聲！有人瞄準超人又開了一槍！

子彈擊中超人的背部，射不進超人的體內，反而反彈開去，擦傷了混戰中的一名大漢。

超人回轉身去，看見走廊一名男子似曾相識——他正是超人在馬場裏見過的張大年。

張大年遠遠見到超人回轉身來瞪住他，急急再開了兩槍：「砰！砰！」槍聲在屋內造成了回聲，令人有一種震耳欲聾的感覺。

張大年的槍法很準，兩槍均命中超人的身體，就是無法傷害他！反而引起了超人的注意！

這時候，警方大批武裝人員已穿着避彈衣，由下面衝了上來；守住門口的大漢，企圖反抗，立即給警方的先頭部隊以催淚彈對付。

然而那扇鋼門還是堅守着那入口處。戴上了防毒面具的警員，迅速接近大門，分別制服守衛——那些守衛雖則全副武裝，有刀又有槍，但是，那些催淚彈却令他們嗆咳連連，淚水流個不停！自無可能反抗，惟有束手就擒！警員又一邊按動門鈴。

張大年在屋內聽到門鈴聲，又眼見無法傷害超人，急忙回頭就走！超人立即追上去！

但是，就在這刹那間，許堅探員却在那邊叫將起來。超人回頭一看，二名大漢正合力進攻許堅探員。

超人左右難以兼顧，他一方面不想放走張大年，另一方面又怕許堅再度被要脅；與此同時，他又聽到門鈴聲，知道大批警方人員已到了門外！

超人正感分身乏術之際，一名持槍大漢由他背後飛撲而至！

那名持槍大漢並不開槍，也許他剛才也看得十分清楚了，超人是刀槍不入的。

那大漢突然以手槍槍柄襲擊超人的頭部，因爲他以爲超人的身體可能穿上了避彈衣，可以抵禦子彈，但頭部一定很脆弱。豈料槍柄敲擊向超人的頭部時，超人不但若無其事，那大漢反而手腕痲痹了一下，他還想不到下一步該怎辦，超人已同過頭來！

超人一把抓住他，奪去了他的手槍，一邊扔給許堅探員，一邊順手把那大漢用力一扔，扔向走廊那邊！

因爲當時屋子裏只有超人和許堅二人併肩作戰，但對方却多至十餘人，一時之間，令到二人疲於奔命。當時超人不想讓張大年逃去，否則可能又要花費一番時間去找尋他。

只見那大漢雖然身重百餘磅，但一經超人用力一扔，就有如斷了綫的風箏一樣，朝住走廊那邊跌了過去，「蓬」一聲，隨即與張大年碰作一團！

二人均身不由主，痛得殺豬般叫！雙雙傷倒地上。

這一邊，許堅及時接過超人扔來的手槍，迅速把局勢由劣勢中扭轉過來！

那數名大漢在許堅的手槍指嚇下，惟有靠邊呆立，高擧起雙手，不敢再反抗！

站得較遠的一名大漢，以爲許堅見不到他，把手中的刀擧起，就想扔出！

「砰」一聲！許堅探員彈無虛發，那傢伙當塲中槍倒地不起。其他人睹狀，更加不敢再輕擧妄動。

超人走到鋼門後面。

但是，鋼門的門鎖栓上了，超人根本不知道如何打開；他抓來一名大漢，問道：「這門怎麽開的？」

那大漢道：「這是電鎖，控制的開關，在老闆的辦公室之內……」

超人知道他所指的老闆，正是那張大年。

他同頭一看，只見張大年正爬起來，企圖負傷由走廊盡頭處的暗門逃去。超人鞭長莫及，靈機一觸，順手就把那抓在手中的大漢用力一扔！

那大漢像炮彈一樣，朝住走廊射去！

「隆」然一聲！張大年本來已到了暗門入口處，不意背後被那身不由主的大漢狠狠地力撞了一下，頭部撞牆，隨即昏了過去！

那被超人用作「炮彈」的大漢亦傷倒地上。

超人後來過去看看，張大年已昏迷不醒，再轉進他的辦公室之內，却又找不到門鎖的電掣。

鋼門外，大批警方人員無法破門而入，惟有一邊按鈴，一邊透過無綫電通訊器，叫屋內的超人和許堅探員開門，無奈他們全無辦法。

超人後來想了想：鋼門未必一定要電掣才可以開啓的，相信它怎麽樣也不會像保險庫的門鎖那麽複雜吧。

於是超人不再去找尋那個控制鋼門的開關電掣，他同到鋼門後面，在門後的對講機發出警告，叫外面的警方人員退後，以免因洩電而傷害了他們。

最後，超人試用他的臂力，將鋼門門環扭動，屋內的其他人亦紛紛退後。

「力勒」一聲！鋼門門環被超人扭斷了，只見超人再用力一拉，整個門環連同嵌在鋼門內部的儀器，也被他一拉一扯，全部揪了出來。

鋼門上露出了一個小洞孔，雖然因電綫洩電關係，一度弄得火花四濺，也不致出問題。但在塲的人都嚇呆了，尤其是張大年那一班手下，他們全未知道超人身體機能等等，均異乎常人，故此無不看得瞠目結舌！

透過鋼門上的小洞孔，超人可以直接與外面的警方人員交談。泰萊警司睹狀，試叫人用力把鋼門一推，竟然開了。

於是大批警方人員，一湧而入！

許堅探員一直以奪來的手槍控制着那班人。現在他就把那班人交給泰萊警司問話。

那班人都異口同聲指出。張大年就是這裏最高的指揮者。他是高利貸集團的幕後大老闆。

由於張大年仍昏倒地上，所以泰萊叫人召十字車。

大局已定！張大年被送往醫院，其他人亦全部落網。高利貸集團瓦解，幕後人已肯定就是張大年。

超人飛同隣近一幢建築物尖頂去，將那大漢帶同屋內，交由警方處理。事情如此，亦總算告一段落了。

超人總算替張浩報了仇。那筆由馬塲贏到的錢，總算交還給張浩的妻子。但錢又有什麽用？人已經死了！

× × ×

大鼻林正在頭痛，因爲那一塲馬，他在塲內塲外都輸了錢，而且數目十分之驚人。

大鼻林所經營的是非法外圍，本來他大可以翻臉不認賬。但是，偏偏像他這種人，又自認是江湖中人，一定要講「義氣」。其實義氣是假，「聲譽」却須要保持，因爲以後的日子，他仍須在黑道中混，有人如果知道他賠不出賭賬的話，以後再也沒有人光顧他的外圍檔了。

因此，大鼻林看見其中一張馬纜竟然贏了數百萬元，他整個人也呆在一旁。

大鼻林立刻追查贏這筆錢的是什麽人，後來才知道是已經落入警方手中的張大年。他這才舒了一口氣，因爲張大年雖然是大戶，但人在牢中，相信這筆賭賬總也可以拖上一個長時期吧！

豈料就在這時候，大鼻林却接到一個電話，那人說：「朱尤德死了，我知道是你做的，我現在就要見你。」

大鼻林極力保持冷靜：「你是誰？」他在電話中問。

但是，對方堅持道：「我一定要見你才可以。」

「我根本不知道你是什麽人，怎麽可以見你？」大鼻林道：「而且，我與朱尤德也不熟識。」

對方那男子冷然一笑：「別裝蒜了，我們之間，其實並無秘密，但是如果你再不見我，我惟有和盆托出。」

「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些什麽。」

「好吧！那麽，你可不要怪我了，是你迫我的。」那男子說着，就要掛綫了。

大鼻林却急忙叫住他：「喂喂！請等一等！」

「怎麽啦？」那男子又說：「告訴你，警方的人已查到我的身上來了，如果我無法可想，只有一齊死！」

「你到底是誰？」

「見面再講。因爲我知你心狠手辣，我怕你對我就像對朱尤德一樣。還有，我要五十萬元現金。我知道他們不會放過我，我必須逃往外地避避風頭。」

「好吧！」大鼻林一咬牙齦：「你說個地點，我立刻趕來見你。」

「半小時之後，在二十三號收費停車塲見。」

「二十三號收費停車塲，豈非就在賽馬公司附近麽？」大鼻林故意問。

那人說：「是的，一定要準時，我估計過了，半小時你必可到達。」

「不！」大鼻林心底裏也在計算着：「不必半小時，十五分鐘即可到達。」

「但是，暫時我走不開。半小時，一定要準時！」

「好吧！我們就這樣決定。」

電話掛斷了。大鼻林的二名得力助手陳廷與師爺金都在他的身邊。所以大鼻林一邊放下了電話筒，一邊說道：「那傢伙可能不是馬房中人，否則，爲什麽一定要約我在半小時之後？」他又喃喃自語：「由馬房到二十三號停車塲，只須步行五分鐘，我們由此開車去，晚上不用塞車，最多十三分鐘，爲什麽他一定要約半小時之後呢？」

師爺金一向是大鼻林的智囊人物，但刹那間，他也弄得莫名其妙：「張大年落網後，會不會有人供出我們？」師爺金担心地說。

「無論如何，我都要去看看。」大鼻林一邊看手表上的時計，一邊吩咐心腹助手陳廷：「準備好風槍跟我一齊去，必要時，我們殺他滅口。」

師爺金却靈機一觸，另有見解：「你有沒有想過，這可能是一宗詭計？」

「什麽詭計？」大鼻林同過頭來。

「警探佈下的詭計啊！目的是引你上當。」

師爺金一向是大鼻林的智囊，所以大鼻林急忙問他：「然則，你以爲我們現在應該怎麽樣做？」

「我以爲你最好不要親自去，派個人先去試探一下。」師爺金又說：「如果你要知道實況，可以叫我們的人帶個無綫電對講機在身上。據我所知，二十三號的停車塲對面有一座天橋，我們的車子可以開到天橋上面俯視一切。」

大鼻林一向知道師爺金料事如神，所以這一次也照足他的說話去做。

× × ×

大批警方人員包圍馬房一帶。

賽馬公司的高級職員們，包括了總經理卓文在內，匆匆趕到現塲來，因爲警察局長早已通知了卓文，說警方要採取一次大規模的搜索行動。

這次的搜查行動，其實絕非偶然，只是警方不想太過驚動新聞界，揀了晚間進行而已。

賽馬公司的馬房，一向被視爲門禁森嚴，等閒人不易入內，而且還裝置了秘路電視，一日二十四小時有警衛監視云云。外間人聽來，的確有一種「放心賭吧！不會有什麽古惑的」感覺。

但是，警方却鑑於最近以來，有太多事情與賽馬公司的屬員和馬匹牽上了關係，所以決定再來一次大規模的徹底搜索。

由灰馬「灰鼠」之死，與騎師朱尤德之被殺，都顯得事不尋常。警方就是找不到幕後人而已。

警方的搜查行動由泰萊警司發動，因爲他們逮捕了高利貸集團的張大年之後，在他的秘密辦公室內，搜出一本放欵的賬册，竟然有不少馬塲中人向張大年借錢。

這本被視爲特殊的册子，保留在張大年的夾萬裏面，但張大年落網後，警方却要他把一切文件公開，於是發現了好一些秘密。

張大年放賬的範圍竟深入馬房中人的身上，由這一點推敲，可以想像到：他與馬房中人可能有勾結。所以泰萊警司決定來一次徹底的搜查行動。

當然，警方首先注意的，還是那些「賬册中人」——曾暗中向張大年貸欵的馬房人員。

馬房中人一般習慣早睡早起，所以當警方人員抵達現塲之後，他們仍在夢中熟睡。直至警方完成了包圍，才把他們一一叫醒。

一名獸醫助手凌格，首先被泰萊警司的下屬吵醒，因爲他的名字亦列入「張大年放欵册子」之內。

泰萊警司親口向他警誡，同時出示了搜查手令，凌格無話可說，惟有讓警探先搜他的宿舍。

結果，警方搜出了一批帶有刺激作用的興奮劑，與「灰鼠」等馬匹所注射的針藥一樣。

泰萊警司於是質問凌格：「你可以把針藥帶到這兒宿舍來嗎？這些應該是公物啊！」

凌格訥訥地說：「我只是帶同來研究吧了。」

（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將計擒老叟俠士墜虎穴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恕上人接見衞濤，取出一封信給他看，是黑衫蒙面少年要在十日之內殺死一恕上人，衞濤將在寺內見到的情況告知，一恕上人才知道御史夫人是假冒的，連忙吩咐監寺護法及十八羅漢僧衆，準備迎敵，晚上親到靜心精舍和御史夫人談「佛偈」，就在此時，黑衫蒙面少年出現，持劍撲來，被一恕上人掌力拍出，口吐鮮血昏死，而監寺、護法一愾，一愚大師和假冒御史夫人及女兒的母女厮殺起來，三個和尚，兩個女人打作一團，最後御史夫人逃脫，女兒被捕，衞濤獻計，將黑衣蒙面少年押送同心盟，放走那少女，衞濤在半路上迎上，花言巧語，少女信以爲眞，收留他作爹爹府上文牘……

倒拜石榴裙

一劍震武林衞濤適時勒住衝勢，慢慢轉頭望去，只見艾菁含情脈脈的凝睇着自己，一臉嬌羞喜悅之色，心中大喜，却故作驚惑道：「妳——不怪我麼？」

艾菁餘味無窮的舔了舔嘴唇，忽地一步跳到他面前，仰臉喜問道：「告訴我，你是不是眞的很喜歡我？」

一劍震武林衞濤點點頭，繼又低頭道：「我知道我不配……」

艾菁伸手緊握他雙腕笑道：「誰說你不配？」

一劍震武林衞濤赧然道：「妳身懷武功，又有個富有的家庭，而我却手無縛鷄之力，又甚麼都沒有！」

艾菁笑叫道：「你有！你有一股窮酸的蠻勁！我就喜歡你這股蠻勁！」

一劍震武林衞濤裝作又驚又喜，顫聲問道：「眞的？」

艾菁把玉臉貼上他胸膛，閉目笑道：「眞的，打從昨天在少林寺見到你，我就覺得你這個人有意思！」

一劍震武林衞濤露出「還不敢相信」之色，又問道：「妳不以爲我的年齡大了些麼？」

艾菁道：「不，我喜歡你！」

一劍震武林衞濤高興得直想打滾，笑道：「好極了，我們甚麼時候成親？」

艾菁道：「等我爹爹點頭的時候！」

一劍震武林衞濤拉着她便走，道：「快！咱們今晚不要投店，一口氣趕到妳家去！」

兩人走出樹林後，已是一對兩心相傾的情侶，歡歡喜喜的手牽手趕向洛陽。

情侶不覺路長，時光也最容易過，兩人邊走邊談話，不知不覺問，夜幕已然垂下來了。

這時，剛好來到一處鎭甸上，艾菁担心衞濤走不動，便道：「衞大哥，此地距離洛陽還有三四十里路，還是在這鎭上過一夜，明天再走吧？」

「衞大哥」三個字的稱呼，是她在路上跟他談笑時改過來的。

一劍震武林衞濤聳肩笑道：「先塡飽肚子再做決定如何？」

艾菁道：「也好，我們到前面那家『老正興』去吃飯。」

老正興是鎭上最大的一家菜館，兩人上樓找了個座頭坐下，點過酒菜後，艾青游目閒望樓上食客，忽然輕「咦」了一聲，立即起身道：「你坐着，我到那邊去一下。」

一劍震武林衞濤怔一怔，道：「去哪裏？」

艾青舉手一指靠後樓的一個座頭，低聲道：「那邊有一胖一瘦兩個老人，看見沒有？」

一劍震武林衞濤循着她的手指舉目望去，果見那邊座上有一胖一瘦兩個黑衣老人，正在低頭狼吞虎嚥的吃食着，他看了不認識，却看得心中一驚，因爲他看得出那兩個黑衣老人是武林高手，當下假裝迷惑道：「妳認識他們？」

艾菁點頭道：「他們兩人是我爹爹經營茶莊的幫手！」

一劍震武林衞濤知她扯謊，便又問道：「我該怎麼稱呼他們？」

艾菁笑而不答，逕自移步走到那兩個黑衣老人桌邊，輕聲道：「兩位吃得這麼快，可是負有緊急使命麼？」

這兩個黑衣老人非別，正是在隆中山抱膝石上被鐵面閻羅靳正倫的「霹靂三擊」嚇跑的胖瘦雙魔——胖魔井厲和瘦魔應玄！

他們抬頭一看是艾菁，似是甚感意外，失聲一啊，雙魔起立急問道：「艾姑娘，妳逃出來了？」

艾菁右手微按，示意他們坐下，輕笑道：「坐，把嗓門放低一點！」

雙魔忙的落坐，胖魔井厲接着低聲問道：「艾姑娘，你是怎麼逃出來的？」

艾菁拉過一張櫈子坐下，也低聲道：「少林和尚看低了我，所以我得到逃走的機會！」

瘦魔應玄接口問道：「令師兄呢？」

艾菁道：「他受傷很重，也許此刻仍在少林寺中。」

胖魔井厲道：「老東家接到消息後就命老夫兄弟即刻趕去少林寺搶救，不想會在此遇見姑娘。」

艾菁道：「你們現在趕去少林寺，只怕找不到他了。」

胖魔井厲道：「是的，老東家也說少林和尚可能將司空少俠解去同心盟，故敎老夫兄弟先越過前頭去等候，假如等不到人，再入寺去尋找。」

艾菁說道：「我猜少林和尚如欲把他解去同心盟，負責護送的人可能是十八羅漢，兩位自忖能敵麼？」

胖魔井厲咧嘴笑道：「老夫兄弟揚名武林的時候，少林十八羅漢還在他娘的懷裏吃乳，區區十八個臭和尚何足道哉！」

艾菁微笑道：「上次你們也曾誇下海口說同心盟的十二金衣特使可以個個手到擒來，結果只碰到一個『鐵面閻羅靳正倫』。你們就如耗子見着貓，動都不敢動一下！」

胖魔井厲一張臉紅得像豬肝，窘笑道：「那次情形特殊，我們沒想到『鐵面閻羅靳正倫』有那麼大的來頭，他的師門是老夫兄弟唯一的尅星。」

艾菁笑道：「好吧，此番我預祝兩位順利完成使命。」

瘦魔應玄陪笑道：「姑娘一個人回洛陽麼？」

艾菁口說「不」，手指座上的一劍震武林衞濤道：「我和他一道回去！」

雙魔驚訝的望着一劍震武林衞濤，瘦魔應玄問道：「他是何人？」

艾菁神秘地一笑道：「我的朋友。」

胖魔井厲接問道：「他姓甚名誰？」

艾菁笑道：「衞中明——一個落魄書生，我爹曾說需要一個文牘，他是理想人物！」

胖魔井厲皺了皺眉頭，又問道：「姑娘是在何處認識他的？」

艾菁道：「昨天我們去少林寺，他正好也去了，今早我又在偃師縣城碰到他，因此認識的。」

胖魔井厲面呈嚴肅道：「這可不大妥當，不是老夫賣老，姑娘年輕識淺——」

艾菁搶着笑道：「得了，你把我當作傻ㄚ頭是不是？」

胖魔井厲釋然一笑道：「既然姑娘已知警惕，是老夫多嘴了。」

艾菁笑道：「時間寶貴，你們兩位也應該上路啦！」

雙魔唯唯而應，各將杯中酒乾下，召來伙計付過賬，立即拱手而別，匆匆下樓去了。

艾菁回到衞濤面前坐下，含笑道：「我爹命他們去開封接一筆生意，他們倒在這裏喝酒享福，眞是豈有此理！」

一劍震武林衞濤舉杯笑道：「老人家喜歡喝，就讓他們喝一點也無所謂——來，我們的酒菜快要冷啦。」

兩人開始邊吃邊談，話題由「那兩個老人家」轉到艾老東家的生意，一劍震武林衞濤乘機問道：「菁妹，令尊生意好像做的很大吧。」

艾菁抿唇一笑道：「的確不小，除洛陽的總店外，各地都有分店！」

一劍震武林衞濤吃驚道：「所謂各地，是些甚麼地方？」

艾菁道：「大江南北，幾乎每個大城市都有我們的分店，一時說也說不清！」

一劍震武林衞濤道：「都是做茶莊生意麼？」

艾菁搖首道：「不，還做別的！」

「令尊財產一定多得嚇唬人！」

艾菁與衞濤稍作休息，連夜趕赴洛陽。

「大概是的，我就不知道我爹爹一共有多少財產！」

「妳是個富家千金小姐，但却整天在外頭跑，還學會了一身武功，眞敎人想不透！」

「我爹爹請了許多護院武師，我看見他們常在後花園舞棍弄棒，覺得好玩，就跟他們學了。」

「於是就不安於室了？」

「是啦，要不如此，我今天也不會認識你！」

「但我只是個窮書生。」

「你有錢我才不稀罕！」

「就怕令尊不答應。」

「我爹爹最疼我，他不敢不答應。」

「咳，醜媳婦總要見公婆，咱們今晚索性也不投店，趕夜路吧！」

「只要你走得動，我不在乎。」

「妳別以爲我是個文弱書生，我走的路可比妳過的橋多呢？」

「是，你偉大，要趕夜路，就快吃飯吧。」

兩人匆匆吃飽飯，會賬下樓，繼續前進。

由鎭上出發，只須兩個多時辰即可趕到洛陽，但由於夜路無行人，他們有了「繾綣」的機會，因而流連再流連，抵達洛陽城時已是半夜三更時分。

這時城門早已關閉，艾菁便把一劍震武林衞濤揹在身上，施展絕頂飛縱術越過城牆，又一路飛越過一大片屋脊，最後縱落於一所大宅院的天井上！

但是艾菁的雙足甫一落地，院中四面黑暗處即傳來一片陰沉沉的冷笑聲，繼而人影幢幢出現，走出三個年約六旬左右的藍衣老者！

天上一片漆黑，因此三個藍衣老者欺至尋丈時，方始看清了「不速之客」的面貌！

艾菁把衞濤放下，嬌笑一聲道：「蒲乙公，別嚇唬我好不好？」

在這一霎間，一劍震武林衞濤已看出這三個藍衣老者，正是昨晚在少林寺突圍逃脫的六個老轎伕之三，不由眉頭暗暗一皺！

這時，三個藍衣老者已一齊向艾菁抱拳施禮，那個面貌威武的藍衣老者敢情就是蒲乙公，他面露驚異道：「原來是小姐，妳——」

艾菁搶嘴問道：「我爹睡着了麼？」

蒲乙公一頓，接着答道：「是的，老東家正在書房裏安息，小姐可要老朽去通報？」

艾菁道：「不必，我爹在睡覺時，最不喜歡人去打擾，等天亮我會自己去！」

說到此，含笑轉對一劍震武林衞濤，一指蒲乙公三人說道：「衞大哥，這三人是我們家的護院武師，他們前兩天也去少林寺，你大概還記得吧？」

一劍震武林衞濤不敢馬上認出，先仔細把他們打量一陣，然後以恍悟的神情「噢」了一聲，連連點頭道：「對！這三位老丈前天是做轎伕打扮，其中這位蒲老武師，正是與在下吵嘴的那位老轎伕，哈哈……哈哈……」

一面發窘笑，一面拱手連揖。

蒲乙公和那兩個藍衣老者早就認出一劍震武林衞濤就是前天在少林寺欲强看花轎的那個中年書生，三人正在暗感驚詫，這時又聽艾菁那麼親暱的喊他衞大哥，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但他們都是精靈無比的老江湖，剛才蒲乙公一句話還沒有問出就被艾菁打斷，已使他們心生警惕，不敢再開口詢問，一見衞濤在施禮，忙也含笑還禮不迭，就只不答不問。

艾菁開口笑道：「三位武師今晚請特別注意，提防少林和尚跟踪而至。」

蒲乙公一驚道：「啊，小姐已發現少林和尚跟踪來了？」

艾菁搖首道：「沒有，我只是心裏在猜想！」

說着，拉起衞濤道：「來，衞大哥，小妹帶你去房間歇息！」

她拉着衞濤奔入院中，經過幾度庭廊，在靠近後花園的一間書房停下，推門而入，點亮房中一盞琉璃燈，由壁櫥抱出一條綉花棉被拋上床，笑道：「你還可以睡上兩個時辰，快躺下吧。」

一劍震武林衞濤左臂出如水蛇，一把摟住她的纖腰，在她粉頰上親了一下，輕聲輕氣地說道：「妳呢？」

艾菁玉臉微紅，羞笑道：「我當然也要睡。」

一劍震武林衞濤輕輕撫摸她的秀髮，含笑道：「在我這裏麼？」

艾菁一皺鼻子，說道：「哼，你別妄想！」

一劍震武林衞濤笑道：「別怕，我衞中明風流而不下流。」

艾菁道：「不行，我爹知道了，會把我活活打死。」

一劍震武林衞濤道：「那麼咱們別睡覺，就在這書房坐到天亮吧。」

艾菁凝眸暱笑道：「你不累？」

一劍震武林衞濤點頭道：「正是，生平第一次不感覺累！」

艾菁打了個呵欠道：「我可累啦，你若是喜歡我，就該讓我去睡一覺。」

一劍震武林衞濤「嗤！」的一笑道：「妳身懷絕技，竟撑不過我這個文弱書生，誰肯相信？」

艾菁顰眉嘟嘴，頓足撒嬌道：「眞的哪，剛才我揹着你奔跑，這會心頭還在怦怦亂跳呢！」

一劍震武林衞濤聽如未聞，擺頭張望道：「這間書房好漂亮，是誰的？」

艾菁道：「是我義兄的！」

一劍震武林衞濤微詫道：「妳有一個義兄？」

艾菁道：「嗯，他叫司空英，只大我一歲，但很會做生意，我爹便把他收爲義子。」

一劍震武林衞濤故意道：「也打算收爲乘龍快婿？」

艾菁微笑道：「不幸而言中！」

一劍震武林衞濤登時沉下臉孔，注目問道：「妳打算怎樣處置我？」

艾菁噗哧一笑道：「別緊張，我要是喜歡他，還帶你回來幹麼？」

一劍震武林衞濤晚間在「老正興」菜館吃飯時，已將她和胖瘦雙魔的談話完全偸聽了過來，知道黑衫蒙面少年復姓司空

，這時聽她說義兄叫司空英，暗忖司空英必定是那黑衫蒙面少年無疑，故不肯放棄「吃醋」的機會，又問道：「妳義兄此刻人在何處？」

艾菁道：「我爹派他去金陵辦一件事，大概半年之後才能回來。」

一劍震武林衞濤假作歡喜道：「我要好好利用這半年的時光！」

艾菁笑問道：「所謂好好利用這半年時光，是說好好爲我爹做事或是對我下功夫？」

一劍震武林衞濤道：「兩者都有，我要贏得令尊的器重也要贏得妳的芳心。」

艾菁含情一笑，說道：「我預祝你的成功？」

一劍震武林衞濤笑道：「謝謝，放你走之前，我想吃一樣東西。」

艾菁把臉歪去一旁，細聲叫道：「不要。」

一劍震武林衞濤伸手慢慢把她的臉扳了過來，輕輕把自己的嘴湊了上去，艾菁又變成了一隻馴服的羔羊，渾身無力，手脚皆酥……

又是一陣天旋地轉之後，艾菁突然把他推開，紅臉羞答答道：「這是我的家，以後你要放[illegible]點！」

[illegible]濤一揖道：「是的，我覺得懂得偸吃，自然也懂得擦嘴！」

艾菁嬌嗔道：「說話別這麼輕佻！」

一劍震武林衞濤又一揖道：「是！」

艾菁粲然一笑，轉身飄到房門口，忽又停足回首，再叮囑道：「我們家常常鬧小偸，是以夜晚除有護院武師巡守外，還有一些佈置，你沒事不要出來，以免發生誤會。」

一劍震武林衞濤再揖道：「是！」

艾菁啐了他一口，順手關上房門，逕自回房睡覺去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趨前將房門上了閂，立即返身走到一堵房壁前，仰觀壁上一幅書畫。這幅書畫長有五尺餘，寬約二尺，上面畫着山水風光，山林中有一茅屋，屋中有一儒一僮，僮子正在搖扇煮茗，畫上則是一首瀟洒詩書，曰：「睡起山齋渴思長，呼童剪茗滌枯腸，軟塵落碾龍團綠，活水翻鐺蟹眼黃，耳底雷鳴輕着韻，鼻端風過細聞香，一甌洗得雙瞳豁，飽玩苕溪雲水鄉。」——原來是一幅陸羽烹茶圖！

不過，這幅「陸羽烹茶圖」並非元朝趙丹林之原作，而是一幅仿製品，因爲下欵有這麼幾個字：「雲夢水茅主人模仿作」！

陸羽是唐朝人，著有「茶經」三篇，後人尊其爲茶聖，艾菁的父親艾北村經營茶業，買一幅「陸羽烹茶圖」掛掛倒是很自然之事，令一劍震武林衞濤深感興趣的却是「雲夢水茅主人」的那一手書法，它對衞濤是有幾分熟悉的。

他拿出黑衫幪面少年致少林掌敎一恕上人的字柬，兩相對照之下，赫然發現正是出自同一人的手筆，也即是說：少林一恕上人接到的字柬，正是「雲夢水茅主人」寫的！

噫，雲夢水茅主人何許人也？

一劍震武林衞濤對這一發現既驚喜又困惑，從「雲夢水茅主人」的書畫造詣上看，他顯然是一位飽學而多才之士，但是黑衫幪面少年致一恕上人的字柬既是「水茅主人」寫的，他和艾北村必有很深厚的關係，他們之間有着怎樣的關係呢？

而茶莊主人艾北村，他又是怎樣的一個人物？

很顯然的，他的女兒艾菁和「義子」司空英的武功都是他親手傳授的，這顯示他有一身驚人的武學，而他居然能夠羅致名震天下的「胖瘦雙魔」爲其部屬，這更表示他有很大的來頭，他究竟是何許人物呢？

他的姓名眞叫「北村」麼？

他爲何要指使他的「義子」司空英「血洗」少林、武當、華山、崆峒、崑崙五大門派？

又爲何要陰謀害死與人無寃無仇的兪立忠？

這些問題，一劍震武林衞濤一個也弄不清楚，他迫切的想求出答案，却並不着急，他知道當前最重要的，不是去了解敵人，而是如何繼續掩蔽自己的身份和爭取艾北村的信任，因爲目前自己已置身於可怕的虎穴，一個弄不好，即會招來殺身之禍！

他並且已思索明白，今晚自己要走的第一步棋是：老老實實上床睡覺！

「拍！」

正當他想熄燈上床睡覺之際，靠後花園的一扇紙窗，驀然被人推開，跳入一個青衫老人！

這青衫老人年約六十七八，面貌端正和藹，背上斜插一柄寶劍，一看就知不是邪道人物，他跳入書房後，迅速將紙窗關上，神色十分驚恐慌張！

一劍震武林衞濤心頭一震，不覺退步揚聲問道：「喂，你是何人？」

青衫老人急忙擧指豎於唇上，輕「噓！」了一聲，示意衞濤勿大聲說話，然後目露驚疑之色，低聲問道：「先生可是『桑苧茶莊』的人？」

一劍震武林衞濤心知「桑苧茶莊」就是艾北村的店號，當下搖頭答道：「不是，你是誰？」

青衫老人聞言大喜，右膝一屈，跪地納頭道：「先生既非茶莊之人敢請救老夫一命！」

一劍震武林衞濤愕然，說道：「救你一命？」

青衫老人面現惶急之色，低聲急道：「是的，老夫與茶莊主人艾北村有血海深仇，今夜原擬入院行刺，不料已被他護院武師發現，現老夫已走投無路，請先生可憐老夫大仇未報，務必救命則個！」

說罷，竟連連磕頭起來。

一劍震武林衞濤大感驚奇，駭詫道：「老先生與艾北村有何深仇大恨？」

青衫老人悽然道：「艾北村原是老夫之友，可是他後來覬覦老夫一物，竟乘老夫行道江湖時，殺死老夫全家大小——啊，他們來了！」

一片嘈雜的人語聲，由院中遠遠傳來了！

青衫老人神色頓露灰敗，驚望衞濤顫聲道：「先生你發發慈悲，救老夫一命如何？」

一劍震武林衛濤耳聽人語聲已到近處，思緒電轉之下，舉手一指壁櫥，道：「好，你躲到那裏去吧！」

青衫老人喜不自勝，急忙打開壁櫥，將身縮入，一劍震武林衛濤上前將壁櫥門閂好，立刻坐到床邊，彎身脫鞋。抬頭問道：「[illegible]」

就在這時，房門外有人「砰砰」的敲門。

一劍震武林衛濤只聽蒲乙公的聲音道：「衛先生請開開門！」

一劍震武林衛濤便拖着一雙鞋子走過去，打開房門一看，見是蒲乙公及剛才那兩位護院武師，忙拱手道：「三位武師半夜敲門，不知有何貴幹？」

蒲乙公一雙精眸骨溜溜的一掃書房，又彎身望望床下，這才起身抱拳笑道：「沒甚麼打擾了！」

語畢，轉身向那兩位護院武師一招手，舉步便欲走開。

一劍震武林衛濤忙道：「蒲師父請留步！」

蒲乙公掉頭問道：「衛先生有甚麼事情？」

一劍震武林衛濤含笑道：「蒲師父是不是在找人？」

蒲乙公頷首道：「不錯，有個夜行人侵入本宅，我們正在找他！」

一劍震武林衛濤反手一指房中壁櫥笑道：「蒲師傅何不看看那個？」

蒲乙公笑道：「衛先生開玩笑！」

一劍震武林衛濤正色道：「在下與三位算是初次見面，何敢相戲？」

蒲乙公神色一振，閃身疾入，舉起手中長劍抵住壁櫥門，沉容冷笑，喝道：「朋友你乖乖滾出來，否則莫怪老夫利劍無情！」

話聲中，劍尖一挑將壁櫥門閂打開。

另外兩個武師亦同時閃身入房，舉劍把守於壁櫥兩邊。準備櫥中人一有舉動，立即吐劍刺入。

情勢發展至此，壁櫥中的青衫老人縱有拚命之心，也無動手的餘地了，只聽他長嘆了一口氣，慢慢推開壁櫥門，說道：「三位別動手，老夫認栽就是了！」

話完，人已跨出壁櫥。

蒲乙公將他背上的寶劍抽下，向兩個同伴使了個眼色，那兩個武師便立即分別出手扣住青衫老人的左右脈門，蒲乙公則一劍抵住青衫老人背心，喝道：「走！」

青衫老人面露怨恨之色，目注一劍震武林衛濤冷笑道：「先生手段好狠，老夫感激之至！」

一劍震武林衛濤一揖笑道：「好說，您老腦筋不靈通，夫復何言？」

青衫老人冷哼一聲，像一位從容就義的俠客，昂首舉步往外走去。

四人走出書房，蒲乙公掉頭向衛濤笑道：「衛先生，待會見了老東家老夫不敢抹掉你的功勞！」

一劍震武林衛濤拱手笑道：「蒲師父請勿客氣，在下希望在此謀一糊口，此外毫無所求，這件事就算是在下給三位的一個見面禮吧！」

蒲乙公一笑不答，逕自押着青衫老人走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目送他們身形消失於院中，隨即將房門關閉，解衣上床躺下，但含笑自言自語道：「這才是第一步棋，但願我沒有走錯！」

不久，天亮了！

一陣敲門聲，驚醒了正在好睡的一劍震武林衛濤！

他披衣起床，開門一看是艾菁，便揉揉惺忪睡眼笑道：「嘿，妳好早哇！」

艾菁擠身入房，仰臉歡笑道：「聽說你昨夜捉到了一個賊！」

一劍震武林衛濤說道：「不是賊，是一個大傻瓜！」

艾菁一怔道：「怎麼說是大傻瓜？」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他與虎謀皮，非大傻瓜則何？」

艾菁恍然一哦，笑道：「我爹聽了很高興，他老人家正在飯廳等着見你呢！」

一劍震武林衛濤輕「啊」一聲，忙着地道：「糟糕，我還沒有漱洗呀！」

艾菁笑笑道：「我已經命丫鬟端水來啦！」

話未了，一名容貌秀麗的丫鬟已端着一盆洗臉水走進書房來了。

艾菁介紹道：「這是我的貼身丫鬟，名叫喜娘，我暫時借給你使喚！」

恐嚇兼色誘

一劍震武林衛濤連忙朝那丫鬟一揖道：「喜娘妳好！」

喜娘將洗臉盆放上書房裏的一張盤架上，含羞帶笑襝衽一福，說道：「衛爺您好！」

一劍震武林衛濤又一揖到地道：「以後請多指教！」

喜娘連忙又還禮道：「不敢，衛爺有事，只管吩咐婢子就是！」

一劍震武林衛濤還想搭腔，一旁的艾菁看了有氣，頓足道：「喂，你可看清楚，她是你的丫鬟，不是你的主母啊！」

一劍震武林衛濤失聲一噢，趕忙轉向洗臉盆，低頭漱洗起來。

快要洗好的時候，他忽然開口叫道：「對了，艾姑娘！」

艾菁睜目問道：「甚麼事？」

一劍震武林衛濤一邊擦臉，一邊手指那幅「陸羽烹茶圖」問道：「畫這幅『陸羽烹茶圖』的人是誰？」

艾菁微笑道：「你沒有眼睛看麼？」

一劍震武林衛濤一笑道：「雲夢水茅主人又是誰？」

艾菁道：「也許我爹知道，我不大清楚。」

一劍震武林衛濤把臉布一丟，道：「這個人了不起，我曾見過趙丹林的『陸羽烹茶圖』，除竊辨那首詩的書體不同外，餘者簡直可以亂眞！」

艾菁道：「我從來不注意這些書生玩藝兒！」

一劍震武林衛濤一拍手道：「好，我們去見令尊吧！」

兩人走出書房，艾菁前面領路，一劍震武林衛濤邊走邊注意各處庭院的情形，那知愈看愈迷糊，覺得每個庭院的建築和佈置都很相同，甚至拋到腦後的一草一木

和出現在眼前的一草一木均甚相似，因此走來走去都好像走在一所庭院裏，他這才大吃一驚，暗道：「好像伙，原來這座『桑苧茶莊』的內院是按着奇門陣法建蓋的，還好昨夜自己沒有離開書房，否則今天這口文牘飯碗就吃不成啊！」

思忖之間，已走上一所庭院，進入一間佈置精美優雅的小飯廳。

一劍震武林衛濤隨艾菁一腳踏入小飯廳時，突地驚「啊！」一聲，愕然却步，呆住了！

原來，桑苧茶莊主人艾北村正含笑立於飯桌前恭候，而他就是昨夜闖入衛濤的書房的青衫老人！

他見衛濤驚立在飯廳門口，不由微微一笑，拱手道：「衛先生請坐！」

一劍震武林衛濤痴痴呆呆的還了一揖，仍是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艾菁扯扯他袖子笑道：「喂，我爹在喊你，你發甚麼呆呀！」

一劍震武林衛濤近乎呻吟的「嗯」了一聲，手指艾北村向艾菁驚問道：「這位……這位就是令尊麼？」

艾菁笑道：「不錯，怎麼樣？」

一劍震武林衛濤失聲嚷道：「可是我昨夜捉到的就是他啊！」

艾菁笑得打跌，道：「現在你知道我爹不是大傻瓜了吧？」

一劍震武林衛濤眼睛轉移到艾北村的臉上，期期艾艾窘笑道：「嘿嘿，老先生怎好如此相戲？」

艾北村但笑不語，艾菁代答道：「告訴你吧，我爹在決定雇用一個伙計時，總要試試他這人是否誠實！」

一劍震武林衛濤恍然一噢，失笑道：「原來如此，那麼晚生總算沒有吃裏爬外，老先生大概肯予收容了吧？」

說罷，恭恭敬敬的長揖到地。

艾北村不表可否，含笑搖手肅容道：「衛先生請坐！」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了謝，欣然趨前落座，艾菁亦隨在他身左坐下，一名丫鬟上前爲他們盛飯，艾北村拿起飯碗，笑道：「衛先生，我們邊吃邊談如何？」

一劍震武林衛濤恭應一聲「是。」便端起飯碗，大大方方的跟着他們父女倆吃了起來。

艾北村舉箸招呼他吃菜，面含歉笑道：「早上無酒，衛先生請隨便使用些！」

一劍震武林衛濤點頭笑道：「是的，晚生不客氣！」

「衛先生寶籍何地？」

「長安。」

「好地方，老夫聽說長安有一位很怪的鏢客名叫『一劍震武林衛濤』，先生知之否？」

「是的，他與晚生同姓，但晚生却未曾與他晤面。」

「老夫聽小女說先生才高八斗，却舛於仕途，古來一樣書生，却有幸與不幸，誠然令人嘆息！」

「晚生學識淺陋，不敢當得上『才高八斗』四字。」

「先生太謙虛了，不瞞你說，老夫年輕時，亦曾下過工夫，苦讀詩書經典，希冀能求得一官半職，唯古語說得好：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不管你有多大才能，學武的也須逢亂離之世，方能出頭，學文的亦須遇明主，方能展其經綸，好比張良諸葛亮，如無漢高祖劉玄德之慧眼識英雄，他們又豈能名垂竹帛而功蓋萬世？所以，衛先生目前之際遇，老夫是十分了解的！」

「原來老先生亦是書生出身，而今老先生有如許成就，眼光必有過人之處，願老先生爲晚生指點迷津！」

很簡單，太平盛世，書生如欲致富，唯從商一途！」

「是的，晚生願驥尾受敎，望老先生收容。」

「可以，但老夫經營的多半爲茶業，先生必須對茶有所認識。」

「是的，晚生雖非嗜茶之客，然對飲茶一道亦略有所得！」

「先生可知茶起於何時？」

「茶爲神農氏嘗百草時所發現，於前漢時代就已流行，郝懿行曰：『考茗飲之法，始於漢末，而萌芽於前漢，然其飲法未聞，或曰爲餅咀食之，逮東漢末，蜀吳之人始造茗飲。』不知此說確否？」

「先生是飽學之士，老夫再冒昧請問，古時何人以飲茶出名？」

「唐人陸羽有『茶聖』之譽，即令郎書房所掛之『陸羽烹茶圖』者，他著有之經一書，分三卷十篇，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飲、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圖！」

「今之茶品，概略可分幾種？」

「有紅、綠、白、青數種，稱上品者有廣東烏龍茶、浙江龍井茶、安徽六安茶、福建武夷茶、雲南普洱茶、四川沱茶等，皆色澤深厚芬香馥郁！」

「福建武夷茶又有一名——」

「大紅袍！」

「正是，先生可知爲何以『大紅袍』爲名？」

「這個……晚生倒未曾去考究……這都因爲晚生不是嗜茶之客……」

「哈哈，老夫還以爲先生無所不知，幸好還有這一樣不知道！」

「晚生早說過學識淺陋，老先生請多賜教。」

「不，老夫因見先生學識豐富，故爾故意出題刁難，哈哈，所謂大紅袍，乃是指武夷山上的幾棵茶樹，那幾棵茶樹生長在懸崖上，樹幹入雲，高不可攀，附近的寺僧特別訓練了一批猴子登樹採茶，採時猴體加一襲紅衣，故稱爲大紅袍，老夫現經營之茶葉，以此爲最上品！」

「嘗聞茶欲芬香清冽，必須講究茶質及火候，未知然否？」

「對，煮茶之水，以山泉第一，雨水第二，井水第三；而煮水之火，以松枝爲上，木炭較次；盛水之壺，以瓦罐爲最佳；若論火候，以煮水至起泡沫如蟹目魚鱗，繼則邊沸如連珠即可，過此則成『老湯』矣！」

「不道區區一杯茶竟有如許學問，晚生今天總算增廣見聞了！」

「先生對老夫賤業如感興趣，今後就請協助老夫招待日常往來之買賣商客，而於文牘一職，因敝莊早已有人担任，於今

不便率爾予以辭退，尙希見諒。」

「多謝老東家提拔！」

「月錢暫爲二兩，以後，視情況再增加。」

「晚生不敢計較。」

「好，菁兒，吃過飯後，好帶衞先生去見見茶莊裏的人，並爲衞先生安置一間專房！」

「是，爹爹！」

吃罷早飯，辭出小飯廳，艾菁便領着一劍震武林衞濤來到前面茶莊，爲他介紹總管賴永魁、掌櫃梅春奎及一班伙計，一劍震武林衞濤一眼就看出總管賴永魁和掌櫃梅春奎均是身懷絕技而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心中不免暗暗警惕着，言語擧止更不敢絲毫大意。

桑苧茶莊的門外便是洛陽城的通衢大街，街上車水馬龍，行人絡繹不絕；而桑苧茶莊的門面較一般店鋪大出兩倍，一半兼營茶館，是這條街上生意最好的。

會過了茶莊的人，艾菁又領着衞濤回到內院，她帶他進入一間普通睡房說道：「今後這間房子是你的了，回頭我命幾個丫頭來替你打掃乾淨。」

一劍震武林衞濤皺眉道：「這間房子不好，沒有妳義兄那間書房漂亮！」

艾青笑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別忘記了你現在只是我爹的一名小伙計！」

一劍震武林衞濤抱怨道：「但妳知道以後我會升格！」

艾青一扭嘴道：「那是以後的事！」

一劍震武林衞濤聳聳肩，無可奈何地道：「好吧，妳只要明白我衞中明今天是『爲誰辛苦爲誰忙』就得啦。」

艾青把雙手搭上他肩胛，臉含嬌笑，吐氣如蘭道：「告訴你，我爹對你的印象不錯，你得好自爲之！」

一劍震武林衞濤抿抿嘴道：「我只有半年的耐性，妳不能寄望我像一般學徒那樣先『爲師娘倒三年尿桶』！」

艾青嬌靨一紅，啐了他一口道：「別瞎說，我會盡量幫助你的！」

一劍震武林衞濤唯唯而應，心中暗暗高興，忖道：「好得很，這小妞子開始『入港』了！」

艾青含情脈脈的注視衞濤半晌，又道：「聽我說，你若想成爲我爹爹的乘龍快婿，必須切實遵守兩件事！」

一劍震武林衞濤道：「其中一件如是不能接近妳，辦不到！」

艾青輕輕打了他一下，笑道：「第一件：你以後只能在前面的茶莊和這房間走動，別的地方，如無我作伴，千萬不可亂闖！」

一劍震武林衞濤點頭笑道：「這大約是貴府的美麗丫鬟太多，區區遵命就是，第二件呢？」

艾青繼續道：「第二件，如你偶然看見甚麼奇怪的事，只宜放在心裏，切勿發問！」

一劍震武林衞濤訝然道：「這是爲甚麼？」

艾青微笑說道：「現在就開始遵守──

──不要發問！」

一劍震武林衞濤笑嘆道：「唉，我剛才在吃飯時發現一件奇怪的事，正想問妳，不料妳會提出這要求！」

艾青不覺注目問道：「你發現了甚麼呢？」

一劍震武林衞濤以開玩笑的語氣道：「發現有一隻蒼蠅飛落在令尊的耳根上，而令尊竟然毫無所覺，眞是奇怪得很！」

這不是開玩笑，而是確有其事，也確實使衞濤感到驚奇！

艾青聞言玉臉微變，臉上笑靨頓失，冷冷問道：「你覺得那事很奇怪麼？」

一劍震武林衞濤心頭一懍，忙陪笑道：「別生氣，我只是跟妳開開玩笑，何曾有那回事呀！」

艾青笑容重現，含嗔道：「你不該開我爹的玩笑！」

一劍震武林衞濤道：「是，下次不敢了。」

艾青拉他出房，道：「走，我帶你回書房補睡一覺，等丫頭們把這間房子打掃乾淨後，你再搬過來。」

× × ×

晚上，桑苧茶莊主人艾北村特地在一間大客廳開了一桌酒席，作爲「衞中明」接風，席間有艾青、總管賴永魁和掌櫃梅春奎作陪，一劍震武林衞濤言語擧止截截不失書生本色，使艾北村又對他減去了一分懷疑，賓主相談甚歡。

酒過三巡，一劍震武林衞濤又把話題扯到「茶經」上，由飮茶的情趣而漸漸談到茶聖陸羽，正想乘機詢問模仿那幅「陸羽烹茶圖」的「雲夢水茅主人」爲誰之際，一名老僕人入廳禀報道：「主人，二老爺回來了！」

艾菁一聽喜得跳了起來，歡叫道：「眞的？我二伯回來了？」

一言甫畢，一個清朗宏亮的聲音已傳入客廳來：「哈哈哈，小丫頭棋癮又發作了是不是？」

隨着話聲，一個身材頎長的藍衫老人走入客廳來了！

老人年約七旬，臉型與艾北村相似，面貌亦甚端正和藹，只較艾北村蒼老些，但是一對鳳目深邃清潤，神光隱透，顯然有着一身莫測高深的武功！

廳上的艾北村及總管賴永魁掌櫃梅春奎一見老人入廳，連忙起立施禮，一劍震武林衞濤一聽艾菁喊他二伯，就知來人是艾北村的哥哥，當下也就跟着站起來，艾北村笑道：「二哥您回來了！」

藍衫老人頷首一嗯，雙目一掃全廳，視綫觸及衞濤時，忽然神色一怔，張目愕然半晌，訝然問道：「三弟，這位朋友是誰？」

艾北村手指衞濤笑道：「他是菁兒在江湖上結交的朋友，姓衞名中明，才學滿腹，小弟已聘他輔佐茶莊之事！」

說到此，轉對衞濤笑道：「衞先生，這位是老夫的二哥南村，你們見見！」

一劍震武林衞濤忙的長長一揖，恭聲道：「艾老先生您好，晚生衞中明這廂有禮！」

艾南村面上微泛笑容，拱手道：「衞先生好，請坐！」

衆人齊落座，艾南村亦在一張空椅坐下，丫鬟爲他擺上一副碗筷酒杯，又爲他

酌滿一杯酒，艾南村伸手端起酒杯，目注艾北村微笑道：「最近生意如何？」

艾北村笑道：「還好，只是河南那邊倒了一筆賬，已經派了兩個老伙計趕去追索！」

艾南村點點頭道：「這事愚兄知道，那倒賬的人已經逃往江西去了！」

艾北村一驚道：「小弟派去的那兩個老伙計沒有趕上他們麼？」

艾南村冷冷一笑，道：「沒有，對方此番是有計劃的倒賬，故處處佈置疑兵，三弟派去的兩個老伙計一連撲了幾個空，等到發現對方逃走的路綫時，已追之不及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聽了暗暗高興，知道少林十八羅漢已避過胖瘦雙魔的追截，押着黑衫蒙面少年趕往同心盟去了。

艾北村面容一沉，咬牙憤恨道：「哼，桑苧茶莊豈能讓人倒賬，那筆欵子非追回來不可！」

艾南村以平靜的聲調緩緩說道：「現在要再派人趕去索討已不可能，爲今之計，只有另想辦法補救！」

艾北村注目道：「二哥有何妙策？」

艾南村道：「愚兄尙未想出，今晚我們好好想個辦法就是了，現在先喝酒！」

說到這裏，擧杯轉對衞濤笑道：「衞先生，老夫敬你一杯！」

一劍震武林衞濤慌忙端酒起立道：「不敢，應該晚生敬您才對！」

兩人對飮了一杯，艾菁笑問道：「衞大哥，你會不會下棋？」

一劍震武林衞濤含笑反問道：「你說的是象棋還是圍棋？」

艾菁正欲回答，艾南村已搶着答道：「象棋！老夫平時常和菁兒下象棋，因爲可以讓她一車一馬，她就以爲老夫的棋藝天下無敵，這會可要向你吹啦！」

說罷，哈哈大笑起來。

一劍震武林衞濤發現艾菁的臉上掠過一抹迷惑之色，心中暗感驚奇，當下陪着艾南村也笑了幾聲，說道：「晚生對象棋興趣不高，對圍棋倒甚熱愛，艾老先生對圍棋一道想必亦極高明？」

艾南村搖頭笑道：「衞先生錯了，老夫對圍棋一竅不通！」

艾北村擧杯笑道：「來來，別盡說話，大家乾一杯！」

五人同時擧杯乾盡，一劍震武林衞濤面現關懷問道：「老東家剛才說河南那邊倒了一筆賬，但不知被倒掉多少？」

艾北村輕嘆道：「說多也不多，說少也不少，大約有一千三百多兩！」

一劍震武林衞濤駭然道：「一千三百多兩？這可不少啊！」

艾北村道：「對方原是一個老實人，此番不知道何故，竟會幹出這種事情來，咳……」

艾南村冷笑，道：「可能幕後有人主使！」

艾北村點了點頭道：「不錯，很有可能！」

一劍震武林衞濤脫口道：「剛才我們在談茶聖，不想現在却出現了一位茶賊，其人亦可謂『雅賊』矣。」

艾南村斜睨他微笑說道：「衞先生何其幸災樂禍？」

一劍震武林衞濤心中一驚，正想拿話解釋，艾菁已接口笑道：「二伯別見怪，他就是這麼喜歡開玩笑，其實人倒是蠻好的！」

艾南村對她似甚疼愛，拂鬚哈哈一笑道：「三弟，看來這丫頭開始在吃裏爬外啦！」

一句話說得衆人哈哈大笑，說得艾菁嬌靨飛紅，再也不好意思停留，小蠻鞋一跺，離席飛也似的逃出客廳去了。

酒席，在愉快的氣氛中結束，一劍震武林衞濤回到自己房間時，發現艾菁坐在床邊上，不由發笑道：「菁妹，妳有幾道好菜沒吃到，肚子餓不餓？」

艾菁白他一眼道：「還不是你害人家的！」

一劍震武林衞濤在她身邊坐下，右臂繞上她纖腰，情語綿綿地說道：「別生氣，妳知道我很感激妳！」

艾菁扭扭嬌軀嘟嘴道：「我二伯取笑我，害得我臉上掛不住！」

一劍震武林衞濤輕輕咬着她耳朶道：「掛不住沒關係，放到衣袋裏好了！」

艾菁怕癢，「咭」嬌笑一聲，推開他道：「你老不正經，我不理你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一退即進，又摟住她的嬌軀，笑道：「好，現在談正經的，菁妹，妳怎麼以前沒有告訴我妳還有一位二伯？」

艾菁道：「豈只一位二伯，我爹有四個兄弟，大伯叫艾東村，二伯艾南村，我爹艾北村，四叔艾西村！」

一劍震武林衞濤笑道：「東南西北？哈哈，這倒不錯，但是令尊既然排第三，就應命名爲『西村』才對，怎麼顚倒過來變成『北村』了呢？」

艾菁笑道：「這有個原因，據說我祖父生了我爹後，家裏太窮，覺得養不起，就不想再生孩子了，因此棄『西』而用『北』，表示已經生到底了的意思，不料後來又生了一個，沒辦法只好把『西』字拿回來用上去！」

一劍震武林衞濤哈哈笑道？「原來如此，這樣一來令尊倒吃虧了！」

艾菁道：「是呀，這也是沒奈何的事情。」

一劍震武林衞濤道：「我還要問一件事，妳從未向我提起令堂，爲什麼？」

艾菁臉上笑容倏歛，愀然道：「我娘生下我就死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驚「啊」一聲道：「對不起，我不該惹妳傷心。」

艾菁悽惋一笑，說道：「不，我知道你是關心我！」

一劍震武林衞濤道：「那天跟妳去少林寺燒香的那位樊阿姨，她不是住在這裏麼？」

艾菁點首道：「她是住在這裏，這兩天有事出去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又問：「她是妳的親阿姨？」

艾菁搖首答道：「不，她是我爹的塡房！」

一劍震武林衞濤輕聲一噢，正想再追問別的事，耳聽房外响來一個人的脚步聲

，便改口說道：「時光不早，妳該回房去睡了！」

正說着，房門外已有人「篤篤」敲了三下，只聽總管賴永魁的嗓音道：「衞先生可在房中？」

一劍震武林衞濤應聲趨前開門，朝站立在房門口的賴永魁拱手道：「總管有何差遣？」

賴永魁是個面上難有笑容的老傢伙，他點頭爲禮，神色淡然，說道：「老東家請衞先生移駕書房，有要事與先生商量商量！」

一劍震武林衞濤道：「是的，但不知老東家的書房在何處？」

賴永魁轉身舉步道：「衞先生請隨老朽來！」

一劍震武林衞濤遂即移步跟隨，艾菁也隨後跟上，賴永魁背後好像長有眼睛似的，也沒回顧，開聲道：「小姐，妳爹沒有請妳！」

艾菁不悅地說道：「不請，就不能去麼？」

賴永魁道：「妳知道妳爹的脾氣，他一向不喜歡妳參與茶莊事務！」

艾菁敢情被他父親的「脾氣」唬住了，停足扮了個鬼臉，道：「我也不稀罕，哼！」

一「哼」之後，軀嬌一轉，賭氣似的奔開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跟着總管賴永魁走過一重庭院，見他始終不跟自己說話，心中起疑，便開口問道：「賴總管可知老東家召喚晚生商談何事？」

賴永魁漫聲答道：「大概是有關那筆倒賬的事情吧。」

一劍震武林衞濤心頭一震，故作驚詫道：「晚生對那檔事毫無了解，怎能參與意見？」

賴永魁仍漫聲道：「那就可能要與先生商量別的事，老朽也不大清楚……」

說話之間，眼前已來到了一間書房門口，賴永魁推開房門，側身引手道：「衞先生請進！」

一劍震武林衞濤拱手不迭，道：「不敢，賴總管先請！」

賴永魁道：「老朽尚須到店裏去清理一些事情，不克奉陪，衞先生請自己進去吧。」

一劍震武林衞濤一哦，隨即撩衫跨入書房，但才跨過門檻，後腦已然「砰！」的挨了一掌，登時眼前發黑，但覺金星漫天亂迸，身子搖幌了兩下，蓬然仆倒，昏迷過去了！

待到甦醒過來時，發覺已置身於一間形式古怪的大地室中！

一劍震武林衞濤所以一眼就看出自己置身於一間大地室中，乃因他看不見一門一窗，而當他再仔細觀望時，他更爲這間地下室的陳設吃驚起來！

這的確是一間奇形怪狀的地下室，看不出地盤是圓是方，室內有許多經過美化的花瓶式鐵柱，排成菱形支立，室中傢具全是古銅打造的，隱隱泛着黃金光彩，四面靠牆壁處，豎立着幾尊頭戴鐵盔身穿戰甲手執矛戟的銅塑戰士像，全室燭光搖紅，呈現一片陰森恐怖之美！

此刻，一劍震武林衞濤是被安置在一張銅椅上，身上未加綑縛，在他對面六七尺處，艾南村和艾北村亦分別端坐在兩張銅椅上，他們正面含悍笑靜靜欣賞着衞濤的那驚詫疑懼的樣子，神態透着冷酷無情和一絲嘲弄之色！

不用問，一劍震武林衞濤已經明白自己的身份敗露了。

他舉手摸摸後腦，面作苦笑道：「老東家，晚生二兩銀子尚未賺成，倒先換了一掌，這是從何說起呀！」

艾南村略爲活動一下身子，微微一哂道：「衞先生，你可知道老夫兄弟除了經營茶業之外，還兼營甚麼生意？」

一劍震武林衞濤道：「賣人皮麼？」

艾南村頷首笑道：「不錯，衞先生願不願意合伙？」

一劍震武林衞濤笑道：「這倒很有意思，晚生願聞其詳！」

艾南村輕輕咳了一聲，緩緩道：「假如你有意思合伙，首先你得告訴我們你是誰！」

一劍震武林衞濤淡淡一笑，道：「艾老先生，這是明知故問，在下相信晚間老先生第一眼看見我時，就已經認出我是誰的了！」

艾南村說道：「不錯，老夫認得你是長安萬象鏢局的總鏢頭一劍震武林衞濤，也知道你現在是『四海同心盟』的第十三號秘密金衣特使，但老夫所知道的情形是：長安萬象鏢局的總鏢頭一劍震武林原是已故黃山派掌門人俞雲陽之子俞立忠喬裝的，而俞立忠已於一個多月之前、被同心盟殺死，當蓬萊仙翁葛懷俠派遣第八號金衣特使盧儀南赴長安欲委託一劍震武林衞濤緝捕老夫師侄的時候，我們都覺得好笑，但是，不料果然出現了你這麼一位『一劍震武林衞濤』，接受了同心盟的委託，大前天，少林和尚所以能擒獲老夫師侄，必然是閣下的傑作，見足閣下確然有一套，因此老夫現在想知道的是：你——究竟是誰？」

這一番話，聽得一劍震武林衞濤心中又驚又喜，喜的是自己的眞正身份尚未被對方瞧破，只要今天不死，以後仍大有發展的餘地；驚的是對方消息好不靈通，竟會在短短數天內就已獲知自己是同心盟的第十三號秘密金衣特使，他是怎麼知道的呢？

自己答應就任金衣特使之前，曾經一再關照流浪天使盧儀南好好保守秘密，除同心盟主及另十位金衣特使之外，不得讓其他人知道，盧儀南是一位老成持重的人，他應不會把自己的秘密身份洩漏出去才對，然而，眼前這個艾南村是從何得知的呢？

思忖電轉，一劍震武林衞濤忽然精神愉快的「哈哈」輕笑起來。

艾北村面容陡沉，雙目透射出野獸般的光芒陰陰一笑道：「朋友，這對你似乎沒有甚麼好笑！」

一劍震武林衞濤笑了笑道：「有，衞某覺得很好笑！」

艾北村冷笑說道：「你不妨說來聽聽，但老夫警告你，講到老夫兄弟時，最好在字眼上多修飾一下！」

一劍震武林衞濤道：「放心，衞某絕不出口傷人！」

艾北村道：「那就說吧！」

一劍震武林衞濤道：「你們兩位想知道衞某是誰，對麼？」

艾北村道：「對，你今天不能不說的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道：「很好，在答覆兩位之前，衞某要先請問一句，兩位既知衞某的前身是俞立忠喬裝的，那麼兩位對俞立忠之死有何感想？」

艾北村眼睛閃了閃，嘴角泛起一抹殘酷笑意道：「俞立忠的父親爲五派掌門人所殺，他父仇未報反又慘遭同心盟誤殺，可謂死得冤枉！」

一劍震武林突然面容一正目光烱烱地道：「很對，尊駕可知一個含冤而死的人會有甚麼現象？」

艾北村上身往後一傾，手捻頰鬚微笑着說道：「他也許死不瞑目，但他已經死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接口沉聲說道：「但他陰魂不散！」

艾南村和艾北村均是面容一變，霍地站起，齊聲驚呼道：「你說甚麼？」

一劍震武林衞濤冷然一笑道：「兩位現在知道衞某是誰了吧？」

艾南村雙目大睜，衝口驚問道：「你就是俞立忠？」

一劍震武林衞濤搖頭道：「不，我只是俞立忠的陰魂，換句話說，我是借屍還魂的！」

艾南村神色一怔，繼而突然縱聲大笑道：「哈哈，閣下談吐不俗，可知曾讀過幾年詩書，難道未聞『子不語怪力亂神』一語麼？」

一劍震武林衞濤神態平靜的繼續道：「秉承俞立忠的遺志，爲世人解決各種疑難，兩位如有用得着衞某的地方，只要談好酬勞數字，衞某絕不敢推辭！」

艾南村笑聲倏地停止，凝目耽耽注望衞濤半晌，陰聲緩緩道：「看來你決定不說，是麼？」

一劍震武林衞濤聳了聳肩說道：「衞某已經說了！」

艾北村含怒接口道：「老夫知道你臉上塗着一層特製的易容膺，必須有一種特製的藥粉才能洗掉，但老夫可以剝你的皮，你好好考慮一下吧！」

一劍震武林衞濤淡淡道：「活剝人皮的事，衞某早就聽說過了！」

艾北村冷哼一聲，右手徐舉，立聞左邊石壁響起一陣「軋軋」之聲，一劍震武林衞濤別臉望去，只見那堵石壁已分成兩片，正慢慢向左右分開，露出一間精美的壁櫥！

壁櫥中，懸掛二十多張完整的人皮，男女老幼均有，赤條條的像一堆人乾！

艾北村目注衞濤又道：「這些人都是當今武林頗負盛譽的高手，閣下如不想成爲他們中的一個，請快回答！」

一劍震武林衞濤心中震駭欲絕，但却不肯露出一絲畏懼之色，揚眉不屑的一笑道：「照說，你們只要得到我這個『一劍震武林衞濤』的一身人皮，應可心滿意足了，何必打破沙鍋『問』到底呢？」

艾南村說道：「老夫兄弟是看重你的一身武功和機智，故不忍剝你的皮，假如你願意歸順老夫兄弟，你會得到很大的好處！」

一劍震武林衞濤笑道：「有甚麼好處啊？」

艾南村道：「如你的興趣在於享受，我們這裏也有享受的東西！」

說着，他走去另一面牆壁邊，也不知怎樣按動機關，但見牆壁上「拍撻！」一响，露出一個形如蜂巢而有巴掌大小的窗口，他對着小窗口凝聲說道：「貴、清、壽、佳、素、幽六客入廳見客！」

語畢，又是「拍撻！」一聲，小窗口霎時消失不見！

與此同時，左邊壁上的那間壁櫥也在「軋軋」聲中關閉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暗在心中嘀咕着，忖道：「哼，何謂貴清壽佳素幽六客？這兩隻臭鼠在跟我玩甚麼把戲啊？」

思忖未已，忽見對面的石壁上現出一道光綫，定睛瞧時，那石壁上已自動開出一道門，由裏面姍姍走出一個身披紅色輕紗的艷麗女子！

這艷麗女子年約二十許，蛾眉杏目，唇紅齒白，臉蛋兒有一種異於常人的高貴美，胴體豐腴修長，身上除了那一襲紅輕紗外，別無一物，因而紅裏透白，湖色山光若隱若現，的是吊人心魂！

一劍震武林衞濤一見之下，登時心跳氣窒又神馳意蕩，暗呼道：「好像伙，這兩隻臭鼠要用女色來引誘我了！」

（未完）

白幽靈

（本文承自第44頁）

話音剛落，忽見廖祖訓身子猛地一顫，嘴角淌出一絲血水來，接「砰」的一聲跌倒地上。沈鷹苦笑一聲：「想不到這老匹夫，性子如此硬，竟然咬舌自盡！」

管一見道：「這也是他作法自斃的結果！」

×　×　×

滿天的黑暗逐漸爲黎明的曙光驅散，新的一天又開始了。

神劍山莊外一片狼藉，地上滿是刺目的血跡，似是人間地獄般。旁邊在石上却坐着六個如石像般的人。良久，辛三郎才輕嘆一聲，俯身要去抱廖庭的屍體。管一見問道：「辛大俠欲去何方？」

辛三郎苦笑一聲：「辛某欲把庭兒葬在他母親墓邊……唉，這一生辛三郎也不想再重出江湖了，只望能找到一塊乾淨的土地了却殘生。」

「老夫有個要求，希望辛大俠能再爲正義作一點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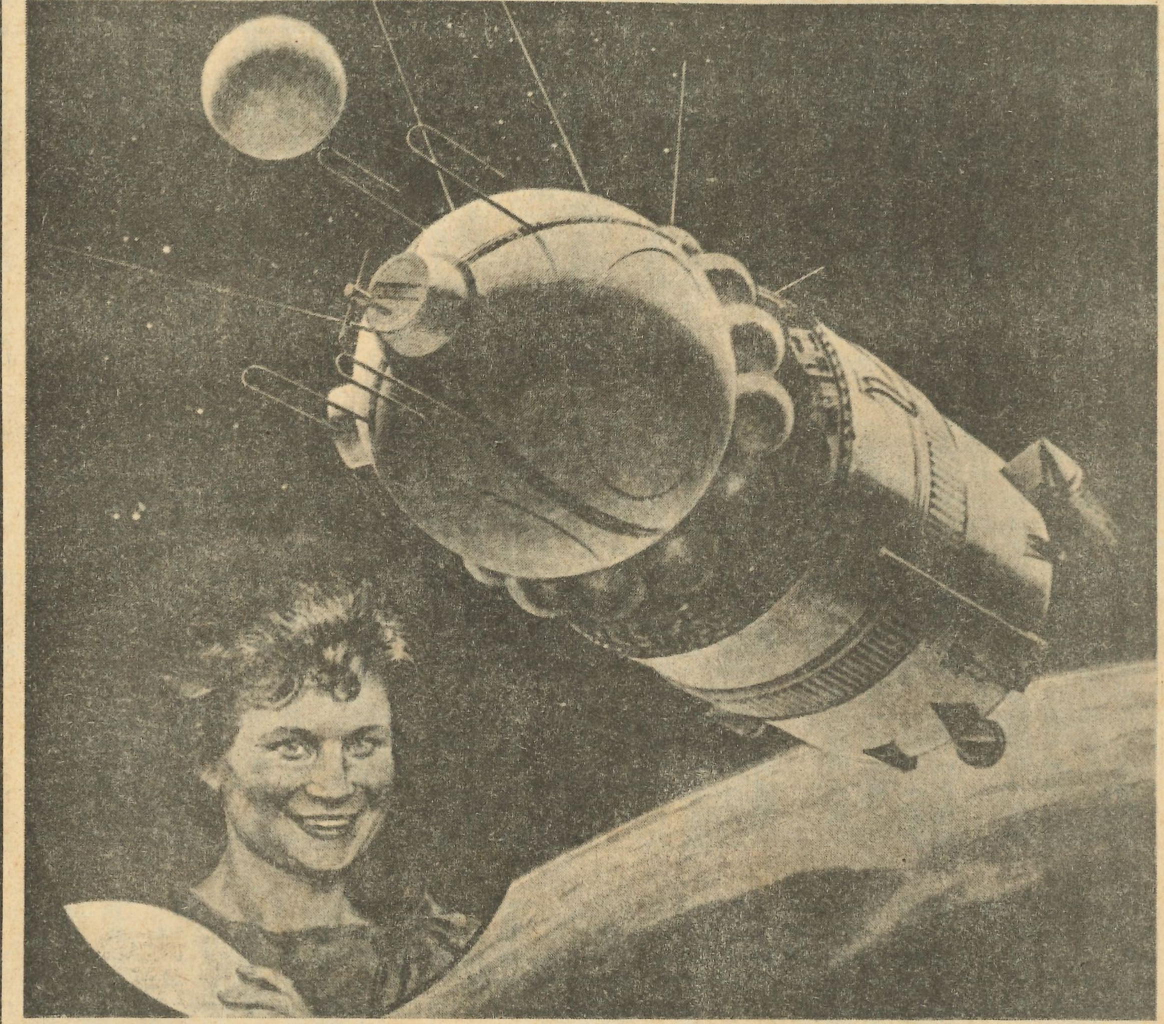
辛三郎一怔，乾澀地笑道：「辛某已成殘廢，還能爲神捕做些什麼事？」

「辛大俠熟知神劍山莊的暗道機關，老夫想請你指點一下。」

辛三郎欣然同意，衆人同時入莊。

黃昏，辛三郎首先抱着廖庭的屍體下山，接着是沈鷹及蕭穆，最後，才是管一見帶着戴鴻展出來，夏雷走在最後，手上提着廖家父子的首級。

（本篇完）



太空新星

刀戈・譯

當那枝太空火箭從發射台緩緩地升起時，底部和周圍都爆出了一片火光，它集中了總衝量後，轉瞬便把地球拋在老遠的後面。

在火箭的太空艙裏的就是華倫天妮・泰麗歌娃，她決要成爲第一個環繞地球飛行的女性了，這是一項從來沒有一個女性嘗試過的壯舉。

尤利・加・林是第一個太空人，他在「敬禮一號」裏作出他的歷史性飛行。現在，二十六歲的華倫天妮，她也要在歷史上寫下新的一頁了。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下午十二時三十分（莫斯科時間），她就在「敬禮六號」裏面準備起飛了。

在起飛的當兒，她的身體所感受到的壓力是可以想像的。不過，當火箭到達軌道的高度時，原動力減低，壓力便會消除。

華倫天妮這次的飛行，是蘇聯所進行的一連串試驗之一，目的在找出太空旅行對人體的影響，而她的任務就是幫助他們調查那種影响力對於女性是否跟對於男性不同。

華倫天妮出生於一九三七年，一直到她十七歲的時候，從來也沒有担當過危險的工作，那時，她就在一家輪胎工廠裏面做事。

一九五〇年尾，她加入了當地的一個業餘團體，學習跳傘。她接受太空航行員的訓練只一年多，便實際地乘火箭升空了。

華倫天妮在「敬禮六號」裏面繞着地球飛了四十九個圈，在太空裏耽擱了兩天又二十二小時五十分，其間她進行着各種科學的試驗，她如常的進食，從塑膠管子裏吸取特別的食物，如常的睡眠。

她完成了這次飛行之後幾個月，便跟太空人安德利・尼哥拉耶夫結婚了，其後，她又參加過其他的試驗，由於她的剛毅和勇敢，榮獲了一枚列寧勳章，以及一枚蘇維埃聯邦英雄獎章。給人像對一顆電影明星那般的崇拜。

宇宙科技搜秘實錄

諜網嬌花

羅唐納·文

南美洲厄瓜多爾，綽號火山國，橫跨赤道，炎熱如火，在火山口的最深處，金屬溶岩沸騰，美國特務獲悉蘇聯在火山國建造鋼穴，製造大批秘密武器，於是美國太空署，派人追查女間諜「木偶小姐」，唐龍深入虎穴，展開幕幕噴火的龍鳳鬥，驚險百出，拚個你死我活。

槍聲震撼柏林的死巷

在一個寧靜的晚上，西柏林的一條「掘頭巷」忽然聽到槍聲卜卜，有一個人冒險從東柏林那邊走過來，他能够跨過高牆跳下來，置身於西柏林的一邊，實在不容易，當時沒有人看清楚他究竟是怎樣子逃脫的，所知道的是這一點，他雖然有機會逃出虎穴，跨過高牆，從第十四街這一條「死巷」狂奔，東德那邊的守衞沒法繼續用機槍射擊，他仍是無法活下去，因爲西柏林那邊仍有神槍手恭候，只是响了三槍，他就倒地打滾，跟着寂然不動，嘴角流血。

沒有人走近他，十五分鐘後，救護車駛進「死巷」，有兩個人把他抬進車廂裏，盡快駛向「柏林醫院」，已經太遲了，他剛剛送入院內，已經斷了氣。

值夜的醫生奧加廸，認爲他最大的傷害是腸臟被子彈穿過，而使他斷了氣，仍然堅持他要接受開刀的手術，不管他能否呼吸，仍用氧氣筒急救，又向他注射强心針，隨即開刀。

他的小腸被割斷，流血更多了，奧加廸醫生絕不理會，自管自的用手在他的腸臟摸索，直到他的小腸有一個細小的鋁管被擠出來爲止。

奧加廸醫生找到他想找的東西，然後宣佈那個逃亡的人已經證實死亡。

再過五分鐘，死者被人送到殮房，奧加廸醫生親自帶了好像病人吃的藥囊那麼大小的鋁管，離開醫院，自行駕車駛入市區一條橫街，先在戶外做了一些密碼，利用門鈴聲响，傳達消息，然後走進去。

他達成了任務，可惜鋁管之內，一片空白，沒有紙張，也沒有塗料，甚麼都沒有，空空洞洞，特務頭子謝飛哼了一聲，說：「奧加廸，你當然是絕對可靠的，不過，那個屍體從死巷的地面搬上救護車，一定有人負起這一項工作，假如那兩個人在車上做了手脚，仍有可能使鋁管變成空空洞洞，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當然明白，從我這方面看，他們簡直沒有機會在垂危的人體之內，沒有透過開刀的手術就從小腸拿走任何一件東西，此外，派出去的那一輛救護車，有兩位見習醫生，其中有一個係自己人，他向我報告此事，證實死者被抬進救護車之內，沒有人觸摸過這傢伙任何一處，我十分相信他講的是眞話。」

「好的，就算他講的是眞話吧，死者被人在西柏林這邊的一條死巷被狙擊喪命，倒在地上，流血掙扎之際，有沒有人走近他呢？仍有可疑。」

奧加廸醫生很堅決的說：「這是沒有可疑的，在高處負責狙擊的神槍手，不容許任何人走近，假如有人走近，這個人也是死在槍下，另一方面，死者的鋁管只是開刀才可以剖腹取出，就算有人走近也沒法把它拿走，故此我認爲死者吞了一個空心鋁管，可能是他吞食之前，原來的鋁管已經被人掉換。」

謝飛苦笑一下，說道：「我只能這樣想了，你還是快些回到醫院照常工作吧，你在分手之前，我仍有一句話，想問問你，你是否已經用手在他體內各處腸臟檢查過呢？」

「我明白你的想法，懷疑他吞了兩個鋁管，其中有一個是空心的，當時我雖然沒有這種懷疑，可是，他的大小腸甚至十二指腸，我全部摸遍，甚至替他在胃內開刀，他體內的確只有這一個細小的鋁管，沒有別的金屬管。」

「好，我巳經用錄音機把你所說的話錄取，你巳經盡了責，鋁管爲甚麼是空心的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你現在回去休息吧。」

在那個特務機構之內，經常有上述這一類事情發生，他們的一切活動的確依照原定計劃進行，沒有半點出錯，偏偏是這樣不幸，送貨的同志慘死，而他們却空無所獲。

當晚的深夜，巳經是凌晨一時過外了，在沙遜街第三十七號屋的後門，有幾個人閃閃縮縮的走進去，密密計議，他們都是西柏林美國海外諜報組裏面的高層人士，謝飛只是其中的一個，並非頂尖兒的人，他把上半夜發生的悲慘遭遇說出來，加上一句：「我們碰上了一個勁敵了，不管從東柏林走出來的同志是否在半途出了差錯，總之，他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去達成任務，我們却白費氣力，撲了個空，實在太過可恨！

「趁着上邊沒有甚麼重要的指示之前，我想進行內部的檢討，希望各位盡量發表意見，更加重要的是我們當中是否有些人在無意中洩漏天機！

「首先我要講述的就是這一點，從總部方面得到的指示，最近有些同志潛入莫斯科，從側面打聽得到一個相當新奇而又可怖的消息，蘇聯巳經製造成功一種叫做地獄之火的秘密武器，可以毫不費力的摧毀强敵，趁着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爆發之前，必須把它摧毀。

「這是深入虎穴的同志做出來的第一次報告，兩週之後，他作出第二次報告，證實確有這種武器，不久就會把它製造地點以及攻入該處的計劃呈報，此外，還講清楚那種武器的性能，假如眞的有這種東西，當然它是很重要的了，故此我們依照近年使用的方法去做，先由東德的潛伏份子，吃了鋁管，管內就是關於地獄之火這種武器的全部秘密，用微型攝影機拍攝，把它縮細爲千分之一的菲林，到手之後，才把它放大，携帶鋁管的人，最難的是闖過高牆這一關，因爲對方有隱蔽的機槍掃射，他當然是穿了避彈衣的，不過，他的頭部仍然露出，隨時中彈身亡，故此他們留在東德那一截的旅程比較危險，假如他很順利的辦妥此事，逃入西柏林的死巷，沒有人向他狙擊，他不會發生流血慘劇的，只要他喝了三湯匙的瀉油，便可達到目的，把鋁管從大腸疴出來，反之，他被人狙擊，不幸喪生，便由公立醫院裏面值夜的醫生負責替他開刀了，即使他巳喪生，仍要開刀，輪到奧加廸醫生值夜的一晚，

那個同志然後從東柏林越過三十二呎的高牆，這一切都是原定計劃，可惜半途發生兩種不幸的遭遇，首先，他進入死巷被狙擊手射擊喪命，再其次，我們找到的鋁管，竟是空空洞洞，沒有菲林或紙片，眞是費解了，究竟那個鋁管是否在他呑落肚之前被人換過呢？抑或是他巳經進入西柏林，然後被人換掉？那就難以估計了，不過，我有一句話必須說出來，提醒各位，切勿想到牛角尖去，對奧加廸醫生發生懷疑，他寧死也不會背叛我們的，決不是他掉換！」

要說的話都說完了，謝飛坐下來，聽候各人發表意見。

座上有人發問：「那個同志是否跟我們一向沒有聯絡，甚至他爬牆過來的一晚，仍然沒有在事前通知呢？」

「這件事情應該分兩點解釋，第一點，我們在事前沒有跟他聯絡，甚至不知道他的國籍姓名或編號，第二點，我們只是接獲上頭的指示，隨時叫我們準備到十四街接應一個人，萬一他死掉，趕快抬上救護車，送往柏林公立醫院，叫值夜的醫生開刀，我們只是依照上頭的吩咐去做，並不理會那些東西是甚麼，甚至不必理會那個同志是甚麼人。」

又有一個人問：「謝老哥，爲甚麼近來企圖越過高牆的人往往是失敗的？他們即使大功告成，越過了它，到達西柏林這邊，仍會死在狙擊手的槍下？究竟狙擊手是甚麼人？那些人是否東德派來的？」

謝飛沉住氣說：「那些人必然是槍法一流的了，如果你不懂得其中奧妙，十居其九會想到東德這方面去，實情並非如此簡單，那些人絕對不是東柏林派出來的，他們係西柏林派出來的，這樣做會有阻嚇的作用，等於告訴所有企圖越過高牆的人知道，就算有人眞的越過高牆，仍是會喪生，至於西柏林當局這樣毒辣，並非他們不想崇拜民主的人來投奔自由，而是想避免國際上的糾紛，假如所有逃亡的人都不能够成功，東德方面對它的壓力就減少許多了。

「在東西柏林交界的街巷，突然攔腰斬斷，築了高牆，使它變成死巷，這種街巷有一百六十七條，每一條死巷都有狙擊手兩個，他們都是神槍手，假如那些人不是由西柏林當局派出來，早巳被西德保密局聯同警方的人把他們消滅了，從來沒有人向狙擊手襲擊，單是這一點，巳經可以反映出那些人係當地的警探或者特務份子，我們不應該把他們看做攻擊的對象，因爲他們的人數太多，死了一個，立刻有另外一個補充，只能够盡力避免他們的狙擊，那就算了，今晚的事巳經告一段落，希望總部盡快給我們準確的指示。」

他口中所說的總部，即是美國聯邦統計調查局，那時美國的海外諜報組仍是隸屬於保密局的，保密局則隸屬於聯邦統計調查局，一層層的指示，加上了派去東德的潛伏份子直接由聯邦統計調查局的保密部門工作，一切保密，故此他們無法跟西柏林的特務份子聯絡，發生這一類的悲劇，不足爲奇。

攪特務這一行工作的人，多數是由殺手或者私家偵探轉入的，另外一條路綫，由警探當中成績優異的人轉入，他們雖然智勇雙全，未必在事前有整個計劃去負担一項重要的任務，故此經常發生慘劇，謝飛循例向上峯交代，僅此而巳，在他這方面來說，一切奉命而爲，根本上他就不懂得「地獄之火」跟普通火焰有何種不同之處，故此他沒有更進一步的對策。

當晚幾個「特區」的高層份子在秘密展開詳盡的談話，研究整個局勢，仍然由謝飛向美國紐約的保密局報告，很快他就獲得上峯的指示，只是短短的一句，叫他保留死者所呑的鋁管，即將派人到來檢驗它，兼作進一步的活動。

三日後，有一個專家從紐約飛往西柏林，進入那一座房屋的後門，坐下不久，他就說出密碼的編號，證明他的身份，隨即叫謝飛拿出那個鋁管來，加以化驗。

因爲那個地方缺少科學儀器，他們逼於走到附近一座工廠之內，進行化驗工作，那個地方當然是自己人經營的了，在極端嚴密的保護工作掩蔽之下，那個專家使用蒸熱法把鋁管投入一個玻璃瓶，貯滿了水，逐漸加熱，直到它接近熔熱爲止，然後取出來，隱約看見鋁管上面透露一些綫條，看來他似乎是裂紋。

鋁管上面怎會出現裂紋呢？當然是密碼了，專家卡布拉早巳携帶了一本翻閱「綫條密碼」的小册子，把它取出，互相印證，很快就知道那些綫條所指的是甚麼，它很清楚的寫下兩個字：「厄瓜多爾，木偶小姐。」

只是這兩個字，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來，茫然不解，可是，圈內人却一看就懂，

它等於告訴自己人，想知道地獄之火的秘密，應該派人去南美洲的「厄瓜多爾」這個國家，查問「木偶小姐」，因此之故，卡拉布欣然說：「謝飛，我們並非兩手空空，沒有收獲。」

研究火山內部的火焰

幹特務工作的人，一直是含有高度危險的，負責盜取秘密的人，固然是絕頂危險，甚至可以說他們的處境比較攪爆破工作的人更加危險，至於傳達消息的人，也是很危險的，不管他的衣物有甚麼特殊的標誌，仍是可慮，只要他受嫌，展開全面性的調查，另外有人化驗他的衣物，他就有危險，爲了保密，他往往呑一顆好像膠囊那麼細小的金屬品，因爲鋁殼比較輕，且又堅實，不會被胃酸溶化，故此呑食它比較理想，本來是鋁管之內藏有細小的菲林，如果那一項情報十分重要，担心它落在敵人之手，就有更加厲害的保密工作，到時負責運送秘密消息的人只是呑入一個鋁質的金屬管，管內沒有任何品物，必須使用蒸氣加熱法才可以使鋁管上面所寫的綫條找出來。

那些綫條看來好像裂紋，其實是密碼，不過如果缺少了一本密碼書對照，仍是看不懂的。

這一類密碼只是寫下一個地址以及一個人，這傢伙未必是自己人，可能是局外人，不過，他或她看見那一個印着密碼的鋁管，自然把一卷菲林交出來，沒有甚麼阻礙。

越是曲折的傳達方式，保密的效能越高，謝飛不是專家，奧加廸醫生也不懂得這一套，無怪他們束手無策了，儘管如此，他們發覺從紐約保密局派來的專家很順利的取得鋁管上面的「綫條密碼」，且又把它的眞意發掘出來，仍是喜形於色，最低限度，這一項艱苦的工作巳經從他們的身上移到總部那邊去，減少許多憂慮，當然值得慶幸。

兩天後，專家卡布拉把鋁管帶走，東柏林的逃亡慘劇，告一段落，不過另外一種緊張凶險的特務活動，却又很快的展開。

對總部的工作人員來說，只是獲悉關於「地獄之火」的一項情報存放在南美洲的「厄瓜多爾」，那是不够的，雖然厄瓜多爾這個國家的領土很細，可是，也有六七十萬居民，到那邊找一個綽號木偶小姐的女人，並不容易，故此紐約保密局把這一次追踪搜索秘密文件的任務移交太空署處理，少不免又牽涉到唐龍的身上。

那晚太空署長雷加拉博士召見唐龍，同在密室交談，說：「唐龍，現時有一個古怪的任務落在你的身上，你最喜歡挑戰性質的工作，希望它使你滿足，因爲它含有猜謎的成份，至於那個地方，似乎很安全，又似乎很危險，你有沒有聽見過『厄瓜多爾』這個地名呢？我打算派你去追踪一份秘密文件的地方就是它。」

唐龍笑了笑，說：「我不單是到過『厄瓜多爾』，還在那邊攀登過一座活火山，叫做高杜柏士，看來我會喜歡厄瓜多爾的。」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你是中國人，怎會遠道而來的攀登活火山呢？你可否把那一次冒險攀登的情形講述，使我加倍明瞭那邊的實際環境呢？」

唐龍點點頭，說：「好的，我試把那天攀登活火山的過程告訴你，作爲茶餘飯後之談，當時我只有二十三歲，並非以遊客身份到那邊去的，可以說是專誠拜訪，試試冒險的滋味。

「那座火山海拔五千六百公尺，並非走上岸就可以攀登，在攀登之前，先要在路上走了九日，夜間還要紮營露宿，然後抵達山脚。

「它叫做活火山，因爲它的火山口作爲核心之處，不分晝夜，可以看到金黃色的熔岩，在沸騰的狀態，隨時噴出來，幸虧它每隔三幾年然後有一次噴火，多數在夏季噴出來，故此我們選擇冬季最寒冷的幾天攀登，一來避開噴火的威脅，二來在冬季出動，逼近火山口，它的灼熱程度比較低，那是合理的選擇。」

雷加拉博士說：「是的，這樣做是很聰明的，你們攀登峭壁之際，相信有些困難吧？」

「當然有困難，眞正的困難並非攀登峭壁的一截，而是由火山口最闊的一處走下去那一截，兩邊都是石壁，相當傾斜，任何一步滑脚跌下去，勢必滑跌在火山口貯滿了熔岩的一處，即時喪命，整個人熔化，去得無影無踪。」

「你們最爲接近火山口的一處，距離它大概多少公尺呢？」

「約二百五十公尺，事實上當時巳經熱到渾身血液發燙，難以支持，此外，我們都有這種想法，即使我們再往下邊走，更加危險，所得到的一種感受不外是一個熱字，犯不着如此冒險，橫豎逼近火山口的滋味巳經試過，不必留步，於是決心全面撤退，此行沒有人受傷，也沒有人患病，總算幸運了。」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如果你們穿上了可以避火兼避熱的石棉衣裳，相信你們還可以往下多走幾步，能够抵達活火山距離只有五十公尺的一處，到了那個境地，巳經是行人止步了，即使穿了石棉衣裳也不能够直達熔岩之內，因爲它的溫度高達攝氏三千度，如果有人利用特製的儀器沿着火山口的熔岩，直達地心，你會發覺到火山口最深之處，不單是有大量的熔岩，那種岩漿的密度比較流出地面的熔岩大得多，沒有一種物體能够抵抗，稱做「地獄之火」。

唐龍說：「是否有些科學家企圖把它變成秘密武器呢？」

「是的，你眞是聰明，我們曾經抓住它作出深入的研究，最低限度知道一項秘密，如果有一件容器能够貯放大量的地心熔岩，它不會爆炸，只有一個狹窄的出口，形同噴火管，熔岩噴出來，就是很强的秘密武器，由於它的密度太過大，威力也是巨大無比的，比較任何一種噴火的武器更犀利得多。」

說到這裏，他忽然把話題落在莫斯科方面，眉心一皺，說：「我們沒法製造的一種秘密武器，說不定北極圈那邊的科學家，沒法製造出來，因此之故，我們一直

都是密切注意蘇聯的科學家，在這方面有何活動，最近獲悉蘇聯科學家已經完成了這種實驗工作，短期內即將大量製造，那種秘密武器就叫做『地獄之火』，可惜它的製造方式以及製造地點沒有作出全面性的報告，故此我們沒法採取行動，直到一週之前，有一個美國特務冒險從東柏林越過高牆走向西柏林，被狙擊手把他槍殺，我方剖解他的遺體把腹內所藏的鋁管取出，才知道眞正的文件放在厄瓜多爾的另外一個特務手上，奇怪得很，這個人喚做木偶小姐，由於我們所得到的綫索太少，很難出動大批人馬前往厄瓜多爾，要是僅派一個人，不知道派誰出動，故此聯邦統計調查局把這個任務交給太空署處理，原因是太空署之內，有一個部門叫做秘密武器，地獄之火亦係秘密武器當中的一種，有理由交給我們負責調查，甚至包括爆破的工作。

「我經過再三考慮，認爲你最適合做這一項任務，一來你是中國人，到南美洲各處走動，以遊客身份出現，比較美國人方便，不會變成對方特務攻擊的目標，二來厄瓜多爾有許多華人經營餐廳酒家的生意，查探方面便利些，加上了你對厄瓜多爾亦相當熟悉，再好也沒有了，希望你毅然負起這個任務，順便談談你萬一遇害的遺言。」

唐龍很有把握的說：「我不必說出任何一種遺言，假如你一定要我說，一句話就够了，所有撫恤金全部送給長期留在醫院休養的羅美莎，她沒有患失憶症之前，有一個時期跟我同居，可以說是我的妻子，有資格接受這種餽贈。

「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假如我到了南美洲，調查得到關於地獄之火的秘密，要不要立刻想辦法破壞它呢？」

「不，你千萬不要太過魯莽，如果蘇聯的科學家找到這種密度極高的熔岩，有特殊方法使它變成秘密武器，我們也可以利用它作戰的，不必破壞它，所須破壞的只是莫斯科留在厄瓜多爾的特務大本營。

「照情形看，那邊起碼有幾百個特務是東德方面的，甚至那些人直接從莫斯科派去，你單刀赴會，孤掌難鳴，還是袖手旁觀的好。總括一句，你此行只是查探那份秘密文件的下落，並非直接跟蘇聯的特務交手。」

唐龍笑着說：「你放心好了，我不必跟他們展開生與死的搏鬥，到了厄瓜多爾，有許多美麗詭秘的風景欣賞，當然不必打打殺殺。」

那番話到此爲止，告一段落了，唐龍在翌日下午搭航機前往厄瓜多爾，只是以遊客身份出現。

木偶小姐把他帶返香巢

厄瓜多爾叫做火山國，因爲它剛剛在赤道的橫綫建立，境內有四十座火山，有些火山早已停止活動，叫做「死火山」，又有些火山每隔三幾十年活動一次，半死半活，最有吸引力的一種火山，可以在高處俯瞰火山上的熔岩，叫做活火山，不管怎樣，它擁有那麼多的火山，當然有資格稱做火山國了，一般人習慣了看見火山口發狂似的噴出金屬熔岩，以爲火山上上下下的岩石光禿禿，寸草不生，這種想法是極之錯誤的，十分靠近火山口之處，雖然岩石光滑，沒有樹木，甚至沒有一條青草，不過，它往下伸展相距百里之遙的地方，却是古林參天的，綠草如茵，特別茂盛，原因是火山灰從空中降落，使它的泥土特別肥沃。

既然火山本身氣勢雄偉，附近的花草樹木欣欣向榮，加上了當地有許多處熱騰騰的噴泉，當然有力量吸引一些滿足了好奇心的遊客，厄瓜多爾的首都「基多城」，有幾座豪華的酒店以及高貴的餐廳，又有夜總會，連場艷舞，歌聲繞樑，可見它經常有許多遊客蒞臨，玩個痛快，至於華僑，在當地做各種生意，爲數不少，影响所及，中國遊客頗受歡迎。

唐龍在基多的機場降落，隨便找一間酒店歇宿，翌日他到一間中國人開的酒家品茗，借故跟夥記交談，知道基多城內有些人替任何的一個國籍的人翻譯文字，同時担任通話的工作，透過這種商業機構，他懂得基多城的南街一八八號二樓，有一個私家偵探掛牌做生意，叫做「馬榮私家偵探服務社」，社長是馬榮本人。

唐龍依照他以前走過的路，按址找他，依照他的付欵方式去做，一次過給他二百美元，由他負責尋找所有表演木偶戲的大小舞台，另外找尋一個綽號木偶小姐的人，不管這傢伙是男抑或是女。

他有那麼多的要求，如果他在紐約找一個私家偵探辦理此案，起碼要一千美元，可是，在厄瓜多爾的首都僱用私家偵探做同類的工作，只是二百美元已經够了，原因是基多城的面積有限，有機會欣賞木偶戲的地方，少而又少。

不過兩天功夫，私家偵探馬榮就替他辦妥這件案，說：「唐先生，木偶戲是比較落後的表演，觀衆不會很多，養不起認眞出色的藝人，整個基多城只有兩個劇院是有木偶表演的，却非純正表演木偶戲，如果你想分別到該處看看，明天我就帶你去，至於綽號木偶小姐的傢伙，並無其人，可能是孩兒們尊稱他們喜歡看的木偶，加上了小姐的名銜，以便稱呼，僅此而已，至於表演木偶的兩三個人，俱是男人，根本上談不上小姐這個稱呼。」

唐龍認爲他說的是眞話，只好點點頭，說：「明天我們就分別到兩個地方看看木偶戲。我早已說過，爲甚麼我要找木偶小姐呢？這是我的私事，你不必過問，你跟我一起走動，每次踏出你的偵探事務所，我就給你一百美元爲酬。」

馬榮的生意不多，這個數目雖然少，他也很滿意。

他們二人眞的走到有木偶戲表演的地方，那種藝術表演倒是精彩的，可惜觀衆寥寥可數，他們很難立足。

至於那些藝人所牽引的木偶，相當悅目，尤其是那個「鄉村姑娘」，金髮藍眼，笑得很甜，曲綫美妙，更加引人入勝，由於那個木偶特別出色，唐龍不覺向它多看幾眼。

儘管那些藝人看來不像是圈子裏面的人，唐龍仍要說些含有密碼的話去試探他們的反應，失望得很，所有暗號都搬出來，對方仍是接不上，簡直對牛彈琴，唐龍只好放棄這個主意。

因爲他所負的任務只是打聽地獄之火的秘密，並非負責撲滅它，遲些打探出來也不要緊，唐龍認爲向表演木偶戲的藝人身上動腦筋，白費氣力，索性不再走這條路，不過，木偶小姐這個芳名，仍然留在他的腦海中，另一方面，作爲木偶表演的一個美女形象，也藏在他的心坎之內。

初時他不知道內心有這麼一個美麗的木偶形象會發生甚麼變化，後來，他忽然碰上了特殊的一種變化，整個人呆若木鷄，到了那時他才知道木偶小姐眞有其人。

那一晚他單獨在一間餐廳之內進食，薄薄的喝了一杯酒，忽然之間，有一種奇異的事情發生了，有一個美女緩步走近，把他擺放在枱上的刀叉搬弄一下，很迅速的擺成兩個十字形，這是他施展投石問路這一招所得到的答案，他猛吃一驚，不由自主的向她多看一眼。

只是看了看，他就呆了半截，站在眼前的美女跟他眼中看見過的木偶小姐一模一樣。

他沉住氣說道：「你必然是木偶小姐了！」

那個美女金髮藍眼，姿色迷人，嫣然一笑，說：「你認爲木偶似我抑或我似木偶呢？」

他笑了笑，說：「我明白了，木偶的形象如此美妙，原來它是向一個活人仿製的，那個人就是你！」

她沒有回答，只是向他微笑。



巴麗絲小姐是塑造木偶的模特兒，貌美如花，她本人跟這個木偶一模一樣。

這種態度分明是默認了，他更加興奮，說：「任何人都有一個名字，你可以把芳名賜告嗎？」

「我叫做巴麗絲莎嘉賓，法國人，你看來是中國人，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叫做唐龍，此行正是想找木偶小姐的，大概你是我想找的人了，這個地方人多聲雜，談話不便，你可否跟我一起回到酒店房間再談呢？」

她咭一聲嬌笑起來，說：「唐先生，難道酒店房間就很幽靜嗎？如果你肯屈駕，可否駕臨寒舍一敍？」

「好極了，眞是求之不得！現在就去，好嗎？」

「好的！」她柔和地說了一句。

巴麗絲從頭到脚沒有一個部位不是符合審美標準的，無怪她是製造木偶的模特兒了，她自己有一輛跑車，親自駕駛，把唐龍帶到靠近沙灘建築起來的一座別墅，汽車駛入車房之內，剛剛走出車廂，他就發覺有一把梯子從上邊低垂下來，顯然是她按動機關了，大概外邊的大門也是自動關上的，他聽到一些細微的金屬品撞擊之聲。

他已經走進了她所控制的地區，如果她企圖傷害他，他是無法逃走的，相當奇怪，他居然那麼大胆，絲毫沒有戒心。

巴麗絲揭開深層的秘密

巴麗絲把他帶到近水的露台坐下來，說：「我的寓所雖然有六千平方呎，包括了小花園以及游泳池，可是，屋裏沒有女僕，也沒有守衛，一切全仰賴機械人，我認爲它比較活着的人更加可靠，機械人只是奉命而行，根本上聽不到我們的談話，故此你不必担心它，現時請你看看它的眞面目。」

說到這裏，她拍了拍掌，說：「安娜，請你端茶敬客。」

眞是有一個女僕模樣的機械人走過來，她的一雙手托着銀盤，銀盤之內有一個茶壺以及兩個茶杯。

巴麗絲拿出那些茶具，說：「沒有甚麼事了，你可以走開，替我叫守衛加威勇士走來。」

安娜走開了，很快就有一個全副武裝的鋼甲人走到眼前來，站定了脚，聽候吩咐。

她柔聲說：「加威勇士，外邊有甚麼動靜？」

「沒有，一切都很寧靜。」那個機械人居然懂得摹仿人類的語聲回答。

「波比以及露絲呢？」

「牠們都在外邊巡視，如[illegible]想見見牠，我可以叫牠們走進來。」

「不必叫牠們進來了，你跟牠們小心照料門戶就算。」

唐龍聽了，頗爲佩服，機械人走開了，他順口問：「看來你說的兩個名字大概是機械人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一隻機械狗是雄的，比較勇猛，喚做波比，另外一隻機械狗是雌的，喚做露絲，比較柔和，另外加上一個刀槍不入的加威勇士，我就放心得多，不管我是否留在屋裏，我都是用不着担心這一座

別墅的安全。」

說到這裏，她忽然問：「唐先生，你故意向侍者多要一柄刀子以及一個鐵叉，等待別人拆招，可見你是自己人了，你究竟隸屬那一個部門的？千里迢迢的走到厄瓜多爾，想要些甚麼，此外，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應該問問你，此行有沒有信物呢？」

唐龍很冷靜的說：「我當然有信物，你認不認得它是甚麼？」

唐龍隨手探囊，拿出半寸長的鋁管來，放在枱上。

她的臉色一變，看了又看，悽然說：「加度夫死了，否則，它不會落在你的手上。」

唐龍說：「鋁管上面有些裂紋似的綫條，它是否密碼呢？」

「是的。」

「那些密碼說些甚麼？」

她很冷靜的說：「第一句是厄瓜多爾，第二句是木偶小姐。」

聽了這一句，唐龍認為她再沒有可疑之處，索性把他們怎樣搶救一個死人再又剖腹取出鋁管的經過情形說出來，補加一句：「巴麗絲小姐，你眞是了不起，我只知道有一個人拚死從東德把秘密帶出來，還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你居然知道得清清楚楚，佩服之至！」

「這有甚麼稀奇呢？如果我們在事前很縝密的交談過，我懂得他把這兩句話用綫條密碼寫在鋁管上面，自然可以一口回答你。」

「為甚麼他不使用縮形的攝影術把他想說的形象拍攝下來，變成微粒底片，收藏在鋁管之內呢？」

「因為他沒有膽量走進鋼穴看看，我雖然是鋼穴的潛伏份子，沒法把我的所見所聞說出來，我盡了最大的努力，只能協助他這樣做。

「我還是更加清楚的講述這件事吧，我雖然是潛伏份子，却不是隸屬美國保密局，但却可以說是自己人，碰上了加度夫，我很想透過他把地獄之火的眞相說出來，讓美國當局決定要不要把它毀滅，他沒法取得圖形文字，只好冒險回到西柏林那邊，向上峯報告，臨走的時候，他曾經對我說知鋁管的秘密，還告訴我一件事情，如果有人抓着鋁管去看我，那就反映出他已經喪命，叫我盡量協助新來的人，讓他親眼看到他想看的一切。」

原來如此，唐龍更加佩服她智勇雙全了，在這種「邦女郎」的臉前，他必須顯點威風，想了想，說：「我就算拚了一條性命不要，也想到鋼穴之內看看，雖然我沒有機會攝影，但仍可以透過我的一雙眼，把所有景象深印腦海，返美報告，你可否冒險把我帶進去看看嗎？」

巴麗絲嫣然一笑，說：「唐先生，冒險的是你，不是我！」

當晚唐龍留在她的別墅作客，並非跟她睡在一起，翌日他覺醒，仍然留在那座房屋之內，有充份的時間傾聽她講述鋼穴之內的一切，不過，她仍有些話補充，說：「鋼穴很大，我也沒法走遍，只能對你說知我所看見過的一邊，另外一邊，那停放特種轟炸驅逐機之用的，我沒有走進去看過，希望你也不要想入內，其實你是沒法混進那邊的，故此你只能看到鋼穴的內部一截，即是它的左邊，你大概可以安然而入却又安然而出，你能够看到多少秘密呢？那就要賭你的運氣！」

木偶小姐不厭其詳的把她所見所聞說出來，特別是關於「地獄之火」，她說得更加詳細，把腦海中的印象稍為整頓之後，她緩緩的說：「地獄之火是從火山口取出的一種金屬熔岩，如果那種熔岩已經由地心升到靠近地面，密度降低，灼熱的溫度也比例的減少，想保持高溫，必須使用特製的器具深入火山口三萬呎去挖掘，還要把它紋風不動的保持原狀，然後發生作用，由於火焰的濃度增加，它就不是尋常的一朶火了，把一滴火由五十呎高的高台之上，投入池中，立刻使他沸騰，好像殺人鯨那麼巨大的魚類，也會活活的燒死，假如在一千呎的空中把一個碗那麼大的火，投入海中，不單是沒有熄滅，它還可以降落海中五百呎到一千呎深，把那一處巡視的海底潛艇焚燒，跟着爆炸，潛艇內部的人死個清光。」

唐龍說：「海那麼大，難道那一朶火自己會找尋潛艇嗎？」

「是的，因為那朶火是由地心熔岩的金屬漿構成，那種岩漿含有磁石，故此那朶火也含有磁力，能够在海中找尋鋼鐵，自動撞擊，它一旦碰着潛艇，即時使它發生高溫，那種溫度可以令到潛艇之內的石油或其他燃料自行爆炸，這一類的秘密武器可以變成許多種形式出現，聽說它可以在空中變成一個火網，把敵人一隊飛機罩住，全部焚毀，未知是否屬實，總之，你走進去，隨機應變好了，你喜歡看甚麼就看甚麼，沒有人能够阻攔你的，根本上在鋼穴之內密層層的擠滿了人，有許多人互不認識，只憑編號打招呼，故此你可以自出自入，安然無阻，最重要的是你必須穿制服，而且有編號，此外，你還要預先吃一種藥丸，叫做抗震丸，沒有吃它的人，剛剛進入大門，就給鋼穴之內發射出來的震盪力弄到倒地打滾，渾身發抖，但有這種情形出現，不必審問也知道此人必然是奸細，立刻被捕，你再留居一兩晩，我替你辦妥所需各物，就帶你走進去。記得這一點，你的好奇心十分濃厚，可能偷偷的想打開甚麼一扇關閉的門，入內查看，那是很危險的，任何一扇門都裝有機關，看見別人走在前面，你跟着他們走，安全得多。」

「我的身份是甚麼呢？」

「是小工，在鋼穴之內有二百多個小工，他們的工作只是搬運器材，每晚九點鐘走進去，天亮才走出來，到時我跟你並非同時在一塊兒工作，你不必理會我，聽到一陣陣悠揚悅耳的鈴聲就要魚貫而行，經過一個地方，有人給你五十美元，那是當晚的酬金，你不必道謝，拿了它就飄然而行，越是沉默越好。」

「鋼穴裏面有沒有中國人呢？」

「我不大清楚，不過，那些工人既然有黑皮膚以及黃皮膚的人，同在一起工作，總共有六百人過外，相信有中國人做小工的，事實上近年前往厄瓜多爾做生意的中國人相當多，有些人虧了本，變成礦工

，可能有一部份礦工被重金所誘，變成鋼穴的小工。」

唐龍說道：「我想再問一句，那些工人並非全部守口如瓶，不怕他們洩漏秘密嗎？」

她聽了縱聲大笑，說：「只是小工的身份，每晚好像一羣綿羊似的走進山洞裏面，搬運木頭鋼鐵，懂得甚麼？既然他們根本上沒法打聽秘密，那就不怕他們洩漏天機。」

唐龍很興奮，說：「好極了，我一切聽從你的吩咐。坦白點說，你的花容月貌以及迷人的身段，都深深吸引了我，我渴望跟你同衾共枕，却又不敢開口，關於這件事，我仍是聽候差遣，任何一晚，你認為我可以享點艷福，開口揚聲，我立刻盡力而為，服侍週到！」

她說：「唐龍，有時一個女人也會需要一個男人的，到時再談吧，有一件事情我要向你講清楚，你千萬不要觸犯我最不高興的一種禁忌，任何時候，切勿向我查根問底，我只能告訴你，我並非美國特務，只是同路人。」

「是的，巴麗絲小姐，我必然把你說過的話緊記在心。」唐龍沉着氣說。

燒死殺人鯨

鋼穴之內恍如另外一個世界，唐龍連續三晚在那個巨大的山洞之內工作，看到許多新奇有趣的事物，最為觸目驚心的是「地獄之火」，眞的有這種東西，看呆了他的一雙眼。

至於工作方面，他可以說是從頭忙到尾，不斷的搬運那些又長又大的鐵柱，正如巴麗絲所說，作為小工的傢伙，沒有機會接觸內部的秘密，但却工作繁忙，那些人只是走來走去，不斷的搬運各種沉重的東西，體力消耗得太大，根本上沒有機會也沒有時間去偷窺，故此不必担心他們洩秘。

唐龍雖然體力十分旺盛，捱了幾晚夜，相當辛苦，第四晚，他不再到鋼穴之內活動了，留在她的別墅之內休息。

她也沒有走開，整晚陪伴他喝酒，談談說說，好像他的戀人，偶然談到鋼穴裏面的事情，巴麗絲問他有沒有看見過「地獄之火」？他說：「看是看過了，白豆大小的一滴火，跌在大池裏面，二十呎長的一條殺人鯨，正在游泳，那一滴火跌下去，整個水池變成了滾水池，池水騰沸，牠只是滾幾滾就死了，眞是驚人，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火光結集為一滴的，紅得像血，但却光亮奪目！」

「它是金屬熔石，有如在燒熔的鋼爐之內取出一滴鋼汁，故此它是一滴滴的，並非一朶朶的火花，你看過了它，有何感想？」

唐龍苦笑一下，說：「我直覺到美國的科學家至今仍然沒法製造這種火，假如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蘇聯一定可以在戰場上面稱霸。」

「你現時已經對地獄之火有多少認識，我也盡了責任，冒險帮忙你進入鋼穴之內，欣賞一番，你打算怎樣向上峯去報告呢？」

「我還沒有甚麼打算，只是把我眼中所見的情況講述而已，你可否把鋼穴的方位說出來？」

巴麗絲說：「我立刻可以對你說知，不過，你想提供上峯一些珍貴的資料，打算用轟炸機把它炸平，却不容易。」

唐龍說：「我只是負責提供資料而已，轟炸與否？由上峯決定好了，我是沒有權力去決定此事的。」

巴麗絲笑了笑，說：「唐龍，現時你明白了吧？不管那一個特務，進入鋼穴之內，他總是毫無所獲的，他只能够用自己的一雙眼看看，無法取得圖形文件，更加沒有非林，怎能够取信於上峯呢？當時我的美國朋友加度夫就是如此，無怪他只是吞了鋁管，管內空空洞洞。」

說過了這些，她忽然換過一種嫵媚的姿態，向唐龍暗送秋波，說：「唐先生，我今晚需要一個男人了，希望你睡在我的身邊，不過，你只能够抱住我尋歡作樂，不要查根問底，懂得嗎？」

唐龍十分高興，含糊地答應了一聲，便即緊緊擁抱她，跟着共尋好夢。

三天後，唐龍就在厄瓜多爾的首都「基多城」搭航機返美，他照以前的習慣一模一樣，剛剛踏出機場就急急忙忙的走向太空署基地，在二百呎深的地下秘窟謁見雷加拉博士，把他前往厄瓜多爾找木偶小姐的經過情形說出來，跟着作出一個結論：「照我看，地獄之火眞有其事，蘇聯的科學家雲集厄瓜多爾，大規模的加工趕製各種秘密武器，如果我們不能够及時撲滅兇焰，將來不堪設想，最可惜的就是這一點，我無法取得任何一種證據證明我所看見的一切。」

雷加拉博士說道：「唐龍，你是我的親信，你所看見的一切都是證物，用不着交出菲林來。坦白點說，我對你所講的一切並無可疑，反而木偶小姐巴麗絲有些可疑。」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的海外特務小姐當中，沒有這個人。」

「她已經對我說知，她只是同路人，並非美國特務，或者她是英國特務也說不定。」

「不，英國派出海外活動的特務小姐也沒有這個人。」

「會不會是法國特務小姐呢？根本上她是法國人。」

「大概不是！如果她眞的是我們這邊的人，只有一個可能，她是厄瓜多爾這個國家保密局的人馬。」

「為甚麼你會這樣想呢？」

「很簡單，蘇聯恃勢凌人，霸佔了厄瓜多爾的地方，建立秘密軍事基地，厄瓜多爾執政的總理莫倫沙布爾一定極端不滿，却又無可奈何，有機會報復，就不會放過它，可惜他們勢孤力弱，於是假手於自己人，再又透過那個美貌的小姐使美國或英國的特務獲得情報，只有這樣解釋才可以反映出巴麗絲小姐為甚麼帮助你。」

唐龍聽了，忽然想起一個問題，說：「我有一個疑問是關於巴麗絲的，可否問問你呢？」

「甚麼問題都可以問。」

「那麼，我要提出這個問題了，我只是對你說知我在厄瓜多爾結識了木偶小姐，你怎麼會這樣快就覺得她可疑呢？是否你另派別人隨時偵查我在厄瓜多爾的行踪呢？」

「不，我不是另派別人，根本上你所僱用的私家偵探馬榮就是我們的特務，他並非偵查你的行動，而是隨時隨地在保護你。」

唐龍聽了，恍然大悟。

雷加拉博士想了想，說：「我決心轟炸你去過的鋼穴，如果我這樣做，她會怎樣？」

「她沒有想過這一點，看來她打算同歸於盡。」

雷加拉博士哈哈大笑，說：「你不是說她看來好像邦女郎嗎？這種女人足智多謀，怎會無緣無故的犧牲自己？何況她本人只是模特兒，不過接受別人的聘請然後幹這種危險的任務，沒有愛國的情緒在內，更加不會犧牲自己，她沒有叫你在進攻或偷襲之前，給她一個消息，使她遠遠的避開，分明是她在你走開之後就逃走了，我認爲她必然是厄瓜多爾這個國家重金僱用的邦女郎。」

唐龍說：「原來如此，我們決心進攻好了，不過，現時並非敵對狀態，怎可以突然大舉進攻厄瓜多爾呢？」

「我的意思只是偷襲。」

「恕我多口講一句，如果大舉進攻，還有希望取勝，反之，派人偷襲，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最低限度你要預防這一點，他們以逸待勞，隨時出動二三十架飛機迎戰，別忘記，他們還有許多古古怪怪的秘密武器，包括地獄之火在內。」

「是的，我明白，唐龍，你是自己人，我不妨對你說個明白，我雖然派出超音速的飛機偷襲，它們並非由普通的機師駕駛，而是由橡皮人駕駛，機內貯放了超級的雷汞炸藥，它就是潛艇放射的水雷所用的那種炸藥，非同小可，它直綫由高空俯衝下來，撞向鋼穴，相信它會全部把它毀滅。」

唐龍的眉心一皺，說：「本來犧牲三幾架飛機，炸毀敵人的秘密武器基地，是值得去做，問題在這裏，那個地方有許多人是勞動份子，徹夜工作，假如你把鋼穴炸毀，等於殺了幾百人，那樣未免太過殘酷吧？」

雷加拉博士說：「我打算在上午九時出擊，做夜晚的小工全部離去，即使有人炸死，他們都是鋼穴的高級職員，可以說那些人全是俄國特務，甚至有可能清一色是俄國人，決不會使無辜的人受害。」

唐龍又說道：「早上九點鐘飛抵鋼穴的上空，怎麼能够逃過他們佈置的雷達網呢？」

雷加拉博士說：「你放心好了，我一定看準了天氣方面的變化，揀一個大雷雨的早上然後出擊，到時雷達網被雷雨困擾，效能必然減弱，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在他們採取任何一種迎戰方式之前，已經把它炸毀，在大雷雨當中，地獄之火是無濟於事的，你覺得這個辦法是否可行呢？」

唐龍苦苦的思索，過了一會，說：「我無法講出自己的感覺，不過，他們有胆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建造秘密軍事基地，一定有辦法對付任何一種襲擊，不可不防。除此之外，我還要講述另外一件事情，我只是在一座山的山脚走進鋼穴，根本不知道他上邊有多少高，如果它是一座高山的山脚，鋼穴距離山頂有幾千公尺，在空中拋擲炸彈，豈非白費氣力？」

「是的，這是值得憂慮的，我可以依照她描述的方位設法偵查一下！認爲它可以用高空俯衝轟炸的方式去炸毀它，然後出擊，否則，儘可以另想辦法，你不是說巴麗絲居住的別墅是在海邊建築的嗎？既然它在海邊建築，她帶你走進去的巨大山洞，相距不遠，可能盤成洞穴的一座山也是海邊，那就更妙，因爲我們可以派出潛艇在海底放射飛彈襲擊它。」

唐龍搖了搖頭，說：「這樣做十分危險，因爲地獄之火可以在海中襲擊潛艇，即使它發射飛彈，使洞穴受到相當嚴重的損害，潛艇受到地獄之火的攻擊，它也會同歸於盡。」

雷加拉博士笑了笑，說：「那一艘潛艇必然是特別單薄而速度驚人的，它並非由活人操縱，仍是由橡皮人操縱，你不必担心這一場龍虎鬥引致許多人死亡。」

「眞是有趣了，潛艇也可以用橡皮人操縱，看來它好像變成了活人！」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任何一種攻擊性的武器，如果由橡皮人操縱，等於用無綫電在遙遠的地方操縱，你明白嗎？」

「哦！原來如此，橡皮人只是負責推動機件的一種機器吧了！」唐龍很興奮的說道。

邦女郎跟他打個平手

站在唐龍這方面看，這一場精彩的戰鬥一定是很緊張的，一來他想看看，二來他到過那個地方，即使是從較遠的地方加以控制，利用無綫電操縱轟炸機以及潛艇，有他在場，對它有些印象，總是有些帮助的，故此雷加拉博士不厭其詳的把攻擊計劃說出來，還讓他參加一脚，不消說，唐龍當然是極爲興奮的了，不過，雷加拉博士仍要在事前探測得清清楚楚，然後出擊，唐龍起碼要等候十天八天，他樂得暫時休養。

那時他住在靠近死亡谷的一座花園別墅，園內種植各式各種的玫瑰，色香俱備，本來是賞心樂事，可惜園中的花草樹木仍是欣欣向榮，那個女主人却因患了失憶症，長期躺在醫院之內，唐龍逼於獨宿，少不免有些感慨。

有一晚，他將睡未睡之際，忽然聽到一陣鈴聲震耳，頗爲詫異，走到鐵栅之前看看，一眼他就看出來了，站在外邊按動電鈴求見的不速之客，原來是木偶小姐巴麗絲！

他喜出望外，趕快打開鐵栅讓她走進來，穿過園中的小徑，然後走到別墅的門外。

唐龍開門迎她入內，說道：「我的處境跟你一模一樣，一切都很好，只是寂寞些！」

「你不是有一位羅美莎小姐跟你作伴嗎？」

「以前我的確有這種艷福，現時辦不到了，她長期躺在醫院休養。」

「眞是對不起，請你原諒！」

唐龍笑了笑，說：「巴麗絲，你從遙遠的地方搭飛機找我只是說這一句嗎？我知道你一定是有很機密的事情然後找我商量，是也不是呢？」

她點了點頭。

唐龍說：「橫豎我也想喝點酒，我們同到地下的密室裏坐坐談吧，順便請你小酌。」

她很是高興，讓他走在前面，先後走進了地下的密室。

唐龍拿出最醇的酒敬客，用焗爐去烹製一些肉類，作爲下酒物，一邊吃一邊喝，然後細談。

她開始把心裏想說的話說出來，第一句就說：「我在你走開之後，忽然想起，你可能担心我在美國派遣飛機潛艇大舉進攻的時候喪命，遲遲沒有動手，故此我趕快到來看你，減少你的憂慮，此外，你可能感到一下子炸死了幾百個小工，太過殘酷，我可以很清楚的對你說知，中午那一段時間，鋼穴之內幾乎完全沒有工人，有的只是俄國人，如果你們想動手，不妨揀這一段時間。」

唐龍說：「多謝你的帮忙，有一件事情我很想問問你，希望你吐實，你究竟是甚麼身份？」

「你曾經說過我是邦女郎，你就把我看做邦女郎好了。」

「是的，在影片裏面出現的一個英俊特務兼殺手，叫做占士邦，他喜歡的女人，個個是特務，貌美如花，她們全部稱做邦女郎，有特殊的誘惑，你看來確是那種人，不過，邦女郎只是概括性的名稱，她本來隸屬於那一個國家的，仍是大有分別！你今次協助我，跟鋼穴的主持人作對，當然你不是北極熊那邊的人了，奇怪的是這一點，美國的海外諜報組沒有你的名字，你到底是那一個國家的邦女郎呢？」

巴麗絲鄭重的說：「我是厄瓜多爾保密局的特務！」

唐龍喜形於色，說：「嗯！眞是有趣了，你的身份跟雷加拉博士的估計完全相同。」

「你說的一位博士是否現任美國太空署的署長呢？」

「是的，他的眞實姓名就是雷加拉博士。」

「他怎樣說呢？」巴麗絲有點焦躁。

唐龍索性把雷加拉博士預測的情況說出來，巴麗絲聽了，讚不絕口，說：「他眞是了不起！我不單是有足够的證據去證實我的身份，還有些珍貴的照片送給他，那是盤成鋼穴的奧加克拉斯高峯。」

「是一個高山嗎？」

「是的，這一座山海拔二千五百六十五公尺，鋼穴在最低的一處，休想在空中拋下炸彈毀滅它。」

「用潛艇發射飛彈可以辦得到嗎？」

「當然辦得到，不過，先決的條件仍是想辦法對付火神戰鬥機，我可以把實際情形告訴你，假如你把我帶去見雷加拉博士，那就更好。」

「是的，請你暫時留下來，讓我打電話通知他。」

唐龍即說即做，電話打過了，他回到木偶小姐的身邊，說：「他叫我把你留下來，一小時之後，他就會駕臨玫瑰園跟你談談。」

「好極了，你帮忙了我，等於帮忙你自己！」

她說得很是嫵媚，不愧是第一流的邦女郎。

她越看越加迷人。

唐龍湊近她，說：「雷加拉博士是一個很重要的人，我必須盡可能的保護他，你帶來的手袋可以給我看看嗎？」

「當然可以。」

唐龍眞的搜索那個手袋，除了鈔票、以及少許化粧品，甚麼異乎尋常的東西也沒有。

唐龍看了看她，說：「你的嬌軀也要搜查一遍，可以嗎？」

「我是絕對沒有惡意的，你任意搜查好了。」

她柔聲說了這麼一句，緩緩地閉上了眼睛。

那一個嬌軀到處香噴噴，唐龍忍不住吻了吻她。

他把她所穿的衣裳拿走，送她一襲更有型有欵的衣裳，它是羅美莎所穿的衣物，看見她換過，然後放心，說：「看來你只有一個巧妙的方法可以把太空署長殺掉，那是口裏藏了毒牙。不過，他決不會當着我的臉前吻你，因此我很放心！」

她毫不在乎的說：「唐龍，你這樣小心，眞是雷加拉博士的得力助手！」

雷加拉博士發動攻勢

將近凌晨一時，雷加拉博士駕臨，唐龍迎接他走進密室，木偶小姐一直都伴在身邊，雷加拉博士坐定，唐龍替他介紹過，把她此行的目的說出來，跟着很鄭重的說：「她果然是厄瓜多爾當局最信任的一個邦女郎，她有證件去證明自己的身份，還有些照片，從海面拍攝以及從空中拍攝那座二千五百六十公尺的奧加克拉斯高峯，本來那樣子的高度不算是很高的一座山，不過，山形如劍，直聳雲霄，下邊到處是垂直的峭壁，那就反映出它是相當險峻的一座高峯了，看過照片，你就會知道它不容易摧毀。」

她放輕了脚步走到放置手袋的地方，翻弄了一下，手袋的夾層就反轉過來，可以看到一些照片以及文件，它就是她想交出來的東西。雷加拉博士認爲她所講的話可信，說：「巴麗絲小姐，我早就有這種想法，認爲你極有可能是厄瓜多爾保密局裏面的人了，關於你的身世，不必再查，我一定依照你的計劃去做，可是，全盤計劃仍要花點時間去研究的，兩三天後，我會派人到這個地方迎接你到太空署地下室詳談，我今晚相當忙，就此告辭。」

說完，雷加拉博士跟他們二人分手。

兩天之後，唐龍接獲雷加拉博士的電話，跟她一起到太空署的地下室晤談。

雷加拉博士說：「巴麗絲小姐，現時我想跟你更爲深入的研究如何取勝，不過，我做事一向都很尊重別人意見的，如果

諜網嬌花彩圖說明之二

厄瓜多爾境內，凶險無比的鋼穴，機關重重，美國太空署使用蚱蜢型火神戰鬥機全力出擊，雖千軍萬馬，也鬥不過媚眼櫻唇的女特務。

你有甚麼寶貴的意見，不妨盡量吐露。」

「我首先想知道火神戰鬥機的威力，聽說它携帶地獄之火，能够在空中佈下火網，外邊看不清楚，只是一些霧影，如果有敵機闖入，便即自動焚毁，是否有這種秘密武器呢？」

「是的，成爲秘密武器的東西並非火神戰鬥機本身，它不過是携帶地獄之火而已，眞正有資格稱雄的東西是地獄之火，不是它。至於那種戰鬥機，形如蚱蜢，頭部有火壺，貯滿了地心的金屬熔岩，隨時噴火，由於它的頭部那個火壺可以向上下左右轉動，故此它可以在空中噴出隱形的火網。此外，那種地獄之火入水不會熄滅，含有磁性，可以直達海底的潛艇，使它爆炸，假如你們派出轟炸機到鋼穴上空作戰，相信鋼穴的山頂所佈置的雷達網，很快知情，火神戰鬥機立刻迎擊。」

「有沒有辦法戰勝它呢？」

「有辦法戰勝它，但却不容易做得到，因爲它噴出來的火網範圍闊而威力强，跟它交手，必須在它剛剛起飛的時候由上空投擲空對空的飛彈。它噴出來的火焰雖然有五千尺那麼長，並且可以用仰角噴到高空，可是，敵機在三萬呎高空出現，它决不能够在瞬息之間飛到二萬五千呎那麼高，故此它可能被空對空的飛彈擊落。這一點十分重要，如果你們有什麼戰鬥轟炸兩用機可以飛到五萬呎的高空，那就穩操勝劵，我的意思是這樣子，你們的戰鬥機或轟炸機不必急急忙忙的炸毁鋼穴，先要想辦法誘火神戰鬥機離開鋼穴，飛到空中，然後把它擊落，到時發覺空中沒有敵人的飛機出現，再想辦法通知潛艇駛近，由海中發射飛彈，襲擊鋼穴。」

「鋼穴之內有些什麼？它能否被飛彈襲擊呢？」

「鋼穴的容積很大，我也沒法分辨它全部的實際形態，所知道的是這一點，它有絕大的洪爐，貯滿了地獄之火，只有火神戰鬥機能够航行無阻，別的飛機駛近，便即自動焚毁，故此奪取了鋼穴仍然不宜派任何一種戰鬥機飛進去。

「奪取鋼穴之前，先要炸毁它三重鋼門，僅憑一個飛彈是不够份量的，一定要連續發射三個飛彈，以同一的方向出擊，第一個飛彈炸毁了第一重鋼門，隔了五分鐘，第二個飛彈沿着那一條路綫出擊，又隔五分鐘，放射第三個飛彈，如果三重鋼門全部炸開，你們就可以奪取它，或者派人入內佔領，或者把它澈底破壞。」

雷加拉博士問：「我不打算發動戰爭，不必把它佔領，只是把它澈底破壞好了，怎樣做才可以使它全部破壞呢？」

「很是簡單，由潛艇放射的飛彈如果奏效，繼續放射或投擲燃燒彈，向鋼穴的深層發射，只要其中有一個炸彈或飛彈擊中洪爐，地獄之火爆炸，整個鋼穴倒坍，那就是澈底破壞，爲了預防它附近還有另外一些戰鬥機出擊，你們還要準備接近地面的空戰。」

雷加拉博士說：「巴麗絲小姐，承蒙你多方面的指導，我由衷的感謝，希望你暫時留下來，讓唐龍跟你作件，暫時我們仍然沒有决定在那一天展開全面性的攻擊，有了確定的日期再通知你。」

巴麗絲跟唐龍離去，雷加拉博士立刻動手佈署一切，盡快出擊，另一方面，他打電話給唐龍，說明這一項計劃已經被巴麗絲獲悉，未有結果之前，要分分鐘盯緊她，免得她多生枝節。

唐龍說：「我必然遵命，我想問問你，到了出擊的一天，我要不要參加呢？」

「你不用參加了，這是空軍方面的事，你還是留在玫瑰園監視她吧，如果她想在玫瑰園打長途電話，接綫生不會替她接駁的。」最後，雷加拉博士這樣說。

五天之後，雷加拉博士果然發動全面攻勢，行動的次序，跟巴麗絲所說的話相差不遠。奇怪得很，一帮人遠征，十分順利，那種叫做雷霆的巨型遠航轟炸機，飛到四萬五千呎高空，擺出戰鬥姿勢，對方只是三幾隻不堪一擊的飛機接戰，後來從潛艇發射的飛彈，也是很順利炸毁鋼門的，再由潛艇發射燃燒彈，射入鋼穴之內，一聲巨响，山鳴谷應，鋼穴之內全部摧毁，沒有特殊的震動反映出洪爐被毁。

達成任務之後，雷加拉博士收兵，雖然一切順利，他却感到十分掃興。

在歸途中，他不斷的沉思，終於解開了心上的結，好像找到謎底那樣高興。

他回到太空總署的地下室，單獨召見唐龍，說：「世事難料，我們百份之百的獲勝了，可惜它是一個夢，換句話說，蘇聯的諜報系統佈下這個巧妙的局勢，誘我們發動攻勢，故此他們全不招架。」

「爲甚麼他們要這樣做？」唐龍問。

「大概是他們想發動一場慘烈的戰爭，不知道美國空軍的實力，特別是由海中發射的飛彈以及極沉重的雷霆轟炸機的威力，他們更想獲悉，於是佈局逼我們展開大規模的攻勢，鋼穴之內如果眞的有一個洪爐，貯滿了地獄之火，它受到燃燒彈摧毁之際，勢必發生大爆炸，整座山倒坍了一半，我們看不到這種情景，便可獲悉所謂鋼穴根本是一個山洞，我們出擊的時候，洞內杳然無人。」

唐龍說：「我分明走進鋼穴做了三晚小工，難道洞穴內的人都是臨時演員？」

「大概如此。」

唐龍再問：「他們怎樣掘出那麼大的洞穴呢？」

「這個洞穴是太古時期已經出現的大洞，只是略加修葺，就是天然的洞穴！」

唐龍想了想，說：「巴麗絲的身份究竟是怎樣子？」

「她確是厄瓜多爾的邦女郎，但却被蘇聯收買，可以說是雙重間諜。」

「我們是否要拘捕她呢？」

「不必拘捕她，彼此都是做戲何必令她難堪呢？過幾天你就可以送她離去。」

「我們不是受到很大的騷擾嗎？」

「不，這樣做仍是有價值的，你想想吧，假如蘇聯方面獲悉美國的秘密武器，確有其事，凌駕他們頭上，他們有所畏懼不敢發動戰爭，那就是另外一種收獲。」

最後，唐龍多問一句：「地獄之火究竟有沒有這種東西呢？」

「有的，它是火山深處金屬熔岩，當然有很大殺傷力，但却不至於誇大到可以利用它在空中佈下火網或投入海中摧毁一艘潛艇。」雷加拉很悠閒的說。（完）


註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娥嵋葯廠出品